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三冊目次

王右丞集二十八卷	（唐）王維撰	（清）趙殿成箋註	首一卷末一卷	清乾隆刻本			
唐元次山文集十卷拾遺一卷	（唐）元結撰	明正德十二年郭勛刻本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補遺一卷	（唐）顏真卿撰	年譜一卷	（宋）留元剛撰				
附行狀一卷碑銘一卷新史本傳一卷舊史本傳一卷	明嘉靖二年錫山安氏館刻本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	（唐）陸贄撰	宋刻本					

〇〇一	三三一		三九三	五一七			

王右丞集二十八卷

（唐）王維撰　（清）趙殿成箋註

首一卷末一卷

清乾隆刻本

王右丞集箋註二十八卷附錄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王維撰。

國朝趙殿成註。殿成字松谷，仁和人。王維集舊有顧辰、鉤稽考訂，定爲古體詩六卷，近體詩八卷，皆以元劉辰翁評本所載爲斷。其別本所增及他書互見者，則爲外編一卷。其雜文則釐爲十三卷，併爲箋註。又以王縉進表代宗批荅唐書本傳世系遺事及同時唱和後人題詠爲一卷，綴之於末。其年譜亦本傳世評畫錄年譜爲一卷，綴之於末。其年譜亦本傳世系之類。後人題詠亦詩評畫錄之類。而一置於後，一置於前，編次殊爲未協。又集外之詩既爲外編，其論畫諸篇亦集外之文，疑以傳疑者，而混於文集，不復分別，體例亦未善。然排比有緒，終較他本爲精審。其箋註往往捃拾類書，不能深究出典。即以開卷而論，閒閒字見楚辭，而引三輔黃圖。八荒字見淮南子，而引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胡牀字見世說新語，桓伊戴淵事，而引張端義貴耳集。朱雙鵲字自用古詩，顧爲雙黃鵠語，而引謝維新合璧事類。絕娀字見莊子，而引曹植與楊修書。皆未免舉末遺本。然於顧註多所訂正。又維本精於佛典，顧註多未及詳。殿成以王琦熟於三藏，屬其助成，亦頗補所未備。核其品第，固猶在顧註上也。

王右丞集箋註

唐之詩家稱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孟襄陽韋蘇州柳連州未能或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韋體澹而平柳致幽而激唯右丞通於禪理故語無背觚甜徹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沉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卽之間驟欲去之而不可得益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然舊本不一有彼此互勝者如晴川帶長薄千山響杜鵑三江雁欲飛獨解倚門愁山中一半雨余知報國心種松皆老作龍鱗松下行齋折露葵而別本俱顛倒改竄漠漠陰陰向之欲祛右丞者謂能點鐵不意妄庸人之從而點金也雖然其故難言矣昔人分別佛語第一菩薩語第二較賢聖於秒忽之間非不苦心也客有侮某處花豬肉甚美買之豬一夕逸去饕人更之以他豬明日由以啖所貴舉座稱善且嚼且嚏切齒作聲以爲非他肉味所及饕人睨于其旁匿笑而客不知也讀右丞詩以顛倒改竄者收入若共鑒無乃類是乎吾弟松谷心慕右丞詩端居多暇并其全集討之左證右據旬披月揀積而成歲遂爲完編盡舉顛倒改竄無稽曲說一一疏通而是正之而詞客畫師之面目出矣蹄川人黃鶴編杜詩稱

千家註然止數家耳於時事心地寡所發明而劉須
溪評在風雅家不甚貴重其中間得原詩字句竟有
千家之所未及搜尋者海底珊瑚之鉤在鐵網收之
而已余知吾弟之苦心而右丞之不沒也故爲此言
乾隆丁巳十二月鐵嚴兄殿最書於藤花公署

讀趙君松谷所箋註王右丞詩文二十八卷其約者
不失之畧其詳者不失之支析疑糾謬于後學大有
裨益余嘗謂註書各有體裁郭景純註爾雅鄭康成
註毛詩格應如是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劉孝標註世
說新語皆能補原書所不載而其辭又雅贍頗見魏
晉風軌郭象註莊亘是借南華大旨自成一部子書
酈道元註水經則又借桑欽標題自成一部山水記
皆不當僅僅以註視之今觀松谷所註其考核精當
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竟可自成一家詩說校長絜美
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松谷天性純孝親疾嘗刲股
和藥居喪柴毀骨立一時賢士大夫以狀聞于郡縣
請以孝廉應選松谷以母制未終堅謝不肯就行義
卓卓著兩浙間又其志趣卓犖工書好學左圖右史
朝夕不暫釋著書多種未嘗輕出示人其所輯臨民
金鏡錄載予令上海時薄政一條與彭城李公柏鄉
魏公治浙中莠民事二則並大書特書于其間郭生
培元間取以示余余愧謝不才得邀椽筆以此益知
松谷留心世事若此行將大抒其所學以表見于世
豈僅效書生葪尋章摘句摛華掞藻而已哉世之見
聞者勿以倦經竹史淺視斯編更勿以雕蟲小技薄

量松谷可矣慶湖李發枝拜題

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部實爲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博學多藝雅意元譚比物儷辭該達三教是非庸核之學可以測其津岸矣吾友趙君松谷服膺是集沿波討源一字之根歷研辨不少寬假積數年註既成予間與之論右丞之由處明白其大節松谷未嘗不韙予言也右丞閨門友悌見推多士扈從不及受祿山僞署世遂以爲白圭之玷迹其服藥取痢稱瘖求免舊史已力爲湔雪而凝碧一詩秋槐野烟傷心掩泣是即惓惓不忘君父之左證固不可與張均張垍諸人比倫矣小說鬱輪袍一事以時世考之右丞開元九年登第爾時姚崇秉國明皇方急于圖治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務收賢俊用寧軍國太平安樂之覆轍殷鑒不遠肯以狀頭付之嬰兒子之予奪乎迨其後別墅流連焚香禪誦蕭踈高遠不干榮進而謂早歲躁于進取肯自厠于優伶之伍乎右丞一代雅人而受誣者幾千載惟予與松谷有獨知之契松谷遂能窺尋其本末卓然成一家之言予時病懶而未獲佽助滋愧矣嘗見宋槧草堂集註杜詩

號稱千家其中訛舛尚未得免後人之訾摘范石湖亦囑陸放翁註蘇文忠公詩放翁謝不敢任夫以放翁之深于詩學其去文忠時風流未遠猶悉焉謙避不遑令松谷立于千載之下獨能披陳往事搜錄遺文于恒河沙中時獲劒金螢乾蟲老會無倦容又非有千家集註爲之導揚其先聲軼視昔賢尤稱難已松谷天性純摯居母喪柴毀郡縣以孝廉徵顧守禮弗肯就蓋其悻行勵俗作人倫坊表斷斷于名教之地有如此予故因序右丞詩註而特詳論之有品目昔人稱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二者罕能並臻其妙右丞摠詩名于開元天寶間得唐音之盛繪事獨絕千古所謂無聲之詩有聲之畫右丞蓋兼而有之吾友松谷先生好古不倦奮志搜討嘗取右丞集手自箋釋句斟字酌疑文墨事靡有放失用補前明顧氏之遺今年夏余歸自京師與松谷道故之暇出是編見示探奇索隱證據詳密大非顧氏所能及也夫右丞之詩天機清越辭旨元微諷閒庸學難可殫論既得松谷之註而燦然大白其畫輞川圖今既不復

得見獨萬峰積雪卷猶在人間他日松谷脂車北來吾當力索舊藏與松谷共讀一過相顧動顏嗟賞默領其無聲之中具有聲之趣不識松谷以爲何如也

姑書此語以竣同里學弟符曾題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荅箋之成悵然于其子行久之多所佽助而今不及見萃羣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旣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紛綸李嘉祐絶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以蹈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其有窮耶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汚于祿山至今遺議未已松谷爲之洗其沉屈足比于眉山之雪

太白子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間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竟遭維繫斯烈士于患難之際所以致戒于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于生平波蕩之後藉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詐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說互相發也

卽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唐人一時習氣多愛遊古松慈竹之間而右丞之清臞尤其甡之所近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宇則荒矣是皆讀右丞集者所當知也近日浙西撰述之盛莫先趙氏松谷之弟谷林意林兩徵士谷林之子誠夫並博綜文史著書滿家而其家園林竹木之勝爲湖山生色亦幾幾藍田輞水寒村遠火犬吠如豹一門班管互相疏證如此著書豈有不傳松谷于是箋之成悵然于其子行久之多所佽助而今不及見也嗟乎公休壯輿能于其先人身後理史局之緒言而元澤之解三經卒不永年大化修短寧可究詰但使有可傳者其又奚悲焉乾隆二年丁巳十月之望

謝山學弟全祖望拜手纂于雙韭寓寮

箋釋之學自古爲難註班書者服虔應劭如淳晉灼而外無慮十餘家至小顏新註穿漏解駁指其牴牾差繆不少假借自謂無復遺恨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註文選者李善而外如呂延濟劉承祖張銑等又加疏通可稱該備而邱光庭作兼明書多是正其疏畧求如酈善長之于水經劉孝標之于世說歷世久遠無有索瘢摘垢者益指未易屈也詩之有箋昉自鄭氏宋人箋杜集數十家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句櫛字解以便觀覽而王右丞集獨鮮善本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代宗批答弟縉進遺集表

有抗行周雅長揖楚詞之褒商璠謂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皎然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並駸天壤尤推傑絶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頗爲精審擷取不遺詩筆並茂洵乎人才之極致也吾友趙君松谷愛玩是編殫見洽聞留心綴述排比成二十八卷出以示予曰吾之爲是註也唯詳且愼而已詳故世士所津逮之籍左證明白而自明者松谷誠右丞異世知已哉右丞登第舊唐根括完善即至榆函貝葉之藏亦無缺漏而疑義所在愼而闕如郢書燕說吾知免已又以餘力葺評跋

羅繪事具年譜展卷之下如與高人詞客在歙湖竹里間繩坐靜言暗對千千載之上寧非藝苑勝引哉若右丞廹祿山僞命當賊平時與鄭虔並囚宣陽里虔以善畫新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又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劣詩史先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邪予因歎箋釋之難而喜松谷之詳愼可爲註書之法後世雖有索瘢摘垢者當亦俛首下心無可置喙矣乾隆丁巳冬十一月十日同學弟馮鷺拜書于南湖葭聲軒

第題名考云開元五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王維何耶據雍錄長安志二書皆以凝碧池在西京胡三省作通鑑音註謂徧檢諸書祿山反後未嘗至長安以新史祿山入長安爲誤而指其所宴之凝碧池爲在洛陽者引唐六典以爲證書之未易考核若此松谷是編採錄甚富而片言隻句不肯妄輯有所評駁皆能一空陳解不沾沾焉雖多之爲貴尤有當哉乾隆丁巳長至日同學弟王琦拜書

詩家有註殆放鄭氏康成之箋毛詩吕忱云鄭以毛學審備道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

爲受然則詮詁箋釋之學由來舊矣右君子所宜盡心已於谷三兄夙耽吟咏家尤喈王右丞詩集之餘滋味研索復以餘暇據諸舊本參互校讎定爲十卷屬予爲序予有唐諸家尤喈王右丞詩輒拄搜繞抉幽發以歲月令人見之心開目張今秋三兄來京師過予寓齋出此書相與展玩之暇發篋以示詩弓裘秩文集甫爲之注又以詩話畫評及年表而彙收之可謂詳且盡已夫右丞去今已遠讀詩者以意逆志何能盡得微旨今三兄手是集用意勤且久豪髮摩遺憾于右丞洵得忠臣之名其遭暘厥旨表明記識爰于鄭氏同風至右丞倘天寶之亂屈從不及陷身宥之貢授太子中允壯捨遭贈詩云其傳收東信不間比陳琳一病緣同王三年猶此心牧齋尚書箋此詩以疑景北緣山以趨碧一詩關于行在朝廷等皆與賊作僞爰官誅討朝廷如陳琳之豹奚絕機曹公者多矣右丞痛默哉寺故曰不得比陳琳也一死至于辭章之得失何與而亦波及以微辭喬毋乃過歟又古今來批詩其詩者或稱趣味澄復若清新三年不當役責授中允以識肅宗之失刑是右丞生平忠慎忘餘冷逗固已論定誠可稱爲詩史余固流覽達或靜如秋水芙蕖倚風白笑或稱出語妙處與造物相表裏之類揚詡亦爲曲當若其詩之溫柔敦厚獨有得于詩人性情之美前人未有發明之

傳稱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不一以是發于謳吟歌詠之間亦遂參差其不同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唐之詩傳者幾百家其善爲行樂之詞與工爲愁苦之什相半雖于性情各得所宜而求其不悖大溫柔敦厚之教者未易數數觀也右丞崛起開元天寶之間才華炳煥籠罩一時而又天機清妙與物無競舉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嬰滯其中故其爲詩真趣洋溢脫棄凡近麗而不失之淫樂而不流于蕩閒有送人遠適之篇懷古悲歌之作亦復渾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實有得于古者詩教之旨爲能至是乎乃論者以其不能死祿山之難而遽踐其詩以爲萎弱而少氣骨抑思右丞之服藥取痢與甄濟之陽爲欺紿其事何殊而一則見說于樊龍一則不免于維縶有過之有中有不幸也普施拘禁凝碧悲歌君子讀其辭而原其志深足哀矣即謂揆之致身之義尚少一死至于辭章之得失何與而亦波及以微辭喬毋乃不得比陳琳也一乃過歟又古今來批詩其詩者或稱趣味澄復若清流貫達或靜如秋水芙蕖倚風白笑或稱出語妙處與造物相表裏之類揚詡亦爲曲當若其詩之溫柔敦厚獨有得于詩人性情之美前人未有發明之

京師寫齋

者詩註雖有數家類多舛譌至丁文筆類皆缺如鄙心有所未慊爰是校理舊文芟柞浮蔓搜遺補逸不欲爲空疏之談亦不敢爲深文之說總期無失作者之見魯之管窺豈能窺其萬一藏書家更恨未得寫本爲最善舊史載夏卿對代宗之言謂臣見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百不存一比于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今須鈐本所載者僅三百七十一篇則已非寶應中

進御原本矣洪興祖補王注張仲素所取寄詩章俱誤入王維集中今吳興武陵二本所載遺春詩十餘首則是閩匠之志焉矣

獨無此誤以此知其本爲最善也是編目十四卷以前之詩皆須鈐本所有者雖頗亦剔雜他人之作然集不改損益異別本所增及他籍互見者另爲外編一卷

敘詩之法編年爲主別體次之分類又其次也今四家敘次互有不同擬欲編年苦無所本不敢強作解事特倣後牧齋杜詩箋註之例以古爲近體分編而

又析其五言七言律詩絕句各爲一聚以便檢閱
須溪本于詩題下間有註云時年若干有云時爲某
官之類或本石承自註或是相國附書或槩刻氏傳
聞俱未敢臆度酌加原註二字以冠其上
同時諸人唱和須溪本作夾行細書附錄于本詩之
後武陵本另編同詠一門今悉刪去今從須溪本
附篇末以成完集庶使觀者無遺珠之嘆

家多爰彤魚魯易譌名士手校宜有異同況多經妄
庸人改竄其中字訛陽公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
爲校讎者妄改如羅池廟改步爲涉田氏周改天明
作毛明之類是其一證即本亦僞僞叛善
于此未必見得作者手稿而以劉向揚雄之博雅爲
之訂正行也是寫取朱子韓文考異之例採集諸
本之異同其譌誤訓釋長者正之餘則兼存其字亦載
集中以聽覽者之自爲擇焉

是編進在永集表詩筆共成十卷蒼古人通謂文
體代更而詩則遞變遷古家以二者爲最
難考訂集中所用或近依李唐或遠從前代或隨時
勢流改若宙同錯出紛如不同　例近則以新舊

詩集多有他本可校文集自武陵本外餘皆缺如也
顧氏自言參訂之功糾其失欵者八字補其漏缺者
十七字更其差謬者二十四字總五十九字俾讀者
有驗于當簡無迷于帝虎爲藝林一快可謂勤矣乃
今讀之其差譌處尚多以意考證又得六十六字其
介于疑似之間者仍原本而附註于下以俟後人
之論定

二史及六典通典元和郡縣志諸執相參遠則以史
漢一家及晉書隋書歐道元水經注諸編互考遇時
勢沿革者多宗其微聯沿古街同者務尋其源委庶幾
一覽瞭然不致見識鹿馬無分敘麥不辨烏耳
唐人最重碑誌文字中必避之以太祖故諱虎爲武
以高祖故諱淵爲泉以太宗故諱世爲代諱民爲人
以高宗故諱治爲理以中宗故諱顯爲明集中凡此
諸字或諱或不諱大抵諱者疑後人所改不諱者疑
原筆不諱者疑後人妄改翰苑羣英謀議討尋供本詩謂
與代不諱遂改猛虎作猛武作猛虎之類大爲後學所譏茲
以傳疑寧幾不失古書面目

皆悉依舊本未改者不敢妄史已改者不敢妄正庶
畫學秘訣一篇闕中石刻一則係後人僞造駕名右
承者宜更勿錄然右丞詩畫其所尋章摘句以襄助者
爲繪畫家所憲章今援引者多云是右丞語且久
好學者博覽
古人典籍代有消亡以張燕公之淹博號生王子安
不過十數年尚不能知五實太甲之句今去右丞之
世戚及千載開元天寶間所有之書子失又不知幾
何即令竭三餘之暇窮四庫之藏所遺簡遺編相有

所更定者或合其兩蓋其後兩

書並行雖遊者才藻遠謝昔人而眷戀深情何能已已枚舉數則手不忍刪并編入注內上加朱恕按三守以別之

詩集須統本句吳本俱六卷吳興本分七卷序次與須溪迥異而敍云悉因劉校豈今所見者又非須溪原本乎武陵本析爲十卷余因註釋多寡雖循舊格爰并文集分爲二十八卷而以夏卿遷長代宗北答新書皆本傳世系及諸書所載遷事前人賸答與詠諸條并其官爵爲一卷以爲之首採各家之品題列爲附錄一卷以紀繪事作畫詠次作詩之士右丞矣

卷之首　弁言十九條
王縉進王右丞集表
代宗皇帝批答手敕
劉昫唐書本傳
宋祁唐書本傳
歐陽修唐書宰相世系表
遺事　計二十六則
儲光羲監上茅茨期十維補闕
儲光羲答王十三維
三右丞集　目錄
孟浩然留別王侍御維
杜甫奉贈王中允維
杜甫崔氏東山草堂
杜甫解悶
錢起故王維右丞堂前芳藥花開悽然感愴
耿湋題清源寺
儲嗣宗過王右丞舊堂一首
司空曙過胡居士說王右丞遺文
吳鎮王維終南草堂
李日華讀右丞五言

故吳輞川閣王右丞胸
卷之一　古詩十首
奉賀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登樓歌
雙黃鵠歌送別
贈徐中書登終南山歌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
白鼬渦
酬諸公見過
卷之二　古詩二十首
扶南曲歌詞五首
從軍行
隴西行
早春行
贈裴迪
瓜園詩并序
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　十韻給事首春
休沐維已陪遊及乎是行亦預聞命會無車馬
不果斯諾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酬黎居士浙川作
奉寄韋大守陟
林園即事寄舍弟紞
贈從弟司庫員外綠
庵上走筆贈薛璩璩容貌
贈李頎
贈劉藍田
贈房盧氏琯
贈田三詠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
戲贈張五弟諲三首
至滑州隔河望黎陽憶丁二寓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贈裴十迪
華嶽
卷之三　古詩二十三首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

藍田山石門精舍
青溪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與
終南別業
李處士山居
常侍郎山居
丁寓田家有贈
渭川田家
春中田園作
過李揖宅
飲覆釜山僧
鴈琦上人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送康太守
送陸員外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
送六舅歸陸渾
聞別邱爲
送別

卷之四　古詩二十九首
送張五歸山
齊州送祖三
送綿雲苗太守
送從弟蕃遊淮南
送儲二
送高道弟耽歸臨淮作
送別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據十韻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資聖寺送甘二
留別山中温古上人兼示舍弟縉
觀別者
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別弟妹二首
別綦毋潛
新晴晚望
晦日游大理韋卿城南別業四首
冬日遊覽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蹬道盤曲四五十里至

黃牛嶺見黃花川
休假還舊業便使
早入漿陽界
宿鄭州
渡河到清河作
苦熱
納涼
卷之五　古詩二十二首
濟上四賢詠三首
偶然作六首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　六九叢
西施詠
李陵詠
鶯子龕禪師
羽林騎閨人
冬夜書懷
早朝
寓言二首
雜詩
獻始興公
哭殷遙
同王十三維哭殷遙　儲光羲
欺白疑
卷之六　古詩二十六首
哀門歌
新秦郡松樹歌
青雀歌
同詠虞家　王維　崔興宗　裴迪
龍頭吟
老將行
王右丞集　目錄　七
燕支行
桃源行
洛陽女兒行
黃雀癡
桓林郡歌
閒居枝書健淡
寄崇梵僧
同崔傳答賢弟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
故人張諲王時善易于兼能丹青草隸頃以時

見贈耶嫂酬之
答張五弟
贈吳官
雪中憶李揖
送崔五太守
送李雕陽
寒食城東即事
不遇詠
卷之七　近體詩三十九首
奉賀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從岐王夜讌衛家山池應教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奉賀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酬虞部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
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踏青閣率爾見贈
之作
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慕容承攜素饌見過

酬慕容上
酬張少府
喜祖三至留宿
答王維雪宿　祖詠
酬賀四贈葛巾之作
寄荊州張丞相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山居秋暝
歸嵩山作
歸輞川作
韋給事山居
山居即事
終南山
輞川閑居
春園即事
洪上即事田園
與盧象集朱家
過福禪師蘭若
黎拾遺昕裴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

晚春嚴少尹與靖公見過
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同詠裴迪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同詠裴迪
鄭果州相過
過香積寺
過崔駙馬山池
送李判官赴江東
卷之八　近體詩三十三首
送封太守
送嚴秀才還蜀
送張判官赴河西
送岐州源長史歸
送張道士歸山
同崔興宗送瑗公
同詠崔興宗
送錢少府還藍田
留別錢起
送邱爲往唐州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送崔九興宗遊蜀
送崔興宗
送平淡然判官
送孫秀才
送劉司直赴安西
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送方城韋明府
送李員外賢郎
送梓州李使君
送張五諲歸宜城
送友人南歸
送賀遂員外外甥
送楊長史赴果州
送邢桂州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送孫二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送邱爲落第歸江東
漢江臨汎

登辨覺寺
涼州郊外遊望
觀獵
卷之九　近體詩二十五首
春日上方卽事
汎前陂
遊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登河北城樓作
登裴迪秀才小臺作
被出濟州
千塔主人
使至塞上
晚春閨思
戲題示蕭氏外甥
秋夜獨坐
待儲光羲不至
聽宮鶯
早朝
愚公谷三首
雜詩

過秦皇墓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四首
故西河郡杜太守輓歌三首
故南陽夫人樊氏輓歌二首
逢奚侍郎夫人寇氏輓歌二首
恭懿太子輓歌五首
卷之十　近體詩二十六首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
便賜宴樂敦書卽事
敕賜百官櫻桃
同詠
敕借奴王九成宮遊著應敎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同和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
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

答詩　裴迪
重酬苑郎中
酬郭給事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寫書鄙懷兼奉
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酌酒與裴迪
輞川別業
早秋山中作
輞川莊作
積雨輞川莊作
過乘如禪師蘭若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吕逸人不遇
同詠裴迪
送方尊師歸嵩山
送楊少府貶郴州
出塞作
聽百舌鳥

卷之十一　近體詩二十七首

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
奉和聖製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奉和聖製送不蒙都護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
三月二日曲江侍宴應制
奉和聖製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
二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和僕射晉公崔相公從温湯
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
九日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
贈東嶽焦鍊師
贈焦道士
投道一師蘭若宿
山中示弟等

田家
過盧員外宅看飯僧共題
濟州過遺愛家宴
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 并序
同詠王維裴迪
卷之十二 近體詩七十六首
春過賀遂員外藥園
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 并序
送徐郎中
送熊九赴任安陽
送李太守赴上洛
遊感化寺
遊悟眞寺
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有是作
晚行巴峽
賦得清如玉壺冰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上張令公
哭褚司馬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
哭祖六自虛
卷之十三 近體詩七十三首
答裴迪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絕句 裴迪
山中寄諸弟妹
同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贈韋穆十八
皇甫岳雲谿雜題五首
王右丞集 目錄
輞川集二十首
同詠裴迪
臨高臺送黎拾遺
送別
別輞川別業
同詠王維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七日號與別
同詠裴迪
留別崔興宗
息夫人

班婕妤三首
題友人雲母障子
紅牡丹
左掖梨花
同諒公詠白蓮
曰號又示裴迪
雜詩二首
崔興宗寫真
山茱萸
哭孟浩然

卷之十四　近體詩三十三首
田園樂七首
少年行四首
寄河上段十六
贈裴迪將軍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戲題盼川別業
戲題輞川別業
戲贈裴秀才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同諒生象　裴迪
酬王摩詰過林亭
送王倫師歸嵩中拜掃
送元二使安西
送別
送韋評事
鹿柴
鹿柴池送從弟
送沈子福歸江東

寒食汜上作
劇嘲史寬
洛堤步寄裴迪來相看說近戰事疑碧池上作
音樂供奉人等聚善便奏此曲特淚下私成口號通
示裴迪
涼州賽神
哭殷遙
欸乃曲
卷之十五　外編四十七首
東溪氓月
過太乙觀賈生房
送孟六歸襄陽
淮陰夜宿二首

下京口埭夜行
山行遇雨
夜到潤州
冬夜寓直麟閣
賦得秋日懸清光
山中
從軍行二首
遊春曲二首
相思
太平樂二首

送春辭
書事
寒上曲二首
隴上行
閨人贈遠五首
過友人莊
感興
遊春辭二首
秋思二首
秋夜曲二首
從軍辭
塞下曲二首
平戎辭二首
閨人春思
贈遠二首
獻壽辭
失題
疑夢

白鸚鵡賦
賀古樂器表
賀元元皇帝見真容表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門下起赦書表
謝除太子中允表
謝集賢學士表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

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爲畫人謝賜表
爲曹將軍謝寫眞表
爲幹和尚進註仁王經表
爲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爲僧等請上佛殿樂表
責躬薦弟表
請施莊爲寺表
卷之十八　狀文書記六首
奉敕詳定帝皇龜鏡圖狀
請廻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謝弟綿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答詔書宗皇帝
兵部起請露布文
與丁部李侍郎書
與裴秀才迪書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與魏居士書
冬笋記
卷之十九　序十首
幕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讌集
序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宴華司戶南亭序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送李補闕克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送愼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送鄠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送從弟惟祥客海陵序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卷之二十　文讚七首
讚佛文
西方變畫讚并序
繡如意輪像讚并序
給事中竇紹爲亡弟駙馬都尉于孝義寺寫
圖畫西方阿彌陀變讚并序
爲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并序
皇甫岳寫眞讚
裴右丞寫眞讚
卷之二十一　碑二首
裴僕射濟州遺愛碑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卷之二十二　碑一首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前公德政碑
卷之二十三　碑二首
故有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
碑銘　碑一首
卷之二十四　碑銘一首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
卷之二十五　碑銘二首
能禪師碑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卷之二十六　誌銘四首
故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工部楊尚書夫人贈太原郡夫人京兆王氏墓
誌銘
唐故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滎國夫人墓誌銘
浔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
卷之二十七　哀辭祭文連珠判十五首
宋進馬哀辭并序
祭兵部房郎中文
爲楊郎中祭李員外文
爲兵部祭庾部王郎中文
爲人祭李舍人文
爲人祭某官文
爲羽林將軍祭武大將軍文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爲王常侍祭汝陰郡夫人文
奉和聖製聖劄賜李崟連珠詞五首應制
宮門誤不下鍵判
卷之二十八　論畫二首
畫學秘訣
石刻二則
卷之末　附錄三條
詩評　計五十二則
畫錄　計一百十九則
年譜
王右丞集目錄終

王右丞集表

弁言十九條

王縉進王右丞集表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止令臣進上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思命忽臨以驚以喜退而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淳淨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于晚年頗加進道崎嶇虛室念茲獨坐乘興爲文水雪屢來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簪笏之中臣近捜求尚慮零落詩

筆共成十卷今上留表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魄而有知荷寵光于幽窀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王縉

表上

代宗皇帝批答手敕

敕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

雅長揖楚辭調六氣于終編正五音于逸韻泉飛藻思雲散德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于人口久鬱文坊歌以園風宜登樂府昨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致而不朽相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惜良深

劉昫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門門久第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

下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創意經圖門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如其名維記之曰霓裳第二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王右丞集 卷之首

宋郡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爲岐王所賞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創意經圖門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如其名維記之曰霓裳第二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王右丞集 卷之首

宋郡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爲岐王所賞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創意經圖門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如其名維記之曰霓裳第二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王右丞集 卷之首

宋郡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爲岐王所賞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創意經圖門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如其名維記之曰霓裳第二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王右丞集 卷之首

宋郡唐書本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爲岐王所賞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創意經圖門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如其名維記之曰霓裳第二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

逸游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踰晏不娶孤居三十年卧亡表禮川第爲寺終葬其西贊應中代宗語稱曰朕常于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繕寫纔數十百篇上之

成按國史補云人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曰此是宽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裴谿筆談云圖中畫見聞志亦載此事云維嘗至拍園坊庾敬休宅見屏壁有畫按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答曰此所奏曲遍到宽裳羽衣第三疊第一拍也

衣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王
出內故撾洒樂奉醞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
白風姿都美直至行公主頒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
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奉新曲音調哀切滿坐動容
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鴈翰孤公主大奇
岐王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
呈公主公主旣讀鴈驚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
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
語言諧戲大爲崔岐王石丞房太尉郭令
公主石丞房太尉郭令公之客有

王紱好畫人作碑銘有送酒壺者誤叩其兄門維曰
大作家在那邊（劉氏雜記）

王河南維武有大報公公除右轉王曰吾北官應
破大呼寫不解作詩王右丞（唐人傳）

寶泉逃詩賦其稱有乖右丞詩與入陶畫筆雄精事將
軍世稱為絕調徵已過薛少保時許美間合極不如

寶蒙畫云右丞王維字摩詰祖琳八詩通大雅之作
山水之妙勝于李思訓弟太原少尹縉文集載尊

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最論詩則
曰王維崔顥詩筆則曰王維李邕且詠張旭不得預

王右丞集　卷之首　九

焉幼輿（名紹祖）

成按右丞書畫之妙新舊兩史俱兼稱之宋朱長
文續書斷所推能品六十六人右丞與焉蔡襄亦數王維王縉乃世徒美其畫

而不及其書遂沒無傳惜哉

王縉字摩詰官尚書右丞家于藍田輞川兄弟唯貝
科名文學冠絕當時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

詩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今京
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畫青楓樹二圖又實

鴈詩人襄陽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于世復畫閻

川圖由谷口疊宕飛水動急出摩奸怪生筆端常自
起詩云當世譏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

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虔文各畫一小堂畢號三絕
故頗有委宅中有翠竹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山

水松石頗居妙上品西嶽王屋山水最為今古人家所
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于終南輞口得孟城坳華子

岡與裴迪優游賦詠當時天下稱慕名重多是右丞
指授山水體狀今古人家所

右丞集　卷之首　一〇

推復務細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絕
智偶投筇杖人知誠誠是右丞余曾見陵墨山水筆跡

幼輿（名紹祖）

贈工維善畫山水人物筆跡雖壯體涉古今當于清
京寺壁畫輞川圖衆由能詩身應畫師不能捨餘

世傳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盛
見聞記

鄭鴻津陽門詩云烟中隱隱開寺門寺失元宗
詩註云右丞寺有紅樓在佛殿之西巖下臨絕壁樓

中有元宗題詩草八分行一篇　憫王右丞山水雨

蘧寺毀之後皆失之矣

慈恩寺大殿東廊從北第一院鄭虔畢宏王維等白畫歷代名畫記

李林甫奏分其宅東南隅立爲嘉猷觀觀中有精思院王維鄭虔吳道子皆有畫壁長安志

王維過鄧州訪孟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調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唐書

王維畫品妙絕于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圖史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微償于王家數處地爲人馬

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適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自謂

王維以黃磁斗貯酪蔥養以綠石累年彌盛汗漫錄雲仙雜記

王維居輞川宅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洛陽耆舊記雲仙雜記

事略 雲仙雜記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鼓老石燈滅則石中鐵火長是必有所傳云王右丞集箋注

臣按東觀餘論有長子濟所藏摹本與蕉園集桃李與之問王維李白高適更自峯參也跋云昔人深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行筆之間王維李白高適更自參也跋云昔人深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行筆不可以常法觀者何陸王畏之蹟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集桃李與芙蓉並秀或于大于面或重疊于門使俗工貌之

未免隨變安于指引故九方皐之相馬略其元黃
取其駔俊惟眞賞者獨知之此乃寫唐人出游狀
據其名迹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聯相薦
豈亦于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玄名弗可知要
非俗手作也云云畫意亦奇并附錄于此

西安府藍田縣有王維母博陵縣君崔氏及維弟
在鹿原寺西陝
志

王右丞初在藍田縣輞川鹿苑寺 陝西
志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王縉相公之女雅有
姆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兒輕忽

三石丞集 卷之首

王氏謂夫曰何不嘗學文韞秀聞之有會親戚之
貴王氏笑曰或未之知親嘗以我夫婦皆乞兒耶薄

之甚元乃游秦爲詩別妻曰年來誰不厭龍鍾貧
侯門似不客看取海山雲壑去遭衝寂到秦封妻
蔭偕行日路捕幾寒鄉天哀志氣人休笑離別淚
手入西秦元秀才到京屢陳時務深得上旨肅宗擢

拜中書王氏盡元郎入相寄諸妹詩曰相國已隨
榮貴家風第一有承詩算年笑解明機婦恥兒徒泰
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德亭

臺交遊貴族客侯其門而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

之曰楚竹燕歌動書梁春關車換舞衣裳孫宏開
館招賓客知道梁華不久長元公見詩于是稍減威

容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貨財委置于閤院忽閉暗
再日聚以青紫繡四十餘行每條長二十丈皆施羅綺

錦繡之飾每條絲下加金銀壺二十枚皆盛異香百
具服乃命諸親戚酒筵間女樂數百人列長衫羅衣

曰今日相公及夫人駕臨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
乞索兒婿還有兩事荅形粗衣也于是諸親羞赧稍

稍而離韞秀每分衣服器飾于他人性不及太原之
骨肉且曰兒非不禮于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洎元

三石丞集 卷之首 百

公貪險爲心竟招罪戾幸賜自盡元公見詩于是減
自識龍鍾槩因高枕相已謝上令入宮簿影管寬現

之任數日王家十二娘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
半掌相妻誰能背得夫信路陽之事死亦幸灾豎不

從命或曰上有連累及不免乎兆答曰龍蛇蟄
唐人所撰紀事多本自傳聞較以正史每有乖僻

雪溪友議以元載妻爲王縉之女泊考唐書乃王
忠嗣女非縉女也不知范氏何所據而云然豈因

家風第一有承詩之句而致有此說耶若雲仙雜
記若瑯嬛記皆鑿空而作絕無所本尤謬妄不可

信宜皆前而勿錄然觀陵溪筆談之論奏樂則
正史且不能無議矣況稗官野乘乎古人著述經
文緯意成一家之言者雖所闕與詞往往不肯割
愛彼好奇如司馬子長者無論即韓嬰杜詩孟棨
說易公羊高穀梁赤傳春秋皆不免斯獘又何論
紀錄昔人之一言一行耶偶于暇日搜錄右丞遺
事耳漁目獵真贋並存自笑如百賈人到寶洲見
一異物即拾取入橐明眼者得無以此見譏歟

藍上茅茨期王維補闕　儲光羲

山中人不見雲去夕陽過淺瀨寒魚少桑蘭秋蓀多

王右丞集　卷之首　十五

老年厭世事幽性樂天和酒熱思才子溪頭望玉珂

答王十三維　儲光羲

門生故來往知欲命浮觴忽奉朝青閣回車入上陽

落花滿春水綠樹映新塘是日歸來暮勞君奈惆悵

留別王侍御維　孟浩然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過王右丞書堂二首

澹澹青臥龍章句世爲宗獨步聲名在千巖水石空

野禽悲澗木落日弔清風後學攀遺趾秋山閒草蟲

萬樹影參差石牀藤牢垂盞光雖散草鳥蹟尚臨池

風雅傳今日雲山想昔時感深徒屬屬千載若言詩

崔氏東山草堂　杜甫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
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鴟谷口栗飯煮青泥坊
底芹何爲西飛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解悶　杜甫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國能自註右丞丞相嘗令諸孫繕
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悽然感懷

二　錢起

芍藥花開出舊闌春衫拭淚再來看王人不在花長
在更勝青松守歲寒

題溝源寺（一作宅）　耿湋

偶舉兼宗道雲泉舊結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
偃息依松竹老細雨夜鐘疎

贈張諲　耿湋

內學銷多累西園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鐘疎
陳迹留余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

過王右丞書堂二首　錢起

澹澹青臥龍章句世爲宗獨步聲名在千巖水石空
野禽悲澗木落日弔清風後學攀遺趾秋山閒草蟲
萬樹影參差石牀藤牢垂盞光雖散草鳥蹟尚臨池
風雅傳今日雲山想昔時感深徒屬屬千載若言詩

右丞昔陪旋
遊故有此句

過胡居士覩王右丞遺文　司空曙

舊日相知盡深居獨閉門維有雪看竹亦無人
每許前山隱曾都陋巷貧題詩今尚在墜淚為拂流塵

王維終南草堂　元　吳鎮

青人謝政後生事此山中樹滃虛堂雨泉飛隔浦風
喜無舟楫至旋有鶴猿通應識無聲妙臨窗艤水窮

讀右丞五言　明　李日華

紫禁神仙侶青霄侍史郎心寒水竹妙語出天香
烟壑從疎散花洲坐渺茫菁華時攬擷珠玉亂輝光

王右丞祠　明　敖英

輞川謁王右丞祠

蜀棧青驪不可攀孤恓無計出秦關華清風雨蕭蕭夜愁殺江南庾子山

王右丞集卷之一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十首

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太陽升兮照萬方閶闔開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庭曙兮延八荒德合天兮禮神遍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擅虞邕匝宇宙兮普人壽九服兮指四鄰乾降瑞兮坤獻珍

天長節　開元十七年敕八月五日生日宜錄云開元十七年敕八月五日生日宜令百官于花萼樓下奏樂賜宴三日休假其日天下諸州各令建立道場三日休假其日天下諸州各令建立道場三日休假其日天下諸州各令建立道場

登樓狀

望上君兮高樓飛翼鐘次兮在下衖十二兮通衢縱橫參差兮市馬御路兮千里山河壯兮成奈人下兮宮掖胡牀兮書客執戟疲於下位老夫好隱兮牆東亦幸有張伯英草聖兮龍騰虬躍擾長雲兮捩回風聘明酒兮膨胡飯君不御兮今日將晚秋風兮吹衣夕烏兮爭返弧矰發兮求城林薄暮兮羅遠將不可兮再得君何爲兮假寐

飛龍

龍首山在東安縣北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漢時宮名也在龍首山上爲之因山爲名故曰龍首山

雙黃鵠歌送別

奉使涼州作

天路來兮雙黃鵠雲上飛兮水上宿撫翼和鳴整羽族不作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主人臨水送將歸悲笳嘹呖垂舞衣賓欲散兮復相依幾往返兮極浦尚徘徊兮落曛岸上火兮相迎將夜入兮邊城鞍馬倦兮佳人散恨雖蔓兮獨含情

黃鵠

今昔詩者之大者白入者張衡黃鵠賦高翔冥冥之志有之漢書蘇武傳武在匈奴十九年始得還漢門天路

羽族

羽蟲三百六十之總名飛禽水宿

水宿謂舟楫也詩小雅維舟在梁維魚在梁羽族之聚飛魚之族翔大鳥也註羽族鳥之總名也

紫微

紫微垣天中之上帝居也在天中五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

楚山一名橫山在今湖南衡山縣南一名南山一名衡山一名岣嶁山一名紫蓋山一名天柱山一名雲密山一名芙蓉山一名石廩山一名祝融山一名南嶽山一名丹霞山一名青玉壇一名朱陵洞一名紫蓋峰一名石囷峰一名紫蓋峰一名石廩峰一名祝融峰一名天柱峰一名芙蓉峰一名雲密

今貪諛醫解卽今相從何曆升今可卜

驚龍 後漢書唐堯在上羣龍鱗集詩皇龍于飛毛萇曰龍龍寵也方將興也

喻賢臣也

養雛 養雛百倍傳曰上書救文之欲引年雛多者壽千餘歲人也尸子曰堯之時有甘露降於庭其狀如蓋

抱犢 元和郡縣志北魏孝昌元年於上黨羊頭山北置抱犢郡因山爲名

東如瓜 史記索隱安期生琅琊人秦始皇東遊見之與語三日夜賜金璧皆置阜鄉而去留書以赤玉舄爲報

期生仙居海中蓬萊山不種田而爲人名瓜甚美

虎賁 杏 共工氏之子曰重爲句龍爲后土后土官名也杏壇在曲阜縣北六十里上有孔子講學處

魚山神女列歡二首

魚山神女 太平寰宇記魚山在東阿縣北十四里山形似魚

海畔千里集作渚鳥平無集作漁山神女

後語作劉

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陳瑾扇羅清酤合劉須溪本作酤

嶽芙蓉集作蓉樂府詩集又神之來兮不知二字

仗我心兮苦復苦

魚山神女 太平寰宇記魚山在東阿縣北四十里山形似魚

吾山漢書作吾山巨野澤在東北數百里之記與此異

歌曰 吾遊行公智瓊之超同之乃絕具之魚上下乘以是到

坎坎擊鼓

詩水驚波兮翠旨靡足也檢書無有名水慈爲水驚波對文云旨水也翠旨者說文云旨水也翠也翠旨即是青茅翠旨與而言非謂一水也翠旨即是青茅翠旨與此脗說不足憑矣

晻曖 王篇晻晻暗貌

氛氳 楚辭東君兮雲之氛氳兮謝惠連雪賦氛氳萬象

夕陽 成玫瑰氣氳鬱夕陽爲誰盛蓋謂日旁氣色如虹者曰雜謂烏之初生者曰雛謂人之初生者曰雛

淹泊考異楚辭之往往多有泊字已甲之句已人之記爲人已甲之記

皐 皐蕃于東皐之野

文甲記公謂後人把夕陽之說也

名大石者大石在曲阜縣北二十里水北者水北在曲阜縣北六十里

石門山西爲人名山東爲人名

平無集作漁山神女

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　拜
樂府詩　日暮不降　降
竹露滴兮秋庭　庭
女巫　女巫
洞簫　洞簫

山鬼

山中兮水鳴泉　泉
謝靈運　作
辛夷兮芳鮮　鮮
離騷　文
采芳洲兮杜若　若
湘夫人　水流貌
思公子兮徒悲　悲

辟疆

山中兮人不知　知
陶潛　桃花源記　記
松柏羞兮薜荔　荔
離騷　文
被石蘭兮帶杜衡　衡
謝朓詩　詩
折芳馨兮遺所思　思
張協詩　詩

王右丞集卷之一

古詩三十首

扶南曲歌詞五首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翠羽流蘇帳春眠曙不開羞從面色起嬌逐語聲來

早向昭陽殿君王中使催

扶南曲 舊史扶南國在交趾之西南七千里土地卑濕引溝洫以灌稻田出金銀銅錫文木果實多犀象鸚鵡孔雀翡翠明珠大貝車渠瑪瑙琉璃珊瑚琥珀金剛石青木香蘇合薰陸鬱金畢撥胡椒蒲桃訶黎勒石蜜千歲棗波斯悉能幻人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及藏鉤之戲其人不樂戰鬥好清淨以金銀為器食用之俗不拜王者見王但合掌而已國有城郭宮室王坐重閣人民皆住干欄干欄者以大木為柱相去丈餘懸板為屋而居其王乘象以出國人從後擊鼓隨之王有天竺胡僧教以咒術王甚敬之僧欲還本國王為設大會以百寶金銀盛飯食之僧不肯食王固請乃曰王若能令我還本國者我當食王即為咒船使渡海中流船不肯進僧曰王福德因緣能使我還本國王即為咒船船即時行如飛疾風須臾還到本國僧食王飯訖還其船船亦如飛疾風須臾還到王國僧語王曰我本國王聞王有大福德因緣故遣我來請王王即隨僧往僧本國王即出半國與王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女與王為妻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太子與王為婦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城與王為居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縣與王為食邑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郡與王為湯沐邑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國與王為國王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人與王為使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人與王為使王不受僧本國王即出一人與王為使

宮女還金屋將眠復捉琵琶
掃曙朝前殿上堪多瑕聲

金屋漢武故事膠東王數歲長公主指其女問欲得婦否答言欲得阿嬌乃作金屋貯之

前殿漢書王莽老笑主人曰不

長樂宮

君此宮殿太古所名之又皆其地之舊

沙漠垂

名王頭漢書匈奴傳右賢王之下有名王

金河直典反

古辭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風吹草低見牛羊

文應

詩總名也

散騎

漢官儀曰散騎常侍秦官也

都護

黃門名曰都護

春妝

春妝未見

從軍行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
角聲悲且壯鼙鼓雜鳴笳
日落沙漠垂戰解烟塵異
歸來報天子勳名係在王

氣作馬文苑英華作方戰

于鼓或本作皷

從軍行

從軍行詩集一作從征行

君之向宋書符瑞志千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鬱
山立飛雪烽戍列無烟
隴西行
隴西古辭一云古詩
朝日照高樓良人坐前後
同心勿遠遊幸待春妝鏡
散騎常侍將軍何奴圖滹泉
恨猶輕插釵嫌未正

下有金泉
泉味如酒

早春行

紫梅發初徧黃鳥歌猶澀誰家折楊女弄春如不及
愛水看妝坐羞人映花立香隨風吹散衣愁露沾濕
玉關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綠帷
思君長大愛歸晚更生疑不及紅臉驚雙樓綠草時

黃鳥　唐錢起詩疏黃鳥之義鳥之黃者一名倉庚一名
之義　詩召南黃鳥篇黃鳥止于丘隅之木喻人之有
之　看放　莫是看字之誤
為人　張九齡家門長安路一門雙家門長安路一門
名二　青門　游衍　游衍遊行貌

贈裴迪

不見相不相已來久日泉水頭當門獨手搦手
本同心復歎忽分袵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裴迪　唐詩紀事裴迪初為王維崔興宗之客後為蜀
天寶後為蜀　刺史遷給事中
裴迪歸
中人

瓜園詩　并序

維瓜園高齋俯視南山形勝二時龍同賦是詩兼
命詞英數公同用園字為韻任多少劉本倶少一字
字又誤作時　時太子司議郎薛璩發此題送同諸

公云
余適欲鋤瓜倚鋤聽門鳴騶導聽馬當從來朱軒
窮巷正傳呼故人盤相存攜手追涼風放心望乾坤
鴈鶩帝王州宮觀一何繁林端出綺道殿頂搖華幡
據元龜本係在青山若值白雲屯風城雨
播　凌本係作
返景原上村前岡盤樽酒往往聞清音黃鸝轉渠水
宋祥照中園中　渠水　綠松下客石上聞清猿
司議郎　薛璩

長於建安之下傳呼相存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首春休沐辱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預聞命會無車馬不果斯諾（寄左拾遺兼呈韋轄二公）

託身侍雲陛昧日趨華軒恩惠頻兼我於田園側閒景能相存李周翰注云呼傳聲呼也相存也魏武帝詩越陌度阡相存問也白雲屯靜室遲詩駁高屯亦屯也相存

紹霄漢同飛翻君子重出處際覩降南面卓萬乘駐山外願風所一高陽多豪註云高陽人酒徒也遂景聚也遂景於東門之逵與清高聚也

龍荊山積與璠盛德啓前烈大賢鍾後昆侍郎文昌宮給事東掖垣鵷帝俱來下冠盍盈邱樊閩風首邦族庭訓延鄉村采地包山河樹井竟川原龍蟠迴絕嶺谷口開朱門階下翠峰首雲中瀑水鳴玉滿春山列筵先朝賜會舞何翩翩擊鏘朝昔是時陽和節清晝猶未暄鶯鳥聲繁頭已賀宿諸延頸態芳蘂蹙步守窮巷高駕難攀援素是獨往客脫冠情彌敦

拾遺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右拾遺六人從八品上給事中省有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韋恒授刑部員外郎次補闕次拾遺次監察御史次殿中侍御史次左右補闕次右拾遺次左拾遺次右補闕次左補闕次右補闕次左補闕次右補闕次左補闕

五日得一下沐告休息以洗沐也成校唐制十日一休沐謂旬內之一日也

一休沐華應物詩九日兩衙公假日一日驅馳是休辰

旬假謂公門旬日兩假公假日也王勃滕王閣序時維九月序屬三秋

新別沃筆領句以會親寧假日歸初由飢鳳路歸路既疏故飢鳳踏雲程

歸例靈運詩飢鳳踏雲路

李周翰註詩飢鳳喻身也言身雲路

建安陸機之曉嘯清風

曲嘯

霍漢後漢書霍諝字奕世傳業以清節著名

也

鳴鶴號

毛萇註詩鳴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

順風

莊子鳳飛千仞非梧桐不棲行中規矩步

遠於辜負可以長久

高陽

左傳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狂

純嘏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文昌宮

荀悅申鑒註曰文昌宮在太微北斗魁前六星

名也六曹之象

荊山

荊州記荊山在襄陽南漳縣西北

璞

韓非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瑯琊

郡國志琅琊郡屬徐州

郭璞

晉書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

文藻

文章藻麗

飛翻

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王仲宣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

託身

戴延年詩託身侍天

託乘

託乘陛下法駕

雲陛

七誨天子殿陛左右

第之廣袤

第次也

軒墀

潘岳閑居賦軒墀曲池

詩箋

游名謂翔集

飛翻

王仲宣詩以下飛翻上接雲

翰

筆也

玉以列鏗

衡靈運詩列鏗韻清泉

相延

漢武帝詩相延永不絕

朝日驅白藥

天那詩白藥延年

朝日敬李周翰註詩朝日敬事

初由飢鳳路

飢鳳踏雲路

託乘是矣

託身侍天

雲陛

七誨天子殿陛左右

陽和

史記時在中陽和方起

嬰嚶

詩伐木鳥鳴嚶嚶

關鴻雁

雁也

雁

雁也

社燕

社燕秋雁

蘇香草也史記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

酒中音

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嗜酒

鴛鴦

詩鴛鴦于飛

和使君瓦郎西樓望遠思歸

高樓望所思日極情未畢枕上見千里愁中窺萬室

悠悠長路人淩淩遠郊日惆悵極浦外迢遞孤烟出

能賦屬上才思歸司下秩故鄉不可見雲外空如一

出於
比也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歸鴻
搖落疎柯臨此歲方晏顧景詠悲翁

韋陟按舊唐書韋陟本傳陟累官吏部侍郎爲
李林甫所忌出爲襄陽太守歷陝虢採訪使使
以親累貶鍾離太守尋加東太守肅宗即位起
爲吳郡太守累官吏部尚書宗人久染風坐不
能禁出爲絳州刺史兄弟五爲太守右丞齊此時
人多比之東京四世五人知名天下父爲右丞
代領右銓名天下時才名之士王維
與陟昵善

故人不可見寂寞平林東

寒塘

王右丞集 卷之二

寒塘映疎柳密處有蜻蜓
梁元帝詠蜻蜓詩莊周夢蝴蝶
蔵方娶謝莊詠蝴蝶詩
悲翁 按爾雅悲翁蝭蝠
一名伏翼一名仙鼠一名飛鼠
一名蝙蝠一名夜燕一名夜
蜻蜓 爾雅蜻蜓蜻蛉
平林 木之在野者
林園即事寄舍弟紞

寫日一蕭散消憂冀俄頃海旦肅澄陂一本作波白雲
移翠嶺後浦迴河渭前二韻本凌本與作海非前山包鄢郢松含
楓襄聲花翻池中影地多舜后猶疑顧元緯本凌本俱作類非人
帶荊州瘦徒思赤筆書畫石丹砂井心悲常欲絕疑
亂不能整詩簡曰何長閉門謹方靜頗思來簿下彌

傷好風景

寫日 左傳曰得臣猶在寫猶去也
鄢郢 在襄州安遠縣南九里漢江之東
也北部州安縣之郢州故楚之郢都
荊州 晉書地理志荊州南郡江陵
襄陽南郡襄陽六郡
舜后 時舜南巡狩葬於蒼梧之野
二妃從不及追之於江湘之間因
名曰湘夫人
赤筆書 給小管筆
丹砂井 晉葛洪抱朴子曰丹砂燒之成水銀
積變又還成丹砂其一雙可久氏并餌其
一雙可令仙書符所謂九轉之丹是也
青簟 文選謝朓詩曰冰簟
鮫綃之輕紈素之潔皎
皎明月光
顏思 楚辭曰顏思故鄉而
悲吟 楚辭曰悲哀秋之氣
而誰思 楚辭曰誰思而不
悲

贈從弟司庫員外紱

少年識事淺強學仕名利徒開躍馬年苦無出人智
即事豈徒言累官非不試既寡遂性歡恐招貧時累
清冬見遠山積雪凝脊翠皓然出衆林發我遊世意
感逸者清賞夙語塵外事欲綴摺手期流年一何駛

司庫 漢時有庫部員外郎入
故云 晉元帝時不復有庫部之名元和中復用之者
當是取其名施諸今之稱黃門 躍馬年
考之通典也 終於委吏嘗人主之
富貴四十二年定命 文成兒靈通
深相知賞 鷹外 遠客
物表 心驗 取張華語 王
庫主定筆削辭璞旗容拙

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君徒見人文吾固和天倪
純然萬物始及與羣物齊 本俱作元 分地依后
稷用天信重黎 信作奉 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谿
有作意花枝稍含蕊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芰荷

希世 第一事 希世至 希世隱 絕跡 曹植與楊德祖書 絕跡
謝靈運 絕跡不步 人文 周易觀卦 下 孔穎達 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天倪
象註 天倪者自

贈李頎

閒君卿井少住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翼
巨母驚華堅望爾崑谷側文騏從赤豹萬里方一息
戚元縉本作悲 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

李頎 曹時品彙李頎東川人 羽翼

三右丞集 卷之二

贈劉藍田

醉中大道大 藍田縣
成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藍田舍貧

餘布成我衣帥有無公事頻若問足非盡據作此
[illegible]

藍田 韋老太夫人離居不可
[illegible]

野房盧氏瑤

遠人無不可忘已愛蒼生歎復小下客小歎九品本
[illegible]

蒼翠繞宸城觀事兼傾臥多應吟物無人可與評
[illegible]

與宇生將從海嶽府守靜解天刑或可眾安邑茅茨
[illegible]

王右丞集 卷之二 十一 兩

君試管

房瑯 劉瑯琊書房瑯琊州盧氏令政名有盧
[illegible]

盧氏雜詩 宏德九年置
[illegible]

達人 賈誼傷長沙屈原之達人大
[illegible]

觀事 處事物無人可
[illegible]

宅庭 論語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illegible]

守靜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
[illegible]

天刑 管子曰天地之間有天刑四時有
[illegible]

累 莊子曰古之人天地之一委也萬物
[illegible]

安邑 西京賦安邑千門萬戶
[illegible]

茅茨 漢書王莽傳茅茨不翦采椽不斲
[illegible]

賄賂三詠 并序
[illegible]

蜻蜓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宗風至君子復何如

高館閟無人竹露本離居不可道閨門寂已閉落日

照秋草雖有辺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

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衿抱千里阻本
[illegible]

余不淺仲秋雖未歸寸秋以為期良會在後日終自

長相思 日二
[illegible]

相思隔下言久離別
[illegible]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夜靜羣動息時聞關林犬邨舂亦已歸山中時人家澗西遠

送君明發去采蕨輕軒晃
[illegible]

王右丞集 卷之二 十二

錢起　唐書錢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錢起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吳興志舊門縣作少府詩一首知史闕載也　少府　輞志古治石里之邑令祠其始刷督其政故今曰邵伯少府縣貳令舉動愚人　明發　孔穎達毛詩正義云地靜而人勤動為明發　後庭之歡陸機擬明發詩疏歡樂也山茶地門茶山茶堂茶皆名如巷　軒冕　詩疏軒大夫車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　錢起

山月隨客來主人與不淺今宵竹林下誰覺花源

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王右丞集　卷之二　七

戲贈張五弟諲三首　安本無數字一本作二常衮本唐詩品彙作三

吾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　唐詩二句品彙作日高猶自

臥鐘動始能飯頷上髮未梳　名書詩品脉頭書不卷

清川興悠悠空林對偃蹇　唐詩品彙作偃蹇空林對偃蹇

細草松下軟鳩外鳥聲閑　常衮本唐詩品彙俱作處潛爾步

階前虎心善徒然萬像多

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遮

東山　晉書謝安嘗與孫興公輩泛海風起浪湧安神色自若既還東山　山南史何點傳點隱東山　緬　南齊書緬遠也

張弟五車書讀書仍隱居梁鴻過韭聖賦詩輒予虛

閉門二室下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也　也一作野一時從漁

父魚作漁　秋風日蕭索白五柳高且疎望此去人

世渡水向吾廬歲晏同攜手只應君與予

五車書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惠施之書五車也　梁鴻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甫為郡功曹鴻生於王莽之末不樂仕進娶同縣孟氏女名光狀肥黑而力舉臼杵操作之具而好詩書　韭聖賦　高士傳韭聖者不知何許人也　五柳　晉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二室　嵩高分為二室太室少室東北為太室少室八百六十丈中谷五百步　隱淪　隱居放志　鼎食　王巾流成　不亂　陸德明莊子音義云亂治也司馬云亂理也　比物　白虎通比物能也　白吉　白虎通吉者善也　虛　莊子虛其心也　日眞　高士傳眞一名貞字子貞帝嚳之子也

設罝守毚兎垂釣何游鱔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淪

王右丞集　卷之二　八

吾生好清靜疏食去情塵今予方蒙惠我家南山下幽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

安復成伴侶庖廚何事須夫子遊予谷口眞

設罝　毚兎　游鱔　隱淪　疏食　忘塵　入鳥　谷

之遂不出嘗與李白杜甫岑參高適薛據
黃甫冉皎然等會於慈恩寺浮圖賦詩
成夜深而罷惟岑參獨題名在上蓋參
心後成而先去也李頎家在潁陽嘗出
門之汝墳不遇而歸因題詩壁間其後
過之見其詩在焉

至滑州隔河望黎陽憶丁三嵩

隔河見桑柘蔼蔼黎陽川望望行漸遠孤峰沒雲烟
故人不可見河水復悠然賴有政暇遠時聞行路傳

滑州 禹貢地理志河南郡古文曰南名白馬之地秦置東郡漢因之後漢改曰東郡晉曰濮陽後魏改曰白馬隋改曰黎陽屬河南道今爲滑州

黎陽 元和郡縣志黎陽縣本漢舊縣屬東郡後漢屬東郡晉屬濮陽後魏屬東郡隋屬黎陽郡今爲縣屬滑州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夜靜羣動息悄然庭槐北風響日夕方高秋
歲晏思洽洲高足在其側

內弟 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姨姨之子爲出姨之子爲內弟

興宗 舊書崔日用之子初仕爲左拾遺後官至禮部侍郎與宗乃駙馬都尉爲公主之子後官至秘書少監

卷之二 十六

思子整引 翰

及時當雲浮吾生將白首

土石不集

思子整引 翰

及時當雲浮吾生將白首

土石不集

卷之二

日夕佳氣如意

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感然望遠客如意方支頤
春風動百草關慮生我離緩緩日暖聞笑語
由家來致書欣欣春還皇潛潛水生陵牡李雖未開
芳華勢滿其枝

告將農時

靖君理選策政

晴教十迴

浴洲

西嶽出浮雲積翠在太清連天疑黛色

疑作凝

里遙青冥白日爲之寒森沉華陰城背闔乾坤閉文
苑英華作昭左足推倒成天地忽開拆大河注東溟遂爲西時
獄時獄文苑英作獄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人一作神何獨
庳云爾

西嶽

華山在弘農華陰縣南八里本名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本名
敷水縣有
[illegible]

王右丞集卷之二

三

[illegible]

之者之言也

[illegible]

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詩二十三首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咎
色聲何謂客陰界復誰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
既飽香積飯不醉聲聞酒有無斷常見生滅幻夢受
即病即寶相趨空定犯走無有一法眞無有一法垢
居士素通達隨宜善扣擊床上無毬隊鍋中有粥否
錫錫可久盛於鉢時不乞食定應容欲口多嚼味於此句下
盛於鉢

王石丞集 卷之三

黃來人稱許之卿持數十米且救浮生取

向諸人告無之

居士鳩摩羅什弟子名曰僧肇什嘗稱肇解空第一

無名居士翻譯名義集云受持名字名居士資財豐盛謂之財士隨宜方便謂之善士

居士素通達隨宜善扣擊床上無毬隊鍋中有粥否

錫錫可久盛於鉢時不乞食定應容欲口多嚼味於此句下

盛於鉢

王石丞集 卷之三

居士鳩摩羅什弟子名曰僧肇什嘗稱肇解空第一

無名居士翻譯名義集云受持名字名居士資財豐盛謂之財士隨宜方便謂之善士

根性念根性華嚴經云菩薩入界維摩詰經云菩薩入界諸入所共合成與滑介叔觀於莫伯之邱見其左肘生瘤意甚惡之林希逸注列子支離疏頤隱於臍兩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雖鬼神見之無所施其巧夫支離疏之形如此而能養其天年況德充之人乎

四大比身四大堅為地大濕為水大動為風大空為虛空大今故以名為身四大之名

心陰界心陰界諸陰中故知心即是陰界故名為中陰

蓮花目法華經云廣大青蓮花目如觀於莫伯之邱見其左肘生瘤意甚惡之林希逸注列子支離疏頤隱於臍兩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雖鬼神見之無所施其巧夫支離疏之形如此而能養其天年況德充之人乎

香積飯維摩詰經云香積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佛土衆生皆以香為食其香氣普熏十方無量世界諸菩薩聞其香氣身意快然數未曾有於是長者子月蓋等聞是香氣皆發無上菩提心願生彼國

幻夢維摩詰經云是身如幻從顛倒起如夢所見如熱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響從因緣生故知是身非常非堅念念生滅故知是身不淨不定人非人等所見各各不同或見清淨或見不淨或見可愛或見不可愛隨心所現而無所見

斷常見斷見者若言衆生後更不受生心識永滅是名為斷常見者若言衆生從無始來常住不滅是名為常以五陰相續故知非斷非常故名為中道

寶相打撒多漢言打撒猶云打撒佛土有國名衆寶佛號寶相打撒多漢言打撒猶云打撒佛土有國名衆寶佛號寶相

北人作振鐸鄙會說文章鼎彝本作齊實五觚十
捨除人故鎛二升曰觚象殷爻文足徐同上
也腹交文也以也觚人斗也經稱飯觚
足謂之鼎或作飯觚以明齊與栖同漱
口釋人法名飯後必浮生莆子甘
齒浮生若浮

與胡居士肯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

一與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觀陰界都諛一作何方
置我人壽有固窮士趣空寧捨寶洗心祛惑解悟道
正迷津同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妄浮幻
門吾與閻達竟何適蔣元卿隱居不仕時人謂之小
與誰鄰戰勝不除食理齊甘貧薪千若未始異冝論
隣與親

朝露

見蓋人
生界空則無人命中無我人有
若計有我人壽中有空有草樓太子
之訓空有不有雖有二種一者有
常住空有二種一者有
及第二禪已離欲界苦樂捨念清淨
名為無量空處第四禪已離色身
名為廣果天第三禪已離喜心
名為遍淨天第二禪已離覺觀
名為無雲天第一禪已離憂苦
名為福生天欲界六天
名為地居天

浮幻

幻師咒術能作男女象馬車乘種種諸物
種種飲食衣服臥具及諸資生之物
皆悉具足令人見之謂為真實
其實無有

懸解

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其
息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
其天機淺古之人天而不人其死也物化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是之謂真人

生死流

種種衆生無量劫來輪迴六道
生死不絕

涅槃經

第一義空第一寂滅第一清涼
第一不動第一安樂第一常住

死生

論語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翰馬

翰馬名高飛之馬

一僧其第

寫牛

莊子養生主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忧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頻髀

髀股也

空虛花

空虛花喻諸法空無實體

聞思修

聞思修三慧聞慧謂聞佛說法思慧謂思惟法義修慧謂修習禪定

無記

無記心體非善非惡不能招感苦樂二果

降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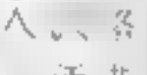
降災謂天災降下

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 作玩一作探 因以緣源緣一作循遂窮木秀 秀一作美初疑路不回 回一作迴又聞芳蘭人衣山 華作一作安知清流轉 安一作按又一作及世事問樵客 一作友偶與幽山遇捨舟理垂 一作釣將已矣

策杖尋所適老僧四五人遙遙蔭松栢朝梵林未 一作晚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 及一作友世事問樵客偶與幽山遇捨舟理垂釣將已矣

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 一作花紅復來覲 一作下另為一首



同氣徐源第昌仁之策杖松栢 一作下另為一首

道心

東皋晚耕 一作下另為一首

武陵人理舊業終 一作終南山山中之數百步 一作人有仙之 一作人有仙之名盛 一作名益 一作名益 一作名益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一作閑）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盛唐詩人王昌龄此詩一作儲光羲詩）
談笑無還期（無還期兩秀集俱作還期唐文粹作無回期）

中歲（中年也謝靈運詩從來憂世事中歲頗懶書）

李處士山居（李一作厲本集作名）

君子盈天階小人甘自免方隨鍊金客林上家絶嶺
背嶺花未開入雲村深淺溝畦猶白眠山鳥時一囀

天階（盧綸詩安得天階生羽翼良莊鴻詩名天皆為古人名焉）

韋侍郎山居

幸泰君子願遂陪塵外躋開花滿嶰谷瀑水映杉松
（泰一作奉）
（一作本）
帝鳥忽臨潤歸雲時抱峰良游暨解綬繼跡
（一作南）
多夔龍詎能枉青門道故間長樂鐘（一作本）
朝謁車馬何從容（一作千數）

良游（陸機答賈長淵詩良游欣所遇）

長樂鐘（陵玉臺新詠序厥長樂之疎鐘勢中宮歎）

丁寓田家行（文苑英華作丁寓田家）

君心尚梅隱久欲傍歸路在勤每為解印來成趣

傍歸路（謝靈運詩從來憂世事傍路張弧弦）

成超散帙（超一作起）
（帙一作袟）
（袟一作帙）
（袟一作帙）
（袟一作帙

春物俱美序于詩者人百其言
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 悔頗元續本作否非續
生幸能養誓從斷葷血 葷頗元續本凌本俱作腥已
嬰世網浮名寄縲紲 寄頗元續本作解非是縲
楚香此際邻然居一室 覆載紛萬象高柳早鶯啼
長廊春雨晝林下阮家履 履頗元續本作屐
隨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 願以無生獎

王右丞集 卷之二

璿上人 璿高僧傳作琮
荒暨上茅茨之野王右丞集注云一作荒郊
之野非是
不定不亂如來不起不亂 元末句從高僧傳
色空離空空不離色 大般若經作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空是空空是色 物物不覺不了 言言之
間者不知 神變 性與天成 緩頰 史記作緩頰
也說文無緩字 導師 今為五百導師說法 要
為我身作證也 羈紲 羈馬紲也

送梁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 氏文苑英華作兄 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 當

切菩薩為大導師引 阮家履 履有詣阮王見白鷺履或
諸衆生入佛法門 節竹杖 竹杖出與古盤古以南竹中
皆有節故曰節履 生當幾履屐 履可以作屐太平寰宇記云漢張騫
奉使窮河源得大竹節於竅中吹之聲如鳳鳴因名其竹為
為杖號曰 身雲 雲或見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
邛竹杖 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身雲或見出
身雲或見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
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
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
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
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
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
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
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
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
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
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
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
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
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
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
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
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
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
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
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
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
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
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
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
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
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
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
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
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
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
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
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
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
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
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
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
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
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
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
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
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
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
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
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
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
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
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
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
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
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
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
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
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
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
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
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
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
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
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
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
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
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
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
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
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
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
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
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
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
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
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
孔出一切變化出菩薩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
切變化出釋迦牟尼身雲或見出菩薩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
變化出天衆身雲或見出梵家身雲或見出一毛孔出一切變化出菩

復隔山陂落泰川盡日落桃林寒獨倚關門黃
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路故人稀
人離別盡文苑英華作洛陽作故人盡離別洪七轉駸駸企予悲送遠惆
悵雖陽路古木官渡平秋城鄴宮故文苑英華作都
行縣口其出從如雲過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魏郡成校勘記魏郡改鄴郡是也魏志太祖建安十八年改封魏郡為魏郡太守十九年
王都焉二十一年改封魏王魏郡所屬縣二十有一鄴其一也魏郡故鄴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
山陂
泰川泰水經出註名

送康太守

城下滄江水江邊黃鶴樓朱攔將粉堞江水映悠悠
饒吹發夏日使君居上頭郭門隱楓岸候吏趨蘆洲

何異臨川郡還來康樂侯

滄江 任詩路窮北黃鶴樓 黃鶴樓 以安忠文之忠城而名樓與鸛雀樓鸛鵲樓鼎峙江漢之間 本朝 年燬於火 年重建 樓名雖同而實異 名勝志 樓在城西南黃鶴山上 圖經 昔人駕鶴之所 寰宇記 費文禕登仙駕鶴於此 或曰 費文禕登仙駕鶴於此 或曰 費文禕駕鶴之所 或曰 費文禕之名或以道士王子安過此門 或曰 費文禕之名或以道士王子安過此門 或曰 費文禕之名或以道士王子安過此門

九河

宋　程大昌

禹貢大伾導河北過降水至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自周定王五年河徙頓丘東北經東郡至今爲八枝分流其地則在成平之東北而東光之北也其河實爲一河而其名則有九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自是以後河不復知也雖九之名可見而其處則不可知之矣

南宮

宋　程大昌

南宮在今河間弓高以東至不知其處是爲南宮之地爲後漢書仁延傳南宮縣有故遒鄭元云屬安國之南有故遒鄉盤在東光之北也其河實爲一河而其名則有九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自是以後河不復知也雖九之名可見而其處則不可知之矣

上谷郡

宋　程大昌

上谷郡在今北平郡東北八郡遼西郡最北而上谷郡又在其東北出塞即烏桓地門之北有樓煩故地樓煩人舍名之南之先手也是爲百餘里郡治沮陽後漢書郡國志注有其處

鉤門

宋　程大昌

鉤門在今薊門之北其地有故遒鄭元之南有故薊城公孫瓚之北也其河實爲一河而其名則有九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自是以後河不復知也雖九之名可見而其處則不可知之矣

七國

宋　程大昌

七國者戰國也秦并六國而有其地分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以治之後漢書郡國志注有其處

奇功

宋　程大昌

奇功者奇異之功也漢書陽翟中阪會宛洛賓客奇功之士多從之游

蕭條

宋　程大昌

蕭條者空虛無人之謂也漢書馮奉世傳蕭條無人之處

遒

宋　程大昌

遒者迫也漢書馮奉世傳遒迫之處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宋　王安石

寥落宛洛間送君南飛鴻清霜被木葉白露下庭叢我行有遠近君去不可窮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宣城

宋　王安石

宣城郡稱名自漢始太守治宛陵水初出山有聲如雷其間平地百餘頃四山之水皆流入焉

敬亭

宋　王安石

敬亭在宣城北十里太守敬亭山記在其間山有泉石之勝

五雨

宋　王安石

五雨之動靜

寥落宛洛間送君南飛鴻清霜被木葉白露下庭叢

宋　王安石

寥落宛洛間送君南飛鴻清霜被木葉白露下庭叢

宛洛

宋　王安石

宛洛者今南陽洛陽之地漢書賈誼傳宛洛之間

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宋　王安石

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江湄

宋　王安石

江湄者江之涯也

悵望

宋　王安石

悵望者悵然而望之也

悲西風

宋　王安石

悲西風者秋氣之感人多悲也

我行有遠近君去不可窮

宋　王安石

我行有遠近君去不可窮

遠近

宋　王安石

遠近者遠之與近也

不可窮

宋　王安石

不可窮者不可終窮之謂也

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宋　王安石

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江湄

宋　王安石

江湄者江之涯也

悵望

宋　王安石

悵望者悵然而望之也

悲西風

宋　王安石

悲西風者秋氣之感人多悲也

清霜被木葉白露下庭叢

宋　王安石

清霜被木葉白露下庭叢

清霜

宋　王安石

清霜者霜之清者也

被木葉

宋　王安石

被木葉者木葉之被霜而脱落也

白露下庭叢

宋　王安石

白露下庭叢者露之白而下庭叢之間也

我行有遠近君去不可窮

宋　王安石

我行有遠近君去不可窮

遠近

宋　王安石

遠近者遠之與近也

不可窮

宋　王安石

不可窮者不可終窮之謂也

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宋　王安石

送君江之湄悵望悲西風

江湄

宋　王安石

江湄者江之涯也

悵望

宋　王安石

悵望者悵然而望之也

悲西風

宋　王安石

悲西風者秋氣之感人多悲也

地迥古城煙月明寒潮暗時發欸乃聲

宋　王安石

地迥古城煙月明寒潮暗時發欸乃聲

地迥

宋　王安石

地迥者地之遠而迥然也

古城

宋　王安石

古城者古之城郭也

煙月明

宋　王安石

煙月明者煙霧之中月光明也

寒潮暗

宋　王安石

寒潮暗者寒潮之時暗也

時發欸乃聲

宋　王安石

時發欸乃聲者欸乃之聲時發也

何處寄相思南風吹白雪

宋　王安石

何處寄相思南風吹白雪

何處

宋　王安石

何處者何所也

寄相思

宋　王安石

寄相思者寄之以相思也

南風

宋　王安石

南風者南方之風也

白雪

宋　王安石

白雪者白色之雪也

李善註誤讀在南子註以
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

送基母校書棄官還江東 校一 作贈

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
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鴈里淨日暮澄江空
想象金陵道悠悠白雲中和光魚鳥際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
遺音昭世賢贈日如逢 交本俱作贈 贈元緯本及大典本引作贈
願陳暗人事俯阻遠天聰微物終可採其誰爲至公
余亦從此去今 集作今 歸耕爲老農

三右采集 卷之三 五

送六舅歸陸渾 六舅名拂

伯舅史注漏卮魯方門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皐田
條桑照月下種杏成前韵況歸去其知荀令賢
陸渾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陸渾縣賜卓茂遷密令茂視人如子縣中大化後徵入朝帝親幸其門勞問茂對曰臣在密以不教爲憂今見陛下願復還密帝許之茂在官十年徵拜太傅卒 後漢書卓茂傳 觀人子弟 論語曰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名宓不齊孔子弟子 扣舷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莊子逍遙遊 扣光 老子和其光 遙昭 曹大家東征賦曰遵長城以遙昭 天聰 曹植

於地就地未之也此句疑爲脫
語其擊奴枯望而已與詩意
殊日臨月建的體 白九熟欲西陸月候
五之月也 詩豳風七月 令郎遣督郵至縣召之 後漢書陶潛傳 潛爲彭澤令郎遣督郵至縣召之 後漢書陶潛傳 潛歌山我尚歸去職
解印綬去職 賦歸去來 賦歸去來

留別邱爲 邱爲唐書藝文志邱爲著詩四卷 有盛名於時 文苑傳 有盛名於時 新唐書藝文志邱爲著詩四卷 有盛名於時 新唐書藝文志邱爲著詩四卷 有盛名於時 新唐書藝文志邱爲著詩四卷

古詩一十九首

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腦幾日同攜手一朝先拂衣
東山有茅屋幸爲掃荆扉當亦謝官去豈令心事違

齊州送祖三　河嶽英靈集作河上送趙仙舟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江山東已傷離乱集國秀集俱作亂
唐詩紀事作乱　荒城復愁入大寒遠山淨日暮長

河急解纜君已遥望君猶佇立　文苑英華作宝

齊州嘉祐本趙志皆同天寶元年更名臨淄有濟南郡本宋
張氏祕本作天寶元年更名臨淄又更名濟南郡
毛晉曰或刻之誤　解纜　謝密遠詩解纜及芳潮
李善註纜系也

送綿雲苗太守

手疏謝明王　一疏毛本脫一疏字據文苑英華本補
一作郊　更發汝南騎按節下松陽清江寧饒吹露皃見
吳方知百城貴

綿雲　陳州縣志作綿雲山在西南通許縣界
鄧本括州永嘉郡天寶元年更名長史　漢書高帝
紀守長吏謂縣之令長景帝紀吏二百石以上皆長吏也百官公卿表秦
以監郡者爲守秩二千石以公爲守以卑爲行漢因之
吳方　吳地記吳後分爲二十四縣吳興其一也
百城　後漢書班超傳以超爲西域都護將兵數萬
屯于龜兹所統三十六國皆屬焉

送從弟蕃游淮南

高義難自隱　文苑英華作寫

館二山深當枕郡門罪弃服盡成擒歸來見天子拜
會賜黄金忽思鱠魚膾復有滄洲心　文苑英華作江

盡白山黃金銀色落葉滿長安客子秋心正斷故園木葉下淮水東流人未還

帆

太華峰頭玉女洗頭盆洗罷手把芙蓉插插向花前人花相似

鱸魚膾

秋風起蓴菜正堪烹何事還鄉夢江頭把釣竿

雲夢

雲夢四澤九分楚之八九在江南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三閭廟

三閭廟對汨羅江江水東流日夜雙一自懷王成故事滿山風雨泣秋江

信州道中

年年楚客怨長沙江雨江風送落花今日重來春已暮滿山啼鳥勸還家

豐城

人去城空劍氣沉豐城遺址草蕭森雙龍不見延津水千古空餘夜氣深

成紀

成紀劉郎舊豐樹一別音容幾度秋今日重來春已暮滿山啼鳥勸還家

討文休

文休車馬北邙山一別音容幾度秋今日重來春已暮滿山啼鳥勸還家

徵兵

徵兵已報下江南還有征人未得還何處更尋戍卒跡滿山啼鳥勸還家

送僧

商人不可久山寺復何求見如皆識一言知道心

明時當海宴解纜大中休芳草春侯久攜手河梁共細雨別千峰里路堂鳴杖歸期未可逢

薄宦

遠商迢遞歸鳥南作客少年客淮泗落日望中郎

逍遊向燕趙結客過臨淄山東諸侯國遊道交兒白劍未為俠羽

方垂帷深明戴家禮頗學毛公詩備知經濟道高臥
陶唐時聖主詔天下賢人不得遺公吏奉繻組安車
去茅茨君王養能閑九門十二逵蔡公朝謁罷冠劍
下丹墀野鶴終跟蹌威鳳徒參差成閭理人術但致
還山詞天書降北闕賜帛歸東蕃都門謝親故行路
日遲遲孤帆萬里外淼漫將何之江天海
陵郡雲日淮南桐木作梁本誤杳冥滄洲上渺渺無
人知緯蕭成貴豈由處安能則

臨淮 北門 鵬舟 城狐 跼蹐 野鶴 丹墀 九門 蓬蒿 蔽
名天集 淮泗 西南 落魄 毛公詩 安車 後漢書嚴光傳 繻組 漢
送別 可宗人家貧父喪落第還鄉 聖代供隱者英靈忌來歸逢令東山客不得頓採薇
既乏君門遠君一甄水凌 兼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

京洛縫寿衣溶唐文粹作盟洞長
餞作置酒長安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
村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城磨文粹作村吾謀適不用勿謂知

音稀一作稿

英蘊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答陳使江總書云足下朔之矣實也又文
學傳江虨英雲與李彼驥野吉逸若文選吾在千里寒食五日即有疾風甚雨一日大寒至一百六日者名
清明前二日或在後三日冬至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多風塵時乎京洛多風塵貴賤各奔馳

桂棹起楚辭今夢中

送張舍人信江州同諱據一龍藏元緯本作疎

東都超承明守官淮海者淹晨昏銀艸薄寒辭金馬
受辭未嘗易當御方知寡徐鼎元緯本作是誤清範何風
流高文有風雅忽值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
門長途隱百谷乔疊遠峰出石鏡深湖瀉筆本杏成
林向潛前盈把彭蠡常好之彭蠡本皆作范誤廬山我心也
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灑

舍人唐六典通事舍人掌引進及宣傳勅旨於殿庭通奏皇帝在位人事以贊其儀凡大祭祀上辛前
其夜告饗畢送迎之如常儀之老時巡問方如之之禮則掌其事凡漢書百官表云秦有典客掌諸歸
人掖九賓百石皇朝之通事舍人江州刺史張衡著之所也

承守班

官謝聘宮反南官銀艸召學以下各門孔以上以下各門李魏引監以重一為金馬史記董君傳太冬冬至一百六日者名京洛東都
則三輔黃圖西漢門內有金馬門宋有玉堂署待詔之臣也

江州刺史張衡著之所也

明淨照見人形表光弧環具足理入名字細心察
故名石鏡喬人守家宇記昭鏡在東山懸重之上
其狀圓圓照見形容之
重本杏見
杏壇芳澤
陶潛翁
歸去來辭
久客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至盈把便就酌而
九月無酒宅邊菊叢中摘
名宦亦在江湖
後漢書彭籠傳
彭籠字孟通廣陵人也
後徙居六典註與彭籠同縣卽杜氏通典註
帝五十盧山
遠法師記
盧山在尋陽南有香爐峯
尋陽郡之東
去
白殷周之際人有巨谷先生者出
人外
晉永嘉之亂天下喪亂
人民相食先生
成皋故時
圖基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
廬之三百里其南有湖下有
黃石之書
大原郭之奇雙闕對峙
三都賦
三都賦序
太沖自以其門庭之
左思
名代所貴
若夫高門甲第
若吞雲夢者
名流所託
名山大澤
電未名雷未發
蛟未騰
潛龍未躍
故潛龍勿用
王右丞集
卷之四
九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人外遺世慮容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
簪生亦有物黃屋如發林上德撫神運沖和穆宏儀
雲雷康屯難江海遂飛沉本俱作遠顧元緯本凌遠非
英龍衮瞻君臨久本俱作潛天工寄人
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
任素資貫方領
後漢書烏桓傳
烏桓者東胡之餘也
資願元緯本凌本
唐詩品彙供作質
清景照華簪慷慨

慶雲張衡曰雲氣五色三川今洛川也索隱三川
於旒爲旗似雲氣也
盡角 日書紫氣出東南
日二 帝乃命始次氏主迷魄與黃帝戰於涿鹿
之角爲龍以禦之梁簡文
帝登城高施繡大河陰 水南曰陰李周翰曰大河黃河也
省 漢書劉向傳轉爲郎給事黃門又揚雄傳除
門下省五年復黃門下省爲黃門侍郎
隨年使 陸機詩後重元 陸機漢高
建隆年復重元祖功臣頌
遺之摘 左傳使者臣往遺之舍以道君也
黃門 黃門侍郎給事黃門開元年改門下省爲黃門
侍郎一肥曾門共故曰
勝出兄富貴之榮西伐
之人見先王之道又況之
觀別者

資聖寺送甘二

浮生信如寄薄宦大何有來往本無期別離方此受
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
都門帳飲事 張顧可久本唐
王右丞集 集俱作帳舉陵本作別 從此謝賓親
一 審之四

悲執杯酒

資聖寺 長安志崇仁東南之北第二街從北第三
街東第二資聖寺隋文帝爲文獻皇后立
月七日度僧一百人二年改爲大興善寺
之時創建 開皇三年改爲大興善寺七
萬多營造如故 數留不滿一千自餘皆拾數

留別山中温古人兄弟不舍弟緝 文苑英華作山中寄

舍 宇

解綬登天朝太師備時哲豈惟山中人兼貽松上月
宿昔同游止致身當霞末開町臨頼陽臥視飛鳥沒
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歇 歌原元緯本 一作渴理齊少卿隱
徵元緯本作渴理齊少卿隱 一作後
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道勝寧外物舍弟官榮高宗兄此削髮
別弟緝後從青龍寺望盩田山

陌上新別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
文苑英華作人非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宦游子宦游
凌本唐詩品彙俱作游宦何處飛征蓋

青龍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青龍寺本隋靈感寺開
皇二年立文帝移都徙額城中陵墓之
郊野固罷此寺故以靈感爲名至武德四年廢龍
朔二年城陽公主復奏立爲觀音寺景雲二年改
爲青龍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塏爲登眺之美張禮
游城南記崇業坊有青龍寺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龍寺
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爲登眺之所又約詩寒光
照瀛洲綠淨秋山外秋塞
鴈初飛行坐見南山雪
陸機詩翻翻鴈南翔
王沉
送者盈路旁
宦游子
子辛苦誰爲心
飛征蓋劉良詩簡車應秦蓋

別弟妹二首 盧象詩集有八月十五日象自江
東止司門移荊陵會未復歸次止
荊州作

右丞集
小弟幼妹
卷之四
十二

兄弟別兼賦是詩二首其一歡篇
作文昔趙昌長表其二小弟更孩幼言
門有車轍仙門指京師也客舍喜奏事此之
者朝於京師暮還舍故曰奏事也客舍人與
之宮人與之語馬
之處處皆江東之說乃
武帝所起發步趙
作文昔趙昌長表其一小弟更孩幼言
門有車轍仙門指京師也客舍喜奏事此之
者朝於京師暮還舍故曰奏事也客舍人與
之宮人與之語馬
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
成長唐詩紀事作長成
兩妹日成長
拭淚方愁慰
自解掩羅巾
念昔別時小未知疎與親今來始離恨
寶瑟 何遜詩寶瑟人戶弄鳴機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
未覓唐詩紀事作覓
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覓
宛作越人語唐詩紀事作言
此最爲難淚盡有餘憶
殊甘水鄉食別

別慕容潛

待君沈

慕容潛 唐書藝文志慕容潛詩入爲集賢院待
詔遷右拾遺終著作郎
端笏 江總詩敏於事而端笏奉君王
由與長樂相連名武帝太初四年建
指倩紋以蔽清渚諸水也
明光宮 雍錄漢有明光宮二在北宮一在
南宮在甘泉宮中次

三百丞集
卷之四
丙

武帝所起發步趙作文昔趙昌長表其一小弟更孩幼言門有車轍仙門指京師也客舍喜奏事此之者朝於京師暮還舍故曰奏事也客舍人與之宮人與之語馬
孫宏黃門侍郎封平津侯人與參論謀猷敏於是啓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之問書積如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內則有延閣廣內藏有天祿石渠之府是也
延閣 劉歆七略孝武皇帝時書籍如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內則有延閣廣內藏有天祿石渠之府是也
東閣以延賢 漢書公孫弘傳上之問弘對曰臣聞治天下之道莫急於得賢臣願陛下博選賢良悉心以對臣弘居下位不習於朝廷之事以
平津邸 漢書公孫弘傳弘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於是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於是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於是客館

文平采兒弟攀龍附鳳自致於嘉靖間與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合稱後七子其詩文格調剽擬太甚而才力富健時有可觀

高張

年物俱詳見孔安國尚書傳又杜佑通典及酈道元水經注

截河

截河之名始於戰國時秦築長城以遏東胡而其地實兼跨今山西陝西兩省之境自山西之北境南流而出雁門關又東流經代州忻州河南府北流入洛出商州東流入洛水又東流入河今伊水出嵩縣東南流經伊陽縣北流入洛水唐六典謂伊出熊耳山東北流入洛故以名焉

伊洛

伊出熊耳山東北流入洛水洛出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故可通舟楫以運載故曰伊洛

清泚

泚出潁陽縣西北流入潁水故以名焉

三石泉

在嵩山之陰大谷之口有三石鼎峙故名

少室

在嵩山之西北與太室相接

大理

即今雲南大理府

北阜

即今安徽鳳陽府

高會

即今河南南陽府

張組

即今河南汝寧府

幸同擊壤樂心苟竟爲君

側聞

遺風

解驂

擊壤

郊居杜陵下永日同攜手

入里

平原見峰首閑廬鳴春鳩

故老前爲壽陰當游南陂

林薄媚新柳上卿始登席

約略銜盃酒歸

與紹微官文苑英華作歸職靈微官門假心自咎
杜陵太平寰宇記杜陵漢宣帝在今萬年縣東十五里杜伯國也漢宣帝以杜縣東原上樂游苑北築陵後更名杜縣爲杜陵後漢書郡國志註云杜陵有杜伯冢杜伯周宣王時人以水經注渭水又東逕杜縣故城北又東逕樂游苑北又東逕宣帝陵北又東逕許后陵北又東逕杜陵西又東逕白鹿原北又東逕霸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霸陵縣故城北又東逕霸陵縣北又東逕霸陵縣北又東逕霸陵縣

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廻環見徒侶隱映隔林邱
嵐颯松上雨潺潺石中流靜言深溪裏
蒲高山頭望見南山陽白雲悠悠日顯九種本俱作露青
皐麗已淨綠樹鬱如浮曾是厭蒙密戰然消人憂
大散文獻通考屬中興以朝志大散關東接鳳翔西連秦隴出入可以控扼蜀道南山險在其東之勢也一統志大散關在寶雞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三休貫盧新書楚之靈均華之重黎皆高士也幽谷底幽谷名在襄陽府襄陽縣南晉龐德公所隱悠悠白雲出岫自適色亦潤親生虎王融詩悠悠白雲出岫自適色亦潤親生虎王融詩悠悠

山中牧王人東皐上時稼遶茅屋蟲思機杼鳴文苑
（蟲思機杼休文語）
來江海湯頓渭邨頓身爲愚始知心本靜忽入廿露
（本作悲）
稍金谷（文苑英華作夜）北去欲何言（英華作）窮愛徇微
（徇作於）

鄧州（書地理志有鄧州）宛洛（新唐書河南道河陽有宛洛）游侶（陳張銑游侶）
秋霖（洛陽銑曰秋霖水勢）寒蛩（水經注曰寒蛩之地）
水經註泉（永樂大典引水經）金谷（水出太山太陽縣南十二里謂之金谷）
京水（永樂大典引水經注曰京水出鄭縣之北地）長風（水出太山太陽縣南十二里謂之金谷）
龍泉（永樂大典引水經注曰龍泉水出太山太陽縣南十二里謂之金谷）

渡河到滿河作

泛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忽開拆鄧邑千萬家
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迴驚脩鄉閭森漫連雲霞
滿河（書鈔一百三十二引滿河作）
積水（初學記六引積水）

苦熱

亦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嶽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涸
轆轤（樹斛本作轆轤）統覺衣重密樹蔭薄綠本俱作密）莞簟不可

近緘緒再三濯思出宇宙外猥然在參鄂長風萬里
來江海湯頓渭邨頓身爲愚始知心本靜忽入廿露
門宛然清涼衆

火雲（焦卷）休（摸）草（李）
綠（一）宵（一）
甘露門（一）覺（一）
納涼（一）

喬木蔭餘株清流貫其中詩暇臨大川口豁達來長風

連荷滿白沙（畫顧可久本庵詩品叢談作人）素鮪如游空儔侶（素鮪如游空儔侶）
上翻滄沃微躬漱流復濯足前對釣魚翁貧餌及幾
許徒思蓮葉東

豁達（劉禎詩豁達）連荷（連荷）
（小戎文）（小戎文）
（書傳）（書傳）
（工商）（工商）
貧餌（貧餌）微躬（微躬）
漱流（漱流）
蓮葉東（蓮葉東）
（魚藻）（魚藻）

玉石丞集卷之五

古詩三十二首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游仙四賢詠三首

崔錄事

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儒
遯世東山下世文苑英因家滄海隅已聞能抑鳥余

玉石丞集　卷之五

錄事　按杜氏通典大唐官品流內有門下省錄事從七品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之事又尚書省錄事正九品上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之事又九寺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監羽林軍錄事掌勾檢稽失之事又太子內坊典設錄事掌勾檢稽失之事又國子監親王府錄事參軍事京兆河南太原錄事參軍事又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又左右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驍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武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威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領軍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金吾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監門衛率府錄事參軍事又左右千牛衛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羽林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龍武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神武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神策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羽林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龍武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神武軍錄事參軍事又左右神策軍錄事參軍事

賢哉張陽詩行人多任俠丈夫有如濟曰非賢哉吾不及也吾聞任俠有名於楚如朱家郭解之倫行於梁宋之閒如侯嬴朱亥之屬其人皆已歿矣今之世復有任俠所謂能行仁義者乎吾聞任俠者以力扶弱以財救急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皆從之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舞而下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故曰無爲有爲之間勿爲之作也無爲有爲之間勿爲之作也故物我但忘家可以狎鷗鳥

成文學

寶劍千金裝登君白玉堂烏孫平原客家有邯鄲娼
使氣公卿座論心游俠場　文苑英　中年不得志上

謝病客游梁

文學　按唐書百官志東宮官有文學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經籍侍奉文章王府官有文學一人從六品上掌校典籍侍從文章王諸州文學乃德宗時改博士為之德宗以前無此地玩物病游梁之句當是為門下錄事者設王文學者

客　史記平原君喜賓客蓋至者數千人趙亡相逢行古辭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氣使氣矜人名游俠篇是時梁孝王貴盛賓客多附之公孫詭之徒皆至藏於梁故曰游梁非其人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梁王來朝從容言曰願得枚乘鄒陽之屬與游相如見而說之因家於梁

鄒陽二山人　史記鄒陽齊人仕於吳吳王濞以為上大夫鄒陽客游梁與羊勝公孫詭俱得幸於梁孝王羊勝公孫詭嫉鄒陽於王王使人刺殺鄒陽鄒陽從獄中上書自明書奏孝王立出之

翩翩繁華子　繁華子見文苑英華

王石丞集　卷之五

多出金張門　古文苑英華事作

孝有先人業早蒙明主恩　英華作

未學肉食者鄙哉中林士　文苑英華作

尊嚴顯元綠本凌本英華集作

霜子安邱樊賣藥不二價著書盈萬言　英華作

無惡未飲水必清涼晉賢不及議吾河嶽英靈集作余

誰論

繁華子　宛轉詩自注繁華子言延壽也繁華如春花之繁

之後裔有金氏張氏侯氏貴盛於代

親近寵比於外戚

軒車之美者立乘之

軒車張服貂冕許史與焉

至尊　唐六典天子曰至尊

金張　貴書功臣

朝夕處事豬

先人業　國語朝夕處事豬恐忘先人之業

中林士　毛萇詩傳中林野外也

聲藥　冀

楚國有狂夫莊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
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覺未嘗肯問天何事須擊壤
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往

偶然作六首

惡木

楚狂

田今有老翁垂白衛門裏有時農事閒呼鄰里
喧話茅簷下或坐或復起知秋不爲清歡共日足美
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市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
天一作君　千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得意莫爲榮野田安
足鄙且當放懷去　放一作志　行行沒餘齒

白

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
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既薄俗蓄非有素
幾迴欲詹飛跑騎復相顧孫登嘯松竹有遺處
相去知幾許故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寧復久行暮
家一作家本　忽乎吾將行乎凌本作乎寧本　太行

沉吟

長嘯臺

山曉晝在石門山上印
孫登嘯居長嘯之所
維摩詰經一心
觀衆生品
忽乎
楚辭集注卷第
忽乎吾將行兮
歲云暮
古詩
陶潛任天眞其性頗曉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
九月九日時菊花盛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
白衣攜壺觴果來遣老叟
叩頭共作
且嘗之
白衣
貧不能如無酒
白衣
白衣
白衣

儲光羲　兗州人，開元十五年登第，調汜水尉。中書侍郎嚴挺之名重一時，光羲集考功所定前後進士，號稱得人。開元二十九年，自汜水入為太祝。天寶初，出為馮翊縣尉。後坐貶官，寓居於嘉興。至德二載，為監察御史，分巡江東。大曆五年，卒於陸鴻漸之門。

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宜（作尚）一作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為我心苦虛空此道將安施暫遊伊闕間聊晚三伏時高閣入寒中芙蓉滿清池要自以我寶還望南山陲

蒺藜　葉細莖長，布地蔓生，多刺人。

無為　老子以為聖人處世之道。

伊闕　水名，又北入伊闕，皆大禹疏鑿以通水也。伊闕山在府城七十里，伊闕北至南水相對望之若闕，伊水屈曲其間，故名伊闕。

五晚晚　白門聊晚晚，其將入兮潘安仁晚晚曰：晚晚其將入兮，言日將暮也。

伏　初學記陰陽書曰：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終伏，謂之三伏。

野老本貧賤昌黎鎛瓜詩：野老貧賤人，世業在瓜圃。

高枕眠荷簟雖子晤雅來息有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度中無一物高話義皇年落日臨層隅

枕　陳后主詩：枕席生涼風。

晤　音作悟。

雅　音作牙。

隅　音作愚。

輞川　唐王維別業在輞川，有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柳浪、欹湖、鹿柴、北垞、金屑泉、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柳浪、欹湖、鹿柴、北垞、金屑泉、白石灘。

逍遙啓晴川　逍遙，閑適貌。晴川，晴原也。

使婦提籃筐　使婦，使令之婦。

漁舟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一使我不能還

悠悠　閑適貌。

睡十時日晴時作

十時　日晡時。

也喜步息肩於晉反

息肩　息負荷也。

浮雲在虛空舒卷風復卷舒我心方處動作何憂

處但言翼世紛不復歸閒居亞虎列與周超遙來

亞　音阿。

西都見人但慕款貴不聞賢思鍊若不能言中心

款　叩也。

亦難保故鄉滿親戚道在同歸遠為日與偽欲東其意復

無為　老子以為聖人處世之道。

南飛鳧　三輔決錄注：入於水傳教反如曰鳧。

能陳風飛且鳴容裔下天津海淨魚龍出

容裔　依違貌。

人靜念物作物何由知至真在歌謳夫子莫

貴陵罪今其老母使得畜人穹之務忠廢乎曹柯之盟北汶宿昔之訓不忘亦收族後家爲世太戮陵尚義何顧乎匕矣今于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則夫絶陵扳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幕爲君將兮奮劒功兮不推士衆滅兮名已顯捷窮絶兮路窘窮今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顯捷欲報恩將安歸

燕子龕禪師一本有詠字

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嶸瀑泉吼而噴怪石石欲落伯禹訪未知五丁愁不鑿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搥磬一飲尚帶索

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逢拾栗孩歸對巢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卬心無行作

周商僭貴門蜀狗多淹泊巖廈乍旁穿闢奸時外拓

跳波誰揭厲絶壁免捫摸山木日陰陰結跏歸舊林

一徇石門裏年君春草深

燕子龕 在其東燕子之時在其西羊腸在其南三十六時在其北帶索

羊腸在其西羊腸坂道地理志屈軼陽城有五回二十八盤孫綽遊天台賦陟陽嶠之峻嶸集略曰嶠崖嶺峭而紫閣峰在長安城南三十里閣峰在其東若攀明燃即其平如帶其環繞也

六時西域八時日中分時日後分時日昃於太山見榮於野鹿夢帶索於

琴曲 燒田 舜民之詩也先王不忘本故後稷之根苗火種之傳也 斫漆 山神請珠林遇公爲酒之酤也 刀鑿 劍昭記逐兵鑿分山之長人民雜武之西南外經書多所紀述之語異夢兒受後少一邑兒以果一枝成已以果一枝成已以果一枝成已

冬夜書懷

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華月霜繁銜木葉澄汴入鯨鯢朱燈照華屋漢家方尚少顧影慚朝論

夜漏成按漏刻之法孔安國論語注云漏以銅壺盛水刻節晝夜百刻冬夏不同冬夜長夏夜短故曰永夜唐六典注云以銅壺盛水晝夜共百刻冬夜五十五刻夏夜四十五刻冬夏二至晝夜各五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每晝夜一百刻分為五更更有五點是以擊鼓為節後人謂之漏鼓擊鼓為夜漏之驗非矣元右右發予亦嘗以此語正之繁霜詩正義曰繁霜毛傳繁多也朱燈鮑照詩上林朱燈滅華燭夜何其張銑注朱燈華燭皆謂燈燭之華美者也華屋漢書東方朔傳華屋重堂注師古曰華屋謂堂殿之飾華美者也

傳休奕詩別緣華髮老對日臣始名駟以文帝時為黃門文帝好文臣多以名馬為名也何功德漢武帝時上林苑中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聘諸侯王名曰白鹿皮幣龍門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苑北有龍門山山上有石室名曰石室之門龍門山上有銅龍銅龍門蓋以此名之也曲閣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黃門令丞注云黃門者以其在禁中門戶皆黃闥也

以是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為合槽鄰尉

皎潔明星高粲莊遠天曙槐霧暗不開暗文苑英華作霧

鶏鳴動大始閶闔高開聲莫旌吏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騶馭金門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門有銅龍吐水以給百官及宮人用也儼騶馭整相連也

槐霧何遜詩槐霧晚氛氳注引三輔故事曰槐樹三公之位也銀燭鮑照詩金波麗鳷鵲銀燭耀鳳凰注引漢書曰銀燭金飾也吏衣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吏衣中衣也後漢輿服志曰中黃門冗從僕射服青縑白綦帶紫縚繫劍佩刀是也

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

朱紱東觀漢記曰朱紱為太中大夫後漢輿服志曰朱紱為朱衣也金張謂漢金日磾張安世也日磾子孫七人侍中貂璫安世子孫七人為侍中中郎將貂璫亦貂飾也驪駒白馬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公侯三百里諸侯白馬朱鬣從者騎乘之也

閒倚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闔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

何功德漢書東方朔傳曰朔上書自說曰臣朔年二十二學書三冊學擊劍三冊讀詩書百二十冊學兵法二十二篇臣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臣如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何功德之有乎承明漢書嚴助傳助上書願侍中中大夫朱買臣等皆並在左右助常為中大夫侍中承明廬以候詔令注引三輔黃圖曰承明門在未央宮東闔雞平樂館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黃門令丞注云黃門者以其在禁中門戶皆黃闥也黃門令丞主給事小使也平樂館漢書武帝紀元封六年春二月修上林苑平樂館以觀四夷之客注引三輔黃圖曰平樂館在上林苑北臨上路為之射雉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公侯三百里諸侯白馬朱鬣從者騎乘之也

曲陌驅駿騎雄商肇珠幕繁弱何輕捐貫不與布衣連

曲陌驅駿騎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公侯三百里諸侯白馬朱鬣從者騎乘之也雄商肇珠幕繁弱何輕捐貫不與布衣連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閒倚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闔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

曲陌驅駿騎雄商肇珠幕繁弱何輕捐貫不與布衣連

朱紱東觀漢記曰朱紱為太中大夫後漢輿服志曰朱紱為朱衣也金張謂漢金日磾張安世也日磾子孫七人侍中貂璫安世子孫七人為侍中中郎將貂璫亦貂飾也驪駒白馬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公侯三百里諸侯白馬朱鬣從者騎乘之也

閒倚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闔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

何功德漢書東方朔傳曰朔上書自說曰臣朔年二十二學書三冊學擊劍三冊讀詩書百二十冊學兵法二十二篇臣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臣如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何功德之有乎承明漢書嚴助傳助上書願侍中中大夫朱買臣等皆並在左右助常為中大夫侍中承明廬以候詔令注引三輔黃圖曰承明門在未央宮東闔雞平樂館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黃門令丞注云黃門者以其在禁中門戶皆黃闥也黃門令丞主給事小使也平樂館漢書武帝紀元封六年春二月修上林苑平樂館以觀四夷之客注引三輔黃圖曰平樂館在上林苑北臨上路為之射雉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公侯三百里諸侯白馬朱鬣從者騎乘之也

曲陌驅駿騎雄商肇珠幕繁弱何輕捐貫不與布衣連

曲陌驅駿騎漢書王莽傳注引漢舊儀云公侯三百里諸侯白馬朱鬣從者騎乘之也雄商肇珠幕繁弱何輕捐貫不與布衣連

生死在八議窮達由一言須識客寒士莫矜孤白溫

生死在八議窮達由一言須識客寒士莫矜孤白溫此首入選律髓編入俠少類仍置於雜詩

列鼎食珍羞累茵坐中貴客素隱曰案第上廣八尺謂之中貴人後漢書二中貴人謂中常侍也貴幸之臣也貴幸非素隱曰案第上廣八尺謂之中貴人後漢書二中貴人謂中常侍也貴幸之臣也貴幸非

朝因折楊柳相見洛城隅（或本作陽誤）楚調無如妾秦家
自有天對人傳玉瓶（一作瓶作甁）映竹解羅襦（諸本皆作襦）人見
東方騎皆言大將殊持謝金君子頗君提玉壺

秦家（陌上桑古辭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
歎夫君謝羅敷秦氏居好女自名為羅敷
使君何所欲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羅敷答可共載一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玉瓶（簡文帝艷歌篇
上頭坐中數十人皆言夫婿殊）金
吾了（古辭陌上桑）東方騎（古辭陌上桑）

石尤集（石尤婦名尤姓石氏嫁為遠商婦臨別
囑其夫曰但願不逢打頭風即是相思
了時風逆阻不得歸家婦思之而死）卷之五

贈又不及生平（生平猶今言平生）
貧賤非一途痛哭返柴荊（作平生長第七卷生字
作平英華唐詩紀事作生字）

殷遙（唐詩紀事作殷尭英華作殷堯文苑英作殷遙）

同上（維哭殷遙）

生理無不盡念君在中年（游道難未深舉世莫能
賢窮住若貧賤為客少田園（曹植贈白馬王彪詩
西編四鄰盡桑柘思步開牆前（文選李善注引
隨化遷寄茨俯甚蓋雙顏（顏延年秋胡詩
生理無不盡念君在中年游道難未深舉世莫能
賢窮住若貧賤為客少田園曹植贈白馬王彪詩
西編四鄰盡桑柘思步開牆前文選李善注引
隨化遷寄茨俯甚蓋雙顏顏延年秋胡詩

出陣與阡慈烏飢飛鳴猛獸亦以跧故人王大子
靜念無生篇哀樂久已絕聞之將泫然太陽蔽容
虛雨雪霏霏山遠遠絕蠻觸鬭予悲絕絃處顏與
安時及北乃定寧

中年　未知命時寄終南山

弃病偏　重生傳處士許由洗耳堯欲傳天下以由不受而去

送綦毋潛落第還舊業

白首還家舊　潛嘗舉進士不第還鄉里

兩楹於奠殷之人　兩楹間奠殷禮也

北阡　吾先人墓在北山之阡

陌阡

送張仕九傳舍筆篇仲

弃置勿重陳　重生篇

七十老翁何所求　漢書高帝紀高帝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耶

歎白髮　參考元氏長慶集中樂府古題序

我仁　何長壽

爲幾時客　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城復南陌

贊曰已自傚仰天地間能爲幾時客假借故山尖世利容日夕何事與時人東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古詩二十六首

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　七雄皆詳見卷七寓言篇

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竊符駕馬執轡逾恭意逾下亥爲屠肆鼓刀人竟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　奇謀皆詳見卷七寓言篇

感劒頭送公子　劒頭皆詳見卷七寓言篇

夷門　史記魏公子無忌傳夷門監者侯生之舍也

爲人排患釋難　戰國策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生還不報趙　公子無忌在趙十年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讓魏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車騎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勉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許則得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而西秦必退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以與公子公子得以勒兵進擊秦軍遂解邯鄲之圍

公子　侯生比公子於信陵君

及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者以為小禮無用也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具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情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往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行至鄴矯親王命代晉鄙晉鄙遂將晉鄙軍擊秦軍解邯鄲存趙而魏復信用諸侯之救於是平原君負韈矢為公子先引辟公子再拜謝平原君因與俱

新秦郡松樹歌

七十老翁雄雖東方荷客意氣承後漢書楊喬以侯生為意氣咏

七十老翁晉書段灼傳七十老公復何所求

新秦郡松樹歌

新秦郡書地志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內史北地上郡為三郡

十一年作信宮渭南

天寶元年復置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和憶此心

向君君應識君類色高且閒亭亭迴出浮雲間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須臾黃雀爭上下啄

卿容君復若何

青雀雀黃雀皆小鳥玉山禾食禾之處容容盛貌言青雀黃雀得相寬容

容容盛貌信諧韻張華鷓鴣詩青雀黃口得相寬容名玉山禾

宋城雀時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及容容寬容容容寬容之貌容容歸機

同詠

盧象

啾啾青雀兒飛來飛去仰天池逍遙飲啄安浮分

何假扶搖九萬為

扶搖莊子窺數千里末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陸德明註司馬彪云旋風曲行風曲上行也扶搖暴風從下上也

同詠

王維

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純枝莫言不解銜環報

但問君恩今若為

銜環續齊諧記晉時有黃雀為鴟梟所搏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地螻蟻共銜食之稍愈飛去後多完鶡復為鴟梟所搏墮地螻蟻共銜食之稍愈飛去後為雙環以報之楊寶幼時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地螻蟻共銜食之稍愈飛去後楊寶在家之年九歲坐廳事前忽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地螻蟻共銜食之稍愈飛去後

動息自適性不會妄與燕雀爭奈猶鸞鵠相懸
何時提攜致青雲

燕雀羣史記鳳凰不與燕雀為羣

隴頭吟一作邊情

長城少年游俠客城縣元綱本河歎夜上戍樓看太
白隴頭明月迥臨關唐詩品彙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
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淚一作身經大小百
餘戰身上偏裨萬戶侯摘武縱得與歸閨
陛下偏裨萬戶侯摘武縱得與歸閨
節旄空盡海西頭空盡一作客老盡一作客

隴頭吟

陳後主

隴頭流水嗚咽流行人聞之皆悲愁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聞人馬度但聞風水流
嗚咽流一作悲

隴頭水

古樂府

隴頭流水流離山離山高高上者七日乃得過
隴頭流水流離山離山高高上者三日乃得過

戍樓

唐王昌齡

戍樓更鼓不勝悲秋夜長長夢未知
夢中歸得還鄉路覺後燈前淚滿衣

西老將

唐王昌齡

吾聞天將軍出玉關道西老將擁旄還
蒲桃宛馬誰能數苜蓿秋肥且莫閑
陛下正憂邊將少詔書不發老將行

太白

唐李白

太白入月敵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征退以保兵高埤堅壍
進以候敵見太白而去退軍不吉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
失行中國敗未盡敵日還方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

大小戰

唐李白

大小戰與項羽戰大小百餘合殺敵數萬如宣帝時
圍匈奴單于連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
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一作乘白馬騎
射殺數郡下黃髮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雷霆虜騎
翁勝其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白首還故鄉天幸一作陰山
覆衆庇使君一作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
無虛發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
前學種先生都忘昔木連窮巷
三石丞集　卷之六

與盧下百餘人突圍而走大將軍擊破之追擊至大黑山餘衆復聚博陵張牛角自稱將軍與青牛角合衆十餘萬攻掠郡縣遣從事孫瑾等討之瑾等與戰不利瑾等乃設伏兵陽北走賊追入伏中瑾等還擊賊大破之斬牛角餘衆悉降

袁紹與公孫瓚相攻瓚數為紹所破紹乃為地道欲襲瓚瓚亦於內作重門拒之紹又填塹作山以臨城瓚復於內築重牆以御之

公孫瓚與袁紹戰於界橋瓚敗走紹追之瓚還騎突紹陣紹兵亂復合擊瓚瓚乃退

袁紹與公孫瓚相持瓚數為紹所破紹乃為地道欲襲瓚瓚亦於內作重門拒之紹又填塹作山以臨城瓚復於內築重牆以御之

袁紹與公孫瓚相攻

勁卒　晉書謝萬傳諸將皆勁卒

咆勃　番岳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李善註咆勃怒貌也

嘗膽　史記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仰膽飲食亦嘗膽也

三臂　左傳三國志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骨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骨當破臂作創割骨去毒後人嘗雖愈每至陰雨骨疼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靖

斷臂　漢書孝武之世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

畫戟　銀會說文戟有枝兵也

大旆之左旃　左傳亡大旆之左旃杜預註大旆旌名

鼓鼙　周禮小擊鼓鼙重疊也

渤海　史記韓信衍臨菑之鼓鼙註張揖曰鼓其聲重疊也渤海郡名上言渤海自一郡名擊鳥解羽伏海北海郡名

乳於此　乳於此名也

鳴笳　胡笳本名

爲戈　國語秦伯使公衡聘晉晉侯以爲戈下軍佐入弗敬

大旆之左旃　左傳亡大旆之左旃杜預註大旆旌名

鼓鼙　周禮小擊鼓鼙重疊也

渤海　史記韓信衍臨菑之鼓鼙註張揖曰鼓其聲重疊也渤海郡名上言渤海自一郡名擊鳥解羽伏海北海郡名

乳於此　乳於此名也

鳴笳　胡笳本名

爲戈　國語秦伯使公衡聘晉晉侯以爲戈下軍佐入弗敬

天山　史記匈奴西方有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盧北二千里東西數千里匈奴謂天爲祁連山蓋以其狀如天因以名山也又名時羅漫山又名天山一名雪山一名在天山東西數千里南北二千餘里山上多雪夏日甚寒不宜耕種匈奴謂之北海

吳鉤　韓非子吳人善鉤

春秋　周禮春官大史掌邦國之志以詔王之治事及四方之事故書春秋

會於國中作會令曰能說爲善說者賞之言會是之重言也說其言以賞之

作劍者甚衆而有人會令曰能爲鉤者賞百子獨來作鉤以貿於闔閭闔閭問客何以貿於子曰以善劍貿於闔閭遂成鉤獻於闔閭闔閭賞之百子拜而問曰客何以知王之所欲而呼二子之名客曰夫成劍之法金錫和銅以鉤之狀觀其顏色以處其氣定其剛柔以見其容乃爲劍之狀觀其顏色以處其氣定其剛柔以見其容乃爲

桃源行　時年十九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　太白文殊方輿勝覽詩集

俱作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太白文苑英華唐文

俱作

桂方與勝覽衆府

詩作俱作忽值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

陸逸看　處處宜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方輿勝覽作

煙火逸人千烟民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

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

鷄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　華文苑英

作忽

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

邑　都唐詩正

作劇

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　史閣本樂府古詩集宋詩

本樂府古詩集宋詩

品彙供作更問文苑英華唐文粹方輿勝覽作及至遂文苑英華唐文粹方輿勝覽作去峽裏

誰知有人事世中遲
境難開兒曉心未盡
終凝長游行自調經
西施華
當時只記
來得是他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花水 房德 生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李一家之滅屬乎也第少正仍尸爲貴盛事而顏延年以通飛蓋爲當時實有比人不必求其解何更屬題兒楊用修據此爲句更改易專字作詩字以爲行者亦失之

黃雀癡

顏如玉古詩多言大美者類如玉

黃雀癡黃雀癡門言言青殼是我兒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剪大咽啾解游處各自東西南北飛海蔡容巢上鸇雌獨白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慎莫愁思憔悴損容輝

穀平島縣張鳥子生名穀子食名穀鳴聲如其名王孫賈云其母入保門而失之門閉不得入遂餓死乃作此詩

王右丞集 卷之六 西

烏鳴烏鳴子生名穀子食名穀鳴聲如其名王孫賈云其母入保門而失之門閉不得入遂餓死乃作此詩

鸇雖比喻之詞

九罭古罟名以細網爲之

九罭不盈罶不盈罶不盈罶不盈罶

山頭松相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草色黃河東流流不息黃龍戍上游俠兒慈遙漢使不相識

榆林郡

榆林郡即晉陽地秦屬雲中郡漢屬西河郡之闕疑

黃河

黃河自西北榆林郡北

乾成

乾成在榆林郡北

游俠兒

曹植游俠篇誰家子弟俠少年好武習文能騎射

閒窗校書雙溪

校書

校書唐書百官志宏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集賢書院有校書郎十人秘書省有校書郎二人弘文館有校書郎四人崇文館有校書郎四人俱九品官

少室

少室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十里高十六丈周回八里

寄崇梵僧

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選落花啼鳥紛紛亂判戶山隱寂寂閉峽襲誰知有人事郡中遙望空雲山

崇梵僧

崇梵僧江都寓居之高士君實云其

王右丞集

又崇梵僧詩妙得定名乃知名亦無累

同崔傅答賢弟

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花苑殊非故鄉陌桂苑凌本作杜本唐詩彙俱作杜苑劉本顧可久作杜宛唐正音作杜苑

九江楓樹幾回青

九江楓樹幾回青

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

揚州

揚州北山錄文潤戶雅絕無與倫

萍洲可談

萍洲可談

萍洲可談

故鄉陌 吳門望山宇 吳國之名大抵從言大此名也 其陽無故鄉之記爲故鄉陌之記 九江 江於三湖之名 有貫以穿之義 五湖 吳越爲以穿三江之大水而注五湖 五湖之名 有因其地勢而有四面之義 有因其形狀而有四面之義 有因其分如此 有因其名各異 有因其數如此 有因其名各異 有因其數如此 有因其名各異 有因其數

人為江左第一
同北部楊員外十五夜游有懷歸者李
承明少休沐明日顧元緯本作恩景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
鞍落日餘豈知三五夕豈顧元緯本凌本作萬戶千門開夜
出曙翻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
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共道春遊勝百花驄有時
中干寶騎强識小婦七香車香車寶馬共喧闐簡裏
多情依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背過指合竹林前獨
有仙郎心寂寞却將宴坐為行樂傍見忘懷共往來
覓竇之於本作結凌本作結
凌本作結
王右丞集 卷之六 六

比部王員外十五夜游有懷歸者 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
故人張謂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
見贈酬之 音作荅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蜀中夫子時開
卦洛下書生解詠詩 一作諸葉櫚花徑衡門裏時復漉
秔耶 一作邪凡屏風說點或孫綽周覆巾題絕四韻自想蔡邕今
驚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重尋 一作尋舊作昔
已老想文苑英華作昔更將書籍與何人

張諲 一作諲 字名號未詳開元十五年策精舍統秩
五十里時在道士觀乘月步於殿內引客沙門昌之問
名義或名僧名者迎請心所悉故者所是故精練行
之余樂崔之義玉義也赤崔豆葉也
寘坐
蔡崔 行樂

蜀中大子晉生洛下書

贈吳官

長安客舍熱如煮無簡若欲有其誰告欲向槐龍還歸旅江鄉鯖鮓不寄來秦人湯餅那堪不如饅家在桃蓮花橋務最富春渚

積雪滿阡陌故人不可期長安千門復萬戶何處覓

贈黃金鞿

踏鞿吳方時鞿踏鞿馬銜金飾鞿絡黃金鞿裝飾馬具金鞿青鞿金飾馬具

送崔五太守

雪中憶李揖

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綱動行軒朱文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綱動行軒朱文

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憶惟有白雲當窗兒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愁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回使君年幾三十餘幾音作紀少年白哲專城居欲持蓋作一迴與臨邛父老書

長安廄吏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到郡乘車駕駟馬朱文按漢書朱買臣傳作駟今州衣畫史矣朱文之說非也駟馬車駕四馬也

萬花縣 朱文萬花縣名見唐書地理志

水西一也

雪中憶李揖

積雪滿阡陌故人不可期長安千門復萬戶何處覓

贈黃金鞿

踏鞿吳方時鞿踏鞿馬銜金飾鞿絡黃金鞿裝飾馬具金鞿青鞿金飾馬具

送崔五太守

德元年分置泉州以其地併入閩之實曆元年以其地復置泉州刺史以統之王審知為閩王時泉州刺史乃審知之子審邽也

王審邽

審邽審知子初為泉州刺史後為威武節度使封閩王

王審知

審知光啟三年為福建觀察使景福二年

都江堰四長老也太守竇宇完李水穿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閉內外江是也須臾又

刀州晉書王濬夜夢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驚覺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州字也益州刺史果入為益州牧又

巴字水永寧元年分巴郡置巴東郡治魚復縣蜀改為巴東郡晉因之考巴江古集來派於巴郡又考巴字古文象水波之形又

白帝城名在夔州奉節縣東白帝山上公孫述所築因山為城故以為名又

夷城名在峽州夷陵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書省唐龍朔二年改為中書省咸亨元年復舊名光宅元年改為鸞臺神龍元年復為中書省

送李雅陽

將置酒思忠翁使君太出城東參斬斬雛子堰桅險
陰到逢同騎連連車運運是連仆遞遞心中悲宋又
遠周閭之南淮夷東窮兒碎碎綫綫與素絲游人貫
客信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為下車閉閤君當思大子
當殿假衣裳太官尚食陳羽觴形庭散綬垂鳴璫黃
紙詔書出東廂輕統轡綺烟生光宗崔子弟君最賢

分憂當為百辟先布衣一言相為死何況聖主恩如
天總轡城雄城雄侯旗明年上計朝京師須憶今日斗
酒別慎勿富貴忘我為

李雅陽唐書李雅性寬簡歷官有美名以王孫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雅不附已者咸由考功郎中轉太守

將進酒思忠翁宋書袁淑字思豫陳郡陽夏人也父湛少有志節元嘉中為始興太守淑十八隨父在郡湛為山賊所圍淑鼓吹鏡歌聲不輟賊以為救至解圍而去東京之

淮夷唐書李愬傳愬為唐鄧隨節度使自以為定襄太守定襄漢郡名也又

宋周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為東武城

下車晉書

閉閤唐書李愬傳愬為唐鄧隨節度使自以為定襄太守定襄漢郡名也又

太官太官掌供膳食中太官大官令丞各一人品官七品下掌九品已上公廨及常食之事又有太官署令一人從七品下掌九品已上公廨及常食之事又有太官署令一人從七品下掌九品已上公廨及常食之事又有太官署令一人從

不遇詠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百人會中身不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在茂陵平安百且共登山復臨水共畢元緝本作願元緯本作此

今人作人多自私莫問春風動楊柳

然後拂衣去前作徒爾一男兒

王右丞集卷之六

不報

禮記歲凶年穀不登鄭康成註登成也書久不報

不登

書堯典元宗文明皇帝諡曰玄宗

不報

孝武在位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謂人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之曰百人會

五侯門

漢書王氏五侯同日封

近體詩三十九首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出江宴應制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待從行鄉枚瑣迹就水開梁作向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來文苑英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龍日駐旗惜行杯

供奉

唐書元宗文明皇帝之七號詮曰玄宗

部書

豹罷元緯本作此

奉為

學士院專掌內命又參掌內制

江光

本泰迺望幸內制

紫雲樓

漢元中五鳳二年起樓於甘泉宮以望氣

有杏

園在思時寺花卉環周相

重陽　翠幕蔽
得上　詩者乃　建章　未央宮西長安城外飛　旗捲處信知朱
從岐王夜讌衛家山池應教　座客香貂滿宮娃紛縵張洞花輕粉色山月少燈光
少文苑英　華作叶非　積翠紗牕暗　華作透　飛泉繡戸京還將
歌舞出歸路莫愁長　香貂江總詩香貂拜鼓綺幄　若將張仏綵　履內施珠慧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尹文苑英作伊非
宴館接天居雲霞侍玉除春池百子外　千一作草非
芳樹萬年餘洞有仙人籙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
且莫上容虛　空作空
王右丞集　卷之七　三
尹諫議　紀事作大唐新語大曆大歷中尹諫大夫以書判拔萃累遷大理卿大歷大曆中天下大理卿事繁務劇尹諫大夫非其人也判事不滯庭無留訟時稱其能　史館長安志史館在皇城門內東第四子也初封鄭王貞觀十一年徙封越王十七年遷太子太師二十三年薨　貴賤皆盡哭　雲　舊唐書文苑傳上李百藥子恕恕子安期安期子翁歸翁歸子翁歸翁歸子翁歸翁歸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建章高秋夜承明候晓通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
月迥藏珠斗霜清出綉河
陌共鳴珂

寓直成誦見一斑之省太史騷省署多栖鳥詩風長翥鳳池迴念珠斗
轉如綉河亦記入河

奉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廬女同看舞鳳凰
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

楊駙馬按唐書公主傳元宗一女未知先是女抑元宗兄弟之女耳鬱金堂
東京賦鳴女版之鬱小兒家之名山海經在京師上谷盧龍山其姓字漢文帝
后竇氏之弟名廣國字少君文帝嘗夢欲上天不得有黃頭郎推上天顧見
其衣尻有文帝覺乃使人以其夢求之得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其文曰鄧通
當貴通果以鑄錢財過王者小玉未詳平陽騎史記衛將軍青字仲卿平陽
人也其父鄭季為平陽侯家吏青為侯家騎出入建章

○酬北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跻書閣率爾見贈之作

臺麥本文苑○盧英華俱作鄭許

桃源迷漢姓一源傳簡狄佩玄鳥之卵似霜

松樹有泰官（樹一作花）
寒羨君棲隱處遙望白雲端（端一作歸）
泰官（一作學）
學記小天門有泰松樹五大夫松見在

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公門暇日少窮巷故人稀（一作疏）
不知炊黍否誰解掃荊扉（一作柴）
少尹（唐六典京兆河南太原府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
南陽人登禹及諸將多著名公門（一作者）
再召見其後勅（一作敕）
元和中薦州其欽（一作敏）
遷之後自洛（一作雒）
每令人候之（一作伺）
當往盧山乃遣其（一作人）
改人題（一作題）
公門（東觀漢記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世祖即位以將軍鎮河內門下賓客滿堂漢謙恭下士每軍還存問吏士勞賜過於平生其得人心如此
駟馬車公（杜氏通典車乘門）
車駕出入則公卿奉引（一作導）
駙馬都尉騎從（一作隨）
次車（一作輿）
後有五時車（一作駕）
駕車（一作駕）
駟馬（一作駕）
公卿（一作人）
乘之（一作車）
駟馬（一作駕）
公不（一作皆）
乘車（一作駕）
駟馬（一作駕）
公門（一作車）
駟馬（一作駕）
高大（一作車

四年不相見相見復何爲握手言未畢邯鄲令傷別
離升堂還駐馬酌醴便呼兒語黙自相對安用傍
人知

酬賀四贈賜巾之作

野巾傳惠好兹覩重棲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
弄凌本作高早朝方暫挂晚沐復來簪復凌本作更坐覺塵
遠思君共入林

兼金 越史孟子註兼倍也其價兼倍於常者嵇康養生論之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金也詩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兼倍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晚沐復來簪坐覺塵遠思君共入林

沈約詩晨趨紫禁中晚沐還清渠趙嘏詩長安晚沐客多在紫微郎晚沐言公退梁章句入林若遇七賢必自紀

寄荊州張丞相

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邱園日盡南飛鳥飛鳥一作雁本凌本作作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

何由寄一言一作音

張丞相 劉昫唐書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周子諒上書忤旨擯之殿庭朝堂決杖死之滿書右丞相張九齡以會薦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劉孝綽歌行云所思竟何在相望徒盈盈首聯全學此句荊門宏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爲名然唐人多呼荊州爲荊門文如不指荊門一山矣此

荊州記郡西沂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開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引子諒左傳荊州長史

石壁紅色間有白文如牙齒狀荊門上合下開開處可通大船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

歌五柳前

輞川李肇國史補王維好道宅於輞口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口水絕勝今清源寺西南十里王維別墅是也維嘗輞口閒居詩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裴迪 唐詩紀事迪關中人初與維友後與杜甫李頎皇甫冉崔興宗等相往還天寶十四載維為給事中迪為蜀州刺史維寄詩曰遙知五馬貴不忘雙鯉魚迪答曰聞君柏署閑門靜時有鳴琴坐嘯聞迪後入為尚書郎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一作宋安 清鏡覽衰顏一作處○白髮催明鏡一作照 竹開門雪滿山徑巖一作蹊 麈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袁安舍倘然尚閉關

袁安 後漢先賢傳袁安客行見人家皆不掃雪安已死令人掃雪安門戶見安謂其行路窮安已死令人掃雪安門戶見安謂其行路窮安已死令人掃雪安門戶見安謂其行路窮

春芳歇 劉長卿 見元芳歇王孫楚辭分又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 清文苑英 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 華作時
飧相與還 秀文苑英 華作飡 荒城臨古渡 落日滿秋山 迢遞
嵩高下 高文苑英 華作山 歸來且閉關 閒一作掩
歸調川作
谷口疎鐘動 漁樵欲稀 悠然遠山暮 猶向白雲歸
王右丞集 卷之七 一
菱蔓弱難定 楊花輕易飛 東皐春草色 惆悵掩柴扉
韋給事山居
幽尋得此地 幽尋一作尋幽 始有一人曾 大寮置階軒見誰
山人戶登處 窗出遠岑 竹印疑隔垂藤 門事辭軒見誰
云病未能
山居即事
牧竪樵柴雜蒼茫 野落晡鴉巢 松樹稍 樹梢一作梢凌本
華門稀數竹舍新 粉 一作綠 人訪 一作經
火起處處採菱歸 紅蓮落故衣渡頭曛
蒼茫 高信詩日暮蒼茫城上 華門 无傳華門王寶之人
性喜靜華門未門也

感記華門主客無康成 名詩蓮
註華門荊竹塾門也 浦落紅衣
終南山 文苑英華 作終山行
太乙近天都 乙一作一 連山到海隅 山文苑英華作
迴望合青靄 入有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
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木文苑英華作浦○集府詩集
採此詩後四句作一首題曰陸
州歌
第一
太乙 如衡山京師於有
舊註漢書山志一有
義曰太一名終南山有
人一不得山一名山安
山之 易十卷說卦傳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震
成玄英唐 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
近天都
望合青
三右丞集 卷之二 二
青靄 青靄一作青靄

之河若帶石永韋氏遠遠谷諱集序云天都近者
王宮旬之韓昌黎鳥氏廟碑銘天都以致
其孝皆沿天都爲帝終南山在天之中居天都之別稱乃或引關中記言
之南故曰天都者是失之
踏駿矣次句是言其
耳文意極明顯乃或謂終南在陝境至海隅
海隅者形容之辭如此必指東方之海則言
唐之問豈有終南之奉石年者望失之矣
分野句是極言山之高
山東臨商洛綿亘千
止一州之地則知天之分野亦不專指一峰之北爲雍爲井鬼一峰之南爲梁爲一峰或謂
中峰之北爲雍爲井鬼一峰之南爲梁爲一峰或謂
是失之牖無論詩必爲其自然之勢而不好爲詞深者皆
曰論詩必爲其自然之勢而不好爲詞深者皆
家曲說州閭殆盡洗去多
言以荀異於人多
之功貴多得其要耳

○輞川閒居

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遙看原上村

一石丞集 卷之七 二

青菰臨水映 一作綠 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水經註北則白社故軍也晉咸寧元年宅白社甲之多陽城建春門東即於陵子仲之故也太平寰宇記於陵縣古士貞操仁子仲子楚王聞其賢以爲相遣使持金聘之不義辱妻子遂去爲人灌園出桔槔汲水機器

白社輦於白社謂此矣

董威輦舊居之地

食祿萬鍾仲子以爲

謂於陵仲子楚王聞其

錢玉於陵聘仲子仲子

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春園即事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

草際成棋局林端聚釣舠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宿雨 江總 一作物情原野 開窈宿雨潤條枝

淇上即事田園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白日河明
閭井閒牧竪望村去獵犬隨人還 獵一作蠶奪律 田一作靜者亦
何事荊扉乘書閑

與盧象集朱家

王人能愛客愛一作好 客一作好 終日有逢迎貴得新豐酒復問
秦女箏柳條疎客舍桐葉下秋城語笑且爲樂吾將
達此生 達一作遠 一作適

盧象 一石丞集 卷之七

盧象字緯卿以善文術著名天寶後遷汝陰令永泰元年與王維崔興宗裴迪一發樂事傳貴之中左遷永州司馬後拜吉州長史天下稱爲盧吉州又改汝州刺史入爲尚書虞部郎中轉衛尉少卿出爲越州刺史會稽太守卒

送韓使君赴選

嚴鼙轉微選 一作苑 一作本 一作征 一作送 一作於 一作本 一作征 一作送 一作於 一作本 一作征 一作送 一作於

蘭若 即僧寺梵氏要覽若練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閑靜處知度論云遠離處

之民或曰人猿之民或曰人猿身生羽毛也

黎拾遺昕裴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 下本集字多秀才

促織鳴已急征衣行向重 作尚本寒燈坐高館秋雨

問疎鐘白法調狂象元言問老龍何人顧蓬徑空愧

求羊蹤 求一作羊蹤

促織 詩紀蟋蟀名促織

法調 法理也調伏也

狂象 如狂象無

王右丞集 卷之七

青

求羊蹤 詩楚辭招隱士王逸注羊群也言山谷深遠使人迷惑不知何許但見羊群之蹤跡也

老龍 莊子河上丈人謂子貢曰子奚不去子貢曰有聖人者教我以忠信之道使我端行正言天下之人莫不親己今聖人以天機鉤我使我不得休息子若去則天下亦喪其所以生矣夫道者所以反復於人之眞也今子反之失其所以生子貢卒然變容曰敢問聖人何如曰聖人者非我所謂也雖然子之遇我亦幸矣譬我猶龍也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松菊荒三徑圖書共五車 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 白樂天詩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白悔黃髮暮

倍惜年華

晚春 元帝纂要三月季春三徑 春曉未明春

上客沈約詩匹彼上客可以留上客 禽可以留上客 羽人 楚辭仍羽人於丹邱王逸注山海經云有羽人之國不死

過感化寺與上人 感化寺在漢師古漢書註黃髮老翁白髮盡落更生黃者

黃髮 論衡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顏

山河大眼襄世界法身中現怪鉢炎燃能生大地風

龍鍾 埤蒼云鍾小貌鍾音義心 第一義心 如來藏心 出世間上上心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容病容 無量壽經云是平等覺上明等是病 天眼 法華經云天眼清淨過於肉眼 法身 修得三界者身諸經論名無漏身 能及 六祖壇經云能大千中細見自

王石天集 卷之二

同詠

裴迪

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烏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茲退 退簡子本作久 遷 清涼何所求

安禪 淨名經出菩薩於靜室中宴坐是名安禪 不染 維摩詰經云雖為現家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不染蓮華是喻 煩暑 楚辭云煩暑將去秋涼既來 清涼 華嚴經云清涼地菩薩住此地能滅一切煩惱熱

鄭果州相過

颺口照破春 作庵 林裏泉聞人 初閉 本作開 雙帝送老身 當怨阮家貧

果州 唐志有果州 五馬 太守車駟馬五匹 磨鏡客 前漢元緯與同學生俱學道別師曰磨鏡可以見形師曰人以水為鑑以鏡自照見形鏡以磨拭去塵垢明淨人以賢聖為師以自照心

王石天集 卷之二

相如 不能及 君錢 五馬 太守車駟馬五匹 則槐 漢制槐主三公 則檜 其說非是 今人 作儈者非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
過香積寺
阮家貧
留書道北北免富六北
中廚在顯敬中堂起行
古樂府龍西行
送李判官赴江東
江東正
脫貂
布駢駢
流杜將
高陽會
桂醑
三石丞集　卷之七　十七

送崔興宗写華使杜弼之任
行軍司馬通署皇甫岳
後漢與服志千石佩青綬
蜀紀蜀之先代人也其先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
達並義天文身著
等稱事今幸文
君書後帝少典之
之書西
氣象
子政不見
宮中事聚是
江文身劫
之以
丹
身有不火食名穴孔頭文
以丹青文
南
每
之
身
熊軾輶
揚於發夏口
陽郡楓橋赤岸村
百城多

王右丞集卷之八

近體詩二十三首
送封太守
忽解羊頭制鄉驄能軾輶
按節向吳門帆映丹陽郡
候吏路兒何尊
羊頭制
丹陽
寰宇記五十六
山東五十
朝霞
此
即
共
揚於
赤岸

牢之外別有天地
酷似其花
花縣　白氏六帖潘岳為河陽令植銀
城故錦官城也號錦城在益州記錦城處
舊城在成都縣南十里錦里城猶在元和郡縣志錦
官城也與地廣記成都之錦也故錦官城在錦江南岸昔蜀時
官之所織錦也亦猶今之蜀錦之珠名
長卿漢人著子虛之賦久之蜀人楊得意為上言之上讀子虛之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召此等上驚乃

送張判官赴河西

軍車皆出塞報國敢邀勳
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
河西節度使勦滅羌胡統赤水大
王右丞集　卷之八　三
門軍屯盧新泉等八軍張
倚劍高歌送君
度使勦滅羌胡統赤水大
門軍屯盧新泉等八軍張
王右丞集　卷之八　三
倚劍高歌送君
倚劍　劍南八萬人
破突城白亭三守捉治在
守捉在軍下皆以軍之使
之遠萬里　張征虜
之漢　張征虜　虜宜都大守征蜀將軍
軍　史記霍去病傳去病年十八級及相國青青斬首大父行籍
第一十八級及相國青青斬首大父行籍
第一十八級及相國青青斬首大父行籍
第一

靈虛山後化鶴歸洛集城門爭表時有人年來
白鶴已經之鶴乃喚伊洞在中而去曰有鳥有鳥丁
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
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盡上冢
同崔興宗送瑗公　衡山作瑗公興宗歸
綠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誰將戒定還
穆陵關史記齊桓公北伐山戎刺令支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
心無染著志與虛空寂傳心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法心後
池陽古縣名屬漢左馮翊後魏改為北華州隋改為同州
來知見
王右丞集　卷之八　四　崔興宗
同詠
行苦神亦秀冷然溪上松銅瓶與竹杖來自視融
峰常願入靈嶽藏經訪遺踪南歸見長老且爲志
心胸
說融峰在衡山之南
送錢少府還山
導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賦目送老萊衣
翔候由樓發時同海燕歸今年寒食酒應得滿罕作是

平子賦文選有張平子歸田賦
鷺文鷲兒白鷺鷥老五色備文彩自嫌形太大恐畏人驅逐
鳥公兒啼哺雛鳥於巢裏
留別錢起
山櫻發已遍正是人歸好莫厭山行苦遠遠來相送
老萊衣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
堂狹小室臥池
免採薇春山多蕨薇人去蕨薇在王孫仍未歸
暮禽
先去鳥新月待開扉青漢時回首知音青瑣闈
御珠簾
青瑣闈門鏤青瑣如今之
送邱爲往唐州
槐色陰清晝楊花慈暮春朝端昔相送天子繡衣臣
陸機於九日詣大將軍表曰臣聞春秋之義
繡衣使者再臨之也

唐州武德五年以志山東道置州春陵郡治棗陽更名唐州九年徙治北城臨河開相時天下漸弊鰥不得以通百口晉書朝士有縗衣者皆白布六十里朝士有縗衣者皆白布三十里與冶工同賤之也孫盛傳論爲隨人元和郡縣志隨州本春秋時隨國漢東郡地隋大業初改爲隨州唐因之

陽四愁 文選張衡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衡不得以通百口晉書珍寶爲仁義以永懷不得以通百口晉書術相報賄於時君子以爲小人盛傳論爲隨人百口切諸

端宋書王宏傳小人之作利劒治大獄師古曰言以劒治之也以繡者尊貴之也宏不工右承繡衣

簿曉歸天府 作武一輕徭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之八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載此首

王右丞集 卷之八

餉人去問珠官俗 珠作錢

東南御亭上 作來春

元中丞 名結

輕徭 徭作

賜帛老 老作

恩及 及作

卷之八

人 作

珠官 珠作

俗 作

送崔興宗

旅食 龔文奎吳氏貫書驛詩注陽城食官舍

已恨親皆遠誰憐友復稀君王未西顧游宦盡東歸

王右丞集 卷之八

寒澗山河淨 淨作迥

菊花節相待洛陽扉 扉作天長雲樹微方同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

起 作是

塞流須令外國使 須作華

知飲月支頭 支作氏

送君從此去轉覺故人稀徒御回田園方掩扉

出門當旅食中路接寒衣江漢風流地游人何處歸

處 作是

徒御徒行者御者也

送崔九興宗游蜀

縣度人不動中酌不飲致天地之和因號之曰酒聖
隱其名城中分宅建亭交河之濱書王翁之
河出西戎天山不交流於敦煌北經三危之
名

送孫秀才

帝城風日好華竹有芙蓉
況復建平家玉枕雙文簟
松下飯胡麻莫厭山家茗
建平公集名建平之
昔事有之
五色瓜山中無得酒
五色瓜出敦煌文
歸期遠復賒雙文簟空

卷之八

八

王右丞集

送綦毋秀才蓋客於首陽城故首陽城在河東蒲坂南
者故首陽城也
秀才落第還故山
應舉不第而還故山
悵然南望
悵然南望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烟與塞蓬
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
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本作覓

司直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司直六人從六品上掌
司直也大理卿之職
國之大事之君係焉
西連疏勒之都護中間王命所
之難制之勢
不敗俗暗不易俗
始種苗宿為蒲桃苗莖
離宮別館為蒲桃宮
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
名烏孫馬
西極名大宛
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天官動將星沃地都條青
刁斗二軍出井陘忘身雄朔漠
生弟聰聞老一紀
三石天兵

卷之八

都督唐書百官志都督掌督諸州軍事
老督和軍
天官
將星
北大星也
代州

井陘正義井陘在鎮州獲鹿縣西四十里山名土門
名井陘
陰林燕昭王作黃金臺以延天下賢士之所
隱作黃金臺一聯
名曰招賢臺
鳳闕

萬里鴻
雄圖報國取龍庭豈學書

十餘丈索隱曰韓詩外傳武帝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也輔故事云北有鳳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也

單于祭天地處也

送方城韋明府

遥思葭萌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燕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

方城 元和郡縣志山南道唐州方城縣明府漢書韓延壽傳延壽於是布政施教設明賞重刑罰太守後漢書張湛傳明府必欲得其人劉昭注補後漢書虞詡傳明府之門後漢書李篤傳李篤字外黃令毛詩鴻鴈序鴻鴈美宣王也宣王承亂中興內修政事而鴻鴈之人樂其有節焉外黃縣今屬陳留郡

送李員外貶郎

送李員外貶郎 舊唐書李吉甫傳吉甫子德裕德裕子烈烈子燾燾子磎磎子蟾蟾子勗勗子煜煜子瑩瑩子堯叟堯叟子昉昉子沆沆子維德維德子宗回宗回子孝基孝基子綱綱子光庭光庭子揆揆子渭渭子夷簡夷簡子敏中敏中子惟簡惟簡子公弼公弼子絳絳子宗諤宗諤子孝孫孝孫子伸伸子植植子安道安道子安世安世子安禮安禮子安信安信子安仁安仁子安上安上子安民安民子安石安石子雱雱子元度元度子元直元直子元中元中子元東元東子元方元方子元發元發子元輔元輔子元圭元圭子元老元老子元龍元龍子元鼎元鼎子元振元振子元鎮元鎮子元鈞元鈞子元鎰元鎰子元鏡元鏡子元鑑元鑑子元鑄元鑄子元鏞元鏞子元鑑元鑑子元鑄元鑄子元鏞元鏞子元鑑元鑑子元鑄元鑄子元鏞元鏞

芋田　五思騷都賦云蜀沃野千里既饒魚稻又邻接梁益以為貨殖之資注云芋大如斗蜀人以為食也

蜀准楚尤多茂竹之竿巴筏之舟下水而浮人乘而行注云大者受二十人小者如松下清齋折露葵清齋作行露葵注云以葵本莖作羹甚滑美也

漢書文翁傳云翁欲教化蜀地學官未修翁乃選郡縣吏民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勑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或學禮義或學春秋或學齊論或學魯論或學古文尚書或學孝經爾雅見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文翁　漢水腐　詩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注云興也菅茅柔韌潤澤雨露之所生也

鄙國　杜詩白帝城最高樓城下長江萬里流注云白帝城在江東魚復縣魚復今奉節縣也

送友人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鴈亦稀孤客郢城歸鄧國稍苗秀楚人菰米本草菰米生水中葉如蘆葦其實如雕胡米

連天漢水廣隱隱見平蕪注云漢水出隴西嶓冢山東南流至漢陽入江

楚人菰　送張五諲歸宜城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

欲歸江森森未到草凄凄憶想蘭陵鎮可宜獲更喈

南陵　元和郡縣志南陵縣本漢春穀縣屬丹陽郡宋春穀縣屬水經注云水東流逕春穀縣北古謂之春穀溪

送賀遂員外外甥

南國有騷舟荊門泝上流落葭愁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秋

南國　左傳曰楚國之謂也

上流　漢書荊州牧部有上流之勢

荊門　水經注云荊門山在江夏之西北名曰荊門虎牙山在江南名曰虎牙荊門虎牙山形如闕對峙楚之西塞也

送楊長史赴果州下多一濟字

褒斜不容轖之子去何之鳥道千里猿

褒斜　去長安一百五十里

鳥道　蜀都賦云高軒飛陸鳥道接軫注云言山道險峻車不得方軌

郎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之子 詩稚之子是之也 祭酒客 女 王 女 珠 唯 謂 有 必 有 王 女 珠 道之 祭

山象之甘嶽辣 之士共事見毛 下東道祭酒而 祭而或引後漢 鳥上有女郎冢 有墳形山下直 道下有女郎廟 之女郎冢 有女 女

引詩王載之旬 此合然不可 以庸中書 告既祭以 不產穀實 而先時 食物從於 名饑死 其 使 使 侯漢 人 人

傳記秦之旬 友詩不可 中張 女郎祠 小祭註 高及 其所 之女 小水光 長 聯句 分遣使者 勸孫

子規 蜀華陽國志 鵑鳥 望帝 杜宇 亦曰 子規 鳴 悲 聞 子規 聲 客 之 人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 吹文苑英 笳作笛 邊風捲霜雪 塞沙還聞田司馬更

逐李輕車蒲類成泰地 後漢書 公孫述 傳 公孫 述 遣 田 戎 出 江 陵 以 擊 荊 門 行 軍 司 馬 公 孫 述 遣 田 戎 出 江 陵 以 擊 荊 門 行 軍 司 馬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 吹文苑英 笳作笛 邊風捲霜雪 塞沙還聞田司馬更

逐李輕車蒲類成泰地 後漢書 公孫述 傳 公孫 述 遣 田 戎 出 江 陵 以 擊 荊 門 行 軍 司 馬 公 孫 述 遣 田 戎 出 江 陵 以 擊 荊 門 行 軍 司 馬

送那桂州

鏡吹宜京口風波下洞庭 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那桂州 經 唐 郡 史 東 安 郡 桂 陽 郡 宋 齊 梁 陳 因 之 隋 平 陳 廢 郡 為 桂 州 大 業 初 改 為 始 安 郡 唐 武 德 四 年 平 蕭 銑 復 為 桂 州 天 寶 元 年 改 為 始 安 郡 乾 元 元 年 復 為 桂 州 領 縣 二 荔 浦 境 內 有 荔 浦 縣 在 州 西 北 二 百 里 高 兵 山 在 州 西 北 一 百 里 高 兵 山 下 有 高 兵 水 源 出 焉 東 流 入 荔 浦 縣 界 名 為 高 兵 水 巴 陵 縣 在 州 東 北 一 百 里 巴 陵 山 在 縣 東 北 一 百 里 巴 陵 水 源 出 焉 東 流 入 荔 浦 縣 界 名 為 巴 陵 水 沒 於 中 渚 所 在 多 鼉 鼈 為 名 出 焉 及 魚 大 者 長 丈 餘 小 者 數 尺 皆 有 文 彩 自 然 成 字 其 文 如 篆 書 之 狀 莫 能 識 之 土 俗 號 為 鼉 書 魚 也 洞 庭 史 記 秦 本 紀 云 秦 昭 王 三 十 年 白 起 攻 楚 取 鄢 郢 燒 夷 陵 東 至 竟 陵 以 為 南 郡 白 起 乃 引 兵 北 擊 定 江 南 地 至 洞 庭 漢 書 地 理 志 長 沙 國 有 下 雋 縣 有 洞 庭 山 在 西 南 水 中 水 經 注 云 湘 水 北 逕 洞 庭 山 西 又 北 逕 青 草 湖 東 又 北 逕 下 雋 縣 西 又 北 入 于 洞 庭 湖 湖 中 有 君 山 山 上 有 神 廟 即 湘 君 也 湖 水 又 北 逕 巴 丘 山

大山擊吭鳥音寒太行巴蜀東南也　莎車
莎車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去安西都護治所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六百四十六里東北至大宛馬行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傳莎車王延國語解大戎氏戎王以其地來王
大戎
後漢書西戎傳大戎氏在葱嶺之西敦煌之外
郊外誰相送才子洛陽人祖席依寒草行車起暮塵
山川何寂寞長望淚霑巾

送孫二

斬首千餘級叫笑走追奔萬類海中名安處在今庭內
蒲類海在今名安處
露巾
北堂書鈔引文苑英華作身

王右丞集　卷之八　六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南陌具悠悠東郊不少留恫悽翻枕憩獨念倚門愁
念文苑英華作憶　翻枕
北堂書鈔引文苑英華作翻身
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尊連功未報且
莫蹈滄洲

密州
漢紀黃香爲郡官貪無奴僕香爲温席冬月親極滋味躬自嘗之及父喪悲哀過禮服闋拜東海相志在奉養而連年不得意況復懈條在爲海上吾與富貴而絕於人
扇枕
後漢書黃香傳作扇席
以身溫冬席
天山雪
名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
海樹
元和郡縣志密州東至大海一百里
魯連
史記田單圍聊城魯連遺燕將書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魯連乃爲書以矢射城中遂下聊城魯連欲爵之魯連逃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
衛貧賤事
世緯志爲

送邱爲落第歸江東

落花不得意況復懈條在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
五湖三畝宅
宅文苑英華作地
萬里一歸人
歸文苑英華作行
不能爲謝傅
謝傅元縱本凌本唐詩品彙俱作謝
羞爲獻納臣
爲獻元縱本凌本唐詩紀文苑英華作者
三畝宅
淮南子任人之宅也不足以合三畝之宅人之能也不知爲後漢書酈炎詩
融亦深愛其才貴於朝廷
融李善注孔融與曹公書
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感來王
昆邪漢使驟將漢
日月

漢江臨泛泛流奎律
泛流奎律
一作瞻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

王右丞集　卷之八　七

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
留醉與山翁
山翁
文苑英華作公
山翁
晉書山簡鎮襄陽優游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何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九派
漢江
水經江水又東過尋陽縣南又東過彭蠡澤西爲九派
楚
地記言之孔子在楚有四佳耳

竹徑從初地　盡是文苑英華作靜　林上九江平　土凌本盡本作靜　輞草承趺坐　倶作外　蓮峰出化城　倶作連　聰中三楚
登辨覺寺　作於
梵韓容居法　宋外觀世得無生
初地　見華嚴經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入初地　化城　化城註見二十卷中三
楚南郡爲西楚衡山九江在南郡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衡山以南江以北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江淩爲南楚吳爲東楚
法雲　華嚴經佛住王舍城普名江淩爲南楚吳爲東楚
布已

涼州郊外游望　一名涼州郊外遊望
老才三戶邊村少　才一作材
四郎本倶作村邊誤　邊村覩元綠本
理社簫鼓賽田神　婆娑依
漉酒漉匆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紛

涼州　唐書地理志涼州武威郡上都東北至京師二千六百里東南至東都二千五百里西北至安西都護府千四百里
舞也容姿發揚曰儛名之曰舞
之容也容姿發揚曰儛名之曰舞
紀　宋憺神祠也
水龍　龍神祠也
翩翾步罡禮北斗生
儛　
觀獵　唐詩紀事
騎
風勁角弓鳴　作動一
路輕　一作經
忽過新豐市　市雲漢作成
處射雙雕　雙雕一作失雁
還歸細柳營　回看射鵰
暮雲平　郭茂倩樂府採前
四句入近代曲辭

王右丞集卷之九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三十五首

春日上方即事　方文苑英誤

好讀高僧傳時看碎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
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梨花滋拳律　北牕桃李下
閑坐但焚香坐禪參徙體後書句入之代作步○奧府詩集按此詩
說作唐人絕句亦未然入五絕句命題王涯等篇應係
高僧傳　書名詩人多襲用之孟浩然之盛稱慧遠
後漢書高彪傳注高僧傳晉沙門釋慧皎撰志作梁
杖之一經過安此

三石丞集　卷之九　一

民年卅七十者授之杖鄉之禮右九十杖於鄉八十杖於
鳥也白老人不登之
龜支牀　史記龜
不食穀也

泥前陂

秋容自明迥　自宜一作即明況復遠人問　晉文苑英作袁
際鶴兼之宴外山澄淑漪將夕　波一作
夜任孤棹　清月皓方閒此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世上皆如夢（一作世上事）狂來或自歌（一作狂文苑英華）以（一作人）事（一作世）
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一作林文苑英華）藥僧韓康賣
門容向子過（一作向一翻）嫌枕席上無那白雲何（一作奈）

向子（一作英雄記向子平）隱嵩嶺賣（一作以賣）藥自給（一作供食）入則隱居不仕（一作性）
食（一作飲）新酒（一作之）之取足而（一作之）已（一作而）於（一作乃）至

登河北城樓作

井邑傳（一作文苑英華作傳）最上（一作客）雲霧開高城眺落日極
目（一作望）淪（一作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

王右丞集

渭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一作淪）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

河北（一作晉地記七）
年太守李（一作李善）
篆文曰千井邑（一作釋名曰四）
陸田更名（一作制）
之稱也陸雲詩（一作修）
無窮跡井邑（一作邑）
隱室商俗名之（一作爲）
號之間即此（一作是）
說版築之處（一作）
北縣北七里（一作）

傅巖（一作山水記）
在陝州平陸縣（一作）
里即傅說版築（一作）
處（一作）

安寨（一作寨字）
也（一作）

白兵集

卷之九

（一作）
名河（一作）
（一作）

千塔主人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一作落日）落日鳥邊下秋原人
外閒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簪（一作）開好客多乘月應門莫
上關

秋原沈約詩（一作）
原（一作）代馬（一作）上（一作）關（一作）

破出（一作）濟州河（一作）戴英（一作）靈集作

微官易得罪（一作）謫去濟川險（一作）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
無（一作）
作（一作）
閭閻（一作）閭河（一作）潤上井邑（一作）海（一作）深總有歸來日多愁年
鑄侯（一作）多（一作）謫太（一作）守（一作）江（一作）掖英（一作）
（一作）詩品（一作）晉（一作）代（一作）多（一作）公（一作）名（一作）
濟州（一作）清（一作）明（一作）名（一作）之（一作）雪（一作）
（一作）大（一作）寶元年改（一作）爲（一作）
（一作）晉書（一作）晉（一作）之（一作）
（一作）持法（一作）
（一作）

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騎馬倚斜陽 詩品景俱外史集都護在燕然

騎馬倚斜陽 漢書武帝紀侯騎數千出入營陳注騎馬者也斜陽余合用漢人詩意餘人作嘯詠上玉堦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閒牕桃李時

珍簟 文選枕詩珍簟清且閑輕扇動涼風 綢戶 楚辭網戶朱綴刻方連也注綺文鏤也

戲題示蕭氏外甥

憐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蓋箄穿尚巢穿硯元緯本作穿巢衛夫人筆陣圖云穿巢勢如鳥跡蔡邕九勢云鴻鵠巢於高木之顛穿巢勢也花臀鳩兒郎公不易勝莫著外家欺

臨池學書 衛夫人筆陣圖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三右丞集 卷之九

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書聖小兒慧者讀之舒口誦憲之舒口誦之聚見兒見兒嬉戲覺形貌有異長成皆公鉅然門戶公鉅然門戶使嘉賓不絕恩之敏爾

秋夜獨坐 唐白氏長慶集

冬夜書懷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古人思秉燭夜遊今古雖異此意一也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新妝可憐色落日宜羅帷 羅中嶽英作簾 鑪氣清珍簟 鑪貝作簾

嘯作嘯陰上玉堦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閒牕桃李時

珍簟 南史齊武帝敕陳珍簟清且文選 宝輕扇動涼風 綢戶 楚辭網戶朱綴刻方連也注綺文鏤也

戲題示蕭氏外甥

憐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蓋箄穿尚巢穿硯元緯本作穿巢衛夫人筆陣圖云穿巢勢如鳥跡蔡邕九勢云鴻鵠巢於高木之顛穿巢勢也花臀鳩兒郎公不易勝莫著外家欺

臨池學書 衛夫人筆陣圖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三右丞集 卷之九

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書聖小兒慧者讀之舒口誦憲之舒口誦之聚見兒見兒嬉戲覺形貌有異長成皆公鉅然門戶公鉅然門戶使嘉賓不絕恩之敏爾

秋夜獨坐 唐白氏長慶集

冬夜書懷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古人思秉燭夜遊今古雖異此意一也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曉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復情

待價光義不至

車門朝已啓起坐聽車聲要欲問涓佩方將出戶迎

黃金 江淹詩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

曉鐘鳴上苑疎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復情

空復情謝脫詩婢
娟空復情
聽鶯
春樹繞宮牆春鶯轉曙光文苑英華作鶯鶯次第新欲驚啼好斷
移處并還長隱巢樓承露擊花出未央等作游人未
應返爲此思故鄉文苑英華作爲此始思鄉
承露咸陽有承露臺在秦漢宮西北漢承露
央宮田記曰建元
製前殿建元閣
早朝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鳥聲昵曉文苑英華作鳴宮
井轉轆轤聲方朔金門侍文苑英華作待召

還方士東海訪蓬瀛
聊現經名數上見水木
黃書秦之字體作鳥篆
金馬門門傍有銅馬
毛羣盛貌出班固
班婕妤成帝時入後庭
人方士史記封禪書天子使方
之謂蓬瀛實在無何有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
九野之水天漢之所注而無增減焉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
中有數仙山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
九千萬里以爲鄰名曰蓬萊上
鶺珠纓之物皆叢生
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
愚公谷三首
愚谷與誰去唯將黎子同非須
寧問春將夏誰論西復東不知
吾家愚谷裏吾顏可久本作愚此谷本來平雖則行無跡還
能響應聲不隨衰色暗只待日光明緣底名愚谷都
由愚所成
借問愚公谷與君那一事不尋翻到谷此谷不離心
行處曾無險看時豈有深等閒言塵世客何處欲歸臨
雜詩
雙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

宋玉次西家小小能織綺時時出浣紗覘勞使君問
南陌駐香車
五桃絕句中之五株五株花

金城王石民著
王今吾大節參訂
織綃
十二先韻

過秦皇墓秦文苑英華作過秦皇墓詩

古墓成荒丘幽宮象紫宸星辰七曜高河漢九泉閉有海人寧覺無春鳥不迴聞忉忉是大哀

秦皇墓

周圍五里高五丈取其不盡之意象天宮觀下建玉始皇銅棺江海其宮館之阿之

長生

徐公

第

侯

傳

為

名

后

挽歌

杜氏通典漢高

乙李夢

兆

味猷為相國胡賛奉乘輿

殿貂蟬託後車齊侯死十字漢宮劍履升前

它仍穢十頃徐廣史記作戴素文

集獻乃書之於冊文帝天之時水旱之災八年親耕以勸農之本皇后親桑以奉祭服之先

乘輿

故行則乘輿止則奉冕旒天子垂拱而治天下

劍履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四首

功德冠羣英彌綸有大名軒皇用風后傅說是星精

就第優道老來朝沼不名留侯常辟穀一何若不

九泉

木華海賦紫蓋連華而九重注李善曰紫蓋星名在北極之中天子之象也

故

王右丞集　卷之九　十

舊里趁延日新年置酒展開時菊落客賦歡風棲人
北闕辭明主荒園憶故山可久本文
終不憚汗漫尚
鴻漸客
秋樓人物少獨坐思悠然
東堂思故人
北首臨清洛東堂憶舊遊
義公禪室掩法侶竟誰留
惆悵東溪水年年春草秋
送張五諲歸南山舊業
君生南郭外我住北山陲
相去不數里各為一老師
不見已多日遙憐秋草滋
何當重攜手共採東溪芝
送孔巢父謝病還遊江東
中台符天象太微臨帝座
上將擅雄名分憂經濟業
功成謝人間長揖還舊山
白雲滿高卧明月長相閑
送韋大夫東京
洛陽衣冠盛海內文章伯
天子分憂寄出車問風俗
路逢相識人借問韋大夫
行行近前語為我傳消息
送高道士還京
高人愛遠山結宇依林巒
道性自無為仙家不在丸
朝辭白雲裏暮宿青松端
願君早相訪共採金華丹
送張五諲歸山園
君有濟代才不為明主棄
歸臥南山陲但與麋鹿遊
問君何時還桂花秋月滿

河西節度使蓋嘉運之第六傳太僕卿兼安邑縣男太師太傅太保兼通德令重且不居其位謂之故西河郡杜太守輓歌二首

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雕城忽見芻靈苦茫茫送客情徒聞竹使榮容留左氏傳誰繼卜商名

西河郡唐書地理志河東郡有西河郡雲中史記趙武靈王攻林胡樓煩王樓煩王遠走而北平史記趙有北平郡今屬幽州東北平城即其地也白馬將史記有白馬將出爰兵李奇曰馬將衛將軍所愛者白馬之號也芻靈文選注引漢武故事曰有人獻芻靈者神之故置之道中以祠之竹使漢武故事曰初發使持竹使符及節至五銖錢左傳晉杜預曰竹使符發兵之後代以銅虎符發兵之文也卜商子夏名事具前篇注

余符　寡子名符　太師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細書大典具太師太傅太保兼通德令重且不居其位謂之

夏　夏為之假名事非一或以名出名或以名出名大廣云夏假也假名出名也

翟　翟為之假名事非一或以名出名或以名出名大廣云翟假也假名出名也

翟　翟為之假名事非一或以名出名或以名出名大廣云翟假也假名出名也

哭萇弘歌　樂府
或至契丹流血

塗劒太國門秘器出東園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軒
旌旄轉衰木簫鼓上寒原墳樹應西靡長思魏闕恩

塗劒釋名塗車葬東草爲人以送死之車也芻靈束草爲人馬形
臨邛者再至陽東西人民多以送葬王赤愛東園秘器後漢書孔奮
君麗賜以長公主衣衾金玉東園秘器上林苑新野侯相懷公
太子註東園署名蜀少府作器故主之也錦軒貴人車也錦軒
車以錦也四靡四方靡至也
衣車也
魏闕淮南子外閭也以魏闕之下可以懸教令故曰魏闕
大故曰闕

故南陽大人樊氏輓歌二首

錦衣餘翟殺管華緒殺龍魚軒淑女詩長在夫人法
尚存疑笳陌曉施行哭向秋原歸去將何見誰能送
戟門

翟第詩翟茀以朝毛萇傳翟車也夫人翟茀以朝正義曰翟車也
見車之飾後設翟羽爲之故以翟名車蔽也正義曰蔽車之蔽人乘
殺謂之蔽以自隱蔽故以蔽名之殺所戒反箋云殺猶小也
魚軒車名魚軒大夫車以魚皮爲飾淑女謚法柔善曰淑
夫人法婦人有令德生東海有女太傳曰東海孝婦孝婦無子養姑
司徒婦鍾氏女太傅鍾繇之孫也婚果有之能正義曰婚果謂婚姻果決
送爲上卿夫人之禮亦以歸鍾氏之法京陵侯仲雅娶鍾繇女
俊才女德鍾氏母儀邯鄲親事鍾夫人之法京陵侯初見
郎亦不以賤下婦爲東海家內則邯鄲夫人之法京陵侯仲雅娶
家內範鍾夫人之曹疑高蓋李善注引
夫人之曹疑鍾夫人之曹疑高蓋李善注引
疑笳鐃歌之疑笳曲疑辭謂之疑笳鐃歌曲辭

女史悲彤管大人罷錦軒卜筮占二室
況度千門秋日光能澹寒川波自翻
成鳥古松柏暗平原
三石夫人　參之九
彤管　毛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女史記事規為之柱管筆也
書后妃女史彤管之法後漢
恭懿太子挽歌五首
何悟藏環早纔知拜璧年神天王子大對曰理存峙
相轉宮猶出笳悲馬不前雞豕絕馳道京兆別開阡
恭懿太子　劉昫唐書德宗第十二子貞元六年六月薨
為儲貳所生王美人貞元十九年七月下令詔曰厚體所以備
禮崇名所以表行況太子位居上嫡愛冠諸王方期永懷
之美式備元良之德子敬與王俗慶之旨延賢啓導聰明
睿哲之姿早著知慕之誠不問於朝奠告於廟之節事
先

蘭殿新恩切椒宮夕臨幽白雲隨風卷明月在龍樓
人向青山哭天臨渭水愁雞鳴常問膳今恨玉京留

蘭殿顏延年註漢武故事曰元光元年皇后哀策文曰七月乙巳立以七月七日即於蘭殿取其芬芳也椒宮漢舊儀皇后稱椒房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芬芳也又曰椒房在未央宮殿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芬芳也禮記文王之世雞初鳴而衣服冠帶以朝於王季日三朝文王乃退命內豎曰安文王之寢與不曰安否內豎以下問所膳命膳夫曰王日安膳夫曰上食矣然後退

騎吹凌霜發旌旗夾路陳憧容金節護
行新傅母悲香襪君家擁畫輪射熊今夢帝

非稱象問何人

騎吹海雖碑事列於殿庭者爲數之制右二十人以給鼓吹以象德也後漢書輿服志公特進侯伯吹鼓吹車駕以給大駕法駕以給小駕畫輪謂畫飾車輪也漢文帝時慎夫人常與上同輦及入厠袁盎引卻慎夫人曰妾不當與陛下同廁上曰公止之慎夫人還坐上曰公所以引卻慎夫人者何也盎曰臣聞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之射熊漢武紀行幸雍祠五帝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以聞薦之廟祠以爲奇瑞命曰信成之歌其後又得神馬渥洼水中作太一之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龍與安匹龍與作西極之歌其後又得白麟作白麟之歌其後又得寶鼎於汾水之上作寶鼎之歌其後又得白鹿以廣宗廟薦之用作白鹿皮幣以發瑞應作天馬之歌

傅母見女傳孟母斷織以戒孟子昭帝母趙倢伃有子而失武帝意倢伃自殺帝悲之謂其姊曰吾兒所以不得立者以其母少時有過我故不得立今其母已死吾兒又甚愛之汝其善視之後立爲昭帝是其事也

香襪漢書成帝趙皇后傳后弟子孝成帝幸其家后自奉沐沃盥加於帝手帝悅之

擁畫輪射熊今夢帝非稱象問何人

擁畫輪謂畫飾車輪也漢文帝時慎夫人常與上同輦及入厠袁盎引卻慎夫人曰妾不當與陛下同廁上曰公止之慎夫人還坐上曰公所以引卻慎夫人者何也盎曰臣聞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之射熊漢武紀行幸雍祠五帝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以聞薦之廟祠以爲奇瑞命曰信成之歌其後又得神馬渥洼水中作太一之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龍與安匹龍與作西極之歌其後又得白麟作白麟之歌其後又得寶鼎於汾水之上作寶鼎之歌其後又得白鹿以廣宗廟薦之用作白鹿皮幣以發瑞應作天馬之歌

稱象吳志曰孫權嘗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或曰稱象可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舊館空餘燕新豐已變雞
平生一顧重死節兩相知
我之不幸也天實爲之天乎天乎

我之不幸也天實爲之天乎天乎 史記李將軍傳贊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其李將軍之謂與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雖小物可以喻大事也

蒼舒留帝寵子晉有仙才
心悲陽陵館淚盡望思臺
蒼舒留帝寵子晉有仙才
心悲陽陵館淚盡望思臺

蒼舒魏志曰曹沖字倉舒仁愛智達生而聰察岐嶷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或曰稱象可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晉書六典曰太子之制其故吏有死節者爲數吹鼓吹一部 王符潛夫論曰凡女傳母傅姆人師保阿衡此皆所以調和其子德義以輔翼其身者也 傅母見女傳孟母斷織以戒孟子昭帝母趙倢伃有子而失武帝意倢伃自殺帝悲之謂其姊曰吾兒所以不得立者以其母少時有過我故不得立今其母已死吾兒又甚愛之汝其善視之後立爲昭帝是其事也 陽陵館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春正月行自代還過趙入其邸其明年長安城未央宮成大朝諸侯及羣臣置酒宣平門外高祖大說以太上皇比漢王家令奉玉卮上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如仲力治家生產不如臣仲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高祖大笑曰季毋以小利相欺此固自以有天下得之於我太上皇時時言汝無賴不能治生產與仲孰多今汝所就乃反效治生產孰與仲多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思臺 漢書成帝紀太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旦冬至受釐於甘泉泰畤皇帝親郊見上帝明堂如雍禮其赦天下改元爲太初 建元 太初 此

西望昆池閣東臨下杜平山朝豫章館樹轉風城
五校建旗色丁門擊鼓聲金鐶如有驗遠向畫堂生

西望昆池閣
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以象滇池有靈芝池石鯨魚之屬又有豫章觀在長安故城中
東臨下杜平山
下杜在長安南十五里秦杜伯國也有杜伯山杜氏記曰杜伯無罪而殺王殺之而射其背杜伯仰天呼曰冤乎三年周宣王殺杜伯之子隆季伯奔晉以理訴之晉文侯為之伐周宣王於太原之下杜伯射宣王中心絕脊以折弓靖而矢貫之達於左右胸宣王伏弢而死諸侯莫不聞見是以名曰杜伯山
朝豫章館樹轉風城
豫章館在長安城中
五校建旗色丁門擊鼓聲
五校北軍營部也二東其東為第一校其西為第二校有五帝門之名北軍中候一人監五校尉各一人掌領營士傳曰周亞夫為將軍屯細柳軍中將軍以下皆隨從之而亞夫介胄不拜士卒皆嚴肅亞夫乃稱善哉真將軍矣丁門在長安城北門名也在門上擊鼓以警衆也
金鐶如有驗遠向畫堂生
金鐶謂宮門鋪首也漢書曰成帝為五侯等中有一侯當先上事上獨留五侯侯罷出金鐶墮地上以為言成帝笑曰此為詩乎左傳曰君子謂叔孫於是不可以不死有不朽焉於書卷者子

所謂五校也金鐶入于風為歩兵射聲長水胡騎是也校尉各一人掌領營士親整堂
黃圖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漢書曰孝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也母王皇后元朔元年立為皇后
中彩畫之室
成帝五侯等中有一侯當先上事上獨留五侯侯罷出金鐶墮地上以為言成帝笑曰此為詩乎左傳曰君子謂叔孫於是不可以不死有不朽焉於書卷者子

近體詩二十六首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注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迴出仙門柳

閣道迴看上苑花

宮裏帝城雙闕峙

春中春樹萬人家

行時令不是宸遊重

物華

蓬萊殿玉輦初迴

興慶宮

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宇敦文苑
華華作四

欲笑周文歌宴鎬遠追漢武樂橫汾

殷生三秀

詩品秉倶作凌本

共仰殊祥北斗樓前奉樂動南薰共歎大意同人意萬

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迴出仙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宮裏帝城雙闕峙春中春樹萬人家行時令不是宸遊重物華蓬萊殿玉輦初迴興慶宮

寒食閑下會于宮樂禁朱櫻出上蘭總是寢園春鶯
劉陽百官樓桃源文部郎
鉏池南薰杓誤爲棗書
斯帝東今南作
有風起今搖芳
今壯歲時
北十辭楚
自

使頒頃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
行旅寒聲文華大宮還
文部毛書百忘
寢園中無
朱櫻之今之
上帝良觀
寒食
上分
禁林中一人五品上天
賜夏雪芙
春鶯
上鵲
夜繚文苑英華作幾非閑御苑乃衛殘歸製龍池南絲綸中

方日炎天來仙掌南日陽天仙人舒掌擎屑瀝之以求仙道之

五色詔 鄭中丞

五色紙者令勘書有詔或有賜名之類也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

侍郎王

兩省 時元亦通典詳尚書省爲南省門下省爲中書省爲左省中書省爲右省或謂之西省亦謂之北省成於開元至德二年十月肅宗入京師明年改元乾元是時賈至爲中書舍人杜甫爲右拾遺王維之爲中書舍人爲給事中故云然歲月可證王維之爲中書舍人杜甫爲右拾遺之事亦有史傳歲月無考要亦當在是時其歲月無考要亦當在是時閣門下甲書爲南省門下甲書爲右省中書省爲右省或謂之西省亦謂之北省成於開元至德二年十月肅宗入京師明年改元乾元是時賈至爲中書舍人杜甫爲右拾遺王維之爲中書舍人爲給事中故云然歲月可證王維之爲中書舍人杜甫爲右拾遺之事亦有史傳歲月無考要亦當在是時

杜甫

同和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千今有鳳毛

舍人先世掌絲綸

五夜 陸倕

漏刻銘六甲夜內門持仗如臨敵五更宮漏以傳更戊夜內人掌大燭以照書

九重 鄭谷

九門金鎖曉千戶玉階仙仗擁龍蛇旌旗日暖搖金鳳宮殿風微轉翠華

龍蛇 張銑

龍蛇旌旗之飾

燕雀 李善

燕雀處堂子孫相賀不知大廈將傾燕巢其上母子不出焚如之禍

高朝罷香烟攜滿袖 陸倕

高門待漏羣公至從容不覺香烟濕

詩成珠玉在揮毫 杜甫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絲綸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禮記緇衣子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賈曾等三人知制誥 舊唐書賈曾字太貞父膾名不詳曾少好學善文辭舉進士累遷中書舍人開元初與張說同知制誥說稱其才思敏贍深重之

中書舍人 唐書百官志中書令一人正三品侍中一人正三品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

元和初 憲宗年號

鄭絪 舊唐書鄭絪滎陽人父儋名不詳絪少孤貧力學善屬文大曆末登進士第貞元初應賢良方正科對策第一授左拾遺

李藩 舊唐書李藩字中周趙郡人父勉名不詳藩少孤貧力學善屬文大曆末登進士第貞元初應賢良方正科對策第一授左拾遺

李絳 舊唐書李絳字深之祖栖筠父名不詳絳少孤貧力學善屬文大曆末登進士第貞元初應賢良方正科對策第一授左拾遺

集083-128

當耶文人之稱爲而論之曲調子者皆爲歌人寫聲而發也故人寫聲而發則聲隨人而變矣唐王維孟浩然輩工詩善畫又精於音律當時名流皆與之遊其贈答之什傳播樂府者不一而足如渭城曲陽關曲皆是也其詩之入樂府者又不一而足如渭城曲陽關曲皆是也其詩之入樂府者又不一而足如渭城曲陽關曲皆是也其詩之入樂府者又

之士也名已著於中夏人表字曰梵志其書名行於世盧昌於天竺梵志生於淨天若與華胥同分龍鬼八部之天體狀不異六國往來往往有異之天體生天光彩十倍於天族天人見之雪多白是以梵志下生人間人見之謂是仙人不成仙故下生人間人見之謂是仙人不成仙故下生人間人見之謂是仙人不成仙故下生人間

觀如幻三昧經　華省　重翻

一切法要略云一切法要略云一切法要略云

張渤詩抽箸解朝
衣散髮臨海隅

既蒙宥罪旋復斥官伏感聖恩獨書郎意兼奉
簡新除仙使君等諸公

怨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
暗天齊聖壽永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作猶能鳥識
歡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鮮鮮之花

的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
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
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酌酒與裴迪

王維

君不見金谷園中花笑春風能使花常在洛陽城
東桃李時東流水落花盡黃鳥哀鳴山更幽

送崔九興宗遊南山

王維

中南山可人名
本作

早秋山中作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不厭尚平婚嫁
早凌本侯作
早秋山中作

畢文苑英
華作

山裏蟬聲薄暮悲蓼花紅岸水邊籬寂寞柴門人

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

尚平　真定人仕建武中男女婚嫁畢敎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也於是遂與其妻子俱遊五嶽不知所終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清文苑英華作玩秋詩用此莊作

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過秦如禪師蘭若在歸邱蘭若

王右丞集　卷之十　十四

無着大親弟與兄嵩歸邱蘭若峰晴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逕水定使香察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飯罷天竺古先生

嵩邱　洛陽文苑英華作嵩山

無着天親

遊水

五字三字少稱與人記水田飛白露夏木轉黃鸝為李嘉祐詩王摩詰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令郭子儀軍人皆何列之耳是詠景最切稱下得最穩

等篇吳江之部玉杉彫鶚昆之部鶴婁或司敷之類皆取諸家選

有妙處神韻如此取壓衆或有揚此抑彼各述一家之長也

必貴之與論木同也

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為李嘉祐詩王摩詰取之非也

園參脫從世網義樂通寒論小義通寒論第一義諦

菩薩大士紹隆佛種以慧為命以方便而現生死雖入諸魔境心不隨轉雖觀諸法相而離諸法相雖知衆生性而斷衆生想雖行空法而不捨福德雖觀無我而度衆生雖觀無生而示受滅雖觀無作而現諸威儀雖觀諸法畢竟不生而現諸法隨緣生滅雖觀諸法本來無染而現貪恚癡相雖觀諸法本來清淨而現諸罪垢雖觀諸法無有出入而現入諸惡趣雖觀諸法無有動轉而現遊諸佛土雖觀諸法無有言說而演無量言音雖觀諸法無有文字而說一切書論雖觀諸法無有語言而恒說法不可窮盡雖觀諸法無有名相而分別諸法名相雖觀諸法無有形貌而普現一切衆生形貌雖觀諸法無有知者而善知衆生心行雖觀諸法無有見者而普現一切清淨色身雖觀諸法無有相貌而現成就一切衆生隨好莊嚴雖觀諸法無有取捨而能成辦一切衆生所應作事雖觀諸法無有處所而能隨應調伏衆生雖觀諸法無有成壞而示現劫燒衆生皆盡雖觀諸法無有生滅而示現生老病死雖觀諸法無有染著而示離欲解脫雖觀諸法無有盡相而示涅槃無餘雖觀諸法無有作者而現作一切佛事雖觀諸法無有戲論而恒說寂滅雖觀諸法無有我所而恒樂調伏衆生雖觀諸法無有自性而能開示無性衆生雖觀諸法無有生處而現生處雖觀諸法無有滅處而現滅度雖觀諸法無有依止而現依止一切衆生雖觀諸法無有世間而能超過世間雖觀諸法無有道場而現坐道場雖觀諸法無有菩提而現得菩提雖觀諸法無有轉法輪而現轉法輪雖觀諸法無有涅槃而現入涅槃雖觀諸法無有三寶而現佛法僧寶雖觀諸法無有福田而現福田雖觀諸法無有作業而現作業雖觀諸法無有果報而現果報雖觀諸法無有煩惱而現煩惱雖觀諸法無有諸根而現具足諸根雖觀諸法無有諸力而現具足諸力雖觀諸法無有諸覺而現具足諸覺雖觀諸法無有諸道而現具足諸道雖觀諸法無有止觀而現具足止觀雖觀諸法無有解脫而現具足解脫雖觀諸法無有諸通而現具足諸通雖觀諸法無有諸明而現具足諸明雖觀諸法無有諸辯而現具足諸辯雖觀諸法無有諸相而現具足諸相雖觀諸法無有諸好而現具足諸好雖觀諸法無有諸願而現具足諸願雖觀諸法無有諸行而現具足諸行雖觀諸法無有諸地而現具足諸地雖觀諸法無有諸忍而現具足諸忍雖觀諸法無有諸乘而現具足諸乘雖觀諸法無有諸門而現具足諸門雖觀諸法無有諸度而現具足諸度雖觀諸法無有諸願而現具足諸願雖觀諸法無有諸行而現具足諸行雖觀諸法無有諸地而現具足諸地雖觀諸法無有諸忍而現具足諸忍雖觀諸法無有諸乘而現具足諸乘雖觀諸法無有諸門而現具足諸門雖觀諸法無有諸度而現具足諸度

桃源一向迷
漁舟何處問
竹風塵
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迴凡鳥看
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
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背老作龍鱗

看竹

凡鳥

閉戶著書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吕逸人不遇

大古先生
竺乾者西域之國名也譯云天竺生
道先天而生故曰古先生門老子之

由花

諸曼

註

裴迪

恨不逢君出荷鍤青松白屋更無他陶令五男俱不肖三徑作相過芙蓉曲沼春流滿薜荔成

淮晚泛舟閒說桃源好迷客不知向何處
訪庭柯

庭柯

蘚

五男

徑

水

芙

仙官欲往九龍潭
送方尊師歸嵩山
本或本作毛山
松常帶雨
夕陽彩翠忽成嵐
朱雘白鶴已備衡嶽送
仙官
志七
蓋一大
水色洞
至此輒
潭者勿
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劍人有傷
巾紫陽

九龍潭

旄節

之自傳
十卷毛文　朱旃

欽載趙琥事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
今佚

少仙名盧門寓修仙數十年遇異人授以九轉丹砂服之一旬而仙
白鶴來迎乘之而去門人葛洪傳其事云
即此事

送楊少府貶彬州

嵇琥

琥詳洞仙傳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爲秋月聽猿驚悲看北渚一湘
流

高堂燒燭遇夏口白頭浪裏出溢城

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

彬州

書郡屬江南道理三
西北至上都三千一百里其地古荒服之
南境也

自漢之素山覽一名衡山容一名南嶽山經
山海經衡山又名岣嶁山一名
山名
清琅
琊山在琅琊郡東南
斗州在豫章郡西南
廬山記
廬山在尋陽郡南
潭州
潭州南嶽
衡山
衡山一名岣嶁山一名
山名
山經
山海經
山名
山名
山名

近體詩二十七首

奉和聖製慶元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明君夢帝先　先文苑英華作元
王恥十年旺　京移大像金鑾會仙承露謁天供
宮敞御筵斗廻迎詩酒山近起爐烟願奉無爲化
心學自然　齊詩一本作是

元元皇帝玉像　通典大唐乾封元年二月二日追尊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命工人于太白山取白石爲元元聖像侍于老君之右名曰仙
太高宮又於石
上石天集

王者長發之源天皇中興之祖宗皇帝之元元皇帝要妙之氣見志是也豐日命使入谷求之二人入谷見青氣之下得靈文上有
八字云老君當降于李氏爲帝王師又命工人寫其容貌以歸藏于玉
像書聖
容侍于
老君之
右名侍
玉像

夢李老君

漢儀季春上巳祓禊于洛濱洗濯祓除以祈福祥也徐廣史記曰三月上巳也續漢志曰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濱故宋玉賦高唐曰暮雨自
洛水
晉書摯虞傳武帝詔諸子群臣會于華林園天池照宴盡歡極樂賦詩以敘其志虞賦曰三月丙午朔二日丁巳上巳之辰也
天池

賦掩陳王作杯如洛水流仓人來捧劍書鸞去迴舟

苑樹浮寒閣天池照宴遊明君移鳳輦太子出龍樓

故事修春禊新宮展豫游明君移鳳輦太子出龍樓

制應制文苑英華作之作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禊應

制

老子被聖人之化爲仁民等也
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

金籙人應運玉冊歲和陰　唐六典道有七名其二
曰金籙曰玉冊天子名其
金籙會仙承露謁天供　元元皇帝無爲
老子被聖人之化爲仁民等也
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聖之館齋心服形　白化書老子曰我
大聖之館齋心服形　白然

奉和聖製上巳日祓禊西池應制 應制之作 許敬宗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林文苑英華作幷 羣
過百花中畫鷁移仙妓 一作女 渭水明春劍 一作文苑英華作婦 金貂列上公 一作尚書 壽
邊落日妙舞向春風 一作文苑英華作 黃山入漢宮君王來展樂 一作文苑英華作人 金貂
望春亭 唐書地理志京城東有望春亭 在鏡春園之北 一作望春宮 東有廣運潭 唐書宦者傳高力士 公
右天集 卷之一 二

奉和聖製幸玉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 侍中 崇
者本諸侯見天子之禮 一作朝 也 小注而言天也 諸侯春見天子 一作朝 夏見天子之禮 一作朝 也 秋朝天子 一作朝 冬見天子之禮 一作朝 也 其來也 一作朝 名 一作朝 之 一作朝 也 其朝也 一作朝 名 一作朝 之 一作朝 也 春秋一朝 一作朝 一夕 一作夕 而畢 一作朝 一夕 一作夕 而畢 一作朝 一夕 一作夕 而畢

石六集　卷之十一

石髓　五雲車　石門　石村　石梁　石鼓　石鏡　石城　石壁　石橋　石室　石林　石洞　石井　石田　石床　石臼　石磴　石碑　石屋　石墨　石硯　石刻　石墨　石鍾乳　石英　石蜜　石蠟　石蓮　石蟹　石魚　石鯉　石蛙　石龜　石蛇　石蠶　石蠅　石蚊　石蟬　石蝶　石蜂　石蟻　石蜘蛛　石蚓　石蛭　石蜈蚣　石蜣蜋　石蜻蜓　石蠍　石蜘蛛　石蚓　石蛭　石蜈蚣　石蜣蜋　石蜻蜓　石蠍

石髓

五雲車

石門

石村

石梁

石鼓

石鏡

石城

石壁

石橋

石室

石林

石洞

石井

石田

石床

石臼

石磴

石碑

石屋

石墨

石硯

石刻

石墨

石鍾乳

石英

石蜜

石蠟

石蓮

石蟹

石魚

石鯉

石蛙

石龜

石蛇

石蠶

石蠅

石蚊

石蟬

石蝶

石蜂

石蟻

石蜘蛛

石蚓

石蛭

石蜈蚣

石蜣蜋

石蜻蜓

石蠍

石蜘蛛

石蚓

石蛭

石蜈蚣

石蜣蜋

石蜻蜓

石蠍

天子所以尊之也

戎

左傳晉侯使士匄來聘公享之賦采菽匄不知公命賦鴻雁以遷事多辭

帝心

漢書

天步

機陸

民

史記平津侯傳論曰古之道富民爲要富民之要在于上儉以制下節以防欲自天子公卿以至于庶人各隨其能量其所入以爲出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自然財不匱而上下交足

銀漢

漢書天河一名銀河

南山

杜氏通典上洛郡上洛名山南山亦名楚山

葬命

明威

後漢書曰梁冀葬其妻孫壽起墳墓築祠堂刻畫古賢烈婦及童子守門奴婢僕役之象又起石人石獸石柱石虎辟邪各一雙

商顏

師古曰商顏山名在今京兆藍田縣南

清水

酈道元水經注清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山

混露

金谷

水經注金谷在河南縣西北

十始以

天津

成津

同成

三省

二省唐時以尚書門下省中書省爲三省

寒

後漢書賈琮爲冀州刺史時黃巾賊以舉兵之際多所侵掠琮乃對衆誓曰黃巾成敗不過十日諸君若從琮言琮必使諸君坐享太平其有不從琮軍法從事於是莫敢違命琮乃分遣其吏各隨所在開譬恩信其有真心歸附者即還本屯安堵如舊其後黃巾悉平冀州清定

釣天

史記之言所謂甚高必墜

樂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樂以治心禮以防體禮樂之極能事畢矣

迴溝

史記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中州

中州列子從中州以東北行

山靜秋寒 神女英 華作英 萬方氛祲息六合乾坤大 人文英 華作英

無戰是天心天心同覆載

不蒙 不當蒙將之姓郭名子儀唐書有傳安史之亂當是夫當之說 合即其人也 鴻臚卿 唐書百官志鴻臚寺卿一人從四品 命服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

鶯來覺無際 祭丁官嘉溪游本迎從上苑波映向中流

草對連容淵山河對遶浦浦余僧人淑浦註淑水是杜若註淑水是杜若也 樂能娛下

天實紀春秋 戚戚 五臣本作戚戚 浦淑 楚辭九歌湘夫人淑浦余僧兮 記娥 之娥應劭

天馬名龍 龍一作駒 一仙娥來金殿 一作宛 從上學行杜奉引迎三事司

月誠 誠光魚躍通明殿 文苑英華作一作宛 與也延賞九韶歌黃棄百

上路笙歌滿春城滿刻長 一作宛 以酺宴應制 文苑英華曲下有樓字

三百六十六 卷之一 十 都人總五堂定應

拳和聖製十五夜燃燈 燃燈 上元張正見詩燃燈光若月古詩燃燈非古禮漢武帝時始有之 繡以酺宴應制

天寶之效也張正見詩燃燈光若月古詩燃燈非古禮漢武帝時始有之 言之詳矣 李周翰注曰自天寶已來比於龍之節今天下安樂之時也 文宣王廟碑銘曰自天寶已來比於龍之節今天下安樂之時也 都邑之謂 都邑之謂 西也 道也 駕出 以爲 警戒 並警戒之 天寶 也正之 天寶

風 宮闕名曰總章殿有薰風等殿 九衢 楚辭九衢天交 後人稱廣逵 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奉引 漢書郎中令掌宮殿門戶 引車 後漢書輿先驅 引既畢後車 引 禮記落陽宮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門之內曰總章總章之內曰太陰太陰之內曰玄武玄武之內曰玄冥玄冥之內曰北極北極之內曰紫宮紫宮之內曰大寢大寢之內曰路寢路寢之內曰明堂明堂之內曰青陽青陽之內曰太廟太廟之內曰文昭武穆 引 張衡東京賦奉引既畢 引 禮記曲禮君出入門戶車馬由右 引 漢書郎中令掌宮殿門戶

之樓長安古興慶宮
向開元八年之春
清本紀天寶四載春
又十四載春二月甲申宴
華萼上兄弟
花萼相輝
四韻
和樂天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嫋嫋秋風動波瀾雨繁聲連鵲鵲觀色暗風風原
紉柳拔高閭九衢槐落荊門九衢行欲斷萬井寂無喧
忽有愁霖雪更陳多露言事原思令弟康樂謝賢昆
逸興方三接褒顏強七奔相如今老病歸守茂陵園

王右丞集 卷之一 四

嫋嫋 楚辭注嫋嫋秋風兮洞庭波木葉下兮
揖註鵲鵲觀 上林賦過鵲鵲望露寒張
韓黃圖甘泉宮武帝建
王右丞集 卷之一 四

鳳凰原 太平寰宇記鳳凰原一名鳳凰山在
愁霖雨 詩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
多露 夜行多露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也
平原 春秋傳平原出大車以運之
秦文恭曰平原在今
嘉靖
康樂 康樂縣屬
嘉靖
接見周易 晉卦
七奔 命
弟命子重子反子
是乎一戰七奔命

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 原註時為
右補闕

天子幸新豐旌旗滑水東寒山下仗裹寒一作遠
谷幔城中黃屋仙座焚香太乙宮 焚文苑英華作薰出游
逢牧馬罷獵有非熊有一作見七擊楫
鹽芝三秀紫陳藥萬箱紅王禮臯儒教 王禮文苑英華作玉禮誤
天兵小戰功謀獻歸哲匠詞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闕
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朝夕仰清風

僕射晉公 劉昫唐書開元十五年七月晉公李林甫為晉國公
溫谷 溫谷在今
驪城 驪城縣戰國時為驪邑秦
牧馬 莊子昔者黃帝將見大
王右丞集 卷之一 四

以為牧馬童子
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
童子曰
知
大隗之所在
又問為天下
童子曰
夫為天下者
亦奚以異
於牧馬者
而
又教
以牧馬
者
何答
註云
箱上 拳註云箱車
陳紅粟 史記太倉乃令
非熊 大漢書渭
倫敦 萬
天兵 盛如天也
哲匠 詩殷
文宗 晉崔駰傳贊
為文宗

道　香象

陳左相

殷干圖

尚父溪

丹殷

泥桃源

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之作

吉甫頌

陳許節度

凱歌

送上將軍出塞

老將行

燕支行

隴頭吟

隴西行

從軍行

出塞作

觀獵

少年行

洛陽女兒行

息夫人

西施詠

班婕妤

王昭君

明妃曲

名妓曲

伊州歌

扶南曲歌詞

西施詠

班婕妤

王昭君

明妃曲

名妓曲

伊州歌

扶南曲歌詞

贈東嶽焦鍊師

先生千歲餘（或作人能數其年）五嶽遍尋仙事問長洲玉管時來風飄飄

過玉虛廬不能即孔翠何事盤即釣魚塘身空裏語明月（一作丹砂）時論太素初頻蒙露版詔時降軟輪車山靜泉

遶響松高枝轉踈支願問棋客（或作支公苑英）世上復何如

鍊師（本六典道士修行有一號北斗高士）

嚴白虎（或作陳）

道者皆時兄鍊師云

五嶽（史記封禪書曰黃帝時祠五嶽）

也（高）

齊侯鼎（器物名）

銅盤（後漢書曰光武時有人獻銅盤盛水以指畫盤水旋成文字）

玉臺（古詩）

銅（黃帝鑄）

鑑（周禮曰以鑑取明水於月）

也（周禮）

前（楊雄法言）

後（漢書）

漢（漢書）

三（尺）

席（長）

身（淮南子）

明日（了）

或（相）

其（王）

曰（鑑）

遷丹（丹）

竈（火）

太素（太）

玉童（天）

縮地（縮）

軟輪車（後漢書明帝紀曰軟輪車以蒲裹輪所以行道不傷土也）

車輪輪以蒲裹輪所以行道不傷土也

者安車輦輪之迎而至其家（聞使）

贈焦道士

湖上遊三鳥（李白作）

里外跳向一壺中縮地朝珠闕行天使玉童欽人間

割酒送客乍分風天老能行氣吾師不養空谷君徒

雀躍無可問鴻漸

八公（淮南王）

人皆養壽而我獨養德（莊子）

生非我所有（莊子）

金子光（公）

坐知（公）

如如（公）

曰（公）

之（公）

天老

分風

行氣

制酒

養空

洞房

山中示弟等

烏來

梵流請經迴

客花

贈僧成子不是老夫身

稻康懶

原憲貧

綠台

道一

太白

贈僧

作者略

尋投蘭若遶洞房隱深

一公棲太白高頂出寶甌

雨一峰偏違寫無心隱名因立教傳烏來還語法

去更安禪晝涉松窗盡

竹清夜聞遙泉向是實

茂裏今成枕席前豈惟招聘

田家　性空
廣成子　七聖
青眼　水田
三賢　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增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

者要急也因勿令
吹起一品方至七
枝不得
也

因緣法

因緣法者無人無我無衆生無壽者無第一義諦無力無第
二次第禪無人無法無衆生無壽者無第一義諦無力無第
二次第禪

濟州過趙叟家宴

雖與人境接門戶隱居遠莊業事偕行學人餘
策基斜帶靜閑門扃柳野蔬夫君菊高秋景愛山林閒
上客搖羽觴中厨饋野蔬夫君菊高秋景愛山林閒
道合

青龍寺晏禪上人兒院集 并序

吾兄大開陰中明徹物外一本作電卽以定力勝
敵以忠用解嚴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陸地下瞰
芙蓉之池竹林果園中秀諸提之樹八極氣爽一本作氛
萬象塵息太虛寥廓南山爲之端倪皇州蘧蒢渭

水置於天地經行之後趺坐而閑升堂梵筵飾客香
倣不起而游覽不風而清涼得世界於蓮花說文章
於貝葉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坐上
成

高處敞招提庵空節有倪坐香南酌騎下聽秦城雞

涉涉孤烟起半半遠樹齊青山萬井外落日五陵西
畏界今無染心宅安可迷

定力

高原陸地也

菩提樹

竹林果園

瑞倪

世界蓮花

梵筵

同詠

本來清淨所，竹樹引幽陰。（引一作映元緯本作憩）　解外舍山翠

人間世心閒，道無有象聖境不能侯與是菩提　王昌齡

法何妨友弟深天香自然會衆與議鐘音

同通無聞無道日聖境冥現世界廣惟願天香下　聖境

楞嚴經偈云十方世界中如來妙法堂天香繞梵宮

同詠

林中空寂舍階下終南山高臥一牀上　王縉

（上二頭本俱作地）

過看六合間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義天人

接無心世界閑誰知大隱客兄弟自追攀

空寂舍　大隱

王右丞集卷之十二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注

近體詩十六首

春過貢舉人園

前年曾築故今作家園成（一作園本俱作新）喬木爲君子
名花是長卿水穿盤石遶藤蘿古松生蓋畏開厨走
來棠倒屣迎巖藥拭米收詩醬露葵烹鯽
感激開意於陵不自輕

樂園

小山池花銀杏小山桂其心藥之山
之山之泉而有藏而發而流以君以章
白雲飛兮秋風起兮木葉下兮雁南歸兮
引盡指有
楚之道不絕于草辭

卷之十二

上客能論道告生學養裘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中
冠上方劈豸 晉文苑英華作安 車邊已畫熊拂衣迎五馬垂
手憩雙亭花藏和林静月殘雪帶春風古學養蒼蒼
別心事北山間 山人子 寄 客 何
能訪老翁欲知今日後不樂爲車公

養蒙 詩

本國并序　○遐極元集文苑英華唐詩正音俱作謁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

大和元年貢使

品官代滿

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帥

舜覲羣后有苗不服帥

十戚之舞與斧鉞之詠乃見九牧之金始鑄五瑞之

卞我開九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御天道之行

先天布化統元廣運施有無堪苦垂爲東道之標峻

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于卑杖非徵貢于苞茅亦由

呼韓來朝舍于蒲圄之館單爾遣使報以駿龍之錦

徽牲玉帛以將享意服食器用不實遠物百神受職

五老告期況乎歲會諸侯防風後至帥

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

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于行人滔天無涯貢

方物于天子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

居鑾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勉

禁上敷文教虛往實歸如市趨司馬（晁書本作朝慧古字朝宗通用或以朝字爲誤衍矣）結髮

游聖負笈辭親問禮于老聃學詩于子夏魯借車焉

孔丘送適于宋周鄭獻綸衣季札始通于上國名成

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于高國在楚猶晉

亦何獨于由余遊宦二年願以君羔遷母不居一國

欲其貴錦還鄉非榮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

于是魴岐開襄足東接（一說本作東接）衣懷敬問之韶余簡王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方鼎

彝惇敦分器于異姓之國堪邪叠上迴望龍門碣石

館前夐然鳥逝鮪魚噴則萬里鵬翔乘雲則

八風邪走扶桑若洛鑾島如洋（本作洋）本沃白日而簸

玉山浮蓉天而在九城異雀之風動地黑鳧之氣成

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叫嘗去帝鄉之故舊

鴈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

論彼昔臣三寸猶在槃敦解無而未老十年在外信

陵歸舊面途阡兵共行乎余聊止者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
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風
魚眼射波紅
異域音信若爲通

詩我慶

問觀

倩中

侯鄭公堂

矣邢侯

詩文教

不居一國

遺得

昆錦

齊姜

楚狩

晉獻

裹足

琅璫

鼓間路

方鼎

金簡玉

石

石水通魚鹽之利也縣有石門山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禹貢大伾在縣東南河水北流又故龍門河水所出是也縣有石門山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禹貢大伾在縣東南河水北流又故龍門河水所出是也

龍門

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唐　宋　元　明　國朝

鱖魚

八風

鸛首

秋桑

鸛島

若蒋

九域

黃雀風

詩樂

送熊九赴任安陽　顧可久本作洛陽

魏國應劉後寂寞文雅空漢河如舊日之子繼清風
阡陌餘墟下閭閻余虎中送君潤上輕野出開東
相去下餘里西園明月同

安陽　即前漢舊縣　在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西北五里　應劉　魏人　皆建安七子之一　漢河　即漢水在相州境內

送李太守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蔣沉沉驛路飛泉遠關門落照深
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
丹泉通號略白刃洪澗岑君見西山爽應知貴納心

上洛　後魏郡屬商州　志商州內道　楚鄧　太平寰宇記商州古百里　久屬楚地　故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改屬荊州　見晉書地理志　板屋　以板為屋　在其西南　丹泉　水經注丹水出弘農冢領山　其縣南又東南流注于丹水　號略　弘農縣名　見後漢郡國志　丹水在焉　水經注丹水又東南流入于均口　均水出上洛縣北冢領山　東南流逕上洛縣故城西　又東南流逕號略縣故城北　又東南流逕丹水縣故城西　又東南流逕丹水縣故城南　又東南流逕丹水縣故城東

遊感化寺 并序 作

翡翠香烟合瓔珠寶地平 賦得地字 唐詩品彙俱作 龍宮連

棟宇虎穴傍巖幢谷靜惟松韻山深聞鳥聲瓊峰當

戶拆金澗透林鳴 鳴字文苑英華作明 鄧路雲踰迥秦川

雨外騎雄王衛果獻 獻字一作非 鹿女踏花行 透文苑英華作踏

抖擻頭陀里歸依宿化城 城字一作 雛生野蔌空館發山櫻

香飯青蔬米 蔬一作菜 嘉蔬綠芋羹 綠一作紫芋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俱作羹

送梓州李使君 梓州屬劍南道 使君漢時太守稱 萬壑樹參天 參一作森 千山響杜鵑

山中一夜雨 樹杪百重泉 漢女輸橦布 秦人鑿石田 文翁翻教化 不敢倚先賢

送張道士歸山 一作送道士還山 洞口雲常在 山頭月自閑 還將不死藥 遍與世間人

送孟六歸襄陽 六一作山 故人家鹿門 歸臥好山園 不到經三歲 相思令一作使 夢魂

送崔九興宗遊蜀 興宗一作興宗之 九一作山 遊人五陵去 寶劍直千金 別路雲隨轉

征帆風轉遲 謀生非得已 勸酒慎無辭 到日常相憶 青山空復情

送張舍人現制舉及第還鄉 現一作見 舍人漢官名 日邊明詔下 江畔故鄉還

獨有青雲客 應憐白首閑 別離傷遠道 惆悵滿前山

送友人南歸 南一作東 客舍青青柳 迎君送落暉 同心與我友 分手過淮肥

山路千里雪 歸人獨未歸 何當重攜手 應用法華經

送韋大夫東京 一作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大夫漢官名 萬國尊王室 三朝正國經

周公思舊德 留守洛陽城 天北關山遠 樓東水木清 路人遙借問 知是相思情

送李太守赴上洛 上洛屬商州 聖代無隱者 英靈盡來歸 應須佐天子 不是愛班資

路自商山去 春從漢水肥 鄖鄉餘白雪 遷客滿金徽 莫以一微官 淹留憶翠微

送韋評事 評事漢官名 一作送韋評事還京 客舍逢君別 離心與雁飛 關門須早出

莫待雪霏霏

送元二適安西 一作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沈子福歸江東 一作送沈子福之江東 子福一作子馮 梅花發東嶺 送客過南樓

正憶山陰道 還聞水調流 風煙四望闊 舟楫一相留 已有江南興 重為吳越遊

送嚴秀才還蜀 秀才漢舉士名 一作送嚴秀才還蜀 君子懷貞德 時人貴遠遊

青雲當路滿 白首相知稀 別後空江月 誰堪與共流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晁一作鼂 監一作衡 日本國一作日本 積水不可極 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 萬里若乘空 向國惟看日 歸帆但信風 鰲身映天黑 魚眼射波紅

鄉樹扶桑外 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俗 音信若為通 鄭玄同學者 多半在徐融

送高判官赴安西 一作送高判官赴安西行軍 判官漢官名 一作送高判官 四塞烟塵靜

三邊羽檄稀 將軍新破虜 都護正論功 絕域陽關道 胡沙與塞蓬 一作胡沙與蓬塞

相思莫相見 隨意寄征鴻

送劉司直赴安西 司直漢官名 一作送劉司直赴安西行軍 萬里鳴騶度 三春雁北歸

關山同一望 鄉國兩霑衣 邊月隨人近 胡沙與馬飛 單于若飲酒 為奏漢皇威

送平淡然判官 判官漢官名 一作送平淡然判官赴河西 萬里橋南宅 百花潭北莊

柴門臨水路 茅屋對山窗 白首還鄉客 青雲未遇時 家貧留不住 親老去應遲

別後空相憶 悠悠夢寐間

送韋講經 講經漢官名 一作送韋講經還京 講席開東閣 門人滿北堂 一作門人滿講堂

青雲今日去 白首幾時還 別後空山裏 誰堪與共閑

送張判官赴隴右 判官漢官名 一作送張判官赴隴右行軍 隴右一作隴西 隴頭分水嶺

關口落梅初 馬色臨邊草 笳聲動遠書 一作笳聲動遠空 計程應不遠 莫使錦鱗魚

送韋大夫出塞 一作送韋大夫出塞和 大夫漢官名 單于寧久放 都護莫將還

漢節歸應駐 胡笳聲最悲 一作胡笳聲最哀 塞雲通陣色 邊月助刀環 一作邊月助弓環

萬里人煙絕 時聞戰鼓間

送韋大夫東京 一作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大夫漢官名 萬國尊王室 三朝正國經

周公思舊德 留守洛陽城 天北關山遠 樓東水木清 路人遙借問 知是相思情

送李太守赴上洛 上洛屬商州 聖代無隱者 英靈盡來歸 應須佐天子 不是愛班資

路自商山去 春從漢水肥 鄖鄉餘白雪 遷客滿金徽 莫以一微官 淹留憶翠微

送韋評事 評事漢官名 一作送韋評事還京 客舍逢君別 離心與雁飛 關門須早出

莫待雪霏霏

送元二適安西 一作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沈子福歸江東 一作送沈子福之江東 子福一作子馮 梅花發東嶺 送客過南樓

正憶山陰道 還聞水調流 風煙四望闊 舟楫一相留 已有江南興 重為吳越遊

送嚴秀才還蜀 秀才漢舉士名 一作送嚴秀才還蜀 君子懷貞德 時人貴遠遊

青雲當路滿 白首相知稀 別後空江月 誰堪與共流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晁一作鼂 監一作衡 日本國一作日本 積水不可極 安知滄海東

九州何處遠 萬里若乘空 向國惟看日 歸帆但信風 鰲身映天黑 魚眼射波紅

鄉樹扶桑外 主人孤島中 別離方異俗 音信若為通 鄭玄同學者 多半在徐融

送高判官赴安西 一作送高判官赴安西行軍 判官漢官名 一作送高判官 四塞烟塵靜

三邊羽檄稀 將軍新破虜 都護正論功 絕域陽關道 胡沙與塞蓬 一作胡沙與蓬塞

相思莫相見 隨意寄征鴻

送劉司直赴安西 司直漢官名 一作送劉司直赴安西行軍 萬里鳴騶度 三春雁北歸

關山同一望 鄉國兩霑衣 邊月隨人近 胡沙與馬飛 單于若飲酒 為奏漢皇威

送平淡然判官 判官漢官名 一作送平淡然判官赴河西 萬里橋南宅 百花潭北莊

柴門臨水路 茅屋對山窗 白首還鄉客 青雲未遇時 家貧留不住 親老去應遲

別後空相憶 悠悠夢寐間

送韋講經 講經漢官名 一作送韋講經還京 講席開東閣 門人滿北堂 一作門人滿講堂

青雲今日去 白首幾時還 別後空山裏 誰堪與共閑

送張判官赴隴右 判官漢官名 一作送張判官赴隴右行軍 隴右一作隴西 隴頭分水嶺

關口落梅初 馬色臨邊草 笳聲動遠書 一作笳聲動遠空 計程應不遠 莫使錦鱗魚

送韋大夫出塞 一作送韋大夫出塞和 大夫漢官名 單于寧久放 都護莫將還

漢節歸應駐 胡笳聲最悲 一作胡笳聲最哀 塞雲通陣色 邊月助刀環 一作邊月助弓環

萬里人煙絕 時聞戰鼓間

近悟眞寺海梵堂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　華嚴依舊典　擲山移巨石現
火蹟紅蓮　貝葉等身書　爲度諸衆生　所業無窮已
松聲汎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滿三千　梵宇聊一發
憑視電雲乳　王城遙熱海隱隱山圍圍
客裏思聖主　孤村起白烟　茫茫野水遠
宦塗尸素終身愧尚九誰知草庵客曾和柏梁篇

過眞寺

與孤鸞二
貞外其遊方丈寺前孤不至因有是
作 文苑英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論情題石雙鳳闕 本作梅溪集
去一牛鳴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山花亂淨香
帔稻畦成聞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往翻
以得無生 貞詩品
頭陀行二 英華
井出桃迴二流門人作殊方語驚爲舊國聲 舊唐書正本
賴箭山水遶 遶文苑英華作繞
巴峽 文苑英華作巴字
餘春 文苑英華作春字
傾杪 文苑英華作杪字
珠方 文苑英華作珠字
賦得清如玉壺冰 文苑英華作賦得玉壺冰
字
藏冰玉壺冀冰水類方諸 文苑英華作壺作冰
鈎井日還同照終跪抱明中 文苑英華作井字
庭霜積光言砌月餘 文苑英華作言砌月餘
螢書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 文苑英華作若向會夫比貞心定不如 又如字句見本卷作遶

清如玉壺冰鮑照詩
滿如初下弦月
方諸鏡屬取水名世謂
之方諸淮南子
陰燧大鈴也方諸見月津而
水生以銅盤受
之一夜數滴
鑴爲綺飛鸞鏡
文也
綺疏後漢書梁冀傳冀妻孫壽
善懷妝飾作愁眉啼妝墮馬髻
折腰步齊高
梁太子菩薩
破鏡人各執
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爲
鵲飛鳴
聚蟹詩
君文苑英華作公
旌旗映閭閻狀吹滿路陽官舍梅初發宮門柳
欲黃願將蓮日意同與聖恩長

春日應門下省早朝
左補闕時爲
騎省直明光雞鳴滿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君香
天書拜夕郎聚蟹詩
門下省秦置侍中佩貂金璫左貂其制
左貂之名未詳或曰侍中冠
左貂以別於右也
侍中佩
騎省
宋書禮志散騎常侍與侍中同
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左貂
金璫
史記范雎說秦昭王曰臣聞明主之制賞有功
必加其祿能有益於國者
必尊其位故堯舜之王天
下也
歌吹
路陽近風俗傳歌吹之民
大業雜記
煬帝幸江都以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
述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
士及弟士opening爲太僕卿
士opening弟士矩爲武賁郎將
士矩弟士通爲虎賁郎將
士通弟士禮爲太府卿
士禮弟士澄爲內史舍人
士澄弟士及爲駙馬都尉
士及弟士康爲千牛備身
士康弟士衡爲朝請郎
士衡弟士則爲通事舍人
士則弟士雄爲內給事
士雄弟士信爲尚輦奉御
士信弟士伯爲尚乘奉御
士伯弟士系爲尚衣奉御
士系弟士恢爲尚食奉御
士恢弟士明爲尚藥奉御
士明弟士雅爲尚舍奉御
士雅弟士毅爲尚醫奉御
士毅弟士良爲尚輦直長
士良弟士彥爲龍鷹直閤
士彥弟士開爲進奉直長
士開弟士幹爲尚舍直長
士幹弟士穆爲尚乘直長
士穆弟士柔爲尚衣直長
士柔弟士恭爲尚食直長
士恭弟士遜爲尚藥直長
士遜弟士伯爲尚輦

安識背心累浮生定欲媒誰言老龍吉未免伯牛災

哭褚司馬

求我蒙恥易 隸人左傳隸人牧圉

章 天統 賢牛 初學記 劍奴 漢書 王

天之統萬物日月運行一刻不停臣竊以為人君之德亦當如是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明而興孜孜不怠今之視朝或日昃而罷或以雨雪而廢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之初宜有求仙藥仍徐遊俗林山川秋樹皆應尸祝夜泉哀

尚憶青騾去寧知白馬來漢臣修史記莫載褚生才

老龍吉 莊子 陸凱 折衝 論語 伯牛災 史記 孔子 伯牛 之疾 青騾 魯文王時 李少君 白馬 後漢書 范氏 少君 人事 褚生 史記 褚少孫 補 大將軍 衛青 奴僕 元狩二年 賜 金 黃金 百斤 奴僕 衛青 之 貴幸 蓋 天下 莫 與 比 焉 大將軍

莫於有門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笑曰是惡知禮意師之及党受終之後子宋之中冬衣毛裘夏衣絺葛春暗形足以蔽身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告黙要列子傳魯黙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妻曰先生何以爲誌其妻曰吾終也何以爲誌其妻曰吾終也何以爲誌不克曰吾妻美衣不在時食不得其美衣不在時生不得其妻曰諸先生焉吾妻是之謂乎不爲是之謂乎不爲是之謂乎不爲

曲阜 公史記魯世家周公旦封少子於曲阜在今兗州曲阜縣北

兆阼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春三月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宗廟夙夜惟念不明大道乃建太學修庠序之教興禮樂以風百姓今將安所設而可使進明之道若日月之光施於四海其令有司議之公卿大夫博士議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學以修德行自鄉里以至於京師皆有教化之官而王公設太子貴人以下至於庶人莫不受業者也

風期 寅齋按陵書武帝時民謠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安城中之貴戚乎生男乃作羽林郎生女乃入後宮後宮三千人一朝選入主君王

上元 唐書禮樂志上元二年正月朔日有食之

龍泉 見十六卷上將軍元帥飛躍龍泉

鍛鸞 唐書百官志太常寺協律郎掌和律呂以辨五聲之清濁

鵬賦 唐書百官志太常寺協律郎掌和律呂以辨五聲之清濁

麟終 春秋之義文成致麟王道終焉故曰終麟

三不祥 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詔曰朕以眇身承天地之休兢兢焉懼不敢荒寧乃作白鹿皮幣以發美符合上帝之意其以薦宗廟薦之公卿議曰古者諸侯以時朝天子天子巡狩至於方岳見諸侯考禮正義協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故然後天子禮之所以尊天子也今諸侯或不順軌或侵凌百姓或興師動衆以求廣地或不務德而大開園囿以妨農桑或無益於民而靡費百姓或負力而驕上命或不事天子宜削黜以章有德臣愚以為諸侯有一於此則王法加焉

博望 漢書張騫傳張騫博望人也建元中為郎使月氏

不祥 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詔曰朕以眇身承天地之休兢兢焉懼不敢荒寧乃作白鹿皮幣以發美符合上帝之意其以薦宗廟薦之公卿議曰古者諸侯以時朝天子天子巡狩至於方岳見諸侯考禮正義協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故然後天子禮之所以尊天子也今諸侯或不順軌或侵凌百姓或興師動衆以求廣地或不務德而大開園囿以妨農桑或無益於民而靡費百姓或負力而驕上命或不事天子宜削黜以章有德臣愚以為諸侯有一於此則王法加焉

京兆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皆以為麟乃賜雍縣及行所過毋出今年租賦復長安中七日行慶大赦天下

郊甸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皆以為麟乃賜雍縣及行所過毋出今年租賦復長安中七日行慶大赦天下

鳳期 寅齋按陵書武帝時民謠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安城中之貴戚乎生男乃作羽林郎生女乃入後宮後宮三千人一朝選入主君王

上林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皆以為麟乃賜雍縣及行所過毋出今年租賦復長安中七日行慶大赦天下

金谷 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安東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竹眾果繁藥羅生又有水碓魚池之玩可以遊目騁懷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之有舊又加以老疾當相遠送遂共載行道中發此詩以敘情志其辭曰

王右丞集 卷之十二 貳

茂倩 史記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心知之為使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掛劍 史記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心知之為使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知音 楚辭章句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以世無知音者也

王右丞集卷之十三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七十三首

答裴迪 萬首唐人絕句作答裴迪憶終南山

森森寒流廣蒼蒼秋雨晦荓門終南山心知白雲外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絕句 裴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

輞口 長安志輞谷水出藍田縣南山輞口之北流入灞水

山中寄諸弟妹 萬首唐人絕句無諸字惠本俱作

山中多法侶靜誦自為群 顧元緯本作體誤

禪誦 禮部韻略禪市連切慶曆寺格式監

閒裝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萬首唐人絕句作

悲秦本作愁

猿吟 何啻愁朝復悲久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巫峽 六一詩話云峽中之人以長年多在舟上舟中之物皆置几案間故謂之几案峽蓋誤也峽中多猿聲其間絕長者名也絕多生石壁間人以采藥為業猿聲哀甚采藥者聞之多棄藥而歸故一峽之猿鳴皆斷腸也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猿嘯猿鳴三聲淚霑裳又水經注云自三峽七百里中略絕無闕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

贈裴穆十八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深

皇甫岳雲谿雜題五首

鳥鳴磵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皇甫岳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皇甫氏之出安定朝那之子孫大姓郡望有八

蓮花塢

日日採蓮去洲長多蓊蕳年向紅蓮沒復出清流處獨立何礙銜魚古奎上

鸕鷀堰 唐韻堰烏晏切埭也慶曆寺格式監

鸕鷀 埤雅鸕鷀水鳥似鳧而黑一名鸕鷀食魚時、鸕鷀水鳥似鳧而黑一名鸕鷀其喙曲如鉤以頭插之者入絕有力能制魚鳥異者也楊孚異物志云鸕鷀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為一種食之不卵而孕雛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七入少生五六乃遠西羣阮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入少生五六乃遠西出若絲絡焉水鳥之上雛褫木華海賦鳧雛離褫淋漓翥水也亦作奎毛初生貌王篇褫水中浮木也亦作奎江淹石壁精舍還湖詩古褫橫近淵危石盤前淵

萍池

春池渡山廣會待舟迴靡緣淮合垂楊拂復開
歸復開顧元緯本 本俱作復拂
朝川集 并自註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迹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
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
欹湖柳浪柴家塢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
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 長短句
唐詩絕句 名賢詩是 名賢詩集 名賢詩集 名賢詩集

王右丞集 卷之十二

孟城坳

裴迪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同詠

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舊時個人自來往

華子岡

裴迪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斜暉脈脈好

同詠

裴迪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稀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文杏梁

長門賦 本 分類文杏以爲梁 文杏以爲梁 棟

裏雲

司馬相如 集 司馬相如 集 棟

同詠

裴迪

逍遙文杏館斲斫已斐然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
顧

斤竹嶺

裴迪

檀欒映空曲山鳥時相逐潺湲清淺流閒人不可知

斤竹

考歌記之曲 之名 之名 之名

柴 共士蓮切音與柴同柵也作寨凡師行駐次
木爲鹿落謂之柴野有籬落者亦謂之柴

同詠

裴迪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麋鹿
跡松顯可久本萬首唐人絕句書詩紀事皆作詠
麋麋 麋胡麋麋鹿屬麋牡鹿牝麋麋或麞綺繢傳奇作麞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處所 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同詠

裴迪

蒼蒼落日時鳥靜亂溪水綠淺路轉深幽唯有樵人

來

茱萸沜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倘留客置此茱萸杯
茱萸頭尤滑本爻本偏作茱萸

茱萸沜 茱萸字茲助切

茱萸今處處有之江淮多木高丈餘枝葉俱繁凡九月八日採實以赤囊繫臂登高飲菊花酒辟惡氣可禁初寒

裴迪

芙蓉杯 又名芙蕖杯

寒

同詠

裴迪

香亂椒桂布葉間馥藥雲日艷迴照森沉翀仁

仄徑陰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仍迎掃畏有山僧來

同詠

裴迪

門南宮槐陌是向欽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南二師本唐詩紀事皆作詠可久本作迎上皆作風

臨湖亭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
上萬首唐人絕句作仙
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同詠

裴迪

當軒痛混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猨聲發風傳入戶

裴迪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發雜門暗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遙遙唐詩正音作遙遙是

南垞 北宋版南垞作南坨元刻本作南垞元刻本之訛宅字舊作宅字之訛今改正

裴迪

孤舟信風汀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庵嘯清波殊縈

漫
五

嘯蜡 山海經烏鼠之

詠

歎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山青卷白雲

王青蓮明久
本作青山

裴迪

同詠

空濶湖水廣青熒天色同幾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

裴迪

青熒 前漢眩目之狀
其色青而白

三百六集 卷之二十三 二

幾舟 史記烏江亭長艤船待公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臣獨有船

郁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淵不學鄒溝上春風傷別離

分行 一作行行
接 一作疑

綺樹 王褒圖讚既
而想金陵之感故

同詠

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絲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

裴迪

時

欒家瀨

瀨聲喧極浦沿步向南津汎汎鳧雁渡時時欲近人

裴迪

金屑泉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翠鳳翔文翰羽節朝玉帝

翠鳳 前漢

三百六集 卷之二十三 三

羽節 晉書羽節者

同詠

瀑落不流舍碧如叫拾迴迎晨含素華爲往事朝汲

裴迪

素華 平旦第
汲寫井華水

白石灘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向唐詩紀事唐詩品彙其作向

裴迪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淡無色

色無色 一作碧

跋石 東信詩下橋先歸跋石勿調琴

北皂

同詠

北皂湖水北雜樹映朱欄透逸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裴廸

南山北皂下結宇臨歇湖每欲採樵去桴戶出掀

蒲 山世本或作上

桴 漢書朱買臣乘桴浮江

竹里館

同詠

好閑早成性果此棲宿諾今日漆園逢還同莊叟

裴廸

菊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幽篁 楚辭幽篁兮終不見天王逐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王逐曰言己所在幽深竹叢也

裴廸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淺無世人

八

辛夷塢

同詠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辛夷 花初發苞如筆尖未開時狀如小桃長安人呼為木筆北人呼為辛夷

裴廸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木末 楚辭木末兮芙蓉

裴廸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戀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

亂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閉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

傲吏 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以為相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年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汙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裴廸

好閑早成性果此棲宿諾今日漆園逢還同莊叟

同詠

桂徑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瑤席欲下雲中君

椒圖

裴廸

椒漿

楚辭桂酒椒漿

桂 楚辭桂酒兮椒漿

帝子 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杜若 楚辭采芳洲兮杜若

椒 漢書尊桂酒以椒漿註以水漬住香氣聞人作茶飲也

陸璣詩疏椒蜀人作茶煮其葉以為香

君 劉本顧可久本俱作身

雲中君

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懸羅補兮雲之際翼翼兮浮雲御靈之來兮蔽日

也

同詠

月刺背人衣芳香過客幸堪歸川願君垂採

裴廸

摘

臨高臺送黎拾遺 高蓋唐人絶句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送別 集百家詩選八絶句最多唐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明年二顧本凌本唐
詩品彙倶作年年
別輞川別業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恐別青山大其如綠水何
依遲 一作徘徊 松蘿 毛晉本松蘿作女蘿
王石泉集 卷之十三 十二
金谷會集 金谷會集子晉本作
同詠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絶慇懃如有情惆悵令人
別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上以下六字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花如霰 霰宋本霰訛卿集本作
同詠
歸山淺淺去須盡邱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

裏

留別崔興宗 高仲武出作崔興宗等
卷重出仍作崔興宗
維有崔九往南山馬上口號 崔九往南山馬上口號
手云裴迪云欲分之也願元縛本
可久本
駐馬欲分襟清寒鄉溝上前山景爲佳獨往還惆悵
息夫人 息夫人絶句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王石泉集 卷之十三 十三
息夫人 息夫人絶句
息夫人者息侯之夫人也楚子聞之
王
王絳
息夫人言不絶慇懃如有情惆悵令人
宅亡左傳作
取之 取之左傳作
王不聽然不許 王不聽然不許左傳作
王
裘迪
班婕妤三首 集唐人絶句
團扇復團扇奉君玉顏旋妾

玉應螢影度金殿人聲絶秋夜守羅幃孤燈耿明滅
明硃元璋本
凌本俱作不
班婕妤漢書孝成班婕妤始如熊大後宮希
館娃男數月失之其後越王再就
夜進見許皇后等盛飾裝
宮長信宮上許長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文苑英華作
吹作笙
金輿史記為之金輿
備而以繫其傳
怪來敗閣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
今四秀集作在笑語聲句案古詩集書詩品作笑
三石六集
卷之十三
十三
題友人雲母障了
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大非世彩虛來
作逢一作還疑一作覺本
作畫一作疑本
入戶一作春時風入
障子唐詩畫障呼屏風畫
障子歌舞已在障子詩李嘉祐詩有題
李嘉祐詩是矣
紅牡丹
絳豔開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
明顧元緯本
凌本俱作開
左掖梨花文苑英華作
左掖梨花紫花
雜詩
開漏堦邊鼓轉隨銜燭風黃鶯弄不足嗛入未央宮
文苑英華作向
左掖薤露漢書田橫客皆從葬既葬賜
人未央宮掖門衛尚上
人之臂掖也御覽曰出參右
掖門則不特夾立正門之旁
名西掖此之日華門
西廂出門未是宮外
正門旁或有門皆為掖門也
同詠
邱為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
飛
王右丞集
卷之十三
同詠
山
皇甫冉
集作和王給事
禁省梨花詠
安得捨鹿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唐人絶句作六
作羅句萬古
作舊提
作蓋故
鹿網隱居詩說落豐草
中去一作年
杖藜杜甫詩
杖藜步屧
杖為杖也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將書家中否

孟津孔穎達曰孟津是地名春秋所謂盟津者河北地名杜預云盟河內南近孟津史記正義包于孟地跨津南之孟津史記正義以為武王之渡所在今孟州孟津縣東北有故城北對小平津武王渡河處也志云盟津又名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在河陽東北有八百諸侯會武王伐紂與入白魚處今河陽東北有孟津口是也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按此詩一云從山中來早晚發大日我昔憶下台生後樂王分南等云道人北山來晉手指窗前之語不假學多識不盡之致

王右丞集　卷之十三　十五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玉階黃昏唐人怨向作黃昏

崔興宗為吳唐詩紀事作典崔興宗寫真詠

誰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歲人知君指時好

山茱萸

朱實山下開清香逐發春有蕊柱花戀前向秋月朱實一名蜀酸棗一名藙茱萸一名鬼目一名蜀棗一名魁實其實似酸棗色通赤醫方用之

山茱萸　唐本草注云山茱萸一名蜀酸棗一名藙茱萸一名鬼目一名蜀棗一名魁實其實如酸棗色通赤醫方用之

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洲

白一句應詩紀事作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洲

孟浩然唐書人物志襄州襄陽人

大學賦詩一章子產賦鄭之羔子羽賦隰桑子西賦黍苗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蓼蕭子石賦菁菁者莪子旗賦六月子大叔賦采菽子石賦車舝子柳賦青蠅子旗賦魚麗子石賦南山有臺子柳賦由庚子旗賦南有嘉魚子石賦崇丘子柳賦南山有臺子旗賦由庚子石賦蓼蕭子柳賦湛露子旗賦彤弓子石賦菁菁者莪子柳賦隰桑子旗賦白華子石賦綿蠻子柳賦瓠葉子旗賦漸漸之石子石賦苕之華子柳賦何草不黃子旗賦何草不黃子石賦何草不黃

王右丞集　卷之十三　十六

王右丞集箋注卷之十三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近體詩二十三首

田園樂七首 詩林衆記作輞川六首

出入千門萬戶經過北里南鄰蹀躞鳴珂有底哇啊
散髮何人 歌元綠本出入作兒洪邊張作宅為
北里南鄰 右輞川

再見封侯竭力立談賜璧一雙連勝耦耕前畝何如
高臥東牕

在談 詩林衆記作立談 唐詩紀事作
賜璧 史記藺相如傳作
連勝 唐詩紀事作璧一雙黃金百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
源裏人家 邊元綠本作上

杏壇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曲未終而漁父至
上陸而來 元綠本作自漁父
桃花源裏人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婆娑乃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
不識衣冠 衣冠 元綠本作冠帶

婆娑 楚辭離騷兮婆娑
乃草春綠 詩小雅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貽我好爵我心匪鄙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貽我好爵我心匪鄙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落落長松 晉嵇康幽憤詩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心內疚神情外悼恭儀有闕document_ref>
夏寒 宋玉風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王者之風也臣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豈有雌雄哉夫土地山谷交通氣也

少年行四首

山下孤烟遶村天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
先生對門

高原 楊雄羽獵賦攀北阜與天相弊乎高原之上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
山客猶眠

桃紅復含宿雨 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二詩品盡作乾
柳綠更帶春煙 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二詩品盡作乾
花落家僮未掃 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二詩品盡作乾
山客猶眠 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二詩品盡作乾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白雲在高臥不歸
黃粱夜炊未熟一枕邯鄲夢覺舉頭斜日未曛

黃粱 枕中記開元七年道士呂翁得神仙之術行邯鄲道中舍於邸店中坐其主人方蒸黃粱翁寢其中夢入其枕中枕青瓷而發其中為道士呂翁得神仙之術行邯鄲道中舍於邸店中坐其主人方蒸黃粱翁寢其中夢入其枕中枕青瓷而發其中為

新豐美酒斗十千俠客相逢意氣為君
飲繫馬高樓垂柳遊俠多少年

新豐美酒斗十千 唐詩紀事作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
飲繫馬高樓垂柳遊俠多少年 唐詩紀事作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
斗十千 樂府詩集作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
遊俠多少年 唐詩紀事作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渭陽歸來酒泉太守
席道逢故人不肯過
名從死節圖俠骨香於戰場終不悔
羽林郎 後漢書竇憲傳憲既立威權遂有邪謀乃遣奴賓客四出劫掠行人及緹騎兵士皆依倚形勢侵奪百姓宛洛之間號為通天徹地竇將軍奴客有酒泉太守者將車騎數百人於市買物悉以劵與之不肯受太守大怒收縛奴客欲殺之奴客得脫詣闕自訟帝乃詔收太守

六部武騎騎將軍
秦併天下東逐匈奴却地千餘里以爲
騎將軍將萬騎出雲中西行千餘里至
匈奴右賢王庭大將軍青在後接戰
自水之勞今陛下舉兵而欲伐匈奴
名益寡之也臣太白經天
不可久

身能射兩影弧旁騎千重只似無
羽紛紛射設五單于

擊
白羽

王右丞集 卷之十四 三

五單于

影弧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宜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
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雲臺

馬之表

寄河上段十六

與君相見即相親問道君家在孟津爲見行舟試借
問客中時有洛陽人

贈裴旻將軍

腰間寶劍七星文聲上明珠
虜始知天上有將軍

裴旻

劉氏舞刀之記曰將
軍與舞者各三人
旻舞劍器動四
坐觀者如山嶽
頹然已醉既而
拜賜鼓
吏
人
觀
者

漁陽

挼得插茱萸少一人

茱萸

處處插茱萸少一人

戲題鹏川別業

柳條拂地不須折松樹桂花欲暗藏

子柏葉初齊養靡香
猱 郭璞注爾雅疏猱名猨善攀援樹跳
故義生論云猱
猱而香也
麝香 埤雅陶氏云麝形似獐今謂之香獐常食柏葉

戲題盤石
可憐盤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
意何因吹送落花來 一作盤一作殊一作何因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與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
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重一作垂松文范英華作昭上人一作吾是
科頭 晉書太子後漢書注云頭巾象冠也
箕踞 漢書注云箕踞謂伸其兩足如箕形也

同詠 虛象

白眼 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見俗人以白眼對之

藤竹時聞轉轆轤常懷只見網蜘蛛千人非病常
高臥環堵蒙龍一老儒
環堵 禮記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注云堵五版也
老儒 王縉

同詠
身名不問十年餘老大羞能史筆休中獨酌鄰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

白鶴梳田長下雪一夜東人盡北去丁令威還遼東
城郭如故人民非不學仙冢纍纍

送元二使安西

一本作客舍依依柳春

戒按此詩入王屋以此為一首之句非是

又唐人歌入樂之詞皆截取詩中兩句或三句為之謂之截句

又曲中疊唱一句或兩句亦謂之截句

王右丞集 卷之十四 二

註云第二聲一本作第四聲

勸君盡一杯西出陽關無故人

之名蓋取詩中兩句題

送別

崔顥

君向潯陽我還東客舟一去幾時還浦口月明潮水
滿送君不覺淚如絲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為報故人顏色
好如今不似洛陽時

一作顧況詩本集作

南浦別愁

江淹

春草萋萋送君南浦傷如之

東州

後漢書光武帝詩東州之俊宜先東州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遼如漢使蕭關
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劇嘲史寧

清風細雨濕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正直楚王宮裏
至門前初下七香車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逍
音聲供奉人等舉便一時淚下恐成口號誦
示裴迪萬物皆人禁絕音聲之苦紅作者疑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
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時陷賊
菩提寺
長安志在皇城西南隅高宗為
其母文德皇后立名慈恩寺寺
內浮圖極為壯觀永徽三年僧
玄奘所創奘自西域回敕於此
翻譯經論盛冬積雪平地尺餘
而浮圖之影入於講堂之戶人
以為精誠所感開成五年重修
浮圖塔心木為火所燒自第十
級已下磚皆裂自頂墜地其中
層梯盡為灰燼其上級風雨所
及不甚損壞今寺內僧徒纔百
人而已
凝碧池
長安志在禁苑內東北隅本隋
之舊池也其地古為龍首山之
高原入國朝疏鑿為池東西二
百步南北一百五十步池北有
廳事廳前有石瀨水西流注池
中又有石山高數丈山上有飛
泉下注池中池東有臨芳殿殿
前有花萼樓樓南有勤政樓樓
東有長慶宮宮東有興慶宮宮
南有通化門門外有夾城通大
明宮及興慶宮
裴迪
關中名勝記裴迪藍田人天寶
中為尚書省郎官與王維友善
維集中有酬裴迪秋夜獨坐寄
裴迪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送
崔九興宗游南山等詩
送裴迪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之子興宗
天寶中為秘書郎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輞川在藍田縣南山谷口水出
谷口至藍田入灞水輞川口有
孟城坳有華子岡有文杏館有
斤竹嶺有鹿柴有木蘭柴有茱
萸沜有宮槐陌有臨湖亭有欹
湖有柳浪有金屑泉有白石灘
有竹里館有辛夷塢有漆園有
椒園有貝渚有白石攲有北垞
有南垞有欹湖有柳浪有金屑
泉有白石灘有竹里館有辛夷
塢有漆園有椒園有貝渚有白
石攲有北垞有南垞

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峯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
涼州賽神
樂府古題解曰賽神者祠祭之
時也在涼州作
健兒
唐六典天下軍鎮諸軍皆有健
兒按職軍七萬人諸將考其高
下以為等差健兒之名蓋本于
此
人共喜一等呂氏春秋曰禹之
治天下也令諸侯各以其職來
貢其令之所以一也
羌笛
羌笛名也羌人吹竹未及已龍
孔遠洞上孔遠洞孔本西孔故
曰三孔後人加一君明所加之
孔與今之六孔異
王右丞集　卷之十四　十

送君還舊石樓山松柏蒼蒼數百年墓上無人空餘流水向人間
哭殷遙
國秀集作送崔九興宗游終南
山
石樓山
地理志故汶陽城在兗州龔丘
縣北五十四里其城東北有石
樓山故魯縣也
汶陽
漢書郡國志曰汶陽屬元和志
故汶陽城在兗州龔丘縣北五
十四里其城東北有石樓山故
魯縣也
送君還舊石樓山松柏蒼蒼數百人墓上無人空餘流水向人間
哭殷遙
國秀集作送崔九興宗游終南
山
石樓山
地理志故汶陽城在兗州龔丘
縣北五十四里其城東北有石
樓山故魯縣也
汶陽
漢書郡國志曰汶陽屬元和志

欸乃疑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暮齒 隋書王劭傳愛日心學暨乎暮齒 垂髫 王筠兒女誌兒生八歲垂髫

外編四十七首

東溪泛月 龍龕手鑑考古圖文苑英華文苑英華文苑英華

月從斷山口遊葉柴門端荷水分空霽分 流陰

中夜攢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

高鴻殘清澄入夢 破影抱空潛 忧惚琴懷裏松溪曉思難

過太乙觀賈生房

昔公棲遁日之子期霞鄰共攜松菓酒俱繚竹皮巾

王右丞集　卷之十五　一

榮林遍宿洞 採藥無名 郷臣常恐丹液就先我紫陽寘天促萬塗盡哀傷百

感新顏變不容俗才多反累眞況對雙泉水還山無

主人

松菓酒

巾

丹液

紫陽寘

竹皮

送孟六歸襄陽 一作送孟浩然歸襄陽 錄此首文苑英華卷二百四十四詩

杜門不欲出 欲飄拳拳服膺而勿失也 久與世情疎 以此得長閑 勸君歸舊隱 酔臥北窗風 欲田舍酒 笑讀古人書 好是一生事 無勞獻千慮

淮陰夜宿二首

水國無邊際 扁舟北未期 鄉情淮上夫 歸夢郢中疑 木落知寒近 山長見日遲 客行心緒亂 不及洛陽時

永絕臥烟塘 蕭條天一方 秋風淮木落 寒夜楚歌長

宿莽井中上鱸魚豈我鄉 孤舟行已倦 南越尚茫茫

宿莽 楚辭云國無人莫我知兮又莫足與為美懷王信讒而棄原原乃作離騷以自喻其忠而被讒放逐憂愁幽思而作也其文曰悲時俗之溷濁兮嫉讒佞之蔽明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驩兜之作讒兮鴈鴈而相連堯既純德而信讒兮又不別其姦情鯀婞直而亡身兮禹偃寨而以昌伯昏無人而信讒兮又好夫人之慷慨鬼神不可以虛辭兮必有以先後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孰無施而不合兮苟得用乎所志堅固而不可恥厥美而不可以虛偽兮必有以自信也 南越 楚人名之曰宿莽王逸註草

下京口埭夜行

孤帆度綠氛寒浦落紅雲 江闊來潮急 災收夜漸聞

南溟接潮水北斗近鄉雲 行役從茲去歸情入雁羣

京口埭 按唐書地理志丹徒縣有京口埭

山行遇雨

驟雨晝氛氳 空天昏不分 暗山惟覺電 窮海但生雲

涉潤行灘線崖思宿氛夜來江月霽棹唱此中聞

夜到潤州

夜入丹陽郡 天高氣象秋 海門宜漢轉 江畔火星流

城郭傳金柝 閭閻繞玉溝 客行凡幾夜 新月再如鉤

潤州 按唐書地理志丹陽郡本潤州之望縣天寶元年改為潤州 金柝 金柝即金鉦也晉書謝玄傳玄與苻堅戰於淮肥堅眾大潰玄等水陸並進堅眾又敗於壽陽玄遣使報謝安安時與客圍棋既畢看書了無喜色客問之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玉溝 漢書成帝紀注引三輔黃圖云城北有洫謂之玉溝

冬夜萬庾鄰閣

閒吟成投贈 晚興更無窮 之子能招我 相思在雪中

萬庾鄰閣 庾信集有奉和趙王隱士山齋詩 之子 詩品云宋之問詩品要作宋之作之子之名也 雪中 李善註文選謝靈運詩曰雪中同所歡

三石天集 卷之十五 二

屋喜氛氳温 庭一月悅花雲 風憩竹暗喧 東山白雲意 絃夕寄琴樽

屋喜氛氳温 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病甚上臨問夫人蒙被而泣曰妾久寒疾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上願以前所賜百金與兄上許諾夫人又曰妾以容貌事人以色衰而愛弛而欲以託兄之重哉上曰夫人病甚可一見以決大事夫人終不肯轉鄉而泣上遂不復見而去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 一月悅花雲 風憩竹暗喧 東山白雲意 絃夕寄琴樽 梁簡文帝詩 鶯開綠野天交遍 燕入朱門舊不知 花雲 梁簡文帝詩 花雲共一色 誰能別早晚 風憩竹 梁簡文帝詩 風憩竹間樂 月照庭中華 東山 謝安傳安嘗與孫綽王羲之等浮海風起浪湧安神色不變既還坐東山畜妓以自娛 絃夕 文選謝朓詩 絃夕發清音 曉月映閨梁 琴樽 文選謝朓詩 琴樽滿清夜 芳酒載芳年 月悅花雲 風憩竹暗喧 東山白雲意 絃夕寄琴樽 梁簡文帝詩

宋玉登高怨張衡望遠愁餘甫如可託雲路莫悠悠

江甸　宋　書蕭思話傳爲丹陽尹甸帥沿流而下謂之甸帥卷丁甸

搖落而變衰兮嘉氣鬱思分百水憭栗分若在張衡

遠行登山臨水分送將歸張衡

側身南望分涕霑側身北望分悵望弟昏之句

山中　本俱元錄此首　顧元緯列仙傳凌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荊溪　長興志入萬石名荊溪

荊溪一作藍田天寒一作玉關

寓谷深水一名谷深名石門水爲

為谷水一名谷深一名石門水爲界西流至平山合

為谷水名荊溪西流至平山合

吉甫趙岐爲人統至人紀

吉甫趙岐爲人統至人紀

長倫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長倫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寶絕無論揚雄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寶絕無論揚雄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晚年辭界西流至平山合

晚年辭界西流至平山合

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十里谷深水一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十里谷深水一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今語訛爲小聰明

今語訛爲小聰明

王摩詰詩曰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王摩詰詩曰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空翠翠色也

空翠翠色也

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發憤天鄉子言

發憤天鄉子言

暮春欲別妻子言

暮春欲別妻子言

攜手日明共看牛此皆

攜手日明共看牛此皆

不能自樂有時

不能自樂有時

超然誰知之微

超然誰知之微

超然誰知之微

超然誰知之微

不能自樂有時

不能自樂有時

得十天鄉子言

得十天鄉子言

超然誰知之微

超然誰知之微

曰能言子

曰能言子

暮春欲別妻子言

暮春欲別妻子言

攜手日明共看牛此皆

攜手日明共看牛此皆

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空翠翠色也

空翠翠色也

王摩詰詩曰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王摩詰詩曰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今語訛爲小聰明

今語訛爲小聰明

晚年辭界西流至平山合

晚年辭界西流至平山合

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十里谷深水一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十里谷深水一名荊溪來自藍田縣東北

寶絕無論揚雄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寶絕無論揚雄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長倫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長倫許慎爲人統至人紀

吉甫趙岐爲人統至人紀

吉甫趙岐爲人統至人紀

為谷水一名谷深一名石門水爲界西流至平山合

為谷水名荊溪西流至平山合

寓谷深水一名谷深名石門水爲

寓谷深水一名谷深名石門水爲

荊溪一作藍田天寒一作玉關

荊溪一作藍田天寒一作玉關

荊溪　長興志入萬石名荊溪

荊溪　長興志入萬石名荊溪

山中　本俱元錄此首　顧元緯列仙傳凌

山中　本俱元錄此首　顧元緯列仙傳凌

側身南望分涕霑側身北望分悵望弟昏之句

側身南望分涕霑側身北望分悵望弟昏之句

遠行登山臨水分送將歸張衡

遠行登山臨水分送將歸張衡

搖落而變衰兮嘉氣鬱思分百水憭栗分若在張衡

搖落而變衰兮嘉氣鬱思分百水憭栗分若在張衡

江甸　宋　書蕭思話傳爲丹陽尹甸帥沿流而下謂之甸帥卷丁甸

江甸　宋　書蕭思話傳爲丹陽尹甸帥沿流而下謂之甸帥卷丁甸

宋玉登高怨張衡望遠愁餘甫如可託雲路莫悠悠

宋玉登高怨張衡望遠愁餘甫如可託雲路莫悠悠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從軍行二首　集本作王維詩高首本人絕句唐

從軍行二首　集本作王維詩高首本人絕句唐

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有蕭摩詰書聲結之畫中有詩詩門酷肖白也

有蕭摩詰書聲結之畫中有詩詩門酷肖白也

川紀事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川紀事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也葉柳柳山改曰

也葉柳柳山改曰

從軍行二首　集本作王維詩高首本人絕句唐

從軍行二首　集本作王維詩高首本人絕句唐

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有蕭摩詰書聲結之畫中有詩詩門酷肖白也

有蕭摩詰書聲結之畫中有詩詩門酷肖白也

川紀事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川紀事之詩曰蘇頲東城聞笛之詩曰

也葉柳柳山改曰

也葉柳柳山改曰

戈甲從軍久朱戈樂府詩集作旌風雲識陳雍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後今朝韓信拜十日下斬成安

戈甲從軍久朱戈樂府詩集作旌風雲識陳雍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後今朝韓信拜十日下斬成安

詩紀事卷作王維詩○行頓丘縣本作

詩紀事卷作王維詩○行頓丘縣本作

韓信　漢書韓信爲大將軍

韓信　漢書韓信爲大將軍

乳臭未乾兒也

乳臭未乾兒也

無論也

無論也

會入計日考也斬

會入計日考也斬

成安君與張耳以兵

成安君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十餘日破未見吾大將

十餘日破未見吾大將

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壁聲之大戰良久手

壁聲之大戰良久手

上事開人之後疲戰

上事開人之後疲戰

山而予傷發選輕銳口相

山而予傷發選輕銳口相

超破趙軍斬成安

超破趙軍斬成安

君泜水上軍皆

君泜水上軍皆

之入水上軍皆

之入水上軍皆

一人持一赤幟從

一人持一赤幟從

間走入趙壁拔趙幟立

間走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二千騎大

漢赤幟二千騎大

喜以爲已先得

喜以爲已先得

趙等皆已降

趙等皆已降

王等欲還攻

王等欲還攻

兵

兵

韓信　漢書韓信爲大將軍

韓信　漢書韓信爲大將軍

乳臭未乾兒也

乳臭未乾兒也

無論也

無論也

會入計日考也斬

會入計日考也斬

成安君與張耳以兵

成安君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十餘日破未見吾大將

十餘日破未見吾大將

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

壁聲之大戰良久手

壁聲之大戰良久手

上事開人之後疲戰

上事開人之後疲戰

山而予傷發選輕銳口相

山而予傷發選輕銳口相

超破趙軍斬成安

超破趙軍斬成安

君泜水上軍皆

君泜水上軍皆

之入水上軍皆

之入水上軍皆

一人持一赤幟從

一人持一赤幟從

間走入趙壁拔趙幟立

間走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二千騎大

漢赤幟二千騎大

喜以爲已先得

喜以爲已先得

趙等皆已降

趙等皆已降

王等欲還攻

王等欲還攻

兵

兵

詩紀事卷作王維詩○行頓丘縣本作

詩紀事卷作王維詩○行頓丘縣本作

戈甲從軍久朱戈樂府詩集作旌風雲識陳雍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後今朝韓信拜十日下斬成安

戈甲從軍久朱戈樂府詩集作旌風雲識陳雍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後今朝韓信拜十日下斬成安

燕額多奇相狼頭政犯邊澄等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燕頷　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肉食萬里侯

狼頭　晉史載石勒之狀其狀貌又云狼目虎聲是斷其

是斷其必爲人之所殺也乃與狼共處之長與狼俱

所殺也乃與狼共處之長與狼俱

燕頷多奇相狼頭政犯邊澄等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燕頷　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肉食萬里侯

狼頭　晉史載石勒之狀其狀貌又云狼目虎聲是斷其

是斷其必爲人之所殺也乃與狼共處之長與狼俱

遊春曲二首　集本作王維詩高首本人絕句唐

遊春曲二首　集本作王維詩高首本人絕句唐

素衣鳥自去人

素衣鳥自去人

萬樹江邊水新開一夜風潮深淺色照在綠波中上苑無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無名本書時代事蹟俱未詳集中作者

相思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勸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高名唐人絕句作王維詩

紅豆

紅豆產南方秋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作者名也其木幹似文杏而葉似槐葉冬凋春花如胡豆而紅其莢如小豇豆其子如扁大豆而赤色可煮食或入藥用之一名相思子

太平樂二首

穆清

穆清之化被於無垠

穆清之化被於無垠

詩人玉屑引此詩作王建詩誤

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採花曲盡是泰階平

泰階平

泰階平六星在北斗魁下兩兩相比名曰泰階一曰天柱主調和陰陽

太平樂

太平樂之為言樂太平也此篇言自開元以來至德以後時事變改上則下情易達而教化行下則上德流通而風俗美也故曰穆清之化被於無垠言德澤之及人如雲氣之著物無所不至也上既以穆清之化被於無垠而人心和樂之故曰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採花曲盡是泰階平言天下太平也

堂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長

成唐詩紀事作風

送春辭

顧元緯本褒本俱缺此首唐人絕句作王維詩時紀事會唐詩品作張仲素詩

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尊酒不用惜花飛

詩人玉屑引此詩作王建詩誤

春詞

顧元緯升菴外集褒本作王建詩

轉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

詩人玉屑引此詩作王建詩誤

苔

顧元緯本褒本俱缺此首唐人絕句作王維詩

苔與盡春風色色依人衣來一色

逐人

逐人衣來如明珠是也雪年如迎江春而數多此正以見苔之意

楊升菴詩話云此詩寫閨人春晝之情不言人而人自在言苔而苔之意態橫生真得風人之旨

小雨

小雨天氣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色二字寫盡天氣之和潤人家在山堂其時適當暮春苔多綠色故曰欲上人衣來

寒上曲二首

集083-178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
羽畫皆書人
絕句作節

負羽 江色見賦或於邊都未和負羽從軍呂
延濟云負羽從軍各之子詩句行
閨人贈遠五首 呂延濟註無註節句
皆閨人思遠本凌本俱錄五首萬首
絕句唐詩紀事曹詩品彙
○又曹詩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爲報遊陽客流芳不待人
綺陌 梁簡文帝詩
三條綺陌平 遊陽 漢書地理志遊
東都有遊陽鄉

遠戍功名薄幽閨年貌傷妝成對春鏡不語淚千行
功名薄 陳子昂詩
幽閨 江淹別賦幽閨寂而
無歷宣之者

三右丞集 卷之一 五人

啼鶯絲柳窗遊燕雕梁曉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啼鶯一作鶯啼
遊燕一作燕遊

雖衆不可大遠之者
改爲遠望之語

形影一朝別關隴千里分君君莫歎君處秖是起行雲
秖是 呂延濟云秖是但也

洞房今夜月如練復如霜爲照離人恨亭亭到曉光
洞房 玉臺書夜了賦詩以紀月
如練 沈約詩玉繩低建斗月光如練
亭亭 謝靈運擬古詩亭亭山上松
亭曉月映冷

洞房空閨也
如霜 謝惠連雪賦皎潔如霜
亭亭 峽江月李
今夢君唐人言律詩
呂向註亭亭月明貌

過友人莊絕句減去後四句作一絕作王維不

如何據郭元緯
刻編次錄此首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感興 此本密谷註本凌本俱錄五首萬首
唐人絕句紀事曹詩品彙

禾黍不勝陽競栽桃李春翻令力咿者半作賣花人

遊春辭二首 顧況集作王維詩或
唐紀事雲作王維詩首唐人絕句
詩人玉屑引此詩作王維詩
別本題又作春思
分門纂類唐歌詩作王維詩

曲江絲柳愛相送寒谷冰皆服氣銷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鳴樂動芳韶

雲韶雲門黃帝樂大
耳想雲韶曹毗宗之善琴

三右丞集 卷之一 五

經過柳陌與桃谿步逐介光若處遠鳥度時時衝絮起花繁滾滾壓枝低

秋思二首 唐人絕句詩
時

綢軒涼吹動輕衣夜聽新雁生庭漏稀乃渡天河光轉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

綢軒 沈約詩綢軒映朱戶
朱軒而希乙軒

漾鵲驚秋樹棲頻飛繞一木何枝可依萬古曲人絕句
金風乃扇梁武帝詩秋風夜長

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消凌本樂府詩集俱作滿

太液 史記建章宮北作大池漸學高二丈餘方數十里象海中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漢書昭帝紀黃門郎上官桀子安桀父安上皆侍中出入禁闥桀安因帝幼弱專權謀為不軌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長安志也太液者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池言象地之池者言其氣通為一也太液池內有太液池池內有太液亭元和郡縣志太液池在大明宮北大明宮本漢永安宮高祖長安城圖永安宮在長樂宮南蓮葉南北連也

秋夜曲二首 樂府詩集作王維本集俱載此首樂府詩集作顧況誤

井梧寒葉下 唐人絕句作王維詩

燈火動高樓 唐人絕句作王維詩

白馬將軍 樂府詩集載之白馬將軍曲本辭古今樂錄曰晉鼓吹鐃歌十八曲一曰白馬將軍本辭亡

塞下曲 四首 唐人絕句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續本俱載此首唐詩紀事並作王維詩

幸勤幾出黃花戍 忠肅本作幸勤幾出黃花戍北史齊神武紀作幸勤幾出黃花戍

苦邊愁更逐斷蓬驚 忠肅本作苦邊愁更逐斷蓬驚唐詩紀事作苦邊愁更逐斷蓬驚

黃花戍 忠肅本作黃花戍北史齊神武紀作黃花戍

年少辭家從冠軍金裝寶劍去邀勳不知馬骨傷寒水惟見龍城起暮雲 馬骨龍城俱見顧況集作王維詩唐人絕句作王詩

金裝 宋本作金妝

龍城 漢書匈奴傳單于祠天地鬼神常以五月大會龍城匈奴俗天常以正月旦祠其先及天地鬼神祭天金人謂之祭天金人

平戎辭一首 唐人絕句續本俱載此首萬首唐人絕句續本俱載此首唐詩紀事並作王維詩

太白秋高助漢兵風霜夜卷虜塵清男兒經略燕然勒會取龍城飲馬還 馬骨龍城俱見顧況集作王維詩唐人絕句作王詩

劍喜見從王遊化不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作

發第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大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龍節 唐書大駕鹵簿有龍節以經天子之命也天子出入則以前驅

麟閣 唐書太宗貞觀十七年圖畫功臣於凌煙閣

閨人春思　唐　武帝燕
陌名王叔名虎仲上黨人
武德次曰太子太傅致仕次曰御史大夫次曰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後將軍平通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魏郡魏相次曰延年次曰正諫大夫以著名當世以上十人皆圖畫其像

然兒遊客百丈絲春風挽斷兒傷離開花落過青苔
地盡日無人誰得知

百丈絲

贈遠二首　唐　無名氏

當年只自守空帷蓼見關山是別誰不見鄉書傳雁足
足惟看新月吐蛾眉

雁足

無攀楊柳臨高閣開採芙渠傍碧潭走馬臺邊人不見
見沸尖堆畔戰初酣

走馬臺

青閣曰　人　芙蕖七言絕句花芙蕖也其化為青蓮詩
書張敞傳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

臭穢龍歸空愛喜莫計恩讐浪名辛黃帝孔丘何處
閻安知不是夢中身

疑夢　七言絕句

賦表八首

白鸚鵡賦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
鼎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作（文苑英華作令）
爾其入貢於人見珍奇寶狎翫蘭房之妖女出桂林之
雪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文苑英華作宝）慕
當方遠依人來舉託言語而難通顧形影而非匹（文苑英華作匹）
又以為其性貪一餐則之外（文苑英華作之）
別寓一籠之內（文苑英華作籠）
詩故比蓋之貝味而不
某名為鸚鵡字
（文苑英華作字）
請以俟淹雅之君子

鳴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
（文苑英華作之）
自呼（文苑英華作呼）明心有識候思無極（文苑英華作芳）
絕想離梁撫翼時噰花而不（文苑英華作每）
孤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
海燕巳瑞有玉管之可依（文苑英華作依）向寶鏡而知歸（文苑英華作歸）
光輝（文苑英華作毛）
鳧綠衣深籠久閉喬木長（文苑英華作毛）
與遷鶯而共飛（文苑英華作于）
白鸚鵡（文苑英華作白）

三石云集 卷之一十六

南海西城桂林 依人 金鋪 珠

種一種高人一頭白火雞之見火輒向火鳴舞欲其鳴舞而使詩人墨客賦詠之也

鵝蛟鵝、色白、喙長、頂有肉瘤、善鬬、

綢繆以竹木架屋也

依人 水牛陀尾長毛垂地色白者多

火德鴉 鸛之類、

金鋪 花長尾毛垂地、

珠 小者曰珠、

鄱陽六故 蘭房 義桂林寧

鄱陽 今鄱陽縣、

六故 六朝故都、

蘭房 妓女之居、

義桂林 桂林郡、

寧 寧遠縣、

白鷴

白鷴 似雉而大、

投人

投人 投荒之人、

火德鴉 皓鶴

火德鴉 鸛之類、

皓鶴 鷺之屬、

鷺

鷺 江鄉多此鳥、人家畜之、以防蛇、蛇畏其聲、

先山雞

先山雞 毛羅喙不長、

選

選 擇二林外人、

虞舜留茲石室思獻玉墀憑野豕以呈形表洞仙之
爲意且神物思變古亦有之龍躍平津寶爲寶劍鳧
飛葉縣空餘素履器非上品人纔下仙猶能精誠皇
修神變浚若況姝庭致昵天老幼群願投金學以享
上帝亦既考擊動諧律呂韶濩嘲其九奏實成失其
八音擧風入于洞簫鼓鼓北仙聲大地同和神祇降
臨無窮之壽永捐寶圖無疆之休以康庶績實由至
德斯感大道元通神人親告於休徵靈仙不私其空樂
限以留司不獲陪列拜舞不任踴躍喜慶之至

奉和聖制送王大校獵應制得太字

王右丞集　卷之十六　五

龍雪津

入鼎

聖祖

陰陽

風

元化

眉

鮎

疑

飛葉縣

咸

八音

九奏

舞

韶濩

休徵

燕翼之休

賀元皇帝見真容表

朱鷺

明四日照殿照室忽類光慕宮自明初開上天無
夜柱殿如晝還疑乾日衛朝與樹韜瑤池奪映實
由陛下宏敷本際大啓元宗明君潤色于眞源聖祖
和光于帝載表文明之在鄉六合以清知臨照之無
疆億載多慶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扑舞無任踴
躍喜慶之至

上黨郡 唐書地理志 屬河東道 五石眞容 唐舍要天寶元年十月七日縣王於參軍董同子符令尹喜之故宅上建元元皇帝降于丹墀令尹喜臺而得之于是置元元皇帝聖容行立于太白山祇迎焉容儀端嚴衣以玉衣若

二石丞集 卷之十六 三

名其宅曰三元觀之碑 元和郡縣志 上黨縣本漢舊縣屬上黨郡後魏孝文帝改屬武鄉郡隋開皇三年改屬潞州大業三年改屬上黨郡武德元年十月甲子高祖幸晉陽宮改屬潞州貞觀元年廢潞州復屬上黨郡 檢校官 杜氏通典 隋置二十五官爲上元七月十五日天官賜福中元十月十五日地官赦罪下元正月十五日水官解厄 檢校官 唐會要 天寶元年十月七日敕諸道採訪使有員外檢校官人于是遍有之 檢校官 唐書百官志 檢校官者非正命也某官事判某官 吳氣 水經註 氣出東陽永康縣南山高峻常有氣如雲狀因名其山爲氣嶺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貞觀政要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起於艱難而非正命某官事判某官 吳氣 水經註 氣出東陽永康縣南山高峻常有氣如雲狀因名其山爲氣嶺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光 禮記祭義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貞觀政要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起於艱難而非正命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臣維等言伏奉中書門下牒伏見絳郡太平縣白姓王英杷狀稱去載七月於蘊谷郡界捕見聖應空中有音曰我以神兵助取石堡城當時具經郡縣陳說

二石丞集 卷之十六 九

前有文狀申奏記今載正月於一梓州威洞過 金導像在獨坐山東北公成山左側年代已遠其處傾毀頗有靈驗者近令選匠差直省往取斯乃蒼生之福固唯無疆者近令選匠差直省往取斯乃蒼生之福固唯無疆彼求見唯見佛演御奏狮去年某月 十六日都縣官吏并道士女七百餘等 下分人與市省李萬德依此尋求其日諸山盡皆臨眺唯公成山上雲霧暗合遍尋不知所在遂結壇齋戒祈請經宿至二十七日辰時有五色雲見于霧合之處遂即分人子細尋覓乃見山半腹有少土傾處其上竹樹非常叢密并

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紀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猶龍 清都 徵約天帝所居 上帝所都 太和 殿名 桂殿 桂樹所生 瑤池 瑤池之水九色 宏敷 大敷

見一石角出土一寸便穿掘深三尺已來乃是一石龕龕中有尊像一左右真人六并侍子昆沓各一蓮以水洗沃儀相儼然事實且符通如真品其石龕重大非人力所能運轉今于龕上造屋宇便差精誠道士三人專修香火供養畫圖奉進者臣聞元德升聞與至降監必錫鑒晛彰厥有成不秘靈符賜其克享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以道理國以奇用兵先天而法自然終日不離輜重故曾後業觀之不見者今見聽之不聞者今聞仍敕神兵以助王旅天丁力士潛結鵷鶵星劍雲旗暗兌貔虎遂殲逆命之虜梁唐難拔之城加以必有餘德無不報指尊像之所在爲寶胜之休徵周流六虛言于管而驗于蓍既符真氣俄成五色之雲山腹洞心初迷二甲之霧開仙容儼若萬物今覩于劫未逢昔河破線圖（線原缺據顧本校正）山輸元女尚謂得天之助歲爲受命之符況眞誥人間聖容映照臨下七不仁大羅之天保祐聖生爰啟小有之洞寶感明主縮地而來豈比漢時乘空而去元后欽崇之福遠至邇安毗祖昭報之心

天長地久臣等限以榮問不獲隨例抃舞不勝踴躍

喜慶之至

石堡城 劉昫唐書地理志云鄯州鄯城縣南二十五里有大小二石城名石堡城

沈約宋書州郡志云西平太守漢舊名樂都魏晉因之

卓異傳曰魏武帝時人

北堂書鈔云樂都山在西平

周流六虛 周易繫辭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三甲霧 三甲見上注

不離輜重 老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以奇用兵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法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昆沓 昆沓山在西平

獨峙山 山在西平

太平寰宇記云獨峙山在樂都縣南二十五里

女媧 淮南子曰女媧氏之時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曰女媧氏風姓蛇身人首一日中七十變

又引尸子曰女媧之時天地之間洪水爲害猛獸食民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

又引風俗通曰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倦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

又引風俗通曰女媧號曰神聖之母黃帝之前承庖犧之後

又引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之末有諸侯共工氏出霸九州以水德王乘木而強與祝融戰不勝而大怒乃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又引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

又引淮南子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地南至交趾北抵幽都東窮榑桑西薄細柳

又引淮南子曰共工氏之霸也

事光元弟八十一人並歡弧矢之利石並兵伏刃氣人等或震大下莫敢智道不仁不慈黃民欲令黃帝仰天而歎天下知帝仁義不能禁止帝因使鎮兵以制八方元后元年黃龍見人禹讓帝不受遂至遷安天長地久旦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門下起敕書表

伏奉制書如有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奉天之時以行春令體元作則惟聖裁成伏惟乾元大聖皇帝陛下道凝庶績功深庶運極孝敬於宅誠致雍和於允穆狹其覩矧陋彼書衣寧失不紲況乎輕繇大赦戮僇之罪益寬流宥之典人謂無宛何知洽而不問殺而有禮豈若至于無刑加以親滅庶羞無祭肺之扈下除冗食請制曰之人買犢設□殺彼無歸之骨實收故收本予畜敬之稅旦猶止下一恣貧人免于十夫思折券者寬其暴征誓書勳者貴其宿負道德齊禮成其有恥之心悔咎思慈開其自新之路道之一變將使比屋可封守在四夫庶夫外戶不閉風俗忠厚禮讓興行六府孔修萬代永賴臣等忝居門下不任鬼藻扑躍之至

臣維稽首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太子中允洛出寒
畏忽遘奉捧戴惶懼不知所裁臣聞食君之祿死
君之難當逆胡于紀上皇出官臣進不得從行退不
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伏惟光天文武至聖皇
帝陛下孝德動天聖功冠古復宗社於墜地救塗炭
於橫流少康不及君親光武出于支庶今上皇返正
宸下衛乾歷數前王曾無比德萬霊幷躍六合歡康
仍開視綱之恩免臣斃鼓之戮投書削罪端社立朝
議計幾戮死滅餘氣伏謁明主豈不自愧于心仰厠
羣臣亦復何施其面舜天內省無地自容且政化之
源刑賞爲急陛身內虧尚沐官榮陳力興王將何寵
異況臣夙有誠願伏願陛下中興逆賊妙滅臣即出
家修道極其精勤庶俾萬一頃者身方待罪國未書
刑若慕龍象之侍是避魑魅之地所以鉗口不敢前
心今聖澤含宏天波路洗朝容罪人食祿必招屈法
之嫌臣得奉佛報恩自寬不死之痛誰藷銀臺門冒
死陳聞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謝集賢學士表

朝議大夫試太子中允臣維稽首言伏奉今月十八

日敕令臣兗集賢殿學士擢及無能忝加非望抃躍
懽懼不知所裁且謂之集賢非賢莫集固當宜其五
德列在四科遞聽衆推方紆聖鑒臣抽毫作賦非古
詩之流挾策讀書無專經之業伏惟陛下文思超前
哲之后書邦踰書卦之君龜圖不能比其詞能甲不
足究其義聞相如在蜀畏不同時枚乘去吳梁王虛
已老急賢之旨欲賜追鋒如臣不才豈宜濫吹將何
以編次漆簡刊定石經東堂賦詩將招不成之罰北
面待詔必無善對之才以榮爲憂席寵知罪無任感
恩踴躍戰越之至謹詣延英門陳謝以聞

集賢學士

凡天[illegible]其才藝乃[illegible]其學[illegible]理經[illegible]宮[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五德

[illegible]仁論[illegible]勇[illegible]五德[illegible]

四科

[illegible]智[illegible]

古詩之流

[illegible]

挾策讀書

[illegible]

導經

[illegible]

文思

[illegible]

書卦

[illegible]

龜圖

[illegible]

龍甲

[illegible]

相如

[illegible]

枚乘

[illegible]

追鋒

[illegible]

漆簡

[illegible]

溫吹

[illegible]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一

臣維言伏奉今月某日聖札題集賢殿御書院額榜
戴拜舞不知所裁竊以先聖徵言前王令典所以興
行禮義訓正人倫頓道胡兒頑不識經籍恣行毀裂
有甚焚燒伏惟陛下御極統天功成理定慈其嘗簡
旁搜古壁發求書之使置寫書之官于是九流百家
韋編綢帙爛然虎觀益彼鴻都加以舊重儒門將爲
教首俯題金榜自運銀鉤龍翔千烟雲日月照于
天地曾無以論誰敢强名況乎方丈之書七分入木
仲將虛爲白首義之札在墨池將使羊土之人知陛

集賢院　書六典註今上皇帝元年干乾以之坤令右散騎常侍定宇四人以從事其屬有七于是正五經文字石經九經三傳孝經論語爾雅等以爲集賢殿書院之官安置十三年名集賢殿文學士六人令典修書學士張說等以爲集賢殿書院之職掌與秘書省著作局同其屬有大收書庫以藏御書及古今文書之多盡善盡美之謂也又偶北海太守李邕東平太守賈曾太學博士趙玄默等分部撰集經史百家之書以備乃論撰編次凡二百卷上之名曰開元群書四部錄其經之屬有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孝經類論語類讖緯類小學類其史之屬有正史類古史類雜史類霸史類起居注類舊事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雜傳類地理類譜系類簿錄類其子之屬有儒家類道家類法家類名家類墨家類縱橫家類雜家類農家類小說家類兵書類天文類曆數類五行類醫方類神仙類類書類其集之屬有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其道釋之書不在焉凡四部合六十有五類各爲之論敘其大旨又別爲目錄一篇以揔其綱領凡二百卷

書之使置寫書之官

百家　家謂諸子之流也百家者舉其成數也

九流　漢書藝文志敘九流出於王官之守各引六經之一以自尊其術

虎　後漢書班固傳固著典引以述漢德其自序曰炎精之精曰赤漢帝堯之後出自唐侯歷虞及夏承天之緒至于殷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用師于鳴條之野以放桀而殷王受之亦多罪天命殛之用師于牧野以誅紂而周王發之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臣之義自天地設矣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聖人象天地而動制禮樂而興焉禮樂興而上下和矣是以五帝三王改名異制質文殊事而皆可以開物成務垂憲後進者也故孔子曰吾從周是以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雖百世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子生不當衰周之末值天下之變故定禮樂之制修舊起廢而天下之人咸知所以從上矣

方丈之書　入木之筆　仲將之楷　銀鉤之勢　金榜
鴻都　墨池

王右丞集卷之十六

表九首

爲薛使君謝娶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除臣某官拜命若驚稽首無地陛闕洪波退流必盪其涸穢處雲所潤不遺於荊棘伏惟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馨香之德格于天地故指旗而黑祲旋輝戈而白日冉中豈臣盡節臣職餘也割心自明天知之矣臣素寡生少爲文吏

折衝禦侮豈何不亡奉法守文一日之長當賊遍溫洛兵接河邊昇臣陝州催臣上道驅馬才至長圍已合未暇施力旋復陷城戟杖叉頭刀環築口身關木柵就虎狼臣實驚狂自恨駑怯脫身雖則無討自刃何不可而折節偷生恥涸鯉齒齊水之劍縱粉骨糜軀不報萬分之一況蒙推寬免是太歲之寄以分憂之重且天兵討賊會無汗馬之勞天命興王得返居羊之肆免其斃踣之厄恩臣之再生也臣欲殺身滅愧刎首謝牧臣欲殺身滅愧刎首

謝恩生無益十一毛死何異于腐鼠諫當閉關以思政酌泉以勵心親農力子平人無煩八部稗不負于明主非畏四知用釋慈誅政求課最

婺州　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婺州屬縣七人戶十萬已上慶雲之惠也七了為善若鳴鳴之仁也慶雲之詩音慶雲若孝悌之至也十室之邑忠信若丘兄赤黑之報

之諸侯故稱焉鄭康成禮記註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

腐鼠

葉夢得避暑錄話漢書賈誼傳鴟梟入室野鼠登牀貨財日積鬼神輸之此言小人得志則物皆爲己有也然多藏厚亡古人云之矣

酌泉

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簞瓢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吏故前後刺史至二十里地名石門白水以食泉爲之欲隱之餘至萬其鄉人不見可之欲遺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千金試觀下句果不易心及在州清德愈著部從事之職都督岱畿之內莫不聞名而來謁焉

八部

世說王丞相爲揚州遠人部從事之職都督岱畿之內莫不聞名而來謁焉下事還白

鷹揚之士燕頷猿臂裘龍鼎骨風猛毅麻子分明皆就筆端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玻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且如日律下泣知其孝思于慕之似皐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妓懷衛媿此忠節乃無啓之歲頻亦何暖于丹青宜交頓蒙獎教之恩益用精誠自勤勤以補拙雖未仙飛庶加宣慰微臣戰灼無答恩私之至

擬亂反正

事將王室者不計其身相生取其義也

知微知彰

幸蒙身部九子之黃子八

鵬翔

鷹揚

鵠冠

雙背

鳥跡

鳧舄

猿臂

龍鼎

元子

宣父

晉書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博學有才氣時人謂有三絕畫絕人多才藝又癡黠之稱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說顧愷之為虎頭將軍謝萬寿表

按晉書無此官但云為桓溫參軍而已事詳見世說卷陸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為列卒以備戎行於

臣一生已為萬足況建旗為將裂組受官叢推食之

恩錫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長策無聞未能

盡敵仰慚介胄俯媿鞾鞬加以弓不重于六鈞箭不

穿于七札臣中霍日誠愚後管以劉琨而恨小非周

羽之絶倫何以厠跡虎臣儀形麟閣伏惟皇帝陛下

昭格天地懋超七十二家徵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

八將而榮垂聖旨特命劉王畫稊戟之黃鬚圖石稜

之紫色才如過隙傾侯已得其神不待臨淄鄒子自

知其魂豈可藏之祕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時無

侯羣秣之士寵過其勳力不稱恩願死報於伏櫪捐

殺身于鳴轂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戎行左傳子曰不教而戰謂之棄民杜預注言不習教戒而使之戰是棄民也

建旗韓詩外傳曰建旗誓衆

推食賜衣史記淮陰侯傳曰項王見信不用亡歸漢王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六鈞六鈞三十斤也

七札與甲同

為幹和尚進註仁王經表

沙門惠幹言法離言說了言說即解脫者終日可言

法無名相知名相即真如者何嘗壞相實際以無際

可示無生以不生行非空空即心地見

圓自在宗說皆通者何以證玉毫之光辨金口之義

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商羊十地降無九天宏濟

畢生流通花之足亦行扣法扇金來之身心淨超
現法悉解脫釋門之六度包備行之五常老僧容容
復何語語以經無見之見不言之言淺智勝疑冰之融
微戒愈溯望之象以自覺離念註先聖微言如人何
第一義開不二門與四十九僧離一百八句六時禪
誦載息所佛鄣妖氣得驟慧日三千世界悉奉仁
王五千善神常衛樂主令果證定無量安寧緇服著
生不勝慶躍

仁王經

教菩薩修善地法門名曰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摩訶薩善能守護一切國土城邑聚落山林曠野險難惡處及諸國土一切人民之所止住是諸菩薩摩訶薩於其中間為諸國王及王夫人太子王子宰輔大臣國師百官統領人民閻羅王等講說是般若波羅蜜多時是諸菩薩摩訶薩應現如是不可思議自在神力為諸國王及諸大眾現種種形而為說法

沙門解脫

真如大般涅槃無名相無分別無生滅無住處無去來無依止無攀緣無自性無他性無不性無不生無不滅無一切無一切法無名無

子於大菩提證得通達無礙不能自已喜地異生入同性地發先斷煩惱現極明淨名離垢地無量光明滿足名發光地無量名慧行地無量名難勝地無量名現前地無量名遠行地無量名不動地無量名善慧地無量名法雲地無量名佛地

一切諸佛所證大菩提果亦名通達如來一切法門亦名一切種智亦名無上正等正覺亦名大圓鏡智亦名大法王位亦名大寶藏亦名大醫王亦名大導師亦名大丈夫亦名大施主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慈悲亦名大解脫亦名大神通亦名大自在亦名大無畏亦名大安樂亦名大歸依亦名大究竟亦名大涅槃亦名大滅度亦名大常住亦名大清淨亦名大圓滿亦名大莊嚴亦名大吉祥亦名大光明亦名大智慧亦名大威德亦名大名稱亦名大功德亦名大法門亦名大總持亦名大辯才亦名大無礙亦名大自在亦名大神力亦名大無量亦名大無邊亦名大不可思議亦名大不可稱量亦名大不可窮盡亦名大不可說亦名大不可說不可說亦名大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亦名大不可稱量不可稱量亦名大不可窮盡不可窮盡亦名大虛空亦名大法界亦名大涅槃界亦名大實際亦名大眞如亦名大菩提亦名大圓覺亦名大般若亦名大解脫亦名大神通亦名大自在亦名大無畏亦名大安樂亦名大歸依亦名大究竟亦名大涅槃亦名大滅度亦名大常住亦名大清淨亦名大圓滿亦名大莊嚴亦名大吉祥亦名大光明亦名大智慧亦名大威德亦名大名稱亦名大功德亦名大法門亦名大總持亦名大辯才亦名大無礙亦名大自在亦名大神力亦名大無量亦名大無邊亦名大不可思議亦名大不可稱量亦名大不可窮盡亦名大不可說亦名大不可說不可說亦名大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亦名大不可稱量不可稱量亦名大不可窮盡不可窮盡亦名大虛空亦名大法界亦名大涅槃界

蓮花足

蓮花足者出入無礙處處現前隨衆生心而為說法名蓮花足

金粟

金粟者名電名虛空名無住名無礙名無相名無為名無生名無滅名無作名無起名無相名無為名無生名無滅名無作名無起名無相名無為名無生名無滅名無作名無起

非記句 闡提句 非男句 亦不男句 非女
覺句 非覺句 動句 根句 非事句 非事
有爲句 無爲句 非無爲句 非有爲句 非
竟句 竟句 竟句 竟句 竟句 竟句 竟
樹葛藤句 雜句 非雜句 非說句 既記句 非說句 非
尼句 比丘尼句 非比丘尼句 非處句 非處句 非
大慧是名入句 先佛所說女及說法 華嚴應
當修學 十六國春秋 晉神仙 王子年 拾遺記 五千大
妖氣 妖氣廣 慧日 淨光慧日 破諸 清
慧日 王巾頭陀寺碑文 五千人 士五千人 大
國序 國故曰慧日 立像行面 僧之服 僧之服 僧之服
編服 僧祇 養之 色純紫 親答紫面淺 大
王右承集 卷之二十 海
爲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沙門僧某等言伏蒙聖札 趙二大師塔額及度僧抽
僧等並畢伏喜天心 從人欲 恩光至重 非舞難勝
臣聞聖者正也 佳正法者爲聖人 佛者覺也 得覺滿
者入佛慧 伏惟光天皇帝陛下 容滿足地 超究竟天
入三解脫門 過九次第定 見聞自在 不住無爲理事
背如終 非有漏 復皇圖而 御宇 會自法 以教人 百穀
順成 六氣時 若不加兵而賊破 不擾物 以人和 緇侶
勝緣 蒼生厚 幸所蒙 尊額 度僧等 龍騰金榜 鳳轉銀
鉤 河漢昭回 烟雲飛動 章誕 聖遺法 梁鵠慚爲 古
人降出天門 升于寶塔 玉繩級于重級 珠斗 拄于露
盤 以方震翰 貴多慚德 又宿修 冗行願 在法流者 覆
以慚媿之衣 落其煩惱之髮 成寶器 仁王爲琢 玉
之 因廣運 佛心 聖主受 恒沙之福 沙門等 叩承 聞訓
幸 僧昌 渭 仰札 賜書 足報本師之德 梵筵 遊 無 罰
大聖之恩 不勝 戴荷之至
唐書 僧神秀 姓李 今和 隋黎 釋氏 要覽 高僧
末出家 爲僧 受 通 傳 宋 高
坐禪爲業 乃 漢 傳 梁 代
以供 汲自 役 以求 其 法 以
人多矣 至于 悉 今 其
年卒 神秀 乃 往 其
王右承集 卷之十七 十五
大通 照 大
也 都 唐 也 都 唐
人 長 言 人 長 言
望 安 語 望 安 語
出 都 與 出 都 與
汝 洛 同 汝 洛 同
州 人 俗 州 人 俗
也 也 也 也 也
仕正法者爲 佛者 恩光 長 佛

覺也。涅槃經云何爲佛。名覺智。自覺覺他。覺滿二足。名爲佛。論佛者。梵語。佛陀。此云覺者。謂覺一切法。覺一切境。覺性空寂。覺心無相。覺名無願。覺解脫門。覺如是義。語物之覺。悟也。聖人爲先覺。凡人爲後覺。以凡夫之人。迷自本心。不知不覺。故名爲凡。聖人覺悟。故名爲聖。凡聖二人。其覺一也。

究竟天 解脫門 滿足地

十地生死。華嚴經究竟天。色界十八天中。色究竟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阿迦尼吒天。此五天。名爲淨居天。又名五不還天。又名五淨居天。又名五淨心地天。又名五淨土天。又名五淨天。又名五那含天。又名五上天。又名五色界天。又名五淨天處。又名五淨居處。又名五淨居地。又名五淨居。又名五淨。又名五。

解脫門。太教名爲三解脫門。云何名三。一名無願解脫門。二名無相解脫門。三名空解脫門。無願解脫門者。如經說。行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常。苦。空。無我。而生厭離。欲求出離。不願三界。不願三界中一切諸法。是名無願解脫門。無相解脫門者。如經說。行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常。苦。空。無我。而生厭離。欲求出離。不取三界。不取三界中一切諸法。是名無相解脫門。空解脫門者。如經說。行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常。苦。空。無我。而生厭離。欲求出離。不著三界。不著三界中一切諸法。是名空解脫門。

滿足地者。如來地不滿足位。而不退轉。永無生滅。名爲不生。不滅。名爲常。住。無爲。經云何名無爲。無爲之法。不生。不滅。不住。不動。不搖。不變。不易。不遷。不移。不作。不起。不修。不學。無名。無相。無爲。無作。無起。無修。無學。無生。無滅。無住。無動。無搖。無變。無易。無遷。無移。無色。無形。無對。無礙。無漏

寶器 悉能受持二生佛法 恒沙 恒河沙 此云天竺西域其海從阿耨達池獅子口流入其中沙細如麩 無量不可計者多之恒沙爲喻 涅槃經如恒河沙無能數者 一切衆生成熟願

爲僧等請上佛殿梁友

僧某言天地之大未滿法身紺殿衆寶豈充光宅陛下尊崇像教大捨外財自法利人黃金布地不役一人之力不費一家之產崇寶坊雲構將畢所營某寺以某月日上佛殿梁伏望天恩內賜一緻庶使大千世界悉入含人天共歸宇下然後以無礙慧大化羣物將使四生皆度豈惟北座可封則中天王右丞集 卷之一七 六

之臺才留幻士畫雲之觀徒候神人以占況今前王何陋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

法身 華嚴經 如來法身遍於十方 光宅 天下名宅 像教 王門論 李門論 寶坊 梵言僧伽藍 此云衆園 寶坊轉名 構 架也 大千世界 維摩詰經 佛所現土 寶嚴 嚴飾 成就 足也 禮 足也 慧苑音義 四生 法苑珠林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因緣 經云有四種生 一者胎生 謂老婦懷子 二者卵生 謂雞鳥魚蛇 三者濕生 謂蚊蚋 四者化生 謂天及地獄衆生 無色界 維摩詰經 無礙慧 菩薩瓔珞經 賢聖無礙 等道實暢無礙 解十者 脫一切衆生成熟願 悉能受持二生佛法 恒沙 恒河名 此云天竺西域其海從阿耨達池獅子口流入其中沙細如麩 無量不可計者多之恒沙爲喻 涅槃經如恒河沙無能數者

三石表集 卷之一七 七

貞躬第表

臣維猶竹高節年老力衰 幾何 作幾 久竊大官負恩尸素 尸素 作尸位素餐 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愈生四年 法苑珠林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因緣 經云有四種生 一者胎生 謂老婦懷子 二者卵生 謂雞鳥魚蛇 三者濕生 謂蚊蚋 四者化生 謂天及地獄衆生 無色界 維摩詰經 無礙慧 菩薩瓔珞經 賢聖無礙 等道實暢無礙 解十者 脫一切衆生成熟願 悉能受持二生佛法 恒沙 恒河名 此云天竺西域其海從阿耨達池獅子口流入其中沙細如麩 無量不可計者多之恒沙爲喻 涅槃經如恒河沙無能數者 愚弱託病被囚 囚 作拘 陷沈罪責免負世名 在于 在 作處 時在賊地流血白思一日 足 足文 作死 微臣白生薦足 足 足文 作死

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勉
華作聖
貪日官榮花薄歲月不知止足尚忝釋褐始願
始華作昔
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上才臣
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勒有國大體爲政本源非
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猶以兄弟自比六字文苑英華作猶兄弟二字
臣弟蜀州刺史綽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
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
綽前後歷任所在著善聲臣泰職甚多曾無
華作聲文苑英
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頭負累繫在三司
繫文苑英華作
縲紲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于綽一無憂憐
憐文苑英華作

華作
臣義不如弟三也綽之判策屢登甲科衆推才
華作
名素在臣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弟四
也綽言不忤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洗心平直寬文苑英華
臣無度量寬自容跪自慰不如弟五也臣之五
知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頒臣憂官事皆而
弟遠守方州外媿妨賢文苑英華作
內慙比義痛心疾
首以日爲年臣又遥近慈申朝暮入地闇然孤獨迴
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雨人又俱白首一別恐
隔黃泉儻得同居相覩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
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廷廷文苑英華作

行
臣嘗哲行嬰心弟白蹈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願
越爲期琴瑟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
勝私情懇迫之至

王縉，兄維弟也。開元十九年擢進士第，書王縉字夏卿，太原祁人。名與兄維齊名，又工樂技，特爲岐王所賞。天寶初，爲太常少卿，與李萬、李胡、祖孝孫等同修禮樂。又以文辭清典，爲文辭清典，與李萬、李胡、祖孝孫等同修禮樂。又以文辭清典，爲文苑英華作與李萬李胡

大官

北足

痛心比

疾義

首君

小言

方州

懸車

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

施莊爲寺　長安云清源寺在藍田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舊堂精舍捨以爲寺

周行　寫風寘人置署之前

伽藍　去聲梵語僧伽藍摩此譯衆園記中名衆僧所行列也

博陵縣君　成按唐百官志云文武官四品大上母妻爲郡君五品母妻爲縣君則此博陵縣君當是右武衛大將軍博陵郡開國公崔敦禮之母妻李氏所封者母妻爲郡君五品母妻爲縣君則此博陵縣君當是右武衛大將軍博陵郡開國公崔敦禮之母妻李氏所封者

岡極　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終天　潘岳哀永逝文今奉終天之訣

永思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終天謂終其天年也

王右丞集卷之十八　十一

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狀文書記八首

奉敕詳定鏡圖狀　帝嚳鏡圖兩卷今簡

擇記進狀

右某官宜曰敕詔看可否者臣愚何足以知詳實某

等議寫以名焉帝嚳帝譽鏡可以十也鏡可以照

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照後代可以知興亡故其行事似堯

舜者必盛似湯武者必興似桀紂者必衰似秦皇漢武者必衰似夏

二石表見　卷之一十八　一

桀殷紂者必滅如照之必見故謂之鑑

之況人乎古之聖賢之君莫不是鑑焉詩文帝

之德不顯帝命不時如鑑之象矣不可一日

尺就之如日月之運寓四海一六合臣

歌九德名揚五典萬事康哉之頌虞舜之鏡

肉林酒池爭奢侈之事紂之鏡也一伏羲牛馬六龍文王

龜鶴鳥迹之鏡也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物天地之間氣分爲天地人物天地人物之長養之也

八識

通宗鏡錄云問經論中說八識五陰十八界等名義一一分明今欲聚一覽五陰十八界名義總攝不出心色二法

五陰

一色陰　二受陰　三想陰　四行陰　五識陰

十八界

六根　六塵　六識

六根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意根

六塵

色塵　聲塵　香塵　味塵　觸塵　法塵

六識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詩題前任司戰田棐施貧人粥狀

在邑比見道路之上凍餒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溝壑仁之德政上天故得年穀屢登逆賊皆滅報施之理昭昭然邑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合交納近奉恩敕不許併請將一司職田還與施

粥之所于國家不滅數粒在窮寒或得再生庶以上福聖躬永宏寶祚仍望令劉晏分付所由說具數奏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敕

職田

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以品秩高下爲差從一品一頃八十畝每品遞減一十畝至九品二頃四十畝流外品一頃二十畝

中書舍人

六外法

寶鈿

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臣王維
狀進

肅宗皇帝答詔

敕卒求默啓久撰勲賢具寤誠推令弟行修既膺費
相之任倘觀規諫之能建禮明昇鄭行並列丞明既
卜維序同歸乃容家肥無忘國命以副知
左散騎常侍

于右丞集

不材之木 舊圖 散地 銘 蛸 書令 傳 君故 涛 名 路之 詠 涼 曰于 五 王

獻 啓 跗 夢

家肥 凡 大禮可 婦 名 薦 之 張 進 之 葉 栄 為 時 菜 為 時 菜 之 舊 之 肥 也 為 通義大夫 有 行

天地之心無不覆載烏鳥之性自私巢穴國家非徒
疆理其地固亦其人思欲一切悉聲教變毒蠢之
俗務耕蠶之鄉伏惟皇帝陛下大道先天至德冠古
武功則我有七德文教則舞于兩階億兆廣堯封之
時郡縣加禹服之外而犬戎小醜蜗角偷安動搖遠
邊遮洩使之路脅從小國絕蒂臣之將四鎮節度使
高仙芝等虔奉聖策肅將天誅因識□之旦暗尋勃
律之舊好昏諸胡國悉脅王師萬甲風馳六軍電掃
甑裘之長思嚮風以無階毳墨之人惟塗地而可獲
王右丞集 卷之十八 七
遂通重譯罔不來庭實頼聖謀場惟帝力無攻不克
百蠻皆歸于闐中無遠不賓萬方皆在于宇下臣等
不勝喜慶之至

露布

北與幽都接南盡交阯東至滄海西踰葱嶺天地所
育風氣所通莫不尊親我皇德我皇仁我皇武我皇
文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

兩階

有七德之舞有九夏之歌有三雍之容有八佾之舞
命備乃興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云干楯羽翳也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

聲教

文舞于寢生亮封諸亮時封鄧侯所至輒有天下飢盜賊并起亮以令上計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薊東不過五百里侯服外五百里甸服外五百里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之國于是書軌大會貢獻之使各以其方物至

蝸角

莊子寓言

君也曰以亞夫之從梁也使人素之魏王之使人未至而梁已亡其半矣魏王大怒乃使人迎亞夫於道而謝之曰寡人固已聽子之義矣子又何以梁亡爲寡人哉亞夫曰臣之從梁也梁王之使人素臣也臣之使人未至而梁已亡其半臣之從梁也梁王之使人迎臣於道而謝臣曰寡人固已聽子之義矣子又何以梁亡爲寡人哉

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蕭何之運糧攸備曹洪之以良馬濟趙衰之以壺飧從收合亡騎繕治兵甲聆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劍率卒執戈前驅決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侍郎忠節蓋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爲一代宗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夫仁豹自愛者且奔氣伏匿倫延晷刻窮慝既至即西大母婦自經于溝瀆安能決命爭雄慷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于上不干功于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蒂與風流儒雅之士置酒高會吟詠先王遺風翛然有東山之志善矣維

雖老賤況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亦常延頭企踵嚮風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于下執事者以爲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閒人持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也而猥不見遺恩昔公命吳質書宣旨慰勞之況將何以寘知已之望報厚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持狀候涼時伻躬詣門下奉謝王維頓首

李侍郎　曾聚玄鏡高志備霜氣武冊動聲二十五日報德從王師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進封潤國公封二百戶劉向唐書藝文紀大曆十年舒翰爲元宗幸蜀丁酉至馬嵬兵殺楊國忠及貴妃韋后太子收復長安庚子至烏氏驛光原太守李

道邕見和又聚甲士本注渭北節度使李光弼也又爲汾陽王郭子儀也又爲濟北王程元振也又爲博陵王崔圓也又爲趙國公李輔國也又爲魯郡公魚朝恩也又爲燕國公史朝義也又爲鄴侯李泌也又爲汝陰王吐突承璀也又爲晉國公裴度也又爲淮西吳元濟也又爲蔡州吳秀琳也又爲成德王承宗也又爲魏博田弘正也又爲平盧李師道也又爲淄青侯希逸也又爲范陽朱滔也又爲成德王武俊也又爲魏博田悅也又爲幽州朱泚也又爲淮西李希烈也又爲成德李惟岳也又爲魏博田緒也又爲幽州劉濟也又爲魏博田季安也又爲平盧李納也又爲淄青李正己也又爲淮西吳少陽也又爲成德王士真也又爲魏博田承嗣也又爲平盧侯希逸也又爲淄青李懷玉也又爲魏博田悅也又爲成德王武俊也又爲幽州朱滔也又爲魏博田緒也又爲淄青侯希逸也又爲平盧李納也又爲淮西吳少陽也又爲成德王士真也又爲魏博田承嗣也又爲淄青李正己

跡袁宏[illegible]名[illegible]
跡溥擊[illegible]
名[illegible]
[illegible]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近殿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吠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襲昔攜手

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輞水廓然重門但掩柴扉空林獨行厭聽鹿鳴計已熟矣

二山中人王維白

猥[illegible]鄙也[illegible]

與魏居士書

[illegible]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身知名空而逐不避其名也古之商者日許由壯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隱水而洗其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鹿與徃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意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邪此又足下之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鄉媚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嘗

見晉郭安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志大守小不□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與其易也寧戚明哭于是無可無不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若了以布仁施義濟困濟仁為適意處其迫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于不易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只種頭俱生無行作以為大依無守默以為絕塵以不動為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彊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窘倫疎荷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衆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

丰寅并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謗于商賢也晉陳起予性靜閑之

太師魯公頗有學識安天下後董安于治晉四代九公左傳

范然諾孫其言熟諾之若言欲狂頓覺與徒

卓犖食漠漢

山樓谷欽漢

求黔婁

朝聞夕東陽朝瞥

右史

赤坪

靴腐坪筆

贈裴儀　見周易下篇
易　黎　林
高士傳　王　積
五臣注　文　賦
李　善　注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寧年未弱坐
則端膝讀書夜則燕寢熟寐晨興整衣束帶
危坐不倦雖穿踰之盜白刃交於前而寧讀
書自若盜相謂曰此眞君子也乃還所掠財
物後遭黃巾之難寧與邴原俱入遼東越海
浮桴往來郡縣人士從之者以百數寧乃躬
耕墾植百穀菽麥隨所收入足以自給而已
常講學不輟雖在草萊之中而服儒者之服
行則中規止則中矩坐則中繩立則磬折威
儀容止可以爲世則是以遠近敬慕之皆就
而取正焉
魏志曰寧以漢末大亂浮海居遼東越海
而東國人從之者以百數寧乃躬耕墾植百
穀菽麥隨所收入足以自給而已常講學不
輟雖在草萊之中而服儒者之服行則中規
止則中矩坐則中繩立則磬折威儀容止可
以爲世則是以遠近敬慕之皆就而取正焉
後漢書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寧
年未弱坐則端膝讀書夜則燕寢熟寐晨興
整衣束帶危坐不倦雖穿踰之盜白刃交於
前而寧讀書自若盜相謂曰此眞君子也乃
還所掠財物後遭黃巾之難寧與邴原俱入
遼東越海浮桴往來郡縣人士從之者以百
數寧乃躬耕墾植百穀菽麥隨所收入足以
自給而已常講學不輟雖在草萊之中而服
儒者之服行則中規止則中矩坐則中繩立
則磬折威儀容止可以爲世則是以遠近敬
慕之皆就而取正焉
晉　陸　機
晉　士　衡
文賦曰伊茲事之可樂雖兹物之在我恒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所及能之
所盡也每自屬文輒觀其會通考其利鈍研
精覃思傾吐胸臆然後選義按部考辭敷奏
以其才或理扶其所載或文垂其所悲或言
窮而情有餘或物出辭後或辭逸而理舛或
本同而末異或始悲而後歡或初晦而終明
或觸情而發或因感而興或遵聲而得或尋
味而遺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或收
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
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若夫應感
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
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
苟銜華而佩實誠曲變其何窮
晉　潘　岳
晉　安　仁
秋興賦曰於是仲秋之月涼風戒節白露
爲霜鴻雁來賓羣蟄潛藏乃有清商眇眇白
藏之音應西方之金氣聽蟋蟀之哀鳴感天
高而氣清悲落葉之飄零慨逝者之如斯悼
來者之可驚
晉　潘　岳
晉　安　仁
閑居賦曰於是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採花釀蜜以俟伉儷之歡

序十首

赠裴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華氏逍遥谷营集序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注

山有嫡射人莽方外游有逢焉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士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絕朝市而身

抱朱紱卧承明而慕窅冥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獻心啓于上帝高氣降為陽春時則太子太師徐國公在丞相位山公有丞相始與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豐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秘書長方領垂瑞可筆諮有不名合銓文苑作相與察大地之和人神之泰聽于朝則雅頌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與邦教者官司其方文苑作相與察大地之和人神之泰聽于朝則雅頌交聞于野則廢歌矣通曰猗歟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聲節鼓退于形庭退辰擇地文苑作相與擇地有作退于形庭有石劒拜大韜書輪扁般輸羽有作輪扁般輸羽先路以啓夫通途馬陵下建乎棠地文苑棠地有作甘棠合璧事類棠地新豐作入于家林館竹樂之嘉會實出其陳水源之清合璧事類作雲出其陳于宅內文苑作雲出其陳于宅有作出其緣草堂山啟于朱戶渭之美

屑巔檻側遲（遲趣非舊作）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嚴谷先暮羲和不能信其時井木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井木唐文粹作朱芳舟）花遲窈窕衛皇連翩（花窈文粹作杳窕綸唐文粹作超忽）駿御延佇于叢薄佩玉升降于蓁翠于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禽以大罌烹用五鼎木器漆腫即天姿以爲飾洛毛頭鬃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變頌始設再忘憚慨于塵在趙拜俳倡于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濛汜羣山夕嵐猶有濯纓清歌據梧高誄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容則冠兒巢田主人則弟兄九疇是四美同乎一時襞而不書罰在司禮寫賢懲傳帝嘉茅堂之居仰嗣有軍忽序蘭亭之事（賢唐文粹作緊）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坐而論道

（道唐文粹作坦）

始射（射下唐文粹有之字）兒給天下之矢（矢下唐文粹有之字）平寰宇（寰宇唐文粹作天下）記（記唐文粹作紀）今名始射之山（山下唐文粹有之字）水之陽（陽唐文粹有之字）天下之良弓（弓下唐文粹有之字）爲（爲唐文粹作以）此地也（地唐文粹有之字）

方外

（外唐文粹有之字）

王官（官唐文粹有之字）

小隱

（隱唐文粹有之字）

在宥（宥唐文粹有之字）

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宥天下之至德也治天下之末也

其方（方唐文粹有之字）夕息之一方（方下唐文粹有之字）其義未嘗以生死變其節（節唐文粹有之字）故曰坐而論道

官司其方

（方唐文粹有之字）

公官（官唐文粹有之字）修物（物唐文粹作事）見虞（虞唐文粹作舜）命羲和（和唐文粹作仲）欽若昊天（天唐文粹有之字）歷象日月星辰（辰唐文粹有之字）敬授人時（時唐文粹有之字）分命羲仲（仲唐文粹有之字）宅嵎夷（夷唐文粹有之字）曰暘谷（谷唐文粹有之字）寅賓出日（日唐文粹有之字）平秩東作（作唐文粹有之字）日中（中唐文粹有之字）星鳥（鳥唐文粹有之字）以殷仲春（春唐文粹有之字）厥民析（析唐文粹有之字）鳥獸孳尾（尾唐文粹有之字）分命羲叔（叔唐文粹有之字）宅南交（交唐文粹有之字）曰明都（都唐文粹有之字）平秩南訛（訛唐文粹有之字）敬致（致唐文粹有之字）日永（永唐文粹有之字）星火（火唐文粹有之字）以正仲夏（夏唐文粹有之字）厥民因（因唐文粹有之字）鳥獸希革（革唐文粹有之字）分命和仲（仲唐文粹有之字）宅西（西唐文粹有之字）曰昧谷（谷唐文粹有之字）寅餞納日（日唐文粹有之字）平秩西成（成唐文粹有之字）宵中（中唐文粹有之字）星虛（虛唐文粹有之字）以殷仲秋（秋唐文粹有之字）厥民夷（夷唐文粹有之字）鳥獸毛毨（毨唐文粹作氄）分命和叔（叔唐文粹有之字）宅朔方（方唐文粹有之字）曰幽都（都唐文粹有之字）平在朔易（易唐文粹有之字）日短（短唐文粹有之字）星昴（昴唐文粹有之字）以正仲冬（冬唐文粹有之字）厥民隩（隩唐文粹有之字）鳥獸氄毛（毛唐文粹作毨）

廣敬賢

（賢唐文粹作歌）

帝舜作歌（歌唐文粹有之字）歸北事見虞（虞唐文粹作舜）

猗歟

（歟唐文粹有之字）

毛筆猗歟（歟唐文粹有之字）盛德（德唐文粹有之字）在天（天下唐文粹有之字）著于（于唐文粹有之字）簡策（策唐文粹有之字）

羽幢

（幢唐文粹有之字）

漢建（建唐文粹有之字）

路

（路唐文粹有之字）

嘉樹

（樹唐文粹有之字）

美竹

（竹唐文粹有之字）

綠池

（池唐文粹有之字）

窈窕

（窕唐文粹有之字）

丹

（丹唐文粹有之字）

青松

（松唐文粹有之字）

白雲

（雲唐文粹有之字）

蒼苔

（苔唐文粹有之字）

紫芝

（芝唐文粹有之字）

翠羽

（羽唐文粹有之字）

黃鳥

（鳥唐文粹有之字）

鸞和

（和唐文粹有之字）

鶴唳

（唳唐文粹有之字）

鴻漸

（漸唐文粹有之字）

鳳翔

（翔唐文粹有之字）

龍飛

（飛唐文粹有之字）

六鷁

（鷁唐文粹有之字）

朱鳥

（鳥唐文粹有之字）

玄鶴

（鶴唐文粹有之字）

白鷺

（鷺唐文粹有之字）

鴛鴦

（鴦唐文粹有之字）

鸂鶒

（鶒唐文粹有之字）

鳧鷖

（鷖唐文粹有之字）

鷗鷺

（鷺唐文粹有之字）

鸛鵝

（鵝唐文粹有之字）

鸕鷀

（鷀唐文粹有之字）

鸚鵡

（鵡唐文粹有之字）

鷓鴣

（鴣唐文粹有之字）

鸜鵒

（鵒唐文粹有之字）

鸜鵒

（鵒唐文粹有之字）

鸜鵒

（鵒

送赤松王尉皆古仙人

司禮唐文改禮部為司禮年

家孫王家于

送崔九興宗遊南山

楚傳漢元王交傳五世孫戊荒淫不遵道義為楚王二十三年反兵敗自殺

豈曰能賢左傳

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紲結唐文作繫

曰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歌笑其鄙也

司戶

肱左傳是也

百工庶

允信厥

惡劣曰

鄭杜足孝

鮮食

鵬大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 酉陽雜俎作邑名誤今按下

今上合大道以撫混夷振長策以馭宇內故左言逐鹿穿胸沸脣騰白波驟輪碧箚之眞履阻赤坂傳致紫曉之琛辮髮名王養馬于下庭韃結亦帝獻珠于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倫安九服之外謂天誅罕及自絕所國之後而王祭不供天子按劍謀臣而出胡笳咽于寒下畫角發于軍中亦可悲也遲了之獻凱雲臺奏事宣室紫綬貴地金印如斗列居東第位爲通侯舊友拜塵奉公書幣大夫老矣武安侯問予

振長策 史記秦始皇以長策馭宇內漢文稱善漢高發跡馬上豈以長策取之乎

穿胸 會稽之野爲吳孔穿所刺見呂氏春秋

渴使范成 范成大使北時作

風防風之 國語防風氏後爲大人

迅風雷雨二屯 易

禹哀之乃拔 史記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沸脣 晉書沸脣氏羌胡之屬

也　碧磬　文鉞曰石磬之製鉤文古也　赤坂　漢書西域傳注赤坂在于闐東北　養鳥　何休公羊傳注養鳥名也　鵬　王褒洞簫賦注鵬大鳥也　結夷帝　查慎行曰結夷帝名豈然　鬼

眼如紫石稜類如蝟毛　猓玃　郭璞曰猓玃大如人好笑見人輒走　狨　郭璞曰狨似猿黃黑色　狖　郭璞曰狖似猿黑色　猩猩　郭璞曰猩猩小而黑色　狒狒　郭璞曰狒狒如人長七八尺　豪彘　郭璞曰豪彘豕而大　豲　郭璞曰豲似豹而黑　貙　郭璞曰貙似貍而大　貔　郭璞曰貔似虎而黑　貘　郭璞曰貘似熊而小頭　貒　郭璞曰貒似豚而大　貉　郭璞曰貉似狐而小　貁　郭璞曰貁似貉而大　貂　郭璞曰貂似貍而小　貍　郭璞曰貍似貓而大　貓　郭璞曰貓似貍而小　鼬　郭璞曰鼬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鼢　郭璞曰鼢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鼫　郭璞曰鼫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鼩　郭璞曰鼩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鼨　郭璞曰鼨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鼯　郭璞曰鼯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鼱　郭璞曰鼱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鼷　郭璞曰鼷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鼸　郭璞曰鼸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鼹　郭璞曰鼹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鼵　郭璞曰鼵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鼶　郭璞曰鼶似鼠而大　鼠　郭璞曰鼠似鼠而大　鼴　郭璞曰鼴

廣武

拾遺

靖康

指畫山川

七發

天口運

南牧

呼韓

東門

躍馬

繡甚

竹見甘泉

短後之衣

貝之飾

綠青

獨步當時

公卿

孫吳

象弧彤韔

雀頭香弩

西京

北門

兵

謀夫

篇

兵

白馬將軍歌　送李補闕克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紫騮馬

金印如斗

拜席

武安侯

通天大道

漢張仲景傷寒論序

東門行

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駐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略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廣以故益侮之

名矢 禮記 用兵 左傳 晉侯使韓厥告趙武曰昔我先君成公與子同好秉其威儀以見於羣臣是用有卻 書 微子 王若曰殷其淪喪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周公 金縢 我之多才多藝不如旦之仁也 論語 子曰君子不器 孟子 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 禮記 曲禮 凡為天子臣諸侯曰予一人 禮記 曲禮 天子當依而立 禮記 曲禮 天子之車曰乘輿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妻曰后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卿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士曰元士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史曰太史 禮記 曲禮 天子之相曰左右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兵法曰司馬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公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家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宰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內史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外史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冢宰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宗伯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司馬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司寇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司空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公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孤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卿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監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帥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將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軍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師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公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孤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卿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監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帥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將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軍 禮記 曲禮 天子之大夫曰三師

孤城悄悄朔管飛胡笳一動邊草黃
敵騎長河始冰吾子勉之懷慨而別

懷州雪後書事　地理志河內郡懷州

參軍鸞　唐書百官志北參軍事參軍戶曹參軍

貳車　周官大司馬軍將皆貳之注貳車副車也

諸侯劍　莊子曰趙文王喜劍以知劍為務以劍見王王乃說之劍以資為上客以劍重之亦無為之夫此劍重之所以忠勇之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天良有猛士也史記注曰諸侯劍裝以玉也

鐵馬　兵書李牧註鐵馬千羣朱赤甲之馬也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少年明經試出補吏學通夫義政習前典本之于德

王右丞集　卷之十九　十七

輔之以才大官大邑可也不惟是哉予嘗什魯荅嘗之鄆書肆魯宰以魚山濟水旗亭千隱評只鄆商周客有鄒人之風以厚俗在汶陽之田以富農齊紈在笥河紡登紅一都會也予其不寶貨不鬼樂不弄法不慢官無侮老成人無虐孤與幼上官奏課輒最以聞則錫衣方領垂璫珥筆子所得也誰政有之予病且慵放晚臥衙鼓衙罷門落日秋草趙服過我且東其轅促飯中庭子不可以詰食送車出郭吾不可以徒行履以及門拜于堂下猶且抱杖延頸送之以日城廻樹轉悲其馬嘶云

須賀
明經
魚山
旗亭
清水
前與
詩壯
左傳
通
凡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奏課河魴
送之以日
悔老成人
新都

鄭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閒上疑上字之訛與寢閒
接七月之什蕩無遺風豳陵之秦雜居其地故有黠吏惡少犯命亡紀于稽作于非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史鄭子爲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殫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焉繡衣下帷風俗之治之如是乎之訛是以文惡抵罪除名爲人削跡于野杜陵解印時貴故侯之瓜彭澤無官矩有公田之黍率衣肘見步屧穿履戾由中是資非病扁聖朝龍旂鸞格登封告成之事畢舊章琮郊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又安蠻夷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有闕俾爾惟賢明試以功居多詰久清曹列署且有同時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義之府夙年策仕一命臨官于今當歲日左遷六人同罪于外郡籠企瓌業克傳承相文儒萬石高風頒重授人賓客賦詩寵別贈言贓行騎發棧道館于牧扉劍門中斷蜀國湯于二川銅梁下臨巴江入丁葛井貴酈欲晶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新都

史記萬石君家以孝聞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樓道 史記索
隱棧道
山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爲閣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天子若曰咨爾二事百辟寇賊姦宄震驚朕師其率
吏二千石至墾綏予將大命于朝以撫方夏尊從厥
惟祥舊有令聞克奉成憲往踐乃職無恫于人獄貨
非寶農食適碩淳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噴于乾坤
江城入于決落彼有美錯爾官操刀學古入官倚法
爲吏上官奏課罔將大選爾勞勉哉行乎唱予和汝

海陵書廳壁銘

石君墓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衡嶽瑗上人者常學道于五峰蔭松棲雲與猿虎雜
處得無所得矣天寶癸巳歲始遊于長安手提瓶錫
五白鶴甲寅居吐論編禹高之初給事中房公謫居
宜春與上人風土相接因爲道友伏臘往來房公既
海內盛名上人亦以此增價孤九月杖錫南返扣門
來別秦地草木搖然已黃著倍白雲不日而見漢陽

五峰九老圖詩序

五峰九老圖者何所得而稱之也蓋取其人而已
所得而稱之者何其人之賢而已賢者何其人之
有道而已有道者何其人之無所得而已無所得
者何其人之不以所得而自以爲得也 房公
房公宜春

駐錫曹溪門人也

元孫曹叔自東遷山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心舍于有無眼界十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人者不捨幻而遇于色空有無之際故曰可應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嘗物物方酌我于無垠之域亦已有矣上人頃會陽之動與勢侶而作有雙樹之道場以衆花爲佛事天上海外異卉奇藥靡時來薦伯益未知者孰始故于茲人始聞于我瓊蕤滋蔓倚廻階而欲上寶庭盡無當露井而不合葬艷翻日衆

香同風開散次第連九冬之月種類若干多四天所雨至用楊枝已開貝葉高閣聞鐘升堂覩佛右繞七匝御坐而坐流芳忽起雜英亂飛焚香不俟于脩檀散花爰取于優鉢漆園傲吏著書以稗稱爲言蓮塵大仙說法開藥草之品道無不在物何足忘故歌之詠之者詣愈見其照也

薦福寺

九冬

楊枝

四天

露井

伯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文讚七首

讚佛文

竊以真如妙宅具十方而無成湛槃至功滿四生而不應（應疑是帝字之訛）故無邊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萬法俯行無行爲滿足之地惟慈化佛卽具三身不捨凡夫本無五蘊實報津梁相法脫落庶容始于慶門漸于空舍然後金剛道後爲三界大師王毫光相得生補處在散髮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

子多劫來翻聖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各補則外事寂滅本而應衆生隨處在散髮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修業方等經時世會聖旨殷則雨花而爲佛事常住公頃以入朝天闕上簡帝心雖功在于生人深解拜命願賞廷于愛女密啟出家白法宿修業書方等經時世會聖旨殷則雨花而爲佛事常住公頃以入朝天闕上簡帝心雖功在于生人深解拜命願賞廷于愛女密啟出家白法宿

竊以真如妙宅具十方而無成湛槃至功滿四生而不應（應疑是帝字之訛）故無邊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萬法俯行無行爲滿足之地惟慈化佛卽具三身不捨凡夫本無五蘊實報津梁相法脫落庶容始于慶門漸于空舍然後金剛道後爲三界大師王毫光相得生補處在散髮常侍攝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

無疆記樹以爲年主字無垠包蓮花而爲界又用莊嚴常侍公出爲法將入拜台臣身在百官之中心超十地之上夫人以女殊智本是法王在普賢心長爲佛母即君娘子等作誠性爲孝順用□德爲道場將遍衆生之慈迴向一子之想又願普同法界盡及有情共此勝因俱登聖果

十方法界珠光佛
窮虛空盡未來際一切諸佛一切尊法一切聖僧一切菩薩一切靈感一切緣覺一切聲聞及諸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所有一切功德我今悉皆隨喜普賢所說
盡虛空遍法界三世所有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所說
無量法輪大千世界名香普熏之地無量寶蓋莊嚴之地無量寶衣遍覆之地無量寶幢寶幡寶帳寶網寶繒寶蓋寶珠寶瓔寶鈴寶樹寶臺寶閣寶殿寶宮寶殿寶樓寶觀寶道寶橋寶船寶車寶輿寶座寶床寶几寶案寶帳寶帶寶履寶冠寶衣寶服寶瓔寶珞寶鬘寶香寶華寶燈寶燭寶爐寶鼎寶器寶物寶藏寶庫寶倉寶穀寶米寶麥寶豆寶粟寶稻寶種寶苗寶樹寶林寶池寶井寶泉寶流寶河寶海寶山寶地寶石寶沙寶塵寶土寶金寶銀寶琉璃寶珊瑚寶琥珀寶硨磲寶瑪瑙寶真珠寶摩尼寶珍寶妙寶好寶勝寶上寶無比寶無等寶無量寶無邊寶不可思議寶不可稱寶不可量寶不可說寶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寶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寶不可量寶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寶不可思議寶不可稱寶不可量寶不可說寶不可思議寶不可稱寶不可量寶不可說寶不可思議寶不可稱寶不可量寶不可說

微塵經　華嚴經　莊嚴經　三昧經　和合經　子功德經　發菩提心經　利根經　文殊智慧經　六神通經

西方變畫讚 并序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宅有也若依佛慧既洗滌于六塵未捨法求捐如幻于三有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悟實藏商人既倦日息化城宛境達于無生因地從于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右常侍嘗御史中丞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故某官申粹之所作也夫人門爲一族之先迫爲北行之首大事纖事終身靡違而卑卬命婦盈朝闔風而素旋心于白化尚有若斯法真空衆不立以示見設善權非報難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

譯聖衆圍繞湛然不動疑迹于尼連禪河現受生于迦毘羅城示誕太子之貴未表聖由痛母之亡一乃著明夫人之德大門生諸佛之慧如來在世乃至滅度未嘗不以大事因緣而興于世我下被助宣揚佛事乃至滅度後亦復如是佛者秀出其名多寶踊出其實小之如來亦復如是大道天衆重說無量義已於大會中告諸菩薩佛十等所住之界

法界聖果 見大 并序

一子然無子經如來恒爲衆生說無有子想如來亦復如是重

譯理衆圍繞湛然不動疑迹于尼連禪河現受生于迦毘羅城示誕太子之貴未表聖由痛母之亡一乃著明夫人之德大門生諸佛之慧如來在世乃至滅度後亦復如是佛者秀出其名多寶踊出其實小之如來亦復如是大道天衆重說無量義已於大會中告諸菩薩佛十等所住之界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宅有也若依佛慧既洗滌于六塵未捨法求捐如幻于三有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悟實藏商人既倦日息化城宛境達于無生因地從于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右常侍嘗御史中丞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故某官申粹之所作也夫人門爲一族之先迫爲北行之首大事纖事終身靡違而卑卬命婦盈朝闔風而素旋心于白化尚有若斯法真空衆不立以示見設善權非報難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

譯理衆圍繞湛然不動疑迹于尼連禪河現受生于迦毘羅城示誕太子之貴未表聖由痛母之亡一乃著明夫人之德大門生諸佛之慧如來在世乃至滅度後亦復如是佛者秀出其名多寶踊出其實小之如來亦復如是大道天衆重說無量義已於大會中告諸菩薩佛十等所住之界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宅有也若依佛慧既洗滌于六塵未捨法求捐如幻于三有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悟實藏商人既倦日息化城宛境達于無生因地從于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右常侍嘗御史中丞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故某官申粹之所作也夫人門爲一族之先迫爲北行之首大事纖事終身靡違而卑卬命婦盈朝闔風而素旋心于白化尚有若斯法真空衆不立以示見設善權非報難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

譯理衆圍繞湛然不動疑迹于尼連禪河現受生于迦毘羅城示誕太子之貴未表聖由痛母之亡一乃著明夫人之德大門生諸佛之慧如來在世乃至滅度後亦復如是佛者秀出其名多寶踊出其實小之如來亦復如是大道天衆重說無量義已於大會中告諸菩薩佛十等所住之界

法身無對非東西也淨土無所離宅有也若依佛慧既洗滌于六塵未捨法求捐如幻于三有故大雄以不思議力開方便門我心猶疑未悟實藏商人既倦日息化城宛境達于無生因地從于有相西方淨土變者右常侍嘗御史中丞崔公夫人李氏奉爲亡考故某官申粹之所作也夫人門爲一族之先迫爲北行之首大事纖事終身靡違而卑卬命婦盈朝闔風而素旋心于白化尚有若斯法真空衆不立以示見設善權非報難茲十力所護豈與百身之

淨土

方便門

大雄寶殿

不思議力

有緣

死轉更增苦惱如人欲死心生顛倒不識善惡不知
所以聽受他語隨逐惡人不識善人不知善語不信
善人不受善語不行善事不見善道不入善門不識
善友不近善師不聽善法不修善行不見善利不知
善報不信善業不見善果不識善處不知善人不信
善法不見善人不聽善語不知善味不見善色不聞
善聲不知善香不識善觸不見善境不知善法不信
善人

命婦　釋名大夫之妻也受命于君也家心王
已愚去是為七夫曾身如城气肉筋骨皮裏其王手足六為一乘
殿饰宽路帐争王弗北宇窗楼经如曹广府為諸衆生故王心王處中六為一乘
料之法合王弗不可讓害百姓一乘之法說一切世尊說如來無量功德
復于整理法于般若能除一切諸佛語無異無諸菩薩等宣揚說如來無量功德
有漏法大般若能除一切諸佛語無異無諸菩薩等宣揚說如來無量功德
八界四諦盡苦智無生智慧境界如來無量功德
有一切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薩智慧境界如來無量功德
之義也六十二界法是名七識住處一切衆生皆依此識而得住故名為識
正見人非人等皆悉恭敬合掌瞻仰大德世尊願垂哀愍為諸衆生廣說
今于此衆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
百身之報奉事大師復為人天廣說妙法令諸衆生得大利樂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　五

已愚去是為七夫曾身如城气肉筋骨皮裏其王手足六為一乘
殿饰宽路帐争王弗北宇窗楼经如曹广府為諸衆生故王心王處中六為一乘
料之法合王弗不可讓害百姓一乘之法說一切世尊說如來無量功德
復于整理法于般若能除一切諸佛語無異無諸菩薩等宣揚說如來無量功德
有漏法大般若能除一切諸佛語無異無諸菩薩等宣揚說如來無量功德
八界四諦盡苦智無生智慧境界如來無量功德
有一切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薩智慧境界如來無量功德
之義也六十二界法是名七識住處一切衆生皆依此識而得住故名為識
正見人非人等皆悉恭敬合掌瞻仰大德世尊願垂哀愍為諸衆生廣說
今于此衆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
百身之報奉事大師復為人天廣說妙法令諸衆生得大利樂

寂等于空非心量得如則不動離意識界實無所作
常遍羣生不捨有緣爲懸超萬行法性如是豈可說邪
如意輪者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三昧門現方便于幻
眼六情色身以究竟覺爲佛心體與相隨念印藏乃無
慈之慈應度而來斯不共之力衆生如意菩薩何心
崇通寺尼無疑道登等貴族由家梵筵上首久積淨
業二世皆空長在道場乘自立亡兄故河南少尹
雖明世典深達實相以不二法處于百官花萼相連
恩深女弟旛檀傳統望絕仁兄雖日如陵無罣爽哉
煩惱性淨示有同凡之悲菩提路空强爲助道之相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 六
遠效惟潔庶功加敬針鋒縷日就月將五彩相宣
于光欲發金蓮捧足實珠垂誓願夫帝像于淨心成
彫于戒手 珊瑚堂內廷現不動如來頌
容日中同乎無法可說楚香蘸於散花場仰有情苦
空海而不生無上法輪轉而恒寂願以此勝用莊
嚴今時
長今修得
長今修得
長今修得

十念必生願生者

若魂氣則無不之

爲相國王公紫芝之木瓜讚 并序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天爲之降和地爲之嘉植發菁
古之推理可得何者人心本于元氣元氣彼于造物
心善者氣應氣應者物美故甘岸于魚鳥戈發揮于
草木示神明之際與天地之嘉會今申侍郎相
公先生左丞府君沈潛士德遊尚絶軌江海流興
孩杏壇高門長軌隱几舍桑洗風之高邁博能虎
之透迤積有淳德誕敷餘慶而我相公生而英姿河
王右丞集 卷之一十 三
日海日量與太素而無端倪應會神運動若發括事
道理盡澄然虛空亦猶太清雲無處所重元之旨迄
而有餘與大白之明燮而不及理文可以經邦訓俗
武可以保大定功故天子咨之以布元化皆者高堂
既開冕旒扇枕無所蒙紅長號膺不能制其哭泣之
度終身臣痛坍無以加其霄露之惕攻苦食淡寢苫
枕塊泣少于血骨餘于形風淚起而裂其心烏悲鳴
而感其哭俄而紫芝生棟梁成仙人之蓋色尊舜侯
之衣又有木瓜在林咏若楚土之澤大如安期之棗
桔物無生物之理而布濩滋蔓時果有常分之形而

王右丞集卷之六

王右丞集卷之六

偉二首

裴僕射濟州遺愛碑

大爲政以德必世而後仁齊人只荆荷免而無恥則刑禁者蘄久百年安可勝嫂德化者効速一敝如何八歲神君猷孟諍書論語及第解爲補闕書省考績荆以佐忘路以寄寬月期政成成而不朽者惟公能之公諱居賢字濟之河東聞喜人也公爲帝虞賓相帝舜非子其胄而邑諸裴之祭公名曜卿字濟之河東聞喜人也在虞者爲水衡在漢者爲水部在魏者守代郡十二代祖徽魏谷

陵武公諱子長實相帝舜非子其胄而邑諸裴之祭公名曜卿字濟之河東聞喜人也在虞者爲水衡在漢者爲水部在魏者守代郡十二代祖徽魏谷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公自少而敏勤學長事都督府君諱亮吏部尚書贈荆州大都督府君諱寬司兵郎中贈太常博士荆州刺史公推善于丙敬爭無世官賢矣公自以忠一至孝聞于天子天子以爲能行之難也故敦勸學校方在能行之中乃大理程負重致遠商於何是之人也其惟公乎公生而神達聰爽宇量弘深不可測識不可窮年十五六時路誠參軍郡事荆刺史文偉之奇其才曰永家復始由乎種德典大郡二爲仙郡皆十大夫子弟多從公學公非天子之臣豈肯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安事士宰族者矣不係時魯靚邦隆濟而獨貶公則晉州之第一子也詩云文有識便智

塗恐師出周鄭抑爲是也公盡事君之心日從人之欲萬斯箱之衆茲乃如京百執事之人于我乎館四封之境二爲帝庭一郡之賦再籍天下士卒林會馬牛谷量（士敏本作量俱誤今校正）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廣燥濕不畏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便其職繼之外無所勞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卓爲之禮則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宇覽無私幣目貨賄者我以爲仇澤芻蕘者吾所能棄至于急宜中旨暴征暴斂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貢珍果非七所生舉是一隅其徒千計皆曾不旋踵若取諸

悵又不知其備矣而家有餘糧謂疲勞甚矣而人有餘力豈非積年之儲用之有度終身之逸使之有時不然班直藝事輪重以刻我覩子男之固而倍公侯之征今日之事我爲上也大駕還都分遣中丞蔣欽絡（一作絡）御史劉日政宋珣等巡按皆嘉公之能奏課第一公未受賞朝而歸潘天災如父宜其升聞于天可我九教公之富人也以簡簡則不擾而人得肆其業非富歟公之愛吏也以嚴嚴則罠威而吏不陷于罪非愛歟其大旨也宅若沛郡爲神明淮陽胡其清淨尊經于學校舉風載偕流行河水決滔蝗蟲遶境雖馬稜之化能然（校作拔誤）

〔今校〕洪水滔天固帝堯之時且爾高骨舉以雲斷牛郊鄙其地裂噴沸薄雷吼冲融天迴白奴巢居壬客有其家室五稼波殄民荒于畎故公憲人之處分帝加信丁兒童齊人不笑明閑視聽其察姦也無全曉

習文法于決事乎何有六義之製文在于斯五事學半于我其爲身計保乎忠貞將務孫謀貽以清白（一本作潔今校上）

寡客不道下士非時不動由言有章語曰慢梯君子人之戈毋其是之謂乎維也不才嘗備官屬公之行事豈不然乎維實知之維能言之況夫婦男女愚我遺愛者咏成風皆又人吏願頌清德者道路如市則上裏所講奚斯之頌美政聲德稱詞之上固未嘗闕如也維敢拒之哉頌曰

童子何知今公勉成人大不必佳今公德日新天生德于公今遺此下民天子命我今守茲東鄙人謂公以論去今不能致留公曾不私己今政聲益振胜歲十月今帝封岱宗于秦嘉駕今行幸山東小鄙之賦今再祖萬邦豐不登儉不陷今公之稟也得中河今不道今離常流以鄣賢不用一牲今不況一玉身當中流今馮夷感向遵賢救陽侯今使邦走夫洪逮扳槩氓貝今新又扁庶人欣以就役今高岸崛起于深谷人降邱宅土今桑田變以戚緣行無五馬今食不載味惠恤鰥寡今成聲照吏公之德今曾無與二人思遺愛今淚涵歲久不衰今至今性與天道吾不得聞今品其小者近者今已是過人之德音

右丞集　卷之二十二　六

裴侯射　裴氏世系　裴氏譜　閒居　載考績

務材訓農　左傳正義云百姓謂公卿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也孔穎達公羊疏云農謂農業通謂公卿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也孔穎達公羊疏云農謂農業通謂公卿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也孔穎達公羊疏云農謂農業通

勸恩學共　勸加也恩惠也學謂教導也共奉也言勸加恩惠教導百姓使奉其職業也

註例　例者發凡以言例之所以通義也

極負　極窮也負謂負荷也言窮極負荷之人委之以小門兒極負之人委之以大門兒也

路不拾遺　漢書食貨志云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開阡陌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貴者以勢凌賤雖收租稅什一而奪民之半強者兼數人之事而弱者或不得半作急公家而治不相救故盜賊公行也

羽毛齒革　羽毛謂鳥獸之毳也齒革謂象犀之皮也

貝錦　貝錦謂錦文如貝也

谷雖濕　谷雖濕謂谷雖濕潤也

無虞槁濕　無虞槁濕謂無寧苦惡槁濕之處也

閒貨財　閒貨財謂不貴異貨也

泛舟楚　左傳吳伐楚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奔鄖鄖公鍾建負季芈以從隨人使鬬丹以其乘廣先隨人敗之鄖公鍾儀鬬辛以其偏先楚師敗之

中旨　旨美也中旨謂中心所美之物也

暴征　暴謂不宣露也征謂賦稅也

若取諸懷　左傳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也

事　事謂王事也

粒　粒謂農業也

林會　會謂林木之會聚也

谷量　谷量謂穀之多少可以斛量也

羽毛　羽毛謂鳥獸之毳也

貝錦　貝錦謂錦文如貝也

旋踵　旋踵謂轉足之間也

北貢其事　北貢謂北方貢其所有也

篚幣　篚幣謂以篚盛幣帛也

師出以律　師出以律謂師出以律令也

鄭聆　鄭聆謂鄭人聽命也

掌旅　掌旅謂掌其旅賓之事也

魯靦鄰敵　魯靦鄰敵謂魯人面目厚顏以敵鄰國也

貢賄　貢賄謂貢其所有以賄賂之也

服虞　服虞謂服事虞舜也

天災流行　天災流行謂天災流行而至也

將欽緒　將欽緒謂將敬其事業也

馮弢　馮弢謂馮其弓弢也

東觀　東觀謂東方觀望也

洪水滔天　洪水滔天謂洪水滔天而至也

沖融　沖融謂水氣沖融也

五稼　五稼謂五穀也

五像之前敬拜孔子像之前敬拜孔子之稼之前敬拜孔子稼之前敬拜孔子幹其糗糧接于楚俗五穀之外別有糗糧築而弗食不以物議艾命縣令明開之曰縣令明開之曰縣之城郭之城郭之城也土也城也土也城也土也

舊雨

章一舊謀　窦氏久依之兄典出小傳者八大曼風

不必住

孔文舉與元禮乃通家子弟元禮先名聲大重賓客盈門文舉後至坐上客謂元禮曰高明與文舉有親文舉當何以稱之元禮答曰昔先君仲尼與老子同德而相師文舉雖賢於元禮元禮不必賢於文舉文舉可謂不必住矣

千乘萬騎

馮異字公孫南陽人也初為郡功曹王莽末天下連兵異謂宗人曰今道路不通盜賊並發非但交鋒刃也當備飢饉之患耳異家富於財有穀數千斛遂與老弱轉客就穀於上谷太守彭寵甚敬異異見寵無降意乃獨與數騎歸光武於鄗光武即位拜異為偏將軍從破銅馬赤眉等賊每有大議輒引異與計異為人謙退不伐善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諸將軍各罷歸邑里或問其故異曰軍旅之間以立名為高今天下未定而以爵位為榮非所以勉人也吾不敢以一時之利而忘經久之慮也

清白傳家

王裒字偉元北海營陵人也父儀為司隸校尉大將軍何進忌而殺之裒時年十四晝夜號泣不飲酒漿三日口中出血母懼其毀滅乃抱持之裒因悲不自勝母子相對哀毀過禮鄉人為之語曰孝子王偉元清白傳家

出言有章

孫叔敖為楚令尹三為三去之而無憂色三為三復之而無喜色其子問之曰人皆以得官為榮子獨以為憂今三為令尹而無喜色何也對曰我何知榮之來不可辭也我何知去之來不可圖也且我以楚國之爵祿為重也安知楚國之憂不重我也我何知焉

王裒墓前柏樹

王裒墓前柏樹生枝葉悉皆內向

馮異

馮異字公孫南陽人也初為郡功曹王莽末天下連兵異謂宗人曰今道路不通盜賊並發非但交鋒刃也當備飢饉之患耳異家富於財有穀數千斛遂與老弱轉客就穀於上谷太守彭寵甚敬異異見寵無降意乃獨與數騎歸光武於鄗光武即位拜異為偏將軍從破銅馬赤眉等賊每有大議輒引異與計異為人謙退不伐善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諸將軍各罷歸邑里或問其故異曰軍旅之間以立名為高今天下未定而以爵位為榮非所以勉人也吾不敢以一時之利而忘經久之慮也

降邱宅土

城舊

德洽幽荒

東北井張公德政碑

宏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司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世德弗忘其在茲乎

敕先洛四大平丁酉歲周遷小大邦畿貊荒長閏

不飲于威惠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文解日昃尚方興勤曜人有未化賢有未舒故晨夙陟兼于下等政事遷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于不約刀筆拘于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嚴殺劾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鉤距益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弘闊于任數巧算不能知堅管于龍一善政不能下埤宿豪如雉莖無蘊色視大理如歷掇無倣容百司之務總以奇而得正文唐

先聲已振暨吏惡少聞風改行（文苑傑作改）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丞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合直之人其詞太見容色而問號令小人戚而君子（一本或有文字作色而髮之書曰）有慄其敢我有子弟頗閑其行鄉黨以睦俾失其猶爲盜或自日手刃或黃晝伏誅倫理攸敘則以身先諸倫操急則以事中長吏或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在死鈴下（鈴閣本作鈐文苑傑作令）于是人入閭官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頗太甚野無遺粟（粟一作穀文苑傑作穀）骨肉子不忍往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從徵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之降咸（之一作文苑傑作）人固畏罪

台恐慈盜迺邑劃曰爲所離居惟爾克齊撫茲方夏（文苑傑作公拜稽首思弼厥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滿堰雷霆之威其或若過讐人滅鏤鏟之原固人皆不堪館自身已化振康同食（一本無同食二字）心在四教五馬之珠胸不獻服巧不勞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釣叟之孝悌有過于雖人猶不動道豈相望不思澄以治生咸守敦以祇死是不可能也先見王公政專南山之利司農調足共被慈有助于食食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屆體下士王紳不敢昏也揚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勞無變伽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一本無官政二字）簿書鞅掌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庶之詔札自帝大工命賜之衣士容所製勞勤出中使旌焉敦德重其經術爲吏使按察計議則主明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難以儒雅而已公之升謁于大（一本無于大二字）多山木人得以瞻惟澄有

朝夕之漸也亦所以稱職于累官著聲于所在其承祕書也闕文遠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綫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罄歸天閣（盡一本作太倉）官書備焉其牧鄧也（鄧字下唐文多一人字）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弱存者矜其事壯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胥推避屢饑德（德唐文作惠）氣優他邦之人又重焉（焉唐文作爲）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胥推避屢饑德（德唐文作惠）氣優他邦之人又重焉（焉唐文作爲）未盈一歲遂增萬戶

而靈應未若公命來鎮取火伐檮寘新醞酒而祝曰有功于人祀爲明神無德而歆鳴亦薦俾自絕以來人實祀子純嶷大憝不敬愛必以爲也童兒季女不敢褻忘以敬也神既降咎人將安仰若享年而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騅毛不然者火燎將全蛟大鰲地靈衣且爲螭蟄將爲茂草興其圖之昔末畢而雲興升未起而雨降周子圖境不入他郡雖甘霖思尺而被暵我盆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儁終詢之不不足軸大訓大室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阽危曰功德者上賞于上下頌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子學于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源本爲詞魂交昔事蓋頻

后代相韓七葉侔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良蠹以蛉含章不耀在智能斷情僞萬端昔道一貫帝選賢才無以易張侖申紫綬京兆之良（良唐文作高）佩我鳥王建我雨梁天子休命拜手以將寬而愛人直滅暴彊明明天子褒此南故將息西人遂覲東后我敎我誨我鎮我守蒞蒞王事則罔僭日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幷弟靦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袴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王右丞集　卷之十二

京兆尹　九有

萬類之共師長渤海出公孔休天挺孝友王李推手八表名乎不朽其諱譽如此其詳事見于傳宇宙之間之名人也（人也唐文作之也）常以名人之名（之名唐文作名之）揖讓而天下治（治唐文作理）四表（表唐文作海）越小大邦（邦唐文作國）以承天休（休唐文作庥）敷側陋（陋唐文作仄）興頌（頌唐文作歌）

處何必在稽之上稽之人也之稽公之通名也

十等爵公侯伯子男上篇已明之

公侯伯子男者爵之大小也

卿大夫士者官之尊卑也

天子之三公九卿諸侯之三卿五大夫皆命於天子者也

天子之三公諸侯之上卿皆命於天子者也

天子之大夫諸侯之下卿皆命於其君者也

天子之元士諸侯之上大夫皆命於天子者也

諸侯之下大夫皆命於其君者也

天子之上士諸侯之中士皆命於天子者也

諸侯之上士皆命於其君者也

天子之中士諸侯之下士皆命於天子者也

諸侯之中士下士皆命於其君者也

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之屬也

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之屬也

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之屬

管窺近有台背黃髮
或致他山乃終有成
編

苦戶方切魚發斬陰伐陽
生者陰木秋冬生山者秋
冬陰木生十五日一縣西
南者陽注勉勵北謂成仲
冬陽生者陽注勉勵北謂
分注防司馬不使農人
和京都陽見大事陰
陽不和京都陽見大事
又漢四年秦武蕭奉四水陽三國者陽注勉勵北謂
成仲冬陽生者陽注勉勵北謂成仲冬陽生者陽注
勉勵北謂成仲冬陽生者陽注勉勵北謂成仲冬陽
生者陽注勉勵北謂成仲冬陽生

大節詠是名韓在唐人皆自以不及也雜以俳雅與兆書張循業七廣漢之春歌以述其發跋頭然終不如前賢已之英氣往往生表然界敬循本越於

晉人從軍五志詩緝綴不書俚百一首輔田

王石承集卷之二十二

碑一首

仁和趙魏成松谷箋註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侯食邑一千戶贈公德政碑

五方殊俗魏風施而其人舒九上異宜冀田壤而其
域錯兩政有寬猛之異時令有淺深之差夫酌其
宜因俗而治之故無廢事矣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侯食邑一千戶贈公德政碑
五方殊俗魏風施而其人舒九上異宜冀田壤而其
域錯兩政有寬猛之異時令有淺深之差夫酌其
宜因俗而治之故無廢事矣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侯食邑一千戶贈公德政碑

王石承集 卷之二十二 一

與于可行攻新圖于必當多方而不失正貫而咸
從權曲成更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
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太守某載月日詔貝公爲
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某字郡縣人也
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
設施其務莫先於求瘼瘼之所興在人之疾苦人之
疾苦在吏之臧否臧否之進退繫乎考績考績之
與于可行攻新圖于必當多方而不失正貫而咸
從權曲成更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
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太守某載月日詔貝公爲
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某字郡縣人也
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
設施其務莫先於求瘼瘼之所興在人之疾苦人之

王石承集 卷之二十二 二

疾苦在吏之臧否臧否之進退繫乎考績考績之
法古今通行而貝公素究新圖有治
績不決之務餘地制分疑獄自決之杜容光立
照故吏思其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巫成統諸生光
教小吏導德齊禮有恥且格故鄰其
法古今通行而貝公素究新圖有治
績不決之務餘地制分疑獄自決之杜容光立
照故吏思其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巫成統諸生光
教小吏導德齊禮有恥且格故鄰其

之七組司比有史以周地方數千里人各修萬計數
千二歎之僕亦與焉書位平原十日之歡頗有遺風未
衰伯禽受理地近曹王掃局軒墀爲心者泰擬都護
之管遵經學明鄭之告公和未技而教本斥淫食以
歸業修業入政擇吏以遷行講求六籍置學官于
使安于是橫舍乍雖力稽先哲業農桑大興庠序
家知義更武陵子之墟尹有京坻增修史起之貽
最舍歌舞城市點鄧帝王脩都收稅挾筑站屬
洪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紃之事開其婚家之
節冷容絕言乃之由歲室政五四之正刑于上官訓
之七組司比有史以周地方數千里人各修萬計數
千二歎之僕亦與焉書位平原十日之歡頗有遺風未
衰伯禽受理地近曹王掃局軒墀爲心者泰擬都護
之管遵經學明鄭之告公和未技而教本斥淫食以
歸業修業入政擇吏以遷行講求六籍置學官于
使安于是橫舍乍雖力稽先哲業農桑大興庠序
家知義更武陵子之墟尹有京坻增修史起之貽
最舍歌舞城市點鄧帝王脩都收稅挾筑站屬
洪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紃之事開其婚家之
節冷容絕言乃之由歲室政五四之正刑于上官訓

王石承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及處子鄰峰衙梁貝象地裘帥裘道帶熱褐思齊泰室漁
之舍大子七命易以安其之衣紅油屏車書貴秩
本是過地驛傳之化既成觀俗之風允稱優游無事
學宦思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
有詔許爲頭約守幸車無候收至都則投刺上謁至
已則舍車而趾衷曜光芒性心江血通邊長老稽顙
緒言宗人族姻姑黨姓名親以重路筐筐緇于里閭
及處子鄰峰衙梁貝象地裘帥裘道帶熱褐思齊泰室漁
之舍大子七命易以安其之衣紅油屏車書貴秩
本是過地驛傳之化既成觀俗之風允稱優游無事
學宦思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
有詔許爲頭約守幸車無候收至都則投刺上謁至
已則舍車而趾衷曜光芒性心江血通邊長老稽顙
緒言宗人族姻姑黨姓名親以重路筐筐緇于里閭

不隕其毫髮故無事劾郡共職清飾銷其過
作成也謝亭長之問勞野夫之賢吏愚謂爲明人
不隕其毫髮故無事劾郡共職清飾銷其過
作成也謝亭長之問勞野夫之賢吏愚謂爲明人
求諸曹報簿面筆破其污泯故不待移書也山東古

拿有加宇牛酒滿十箇陌朱軒駟馬耀于衙門紫綬
雙龜出入綸戶蕭公佩印始歸鄉里盡歡疏傅散金
不與子孫爲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貲一里置產養
生送死之具鄉黨榜其閭曰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
日衆大漢嘉其買臣懷紱不德長安侯史敗使已爲
太守負弩前驅會稽守丞引章下拜此益恨不禮
他日思報讎故鄉是輒棄官之人過駟斗筲之忌
安国惜良哲哉 ◎ 論
之納陛用輿于平臺制不出人乃大安泰課計
之全也若名顯親觀孝之終也凡百君子無 ◎ 爲公
石六集 卷之二 三
當九伯之官兼八使之任深總之務不求于無虞日
日于草寫政成德舉城畫衣行頌有與臣勞興壩都
襄者風雲際會將勝襄貪夫之功以爲已力開國
不忘尚嘉趙勉宋文宣髙條伍倍貴當圖常從儻恣
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劾之則重傷國恩罷之
則人笑其失于是乎見矜以時告之語言有不愛趙
城甘陽洛河俱鮮城會決宅田逐赤松功成不居道家所
貴干干折衝分組珍壞連州懷四衛而自疑見九重
而失望攻宛宋上文司政安靜朝享會衆聖知似史
暴成箕踞論侯雖得自馬之罷徒思黃夫之樂

穿綺疑蜘紙貴虎觀飼林雪春和聖製雨中春望
詩云雨後山川光止發云騎花柳意無窮又春和行
宮詩云接仗風雲動迎軍鼓舞時人以爲絕參軍
謝走部爲吏生云　　某年月日詔除公河
東太守乘振旅訪使官吏百姓等咸守闕乞留或遮道
吏借淚增路思結仁風視愛之深薄名而就爲父
歌詠不足取妓以命其兒公既去官多歷年所人思
愈甚共立生祠異邑皆而死合無災約而墾至忠不
報于衆財懼不仁守聆力衆揚勿勇何如審察同形
同氣置刑豈比耳圖身及以此觀德何德之深仍建
豐碑奇丁制字制詞于里前後百最求綏詞之客爲
頌德之文維也竊比老農不如舊史衆心所在雖抑
與于與人予病未能不獲已于求我乃爲頌曰
禹別九州漢分八使賀惟方伯且日連帥建節東轄
紀風察吏山東河北全趙大觀按方任能惟名與等
爰非其才乾亡斯位大丁命我導揚皇風敬敷學
道尚思工法太甚政貴得中守承老病小吏童蒙
脊郵不逐博士成功遷安賢者大敬偏宮四國之矜
一都之會予原作俗信陵遺愛博寒以遊惟堤爲宿
叢蔓資水燕程趙帶淳化旁廡貞風銀戟旁續名納

前公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二　六

曲成宿老故承之也　安邦郡伯傳曰郡伯天子所命以安邦國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以詔王觀事焉　河北有其四國勞野次之賢　獻子之與不爲爭先之間　孝弟力田數帥以道勞乃爲烏攫其肉民欲諧親遺行屬令閭胥讀此後曰　獻子之與不爲爭先之間　孝弟力田數帥以道勞乃爲烏攫其肉民欲諧親遺行屬令閭胥讀此後曰

名媛彙編卷之二十九

閨數

閨異

郡縣

郡屬

處子

冷節

秋服

靚妝

紈扇

五匹

紵衣

河

名媛彙編卷之三十

王

后妃

公主

命婦

婦行

夫婦

方伯

令

金魚袋

澄清

七命　晉　張景陽

羅川以北緹油所擁之山　秩增九嵕之峻　帶涇渭之流　經營始於姬氏　開拓終於劉宗　總天地之秀氣　盡古今之靈異　其居民也　則有公侯將相　王侯卿士　豪族貴戚　富商大賈　爰自四方　來集茲土　其人也　則有秦青之歌　韓娥之哭　宋意之慨　荊軻之筑　羽觴飛而不空　投壺算而不單　其出也　則有輕車良馬　肥衣美服　其處也　則有重門洞開　高堂廣榭　其飲食也　則有蜀酒漢醴　荊州縹碧　吳都紫清　金罍中山　玉壺流霞　其音樂也　則有鄭衛桑間　韶夏濩武　其女子也　則有青陽出谷　容華含露　碧玉破瓜　羅敷採桑　其遊觀也　則有平原射雉　龍門釣魚　其博弈也　則有六博投壺　其文章也　則有三墳五典　諸子傳記　其出入也　則有朱軒駿馬　飛蓋雙轅　其交遊也　則有王侯貴人　英才俊士　其宴會也　則有清管繁絃　合坐同歡　其感慨也　則有擊筑悲歌　傍若無人　其博徒也　則有六博蹋鞠　狗馬鬬鷄　其商賈也　則有販鬻貨殖　交易財利　其仕宦也　則有積資次遷　或起家郎署　或出身邊郡　其農夫也　則有主人隨時　躬親百穀　其漁父也　則有乘船逐流　迴旋淸濱　其醫巫也　則有尚方禁藥　合和神丹　其相命也　則有觀風辨氣　占侯星辰　其僧徒也　則有講論佛經　校量道德　其相如也　則有口吃不能劇談　而著論疑滯　其司馬也　則有雄豪任俠　慷慨悲歌　其刺客也　則有藏匿作姦　借交報仇　其說客也　則有巧言利口　解紛釋結　其辯士也　則有虛辭濫說　雜以詭隨　其間諜也　則有竊聽陰謀　持人長短　其盜賊也　則有探囊胠篋　踰牆鑿窬

九伯

揚名顯親

山陰史氏八使

侯倫贊宋文帝之功

滄海風動神行會天之功

郭靖典屬之語

有兵使

閻德上樂

析珪賜爵

赤松功成不居

可敗韋昭之說

宇通之樂

崔駰獄吏

白鳥之盟

黃犬

繁衣狐裘

彫墻峻宇

從鞅鼓素與參等列常爵府屬入服官名師古曰爵謂公卿侯伯子男之爵也扇製管與折衝等居常爵府屬入服官名師古曰爵謂公卿侯伯子男之爵也執左道孔穎達正義曰左道謂巫蠱之屬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東門部公傳有女訟門下之事也如淳曰東門部公傳有女訟門下之事也如淳曰東門部公傳有女訟門下之事也如淳曰東門部公傳有女訟門下之事也如淳曰

主師古曰道謂鬼神之道也祝官贊之道為左道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解之道非正主師古曰道謂鬼神之道也祝官贊之道為左道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道為左道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孔穎達正義曰左道謂巫蠱之屬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執左道孔穎達正義曰左道謂巫蠱之屬故漢書左道為左官名師古曰左官謂下官之人或愚

折衝　等居常爵府屬入服官名師古曰爵謂公卿侯伯子男之爵也

扇製管與折衝等居常爵府屬入服官名師古曰爵謂公卿侯伯子男之爵也

呂向註曰扇製管與折衝等居常爵府屬入服官名師古曰爵謂公卿侯伯子男之爵也

從鞅鼓素與參等列常爵府屬入服官名師古曰爵謂公卿侯伯子男之爵也

石氏集　卷之二十二

詭　赤　刀　道　鶡　夫　言　小　狹　責　謂　成　赤不立刀道鶡夫言小狹責謂成

左道　青珠符

左道　青珠符

制水候人

制水候人

則期不忍　小祭　晉語公知莫之忍說青珠之禍入史記奉使入秦

則期不忍　小祭　晉語公知莫之忍說青珠之禍入史記奉使入秦

保汝　首惡　圖從

保汝　首惡　圖從

悖厥折獄　傳曰君子議獄緩死以制之疑罪以制日出書知之傳曰君子議獄緩死以制之疑罪以制日出書知之

悖厥折獄　傳曰君子議獄緩死以制之疑罪以制日出書知之

政以禮成　說左傳曰政以禮成

政以禮成　說左傳曰政以禮成

納陛　輕典　說文曰納陛一輕典

納陛　輕典　說文曰納陛一輕典

都如守司連若發馬　曲急

都如守司連若發馬　曲急

易　明皇時者九人之名後留乃許遵道更借之太史公書漢興至今百有餘年學者多好易而九師之傳獨絕其間蓋出於秦焚書之禁也漢興田何傳之以教齊楊何傳之以教淄川王同子中大夫周王孫丁寬東武人也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易家數百篇大抵祖田何楊何丁寬之學

書　晉宋之間學者傳尚書唯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已伏生名勝濟南人也秦博士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莫能明乃聞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欲召之是時伏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還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得以尚書教矣

詩　日有九百篇孔子刪之三百五篇弟子受業而傳之至於戰國有魯人毛亨獨好詩為訓故以教毛萇萇為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以教趙人小毛公名苌苌傳貫長卿貫長卿為解詁訓傳於其家子嘉為魯國內史而毛氏之學大興於趙自荀卿以授魯人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

禮　魯高堂生能言士禮十七篇漢興而魯徐生善為容頌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延襄為禮官大夫襄傳子徐氏之禮於是大興而魯高堂生之禮獨傳

明堂者九室一曰太廟在丙巳之地天子各以其時之孟月朝諸侯於太廟而布政焉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家語　孔子既沒而弟子各以所聞記錄其言而題之曰論語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錄會聚講習以相參校故謂之論語論語者論纂之名也

孝經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曾子以為至德要道非聖人之作而曾子獨能受之故作孝經孝經者孝悌之本而德教之所興也

爾雅　爾雅者所以訓詁五經通於古今博於草木蟲魚鳥獸之名蓋興於中古而成於漢興之際或曰仲尼門人所作或曰叔孫通所傳或曰魯周公所記蓋不然也

孟子　孟子者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於諸侯之間所如不合而困於梁齊之閒當此之時秦用商鞅之法而富強楚魏用吳起之謀而廣地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顯名於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合從連衡為務以攻伐為賢以權謀為上以詐偽為務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以仁義之道教於齊梁之閒當是之時見以為迂遠而難用也

荀卿　趙人也名況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適齊有騶衍之談作天地開闢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推大聖終始之運作主運集之篇而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孟軻好辯喻其言也

老子　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為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子修身及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天之運如轉蓬子之道大可以容人之所容而不可容人之不容子其行已矣深藏若虛容貌若愚棄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

莊子　名周宋之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楚以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窮詘仁義之意以放縱恣睢自適其志空語實事以觀其變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之意是以公卿大夫無能用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人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子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年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汙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部　五部之時沈約常云漢書種類為五部東人為關東人為關西人之名後漢書種類為東部人為西部人之名遵道更借之太史公之名後遂為東西之部

留　後漢書種類為留氏留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留侯之後留侯名房字子房從高祖定天下封於留為萬戶侯故後世子孫因以為氏

遵道　後漢書種類為遵道氏遵道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遵道之名後遂為氏

取妻　後漢書種類為取妻氏取妻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取妻之名後遂為氏

命兒　後漢書種類為命兒氏命兒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命兒之名後遂為氏

兒寬　後漢書種類為兒氏兒寬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兒寬之名後遂為氏

守閎　後漢書種類為守閎氏守閎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守閎之名後遂為氏

乞　後漢書種類為乞氏乞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乞之名後遂為氏

抱　後漢書種類為抱氏抱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抱之名後遂為氏

通　後漢書種類為通氏通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通之名後遂為氏

于　後漢書種類為于氏于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于之名後遂為氏

餘　後漢書種類為餘氏餘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餘之名後遂為氏

桐　後漢書種類為桐氏桐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桐之名後遂為氏

顏　後漢書種類為顏氏顏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顏之名後遂為氏

力　後漢書種類為力氏力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力之名後遂為氏

重　後漢書種類為重氏重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重之名後遂為氏

尾　後漢書種類為尾氏尾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尾之名後遂為氏

合　後漢書種類為合氏合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合之名後遂為氏

榮　後漢書種類為榮氏榮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榮之名後遂為氏

樹　後漢書種類為樹氏樹之先出於姬姓乃許文叔之後樹之名後遂為氏

遊悉陀國

方伯

方伯

建節乘軺

博塞以

綉衣鼠冬

作寐

馬鼠

時雨

停琴

無慮音

樹德滋斐

酒揖金

一都之會

九州

馬別

與人

啟類

令鯤齒

舍留官犢

壁挂胡牀

牛生

屋移晷

吏僕

碑二首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故右豹韜衛長史陽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銘并序

本作左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子周爲上卿周是之說之世有功列于諸侯氏則任鬱爲著族後有官于京兆者子孫因家焉今爲萬年縣人也遠祖某漢河東太守曾祖某周清河太守先侯舊邦爲萬年縣先是之說異世而同符祖某齊梁州刺史隋南鄭縣令父某皇石州離石縣令君之第某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葉之善忠孝自得與乎大姿時應轉成潤以庭訓文含四始雕蟲之技附庸武有七德喻猿之術兼外明經者皓首窮歲成鴟達法者屑屑端居曉吏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爲新都尉居無何丁母憂以長號泣少于血杖而後起骨餘于形彌哀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筐健勝有終身之哀服闋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轉左衛錄事參軍又遷右豹韜衛長史王樂爲用率武夫以扞城人愛其才稱君子之爲衛方將冠章甫之冠衣縫掖之衣奏議雲臺論政亦堪一見天子必爲之前席三詔大臣必爲之解印若端委以相六合盡宅心于帝庭授鉞以帥八蠻可傳首于魏闕然後挂冠東都拂衣五湖翛當是者高蹈翔虹笑謝珪組大命不祐沮我良策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窆于永興里第某年月日葬于京兆神禾原禮也禾當作禾嗣子口某等纘先志克成厥家多才安英實選甲口實實千城之價不以力問蔫夫之故命同御座漢帝以思待故人超將中軍先軫以才登元帥以某年月日從

駕馮五陵天子若曰自古明王所以盡心以孝待人由已以施物故休戚共憂樂同也其尊羽林將軍任某父使持節丹州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令以始配其身以及其親刑于所以盡心忠臣所以盡力故羊晉臧悅是賞也陳力異代宣成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德雖遺慶于後昆嗣子揚名乃大顯于先文養則致樂沒有稱誄也爲上享惟將軍之食今則典邦葬亦諸侯之禮皇帝命之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會聚世未有豈與夫子樹行標躬處長松負土成墳備身以扞弔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

少有大器長而能賢安于仁樂于善厚生以儉守智以愚視事所及筆視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啫學也八體之能右軍會未知翰五弦之妙中散何揖于琴以體庶身以靖守官惟邦之彥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始以某爲光縢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賜河東郡太君子之忠由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司文者執簡以往刊石旌德其詞曰

薛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隕其名是生頎德兮爲世作程忠不蔽孝不蘭兮早謝休名身爲士兮子爲卿大將羽林兮統天兵顧本作文義今據改正天子寵兮爲榮榮

曙我武符兮賜我專城高松荄荄兮豈無人脊狗不吠兮雞不鳴蒼茫千古兮孰六旌賴孝子兮揚音英

豹韜衛　一人從　六品上　袁仕紘　十二世孫　仲應　徙國子　國葉有　敖世譽　萬年縣　離石縣　象賢　孫河東　遵爰在人　高門　定

兵曹參軍　弱歲　雕蟲　楚王　啼猿　四始　賢者　承祖　封侯　一賢　左衛錄事參　仁余吾衛　軍軍　仕子　打城　宅心　端委　授鉞　前鳳　之後　高年縣　象賢　遵爰在人　高門

萬夫之敵　不以力聞　漢帝之命以始　羽林將軍　五陵　年長賤　光珍　拂衣五湖　垂釣　八驥　控縱　中散　客滕　之十城之價　烟虹　指麾　八體　守智以愚　負土成墳　備身以葬　修文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　碑銘　夫德　物不吹雞不鳴　武符　爲世作程　性簡以貴　性那之彦　性閒之樂　母　執簡以往　之　今　悠悠　以子貴　性那之彦　性閒之樂　母　執簡以往　之　今　悠悠

坑七放而不頓赴五鼎而如歸徇于哉之名輕一朝
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溺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遯
詞以免北風忽起劒頭送君智士之剪也種族其家
則廢先君之嗣殘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
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棄身爲餌俾入彙脅就
擒之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豕韋氏王盟于
高後扶陽侯重世相漢商祖某官文某某官並勲德
茂著史牒詳焉（原本作識今據王公即文貞公之伸子也

幼以宰相子弁髦習吏抱拜授封加朝散大夫持節
襄邵公累拜某官門文貞公憂文子某開夫人憂憮
容典禮始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旬毀幼無童心長
積純孤抱其大業立于人紀先聖微言窮儒未辨貫
穿精義總括旁說文古篆于與衣筆態妊于力如子
虛上林敢云雄似黃庭觀扇方議堊行鶴警之姿羊
車奪映（之眼本誤作之今校正）會選公壻諧婚于室天家婉孌
猗住素風時論警勍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人動翔
鳳之詠敬迪古訓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
卿六宗九奏悉其儀天碑述德可得而虛俄入覲
累貶巴陵太守（入覲蒙是以親二字之誤）稍遷詩春太守又遷臨
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政尚寬簡謂其敎在六官又
踐三事時咨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
代之英天子遵其用親奸臣惡其異已潛行竟廢揚
紐不遷抑古大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通賊安祿山
吠堯之犬靳彼六鑿憑武之狐將域百獸藉天子之
籠神天子之官彼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
稍通混洛公誅君側尚或人心劒鄧無備百司安堵
變折衝爲賤矣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已落發中潮
海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逸施暗穽皋是使跌詹飛

門排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賊走其黠劫之以兵
之援小臣若褻寀之狗偽吠將通以猜見囚幻俄不
入者仗劒而不離者十日白刃臨者四年赤棒守
者五人刀環築口戟役又頸縛送賊庭實賴大幸上
帝不降罪成通賊心縁在身無暇戮人自愛爲鷹公
衰予救命私予以誠君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
海數行下示予飢玦斫長吁座客史衣附耳而語

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見戮申之骨
梟枕故之頭焚骸四衢然膵之曰見子白丸如子此
心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絕于洛陽某之私第以某
月日返葬于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
美賜秘書監天下之人謂之實不失德矣公敦穆孝
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流跡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
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宅抑謙
己而讓其名故有寵之降益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
弟之祥而公昆季讓而不以聞也祖稱弱之邊境年

臨汝郡（按：疑為「臨汝縣」）
（按：疑為「臨汝縣」）
（按：疑為「臨汝縣」）

是改更曰蓋今邑改琴賛曰邑亦每存匡俗
集語輯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
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于豕韋其地滑
州韋城是也
殷末韋忿生事紂爲大司徒周武王時始失國
裔大彭居北城以國爲氏
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
戶少子元成襲爵位爲承明殿學士
石京兆萬年人
明經累官中書令封
郯邑公卒天寶初追贈太常少卿
加贈左僕射
弁髦冠帶之貞
弁髦冠帶之貞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冠朱裏延紐
冕服之後去
因以敬之名焉
髦士之俊者
夫
士冠禮曰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
安得記云冠義云
大戴禮曰公冠四而加大
不勝喪
喪不勝哀則滅性
喪謂疾今食肉創瘡不沐
身繼世是不
留
云不孝
不孝故言之先後
孝故言之先後
之矣
毀禮
毀滅禮
形也居突
突竈也
瘦不許事
瘦病也
少降
意也
人紀
訓先
天素
素質也
雄似
漢書揚雄傳贊曰雄
雄翟
雄翟白雉
黃庭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
雁行
雁行有序
鶴髮
鶴髮以行
羊車
晉武帝
羊車
羊車
羊車

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黃鍾爲宮蕤賓爲變徵天下之樂皆生於此六變六律六呂也六變而天神可得而禮也六律六呂旋相爲宮而八音和之空桑之琴名聞天下

官箴

略

帝載

無

詩書

春秋

左傳

國語

論語

孟子

禮記

周易

爾雅

孝經

老子

莊子

列子

楚辭

文選

玉臺新詠

古文苑

樂府詩集

唐文粹

元文類

宋文鑑

元文類

明文在

皇甫謐

帝王世紀

王嘉

拾遺記

劉向

列仙傳

神仙傳

干寶

搜神記

陶潛

搜神後記

李昉

太平廣記

太平御覽

冊府元龜

文苑英華

藝文類聚

初學記

白氏六帖

事類賦

錦繡萬花谷

山堂肆考

淵鑑類函

駢字類編

佩文韻府

淵鑑齊民要術

農政全書

本草綱目

圖書編

三才圖會

天中記

廣博物志

格致鏡原

稽古編

通雅

古今圖書集成

碑銘

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墜師碑銘

光宅真空心王之四魔建功魔早法將之為勝故大
現神鏡無弦出法化之聲恒沙衆形□□為實慶之
色身如六師兆亂四諦弘征（如眩今作弘下同）（化今作眩下同）（門盛今作昌下同）
甘露狹小之門（露今作盧下同）出現相朽故之宅詔寶
冲而搖自神徐誘草廬沃金輪而繫象綿蓮登蓮座
足優天日雄辯刮鼓燒書河口大悟指仁擊法斯為

究竟乘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
濕人之弟也中宗之時後宮用事女謁寢盛主柄潛
移威里之親同分班組編簪之列亦綰銀黃兄子天
倫將護封拜促尚方令鑄印命尚書使備策策朝而
加上開府儀同宿而駙馬朝天禪師數日昔我大師尚
只在襁褓仰今我小子欲以恩澤為侯仁壽予裁行
之乃是製裳裏是以宵遁乞食倒口以兼行入太行
山而疑受其尋某禪師故閻若居焉猛虎踞足毒蛇
蟠體山神獻果天女散花路爾宴安曾無喜懼先有
澗泉桔槔至果蹤波裏魏神泉應聞香而忽湧

成行如白雪或名紅蓮華字或爲勝鬘夫人或稱
毗邪居士士女（本作二空法外何處進求七覺分中誰
當決擇猶衣舍利襲獲菩提身塔不出虎溪淚佛有
同羊岘淚作表心成相相非離手眞如敎德以言
言證著于文字乃爲銘曰

小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覩金仙無量義處
如來之禪若同日論難契心傳日論與本作曰論爭
奪大弓各據爭奪雙林分喪
[illegible]

化寶坻八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禪枝不疑少欠

更似嬰兒二俱立勝幡併摧邪網利眼金翅圓身寶
掌巧救死龍能調老象魔種皮裏聖胎長養四生
滅度五陰虛空無說無意非興并同此幻何處彼岸
成功當觀水月臭怨松風

大安閣寺

大德[illegible]

法[illegible]

六朝法化之餘第維道同己獨冷吸耳寥名天大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聲聞等乘佛乘王往往有塔常久金十方諸佛悉現其前誘掖庶
心歡喜即說是法有提婆達多因緣故得具足六波羅蜜慈悲
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金色光明照耀十力威德普濟衆
生四攝法門方便隨宜所說不逆衆心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
六種震動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
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彌勒當
知爾時四衆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見娑婆世界無量無邊百
千萬億衆寶莊嚴譬如一切寶山所謂金山銀山琉璃山硨磲
瑪瑙珊瑚琥珀如是等山高下大小次第相間其諸寶樹華果
茂實一切衆生於寶樹下坐或有千億菩薩而共止息諸天人
衆滿虛空中雨衆天華作衆伎樂燒無價香自然音聲讚歎諸
佛又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以散大衆及散釋迦牟尼佛
并寶塔中師子座上多寶如來亦以散我及諸菩薩又散諸天
大梵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
人等及餘一切大會之衆又雨細末栴檀沉水香等於虛空中
天鼓自然而鳴出微妙音又出種種諸香之氣如是等事皆悉
未曾有彌勒當知佛神力故令娑婆世界廣淨嚴飾如是大衆
皆見釋迦牟尼佛及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師子座上結跏趺坐
又見釋迦牟尼佛分身諸佛坐諸寶樹下師子座上者亦聞諸
佛各於其所說法亦聞釋迦牟尼佛滅度已為欲供養多寶如
來及分身佛并開空故令此大衆皆見多寶如來滅度已後於
其所說法亦聞多寶如來滅度已後於其所說法亦聞多寶如
來滅度已後於其所說法亦聞多寶如來滅度已後於其所說
法亦聞多寶如來滅度已後於其所說法亦聞多寶如來滅度
已後於其所說法亦聞多寶如來滅度已後於其所說法亦聞
多寶如來滅度已後於其所說法亦聞

華不注者以其獨秀如人之卓爾不群也故以名山喻童子

芭蕉之身　甘蕉之種

聖胎不太嫩亦不太老故以芭蕉喻之

摩訶衍

摩訶衍譯言大乘

中分說

中分說者半滿二教也

又損

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東禪

東禪即淨土寺在今襄陽城東北

白泉

白泉水出峴山北高五丈餘其水極美

法水

法水即小水龍忠趙大長香與石流合

鹿腹

鹿腹即今麋鹿

摩訶衍

摩訶衍譯言大乘

象牙花

象牙花即今黃蜀葵

蓮

蓮花集四見子等

欲說

欲說者將說也

無所住

無所住者不住於法也

一空法大乘經 七覺分 舍利弗 七覺分者 一念分 二擇法分 三精進分 四喜分 五除分 六定分 七捨分 舍利弗 七覺分 一切聲聞 辟支佛 菩薩 摩訶薩 及諸 如來 應供 正遍知 之所 修習 舍利弗 七覺分 過去 諸佛 之所 修習 舍利弗 七覺分 未來 諸佛 之所 修習 舍利弗 七覺分 現在 十方 諸佛 之所 修習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離諸 煩惱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涅槃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智慧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神通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辯才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無畏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解脫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安樂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利益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饒益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善根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福德 舍利弗 七覺分 能令 一切 衆生 得 大 功德

而滅度之明契經如來不遇著名之爲滅滅生死故名爲滅度之彼岸也彼岸之耳猶彼岸者西土名西方之岸以設論施佛地之彼岸譯經者因之彼岸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多至彼岸之行菩薩觀衆生爲彼岸之事如是知空本離寂非動身猶如虛空衆緣合成如水中月

水月　者維摩節經文也彼岸及水月皆衆經之喻

碑銘二首

能禪師碑　幷文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註

無有可拾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川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無可取法則常如至於大士有證于此得無滿不盡滿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性我曹溪禪師予禪師戴本少此三字今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足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長于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不私其身見味于財桑之保猶之鄉戴本作鄉今從文苑英華改下同年若干事貴得忽大師願暮其力即安于井曰未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旨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超無我其有猶懷鹿之想尚求飛烏之跡吞飲木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作窺戴本開得黃帝之珠城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鴈天何言哉

聖與仁皆敢[天台公]記斗　子曰踢也吾與汝弗如[典文]辨作不
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唐文粹]無[宋文]無衣字豹忌獨
賢人惡出已吾且死矣汝其行乎[唐文粹]無[宋文]無衣字醯師遂恢
寶述邪行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事
是度門泥農商于勞倡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眼几夫願開慧眼遂領往謁盡高禪居[徒駿本作其]今[宋文]其
奉爲若衣親自剃髮于是大興法雨普遍客塵乃
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生我始成于行發心以
爲教首[宋文]其下多[大]至于定無所入慧
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設非
色成空行願無成聖舉是下是長在道場是
心足當知性海商人皆悉自忍化城夢了無疑血
門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魏入頻門妄繫空花之引曾
非慧日之照[唐文粹]照[宋文]照門妄繫[唐文粹]繫[宋文]繫木繫慧日
[唐文粹]是今[宋文]是周文粹本缺
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少德劫修行盡大地墨不
如無爲之運無疑之慈宏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迫
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并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
耳之國航海窮年[金藏本作]皆願拭目于龍象之姿忘

身于線縷之口聊立于戶外趺坐于牀前林是旃檀
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質歸多離妄執
賢人惡出已吾且死矣汝其行乎[唐文粹]無[宋文]無衣字醯師遂恢
九事延想再里馳誠思布以奉迎願又手而作禮
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
牟之心敢忘夙願遠公之足不過虎溪罔以此辭竟
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殖獻
主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于化佛尚德貴物異
代同符至景龍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
異香滿室白虹偏地飲食之頃而數坐沐浴更衣端
坐而逝春秋若干僧臘若干[大]春秋若干僧臘若干[宋文]春秋若干僧臘若干[元]春秋若干僧臘若干[明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徑山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嘉興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金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普寧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清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資福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磧砂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龍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卍續藏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中華大藏經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中華大藏經本]春秋若干僧臘若干[中華大藏經

獻珠之願（魔唐本作願文）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訓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井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灑淨身心孰爲休咎（其五）至人遊觀與物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二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其四）惡彼偏方不聞正法備同惡報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花祖宗六葉下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迴軫不動離供不供吾道如是道豈在吾（其三）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百八煩惱無所得

應如是住（其五）

能解師（遠）

有序

送法師還吾

名曰音　（缺）行曰梵　（缺）象經

二乘　二乘人聲聞緣覺人其證悟老志業太和時望而歸之有高二七名一門悉見大聖一乘之法實慧已滅化城斯撥三車誘引小乘人為大乘因緣方便說四諦法令得涅槃故名聲聞人後書朱

浮傳至成佛斗　印宗法師

車誘子偏人民從編入精舍教授此門學者如林傳燈之號播於京邑

居士姓房固辭六祖

始悟心要遂為弟子

創疑　謀氏要覓寄錢傳家自汎洛門

一門悉見大聖一乘之法實慧已滅化城斯撥三車誘引小乘人為大乘因緣方便說四諦法令得涅槃故名聲聞人後書朱

不鳴　易曰鳴豫志大行也　銷聲　故名書傳也

能詩　劫餘文學之編人後書朱

吾今事畢　十有四載建塔之東山

黃梅之東山

三人忘己盡乘　（缺）

人為大乘因緣方便說四諦法令得涅槃故名聲聞人後書朱

拯度　度流離長苦遠之六趣名菩薩名大覺以者備萬行四攝六度悲濟三界衆生同得佛境界名菩薩名大覺以者備萬行四攝六度悲濟三界衆生同得佛境界

普曜華嚴經　（缺）

而不　（缺）

道因　（缺）

為　（缺）

放　（缺）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名曰音　（缺）行曰梵　（缺）象經

二乘　二乘人聲聞緣覺人其證悟老志業太和時望而歸之有高二七名一門悉見大聖一乘之法實慧已滅化城斯撥三車誘引小乘人為大乘因緣方便說四諦法令得涅槃故名聲聞人後書朱

浮傳至成佛斗　印宗法師

車誘子偏人民從編入精舍教授此門學者如林傳燈之號播於京邑

居士姓房固辭六祖

始悟心要遂為弟子

創疑　謀氏要覓寄錢傳家自汎洛門

一門悉見大聖一乘之法實慧已滅化城斯撥三車誘引小乘人為大乘因緣方便說四諦法令得涅槃故名聲聞人後書朱

不鳴　易曰鳴豫志大行也　銷聲　故名書傳也

能詩　劫餘文學之編人後書朱

吾今事畢　十有四載建塔之東山

黃梅之東山

三人忘己盡乘　（缺）

人為大乘因緣方便說四諦法令得涅槃故名聲聞人後書朱

拯度　度流離長苦遠之六趣名菩薩名大覺以者備萬行四攝六度悲濟三界衆生同得佛境界名菩薩名大覺以者備萬行四攝六度悲濟三界衆生同得佛境界

普曜華嚴經　（缺）

而不　（缺）

道因　（缺）

為　（缺）

放　（缺）

大地嗚
七寶佛
無爲施
無礙之慈
身後衣
穿耳寒
無爲施
幻人
子牟
穆王
涂
則天太后
女尼宿
布疑
林是婦
航海
花雞碧鷄
歸

重瞳 舜目也 重瞳子 黃帝亦然 又曰 目中有光 又曰 目有精光 又曰 目光如電 又曰 目光如日 又曰 目光如月 又曰 目光如星 又曰 目光如鏡 又曰 目光如炬 又曰 目光如火 又曰 目光如金 又曰 目光如玉 又曰 目光如珠 又曰 目光如漆 又曰 目光如膠 又曰 目光如水 又曰 目光如鏡 又曰 目光如炬 又曰 目光如火 又曰 目光如金 又曰 目光如玉 又曰 目光如珠 又曰 目光如漆 又曰 目光如膠 又曰 目光如水

髮 毛髮 髮膚 髮鬢 髮髻 髮髫 髮髻 髮髫 髮髻 髮髫

之下三日一夜誠書名多供養之事故曰天下之財非悲則施也悲心平等施此吾所以悲地藏氏之壁也命曰五蘊本空

世界一花一宗一葉一衣一珠之說

八風不動

八風一名世間法一切衆生皆悉隨逐不得解脫故名八風一利二衰三毀四譽五稱六譏七苦八樂此八種法能動人心令生憂喜違順情故名八風

依空住

依空住者倚不倚于空不著三界

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無色界欲界有十一種色界有十七種無色界有四種

大鷹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縣州巴西人其先有特有流若實有聞益于孫爲民大父懷節隱嘯山行無跡其季父榮爲道士有文知名獨不偶家頗苦乏絕元詣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書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餓指燒臂入殺角道場百日晝夜精行遇五臺實髻師曰吾周行天下未有如何可教遂密授顯教得解脫知見舍空不城化動無眠不觀得見順有離覺毛端族舉佛利掌上斷置世界不覩非答應度方知得其門者寂故道俗之須而息化城指盡謂窮性海而已

如恒沙德用法界衆有哉春秋五十二夏以大唐開
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湿槃于鷹嘴僧坊
門人明空等建塔于長安城南畢原大會葬弟子
如雨禪師之不可得法如此其世行遵教如一切賢
聖維十年座下侍伏受教欲以空木度虚空無有
是處志其舍利所在而已銘曰

嗚呼人天尊舍利全身舍利在畢原

龍州巴西有特行沈毅智略推敬
[illegible]乃特[illegible]
[illegible]初[illegible]
[illegible]成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身舍宅為寺

仁和趙殿成松谷箋注

誌銘四首

故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大寶二年正月十二日唐故魯郡任城縣尉河東裴府君卒于西京新昌坊私第享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君諱回字玉温河東聞喜人也曾祖宏泰皇雍州錄事參軍贈上黨長史（參軍一作參事）祖思義皇侍御史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戶部吏部侍郎河東郡太守晉城縣開國子文敬珍皇薛王府諮曹參軍

自晉已降世爲冠族令德不替以至于君夫其事親孝兄弟順與朋友信其從政公平而毒不中年官才一命慈母在堂諸弟未仕見未有識女几嬰孩屢天于前身殁于後大司馬郡其若老規何其若季仲諸孤何生人之悲莫甚于是家貧祭以裘葛歲以時服以某月日明葬于風棲原先府君之塋（塋一作塋下同）嗚呼有河東裴子之墓芒芒古有之雖後之知者亦何有哉銘曰

一死萬紀終天不復爲之奈何哀哀蒼蒼萬物力春而就于木

任城縣廣[illegible]之南石[illegible]志[illegible]本[illegible]今爲[illegible]人正七品上長

史唐書百官志高宗[illegible]改[illegible]濶皆爲[illegible]人從六品下[illegible]

史部員外唐六典吏部[illegible]書省有左司郎中[illegible]人從五品上[illegible]

戶部吏部侍郎唐六典戶部[illegible]人吏部[illegible]

騎曹參軍事唐書百官志[illegible]府有騎曹參軍[illegible]人正七品上[illegible]

開封子[illegible]縣唐書地理志河東道[illegible]州高平郡[illegible]縣[illegible]

新昌坊長安志朱雀街東第五街[illegible]南石[illegible]唐書地理志[illegible]

雍州[illegible]京兆有錄事參軍事[illegible]人正七品上[illegible]

侍御史唐六典御史臺有[illegible]人從六品下[illegible]

鳳棲原[illegible]

右永集卷之二十六

墓誌銘

夫人韋氏京兆萬紀[illegible]

夫人韋某京兆萬年人也曾出三家公子尊于魏國[illegible]

秦亡六國時人罰之王家河南則分虎臨人華陰則[illegible]

老熊當道尚祖德莫[illegible]左僕射胙九思京兆府[illegible]原[illegible]

縣令父譽河南府告成縣令[illegible]告城縣本作[illegible]校正作告成唐書宰相[illegible]

天寶閑禮明詩傳乎世業[illegible]

大名之後重光不替夫人令儀淑德發于[illegible]

[illegible]系本作[illegible]告城本誤[illegible]

[illegible]

爲銘曰

天生淑德實俾宜家特能柔順深藥嬌奢距離環珮[illegible]

不福其華[illegible]其疑是[illegible]之訛[illegible]之[illegible]婦道允諧母儀俱美舜出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停飡訓子賦掩西征書敎內史其二門客高軒庭列
長筵 毓本 作密 誤 男乘翠鳳女比紅蓮繁華貴里衣冀安
辭 其 朝合香今禮闈夕青瞼今黃扉方天公今密啟
建出牧今商鷹俄入守今京兆賜黃金今被皐衣其
捐余珮今江中隱思君今不可窮歌泰山今不逐夢
薄汨今遂空素車今遲遲宛鄉關今故時 時 作 誤 望
國門今不入列泰山今不知聽舊城今松楸平原夕
今素蓮愁魂今歸來江南不可以久留

王右丞集 卷之十六 四

霸城 後漢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於稽落山刻石紀功而還舊蒐望 王氏世系 唐書宰相世系表京兆王氏出自姬姓晉公子王子晉之後也晉公子王子晉無見其後周靈王太子晉 老熊當道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分虎 後漢書宋均傳均爲九江太守分虎之後世爲豪族而亞於王室均到官修理城郭簡閱武士威行境內 告成 唐書地理志東都有告成縣 原 唐書地理志東都有原武縣 解空 維摩詰經佛說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經一卷 七子 魏文帝典論論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相及也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而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 叔德 人名後人有以叔德傳家數代不絕者 女誡 後漢曹大家作女誡七篇敘婦人之行 明詩 令儀 詩小雅 女師 禮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行待 禮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而朝問安何食供上之具而敬抑搔之 重光 爾雅太歲在申曰重光 令儀 詩小雅

王右丞集 卷之十六 五

大名 左傳晉侯將執曹伯分其地以與大名魏以爲大名郡 淑德 人名後人有以淑德傳家數代不絕者 女誡 後漢曹大家作女誡七篇敘婦人之行 明詩 漢書藝文志有詩經明詩大義 女師 禮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行待 禮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而朝問安何食供上之具而敬抑搔之 解空 維摩詰經佛說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經一卷 七子 魏文帝典論論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相及也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而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 紺幰 無雙 晉輿服志皇后乘重翟羽蓋黃金塗龍鳳銜九采流蘇紺表朱裏 朱簾 法印 維摩詰經佛說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經一卷 龍藏寶經 長興里

丹儀

內史

停食訓子

西征

象設

冀城

老也有洋

六時

外國香

柴毀骨立

身命供養

安復物名爲後者爲二事

出牧

歌泰山

宰衣

貴易

禮

久留

唐故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滎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唐氏范陽人也昔鬼命伯夷典秩宗寵太常
爲尚父子和和襄之烈公子食盧卿食故人王于大
國越在從官官中郎上食門行臺侍御史祖
某皇朝奉禮郎父某贈潞州臨淄府君齊兒不幸
威加不法健卒疼部裏無
去臨邛而翁物憂留夫人
府君之長女積累世之

德值二門之美儀表秀整進止詳閑不容保傅動由
詩禮既以七族冠時遂歸
舅姑枕席溫清于堂上環佩遞遝于堂下不脫簪珥
親蠶於帝先盛可獻于宗廟魚軒
或鶩翟茀而朝衆姊于是修容夫人專之以禮克贊
君子累至大官相政清德實多左右洛州早世深衷
義方母儀可則庭訓不替女史之學多識大家之書
月日寢疾薨于長安善和里享年若干以某月日合
祔東山原禮也子某某官等孝之甘苦自衍哀不能
令德固不可泯彰示後人乃刊于石銘曰

有美之後或邑于盧歷代種德不絕孤德事文府
振轡長途一憲府持法奉公當朱禮皇考曾城縣童郡
邓降生哲人其行惟淳儀形
衆庶門冠諸姻亦奏宋子敦篤清塵一君子之東實
聞高義乃躬詮擇先晨舞耶移及舅親敬是中饋一共
母儀既峻庭訓載弘子以才貴煌煌綰章馳聲難掩
令問空其五時宮既啟高堂永寂千秋萬古山川松
柏紀德誌行惟茲貞石六

盧氏世系唐書宰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文公子高高孫伯
公子高高孫仲敬仲食

宋本盧氏出自姜姓文公子高高孫伯敬仲食采于盧因氏焉
盧之上通爲人伯夷堯典秦之四岳掌四時牧四方諸侯
秩宗夙夜維敬三禮旨哉伯夷宅百官秦典維序王政惟和
也虞書百官表云秩宗伯夷主郊廟之官也
周公秋官序官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也里甲掌其賦役以均其力與其貴賤貴賢貴能與其親親
中侍長賀兩宮安及愛及高定高宗時生祖己祖己
與殷人尊之以禮克贊高宗時生祖己祖己
立子孝己放逐而死故人與史乙盧綰司里盧豐綰人
高祖盧王劉綰同里盧豐綰人也生甲親
太靜縣二義曰茂宗休佐古名太公孔安常爲
夷曰光四岳曰嶽有能典秩宗汝二伯作朕
可海曰岱伯夷宅百官秦典維序王政惟和
也虞書百官表云秩宗伯夷主郊廟之官也
周公秋官序官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也里甲掌其賦役以均其力與其貴賤貴賢貴能與其親親
中侍長賀兩宮安及愛及高定高宗時生祖己祖己
與殷人尊之以禮克贊高宗時生祖己祖己
立子孝己放逐而死故人與史乙盧綰司里盧豐綰人
高祖盧王劉綰同里盧豐綰人也生甲親

幸莫如天劉之爲字帝命之名
天劉之爲字帝命之名
思好老莫若無爲現寫實無爲
攻無不克無爲而無不爲
北伐劉現寫實無爲
典太常卿一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
典太常卿一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
越有從事一人
齊大之偶
持門戶
七族
奉禮郎

名氏記云[illegible]
人寫錄七人爲學[illegible]
錄之間共二人[illegible]
家室寢門綴[illegible]
之色也義方名[illegible]
名姬班[illegible]
叔妻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汧陽郡　郡曰義寧天寶元年改為汧源郡本號東安定郡之汧源地理志河南北通也

贈武公　化寅亭障志開邊扶武郡之汧源人少保孔安國之後博物君子也

安喜縣　定書地理志河南北通也

尉鼎　公孔安國之後博物君子也

制科　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有輔　輔東海之師公子傳

翰閣　翰閣之職最為貴重

翁歸　漢書翁歸侯名也

不當原職　不當原職貶

太僕　太僕卿

慈心純質　慈心純質

椰葉　其葉心椰如蕉細蟬細而長

獻酸漿作　獻酸漿作書鄭康成曰漿酒也

椒花　椒花香美

同雲　同雲小雪

蘂苑蛾眉　蘂苑蛾眉

言事姑舅　言事姑舅

宜其家室　詩周南之歸宜其家室

寢門　記正義寢門最內門也

芍六珈　詩國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八邊　八邊之豆

采蘩　采蘩于澗

季妥　季妥之有文

不當原職貶　禹貢八州之外謂之要服

周敞　周敞字公夫

綺季　綺季夏黃公

商顏　商顏四皓

綺帶　綺帶殊制

奉倩　奉倩愛妻

四德　四德之常

逐泗魚　逐泗魚

採菱劇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子言事姑舅宜其家室詩周南之歸宜其家室

芍六珈詩國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八邊豆采蘩于澗

季妥之有文

不當原職貶

周敞字公夫八

綺季夏黃公

綺帶殊制

奉倩愛妻

四德之常

逐泗魚

集083-293

知學無生今庶可幸能聽于吾師

金華漢書論語先生沈沈名潛字子淵初名默之為人寡言易笑喜怒不形于色義理之學表裏洞徹著書滿家而不自表襲之為己物也嘗曰學者病不知道既知道則天棄成功于末路未復命而言謝死不廢命忠也尸而加紳寵也我盟而撫子照受含永仁徘仁其講不死玉關之下秦車載遷愁雲黯黯白雪飛下絳旌從風車徒行哭至上京而不動將返葬于閬泉河活活而東注天慘慘而悲風道路猶長子實途窮人世如舊子實成空我有旨酒以飲以傻想像明德歌以出涕尚饗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七

送魏萬之王屋

王維

為文已是愛蛻以分之

送延陵寸寸記重之

西河之人死哭之哀西河之人死哭之哀

祭兵部房郎中文

維載月日潮某官某乙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房公之靈嗚呼君子之才周而不器苟求行道未嘗私身沉靜好謀話言必雅往歲殺賁關幅員命自天發崇以賊中朝之使為之郎夫不敢自

賢請子為介凡夫婦與曰之孤鍾愛之施罔不必當舉無棄粒野有頌聲國家嘉兵革苦徵戍大名浮食以為閭人之守甲車許言萬里窮磧西度赤坂館于烏孫形勞者病神勞則夭棄成功于末路未復命而言謝死不廢命忠也尸而加紳寵也我盟而撫子照受含永仁徘仁其講不死玉關之下秦車載遷愁雲黯黯白雪飛下絳旌從風車徒行哭至上京而不動將返葬于閬泉河活活而東注天慘慘而悲風道路猶長子實途窮人世如舊子實成空我有旨酒以飲以傻想像明德歌以出涕尚饗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七

閼前

儀

我盟而撫子照受含

以肅國人

左傳烏孫

使

阻

為楊郎中祭李員外文

維載月日朔行尚書司勳郎中賜緋魚袋楊元璋等
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左司員外郎李公之
靈嗚呼大朴難名大辨若訥泊兮無兆汎然隨物(物下疑脫化字)
本作治誤今校正 直而好學敏以從事行隱于寮言文成于
沈醉深身洛德雖仁與義讀書甚解作賦彌工脫略
秀拂奭義元通記古西掖起草南宮第五將婿伏波
事嫂食先與甘衣必讓好口腎其鵲身席于蓼結友
一言同官一日徇我朋好忘其身恤豈惟擒手亦將
加膝明明天子惟賢是思恨馮唐之已老喜相如之
同時能刊書于虎觀將載筆于鳳池嗚呼病時七夜

臥內一訣坤而忽窮嗟古今而長絕永言北首
逝葬東周何夫子之適太同衆人之若休歷于門而
行哭動九原而增愁鳥悲鳴而殆咽雲寡色而風秋
元璋等或結髮舊遊比肩同列忠雅吹之首路哀都
車之就轍曉無見而空來痛不知而成列嗚呼哀哉
尚饗

司勳郎中（唐六典曰司勳有司勳中二人從五品上）緋魚袋（見二十卷金魚袋注）楊元璋（姓也）清酌（禮記曰清酌祭之盛酒曰清酌孔穎達疏曰清酌謂酒也言此酒甚清微可薦祭）少牢（手鄭玄曰少牢羊豕各一也）左司員外郎（唐六典尚書省左司有左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從六品上）大辯若訥（老子大辯若訥河上公注大辯若訥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辯

爲兵部祭酒庫部王郎中文

惟公宏量碩德抱義我仁早離我見常守吾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臭官之臧惟賢是寄既領五官兼選騎士宿衛扑撲必由茲地速應爲級平分是貴決遣先馳瞽無留事臨呼情善無慶寢疾彌留唐肆求馬夜壑藏舟深悟幻境獨與道遊死而不忘魂兮若休嗚呼某等何幸得備官屬泰然若忝温兮如玉之德何永事生何促五情如喪百身不贖敬薦旨羞勸哭尚饗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庫部郎中

爲人祭李舍人文

年月日某以茶漿之奠祭于故舍人李公之靈嗚呼見人多矣未有如子生于德門長于貴里名高江夏

王右丞集　卷之二十二　七

之童（童一作重）令校下）犹奇河嶽之美行比貫顏才兼文史含恣輕肥如得純素忠如事親棄如遺弃比布衣以同年甘蔬食而沒齒嗚呼深人厚門高居道源獨一靜處寂默不待中歲之真性歸化光之法會聽無爭榮頓離塵根豈期非日分別離永久萬法皆空一生何有無餘槃應無所受無漏智慧斯爲不朽于其凡情寔哀其後世相謂然道心斯醳敢不從俗于其無答

德門（門一作家）令校下）犹奇河嶽之美行比貫顏才兼文史之童（童一作重）令校下）犹奇河嶽之美行比貫顏才兼文史含恣輕肥如得純素忠如事親棄如遺弃比布衣以同年甘蔬食而沒齒嗚呼深人厚門高居道源獨一靜處寂默不待中歲之真性歸化光之法會聽無爭榮頓離塵根豈期非日分別離永久萬法皆空一生何有無餘槃應無所受無漏智慧斯爲不朽于其凡情寔哀其後世相謂然道心斯醳敢不從俗于其無答

江夏（夏一作安陸人事學經

為人祭某官文

惟公宏量恢寬高敏行直而能婉和而不競口儒墨為鋒鋩在前冉之季孟曰雲列官繡衣使者將兵充人路多遊馬飢踐文昌來司武庫冀翟車之高足為鳳池之先路豈期位薄德崇才遠途遽拜命之時初一朝于北闕移疾于地仙于故里家無僮婢敛以王右承集

悲笳寒天旅木宅不卜地仙于故里家無僮婢敛以時服弟姓會葬兒未及哭其嬪而蒸性甥姪與姻族某官同官賓客良友仰德彌高立言不朽居常接膝未忍分手兄永訣兮無復言

自實刑官

維年月日將軍某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故大將軍武公之靈嗚呼公命代出羣氣蓋朔方勇冠三軍生長下國聲聞上天天子壯之命居北門北門將軍武公之靈嗚呼公命代出羣氣蓋朔方勇冠伊何國之重寄羽林孤兒旄頭突騎不畢翦滅之元帥帝在紫宸與君為腹心君為爪牙拔自于行伍之中擢出入五世顯我軍旅凜然大騎人並來第同官為賓出入五世顯我軍旅凜然道風一日之長萬夫之望身雖有極德不可窮嗚乎門館咎黃鳳巢凌棟焚梁嗚呼凡人有喪制則哭況我武公膺及哭聲滿堂嗚呼凡人有喪制則哭況我武公膺及其雷霆而鄉之咨王當愛哀不書事如公之舊

羽林將軍

羽林孤兒事之子後漢書凡為人子後漢書凡為人子後漢書凡為人

爲崔常侍祭亡門妾將軍文

維大曆二十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孤哥舒翰敢昭告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妾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伊何全身大敵四方有事告死鳴鼓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春其猴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士好文銅符發兵救邊勳業日著健名日彰代馬不前悲鳴顧旋嗚呼我誠軍吏令逝歸骸素衣縞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男子勇決表爲牙門牙

氣序之和平使
陰陽順序也

臣聞先天不違德合于上事君盡力功濟于下故君
臣同體于大道庶人以康億兆宅心于至仁萬邦乃
周
臣聞形之端者影必隨焉聲之善者響必應焉故假
武修文皇天降之善氣薄賦省役后土報以豐年
臣聞宣至理者文懸之于日月表聖言者字動之以
烟雲故虞舜作歌徒施于典策伏羲畫卦未類于賂
回
懸之日月揚雄答劉歆書是謂文書帝
三石天象 ▬ 舍之
日書天之分野晴
及占星氣雲色白
舍之二之 古
宮門誤不下鍵劉判
安上門應閉亡者誤不下鍵
對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書
通幽陌宵禁姦非容彼闇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
衰不失狐白之裘漢后既中唯通赭馬之跡是乃不
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誰兇人可封固無徇盜之偶王
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閉茲誤而抱關
爲事空欲望于候騶或犯門有人將何樂于臧紇固
當無疑必寘嚴科

安上門 長安北門東曰安上門
國次 見周易
門闔人 何休公羊傳主
王者無外 公羊傳主
臧紇 魯大夫
設險守 書帝典
四闢 堯典曰闢四門
謀王 妄
孤白裘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孤白裘入秦
以獻秦王幸姬
欲殺之孟嘗君孤白裘入秦
夜爲狗盜之
編門客莫能對
狐白裘乃夜爲狗盜入秦
至以獻秦王幸姬
爲解
廢興君孤白裘入秦
天下無雙入秦
之時有善爲狗
盜之
金 得之

論畫二首

畫學祕訣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筆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思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旬北苑側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初創水際遠山無極之勢作迷津之道正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相連人家可置村庄著數個以成林處所泡鐙山岸合一水面瀑泉不斷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橋梁乃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嶮之間好安怪木蟠蘿巖巖之處莫可通途遠曲與宜客相接逶天共水色交光山約鎌處公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樓通可安于此平地樓臺倘宜高都缺人家名山古觀雅稱奇杉徑樓閣遠泉烟霧雲負爲則當路高懸客吼宜遇水低折遠山須宜低拱近村惟宜援連手靶筆視之餘有時遊戲一眯歲月遂求頗採幽祕妙悟者不在多古善學者還從起矩

半露詹版草舍廬亭樓榭○山分八面石有三
方開雲切忌芝草株○人物不過一小許松樹上現
二尺長

凡畫山水意在隼先史出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
遠村無枝遠山無石陰陰如有遠水無波方其雲齊
此是映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寒樓臺樹寒道路人寒
石有一面路有兩頭看頂額水看風勢此是法也
凡畫山水平夷項尖者眞時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嵓
嵓壁者岸急石者巖形圓者高路通者川口山夾道
各爲客也雨山夾水名爲客也橋梁者山與山相連
也源者先有氣象後綠高淵定實上之引揖列峯峰
之成叢多則氣少明暗不多不少要分毫近遠山不
宜上近山遠水不宜接遠山要接遠水宜連近水不
岸收遠小橋可當布路遠則林木屑絕處則古渡水
阿處則烟村水到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
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高而水痕凡畫林木遠
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幹柔無葉者枝幹勁松
皮如鱗柏皮繩身生上者恨長而蓬血生石上者
峯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有

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有樹枝有雨無
風樹頭低墜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霽則尖收天碧
霧霧微微山添翠闊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暗霧
霧微微脩竹氣色昏遠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撐
江渚路行人急牟掩來船春景則霧鎖烟村引
桑水如碧桑山如黛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
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秋葉如林
鳥投水鷺鳥涉丁冬景則惜地寒生梅香暗浮
倚岸水淺沙平見蟲山水須按四時或日柯亭
或門建門宜開宜閉或日扶人晚春或日扶人
二布公堂 卷之二八
訪庭介色或日路花人迷如此之類皆是山頭
不得一概指頭不得一般山樹的為大則論山而
寫骨村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之性成造化之功
烟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石刻則

大畫重之中水置最為上筆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展式大或小之間寫百里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寬
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即論水路總亦之山
已有路或臭作道之道上位難宜急修客山須是
舍屋迎接處可安水邊避人村好者收然村只

成林枝須抱幽　水通海泉可亂流渡日只宜
寂寂人行須是荒荒野舟楫之橋梁日宜高急通流
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時拔
千尋之處莫可通途遠曲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
曲客亂宜其水低穴喜山高負安排近對難宜拔進
子能事也之刈未下雙雙燕先生點點水只探向徑先生點點
大目垂水只探向徑先生點點柯亂春如
友人未下馬遠望之地太原士庶品集古堂記
卷之二八
客友自無陪其安人少有志操乾淨不復思家行
客名酒北土大甚商之汉飲酒吟詩方為上制品山而
酌不分酒伏一石而不管自有宜為子筆求予教畫
十二年許之長少見當行抽之小詩詩之景以
但前題長安有好事者無漫画生高能大矣之筆
人泉但低為時長布有詩安太原士庶

題　　仁和趙殿成松谷輯錄

故集　　九種　志有

一卷　　此一卷蓋後人裒

詩　　十一首

王右丞集十卷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于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漢漢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以爲縉拿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舉厚誣乎陳氏曰

王右丞集　卷之二

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于宅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遒麗陶潛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曰足登華子岡輒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億僕靜默每思曩昔輒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萌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它無聞于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間

別開維後表爲清源詩終是其西文紀
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二十五人皆河嶽英靈
也殷璠河嶽英靈集序
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起于開元天
寶之間獨孤及毗陵集序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舉哉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右丞蘇州趨味澄敻若清流之貫達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爲詩欲清深閒淡當有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
詰賈長江詩人
王右丞集
卷之末
二
藐翁詩評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詩人
王摩詰詩渾厚閑雅覆益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
徒成曠淡也詩總
觀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作詩而不能畫從
容一予之間者王右丞也詩總
蓋詩者樂之苗奇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
宋齊句下得其浮謠流伎曲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
維之徒咸得其宇宙淡泊之聲咸得其舒和高暢之
飴咽悲郁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塞之氣殷璠河嶽英靈集序
後

王維詩高者似嚴甲者似儲參佛之應茂人心係則
難脫空
唐詩李杜之外名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雖綿
而不華靡孟詩邪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
枯瘠之病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
之縝而又以華靡掩之故子美稱吾愛孟浩然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大
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詩雙字皆不入俗
晁補之云右丞妙于詩故畫意右丞餘事右丞精于
畫故詩態轉工鎮伯敬有云畫者有州雲養其胸中
王右丞集 卷之六 四
此是性情文章之助
王維因鼓勢輸贏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
山水平遠宗勢石色綠者以為天機所到而集中無
畫詩當非摩成明卞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嫉貴王以
畫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
成棨右丞詩文固大寶之亂中不作安知其生
平無琵琶詩耶此真仕子美集中無海棠詩遂謂
子美母名海棠者其妄誕無異真足令人一噱
千崔與宗寫真之詩前身應畫師之句現存集中
而謂其無畫像所謂不知子都之妙者歟
王右丞集 卷之六 五
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沜皆夷坦之處坳音拗
用為韻賦古風十首
花塗旅中詩新與骨肉遠轉千億僕覩詩話重稱之
然王維鄭州詩他都絕倍孤客親值使已先道之
又且王語渾含勝崔
王摩詰燕子龕詩惟高者能之非以拳成燃之筆寫之
不可

章給事山居詩善用頷會卷二頷險而無蹟登山入
戶登一句尤奇比之王介甫兩山排闥送青來尤簡
而有味（瀛奎律髓）
右丞詩長于山林河朋井閭聯詩人所未有也
牧童田犬句尤雅淨（瀛奎律髓）
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極後
語郎入畫三昧（合刻三家詩人彙考）
朱叔重嘗曰王右丞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詩即畫
也李思訓數年是道元一日其工夫學力所到者盡
即詩也（佚名）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冠（四友齋叢說）
摩詰輞川詩余深愛之每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本
朱文公曰律詩如王維草蟲物自有鳴秋之趣未
至如今日之細碎甲冗無餘味也公又言余平生愛
王摩詰詩云淡周井飯東門決經世未偶等一後官
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衆以語人領解者少（四

間闊之久也嘉泰辛酉五月六日龜堂南窓書

論近體者必稱盛唐若盛中王右丞維孟山人浩其
爲律絶句無間五七言皆雅澹天成至于
古詩句本冲澹而興則怒長諸詞典婉流麗若未可
多嘗楊伯謙選唐詩論次其先載在正音而晦翁先
生考定楚辭後語亦存其山中人等作良有以邪詩
凡六卷并附裴迪諸人倡其若干卷劉須溪嘗校
之宋元舊刻最遠不存近刻十與字畫頗舛譌脫著
變以督覽分司迺命公暇特加枝閱粗爲蘇正逐出

倦資之保令善小楷書之鏤人鋟刻如本用俾詩
壇採覽之便庶備昌黎石本集云
右丞維以王維爲名家五律七古以王維爲名家五律七
言絶句以王維爲正宗七絶以王維爲其
五言敘山詩冠絶唐賢于摩詰論者推李杜二
家爲尤其間又可名狀者十數公至如子美所賞詠
者王維孟浩然所友善者高適岑參皆元以後劉錢
錢起郎士元韋應物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盧綸吉中孚
九天間閭官殿萬閻衣冠拜堯旒拳云花迎劍
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登慈恩寺塔詩杜甫云
高標跨蒼管烈風無時休俯視四一氣焉能辨皇州
州之閭疏戔勞功之詩章之淨而采物之温而密
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閒氣萃於時以鍾於人者也七
古敘六盛唐王七言古詞者多李杜而下論者推高
岑王李崔顥數家爲勝竊嘗評之若夫張旭氣勢陟
岵始終綜緻殺乎古今搏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至於
沉鬱頓挫抑揚忠壯決度森嚴歌曲詩俱詣一味妙當
而佳句輒來遠出常情之外者數子者與李杜並駕
而爭先矣五律敘六聲雪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氣象
雄逸孟襄陽攻詩遠上有承司意雅秀岑嘉州造
語奇峻高常侍骨格渾厚七律敘六盛唐作者雖不
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質全上維岑參早朝倡和
之作當時各極其妙王之受作尤膾人五言排律
敘六開元後作者之盛律令嚴整工石承李翰林
爲多而音聲鏗鳴高動高實相副真堪鳥五言絶句敘云
開元後獨李白一雅尤膾人六云

高適六秋風聿夜至秦寒多清曠千里何茫茫五陵
鬱相望客參二毛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
上萬古青濛濛此類甚多是皆雄渾悲壯足以凌跨

白代
李林甫墻嶽應相曰雲收三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
農初罷二驅禮後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爲法王
摩詰送邱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
數曰字不爲病也詩家說
絕句如王摩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
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

篇章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起酒
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風人之絕響也詩家

詩人之詩字句不苟王維諸人是也才子之詩句字
章法若閒閒知李白諸人是也困學之詩格調詞意
陋心揩宜杜甫諸人是也閒適之詩并詩俱忘陶潛
諸人是也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如杜詩鉤簾宿
鷺起丸藥流鶯轉李詩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
非人間學者反是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濃近
而遠可爲知者道也今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衛
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
如鳥窠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卽云山中一夜雨樹
杪百重泉皆聞羽庭水今上岳陽樓下卽云吳楚東
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葉浩然離故關下卽云
高風漢陽渡初日郢山門錦瑟怨遂夜繞絃凉雨哀
下卽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
也

王右丞文集十卷寶應二年正月七日王縉搜求其
兄詩筆十卷隨表奉進此刻是麻沙宋板集中送梓
州李使君詩亦如牧翁所跋作山中半雨樹杪百
重泉知此本之佳也

元盛以下清人其數什百語及唐者唯高王岑孟四
家爲最論四家者唯右丞寫
下指蓮魂海絃羣籟滿紙
決內學外家之說苞并總統無所不闚郎長于佛理
故其摛藻命遣指思冲曠動趨前渠雄視名儔凡今
長老爲紳之屬工爲詩者
食無異類也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唐史自有傳其由處之詳比得以畧也維善畫尤精山水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天機所到而所學者皆不及後人之意況乎天性不必以畫拘若生而如之者故落花狼藉啼山鳥鄰青渡水人又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迴合青靄入有無之類以其句法皆所畫也而送元二使安西詩者後人以至鋪張爲陽關曲圖且往時士人或有占其一藝者無不以畫掩其德若聞宜本是也至人以畫師名之宜本深以爲恥若維則不然矣題自爲詩云風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卒不以畫師歸之也如仕子美作詩品畫人物必有攸當時繪得維爲高人士右丞也則其他可知何則諸人之以畫名于世者宜長于畫也若維者妙齡場詞長而擢第名益于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處左以迎寧餘暇游王侍之若師友見弟通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之幻若以官稱而不名也至其卜築輞川亦在開盡中建其留次所存魚遨而不窮融於忘之于畫遇人有傳其由處之詳比得以畧也維善畫尤精山水當宜元年間而流落無幾後來得其粉本者猶可以絕俗也乎如唐史論杜子美謂後事歌行馬後人之意況乎維之用心處思兒通真待維之用心處思兒通真待維之用心處思兒通真待

世言摩詰筆踪措思參于造化而翔意經圖郎有所
歎如山水平遠寒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
此圖使知古人之論爲得止使後之評者不得加此
余見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
畫寫水又謂可與論人家住仙掌氣欲生衣者耶

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寄
石逸迴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
此畫師也

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
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宣運法若王右軍變鍾體耳
觀翕驚翔似奇反正右丞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
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婉麗顧得已其
摸擬不難比于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
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
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
傳吾郡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品夏及李唐劉松年

又是大李將軍淺非右丞傳派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盡之南北二宗亦唐時
分也仁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
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
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斫之法其傳爲張璪
荆關董巨郭忠恕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要之
摩詰所謂雲峯石迳之間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
者東坡謂吳道子王維畫皆亦右丞于維也無間言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盡山川峯龍自成變態雖
知音誠

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寒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
孤鴻落照識設于江天之外衆世宗之而內大之典
刑盡矣

王右丞筆聖苑龍氣韻高清巧筆象成亦動與思

使爲夏深令客居可馬文季作家出藏先聖畫像示
侯俾右王摩詰筆也侯四令客王季之跟中神采殊
不相類使人意不品書筆上長下短其背微傾以傳
考之想當然爾但子最老衆弟子出請過仲尼反以
告曰有人于北修上面超下末傾而後耳視若營四

海注公長上而從下耳都近後而上彼未漫門背微
曲也然此等可出名大觀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
之容非摩詰不能作顧愷之維摩詰經圖十
宋中興館閣儲藏上維摩詰經圖一
崔明王一濟南伏生圖一補魚圖四盤車圖一朱陳
嫁娶圖一拂林人物一虎雪曉行圖一山水二宋中興館閣
續書錄
于闐川以疑碧詩見知當世餘事丹青亦造神品晚
年長齋制意空門學窗中雅繩牀經案退朝之後焚
香獨坐大有所契蓋三
王右丞集 卷之末
儼然目中視者愛當于默然處驚海濤春雷之作始
不負宋 [illegible]
乙丑六月念一日同伯淵幾訪喬仲山運判觀畫王維
雜摩像其像如生
喬達之貴成先仲山所藏王維畫維摩像如生
喬仲山家王維維摩視疾圖宅和明昌廢思東關王
維秋山蕭寺習靜齋
張性字誠之少卿家有碑支佛下畫王維仙此中黃
服合掌頂禮乃是白馬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
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為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謂為王維但
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燕名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
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與讀碑圖今
今有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臧迫字積中家雪圖
一同命之為王維也其他貴族家不可勝數蓋非如
是之衆也米芾
畫史
摩詰演教維摩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案官和書
摩詰品題洪見四十六軸其一也公綽事既妙絕
而奉佛尤篤宜盡得摩詰之書藏諸篋笥外別具一種慈
余實見卷思伯養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
物托其裝潢故謂以為
陳繹之
忠意家文織組秀麗王維畫維摩

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渡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二僧者皆至大士而涉川之際蓮重如彭祖之觀井秤雪以蘆渡懷渡爲神哉嗚呼此固非塵笛不能作歐二僧者抑神家所謂老古錐云爾

前松江鎮守張尊戶出五千卷王維渡水仙畫宗御題絕妙志雅堂雜鈔

王仲至閒居家畫鼓愛王維黃梅出山圖益其所圖黃梅曹溪二大氣運神檢皆如其爲大識二大事蹟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卷之六

王右丞集

右唐王維譜南伏生像宋秘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余官金陵閒休伯所藏書畫甚富一日與顧吏部華玉過之休伯張燕余戲謂之曰必出書畫乃飲始出宋元畫亦看唐人筆余與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維著色山水一卷余不覺驚伏以爲平生之未見也但古人之坐以兩黑著色水實筆設而奈虞之書富川竹間今像乃負股而坐馮几伸卷此則余所未境抑余固維摩詰像耶管書軍中之蕉所乃頹足而不必拘拘于形似者邪

王摩詰自謂宿世緣習客前身真畫師故寶裝所著

長嘯而瘦衣白袍靴冠重戴乘欹段馬一童總角提
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
記辭翰奇絶余曩觀文前史道事中園生徒何人斯按
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名丞傾
蓋延譽咸云右丞見其勝已不能薦于天子閉坎輒
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希
乃其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益傳寫之本所
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蘆澤深之句今與本卽
無故事存焉以意逆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樵張泊題
潤夫潤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日此倍王甥本也

張泊謂襄陽之狀須面長頰面瘦今所繪乃一矮肥
胥子爾徐觀其題識二篇字皆一體卻魚之誤尤多
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云
王介石虎臣所藏王維畫孟浩然像背爲趙松雪潤田
昨後歸趙信之又歸今仲山仲山又歸之郭北山云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兎兵鼓腹圖米芾畫史
王右丞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今
生喜作雪景剡溪圖樓道驟綢聽行捕魚雪渡村墟等
圖其筆觸川圖世之最著者益其創次瀟灑意之所
至落筆便與唐史不同
王摩詰作輞川圖長二丈起自輞口江湖風物塵
不單備精妙罕見名畫記
土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官尚書右丞以智中所蘊
發于毫翰詩似陶明而華縟律整齊山水法道元而風
致特出世稱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意到處不拘小
飾如雪中芭蕉鹿女兒逗非具眼不能識也家居藍
田輞川常白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木蘢蔥其石小
勞斧鑿痕者多夾筆揣摩人物骨目分明衣
摺上與鼠尾微開用筆界畫筆力高勁曲盡衣褶後真
王右丞集 卷之六 三
如帝閻文皇鈎金是王故實化帝一也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意可謂造化人妙然世人所
本一本別幾紙一本用筆纖弱畫山石皴染出摩詰不然
待人狩可見其叶意休息之餘輔佐之暇臥而舍
元帥丁郎余爲文尚郎中所善高待中嘗出輞川圖示余曰閻此可以怠
玩上恍然若與賢入輞川見華子岡輞孟城坳憩
輞口莊泊文杏上斤竹賓也木蘭柴絶菜萸沿讀
槐門竟見來迓竹南欹枕郎設饌藥家頼

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再宰夷坞抵漆園幅
巾杖履祖奕葛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貌槃于汝
南也數日疾良愈而行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
題其末而歸諸高氏（秦少游書輞川圖後）

輞川圖一軸李超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
于鹿費于余以日鹿苑門王右丞輞川之筆也右丞
爲忠奉佛夏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其大夫幸太
宅爲寺今家墓在寺之西南輞其園費右丞之親筆
余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宏憲題其前一行六元和四
年八月十一日宏憲者古甫字也其後裔公
七在丞集 卷之六 三
又跋云東閣居士像見之然
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二十六領故所藏
書畫多用方鎮印記自梁大詩師號門宗旨印輞川
云共覽舊作并陽洪氏家藏序云月陽之洪本姓宏
避魯諱改有宏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容齋
隨筆

輞川二十境儘勝堪述秦穆嘗品陸居之書又與裴
士詩之其書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其無
以復加宜爲後人寶況傳永唯不刊然此地今遺
跡尚存湖光爲畴改未有高士師薩遂惬使使
人幅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知武陽黃某
十河南官舍閒觀黃白可愛跋
輞 晁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陸密而筆勢純弱今所傳刻蹴
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蒼摩結遒之不失其真者當
門李備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二月初吉會稽
黃某書于可齋又跋
輞 晁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疎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
傳輞水如車綆項回得名裴在門龍官居與口者十
有餘處北華子閱於淵竹里館某莲潭宰東場
云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嘯詠賦詩此間于像見之然
此畫與失其名當仍其說改定其後裔舍乱地爲淨
國居今清源寺是也
上石公輿 卷之六 四
王維畫小輞川墓本筆細在長安李氏大約好此定
是與若比世俗所謂上組全不似傳宜與楊氏本
同出筆客皆古人而者與唐人畫異唐人畫多遠名畫記云顧通
十墓得大
史
文彦博大觀小輞川阡下游陵自連與通李氏一日
子又云實若在色絕逸大似筆忠元時必了遠化流
氏圖中有之徐永唯不刊然此地今遺
跡尚存湖光爲畴改未有高士師薩遂惬使使
宋梁文公者唐自門學文公最愛

漫而手摩詰備載華子岡欵湖竹里舍郝浪泉莊游
辛夷塢之日何所不憚頻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陸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
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
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始有儆于玩物者乎
卷見王摩詰輞川非圖筆後又見關本郭參如家有
國川宮撫司都大茶馬司官印位置機悉俱備公首
玩賞頷余首以輞川非圖筆為古今法書所宗山若此

耳此龍跂山其壯觀奇全用其法而行筆細膩超有趣
越之意古人翰案法止當于此求之

王右丞集　卷之六

王右丞集　卷之六　五

品有云摩詰畫川圖與余昔在杭落故家見者一樣前有
集賢院御書印內合同印題牓品本後書河北郭忠恕
恕奉命復本則知為江南李後主時臨本也虎賁中
郎更無其處郭亦妙筆矣右丞唐開元天寶間七名
維字摩詰其所居自寫為圖精密細潤
在小李將軍著色山水上今如魯實玉大弓絕無僅
有為昌守珍之車之攜上天京各公相見實誠鑒
定價增十倍大德戊戌冬至廣陵民八十叟李廷元
帥敏跋書書是
跋記
右王摩詰輞川圖臨之者郭忠恕再臨者仇英實父
也其二十絕句書者文待詔徵仲也余嘗謂讀摩詰
絕句更覽輞川圖使覺如上下華子岡斤竹嶺騁
窅想自況南北垞欵湖柳浪徙倚水蓼柴荼遊滸留
文杏館而休憩酌金屑之泉與裴迪秀才對語不知
我之為摩詰摩詰之為我也然則摹本何必實父而
書亦何必徵仲哉王會稽以來好畫名畫門之家若此
子家自謂日南山翁以
品有云摩詰畫川圖
王右丞集　卷之六
虛壞得之
傳閱歲久漸上絕輞川
殿氏書畫記中載有王維輞川雪溪一軸圖光小
景二軸手卷有王維輞川圖二卷三段圖雪溪買女
史圖齊南伏生像
摩詰畫有牧笛古祖荊溪者色樹頭如撮米樹本如丁
嶽山如浪起沙如蚯蚓千重百重又于靖末露之余
于陵澤公館中見一屏皴染刻劃摩雲藍田莊圖
石本雖石硬工拙木妙然其用意未嘗不可追

而思也古巖先生曠寫并識
題畫
約齋楊楫見王維輞山
圖并子
昌川上歸京題贈楓舟
吾家伊上塢亦自有
盤磵當窶采折榛不
文安摶
詩
輞川號自好人各綴吾閒欲經家山樂終縻吏事繁
焉於思遠戈厌暗更催幽遂令攜
尚主石龍詩句妙九回勿外當掬仁人間無所求
徐手剪山丹朝川桑柘陰滿戍日暗制征方知幾此言
黃山谷題
演論畫詩
三石齋集
卷之
十
真
竹館舉燈晚莫汲名賢秋遠野漆未割近園根欲收
鷺鳥避漁泉野鹿疑巖幽日暮川上歸宗題簿楓舟
篇鶴雲氣合漠漠烟光浮顧思天寶初綱紀壞不修
寬裘拔妖拍髀被起奸謀覺無匡濟術廼爲閒曠留
爰歌自來往龍鮮更催幽遂令攜手處寫閒意度猶可求
乾坤多變態江海生暮愁白鷗飛不去千載空悠悠
題王
維輞川圖詩
朝日風物春日暮沙深渚草東簷紅杏花開翔白
鶴條湯桑麥黃鸝山雲夜夜人寒竹野客爽爽晨
嫩英舖甽石承露絕塵土私
土石承集
卷之
十
一
書觀門毛上神圖畫輞川圖跋
信竹分青翦短槍紙幕軒五中有高臥敖枕聽飛泉
之鳥寒詩仍好棠型日川鷗性
同賦詠成未上經營迫務期富作
望月每未足安文
七絕山水圖輞川圖龍山圖神品七上
安逸日日鷗里像耕桑料水穩民居民應動政樓中
愛百倍華品榮不如憲皆風流王石承閒元親作
七言律細吟疑景趣頭句政悲丹青是練書王惲題

王維輞川雪景細絹寫小橫幅精粹古松上用粉作積雪有欵在臨溪吳氏來國元覽

金陵胡編修藏王摩詰輞川雪景絹畫沈宜謙云是宋人臨本之絕佳者其雪用銀泥打底上更用粉細細點雪未國元覽

徐太常幹川圖一卷多名賢題詠是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捶門後致昵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即水必果山石丞然組素極細郊是雪景以浮粉著樹上筆意詩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王右丞集 卷之六 十四

禾興馮門之家藏唐宋名賢題多王維江山雪霽圖九爲冠絕諸本原係大元內府故物曾經趙子昂跋定傳聞有乘花遠重車樹雪深處處山小帧在文徵仲太史家紙本淺絳色布景極異落筆稿筏以較馮氏所藏江山雪霽圖可方駕也此畫原係矮面幅太史恐其日久愈壞命工補綴爲短卷近人題跋復得故南翁筆海內稱爲墨皇不妄也 商氏書畫舫

吳昆麓大人與余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幢門

門或云漆布竹筒搥之似有聲一曰爲物所隔遂破墮二卷此其一也余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開戶焚香躬絕他事便覺神峯吐溜春浦生烟眞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全如粉綴曲折毫厘後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燕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跏趺無聲出戶見脩竹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眞賢居士記于南翰林院

之寄樂亭 馬安和題上有雪舞老人

王右丞集 卷之六 十五

太學元沐所見雪江圖都不彼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臬本若王叔明劉松岡筆法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過大年畫右丞小列莊高夏圖亦不細緻脩似項氏所藏雪江卷面稿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動品必下破法有苛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破遂令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椎細破相傳眞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書法矣惟京師楊尚郡州舊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杪開遠清潤迥異常作余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破法自唐及宋皆

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開卷即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閒廣陵有玉維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石丞自云宿世習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眞肖今豈前身會入石丞之室而親覩貝盛博之效故結習不昧乃爾邪庶子書云此卷是

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石丞臨宋元諸名公臨管帖數十合劍選珠足辨昔曲事宜造物妒完鄴畀余子此卷中消受清福鄴老子云回于道者通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昔人評王石丞畫以爲雲容石色通山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余未之見也往在京華聞馮開之得閻子念斐走使緘書借觀既至凡三薰三沐乃長跪開卷經歲閒之復索還一似漁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誤悵惘久之不知何時重得路也內想像爲寒林遠自有神物護持何王先得歸本復見眞本小簇山水

逢萊道山人問風月不到王筠金鑰與祕書嚴有平生畜眼未嘗見者於天旋地轉散落委棄故人李君祥得之出以示余其扉已破剔取所幸盡無恙耳展玩之餘不覺勞汝閣十餘數是圖之不遭也詩軒固之以待異日鵠企之賜云蓬山道人劉翰題

曉徑露衣濕登臺試履危乾坤增壯觀江海得漁翁

歸頌羅浮重自陞榮絮正飛若留清夜實鉛粉更光

輞[illegible]

中原王冠朝元首制幹家王摩詰橫披山水圖廣都

宇文時中季業龍圖家王維字摩詰橫披山水圖廣都

南家王維字摩詰鄭公增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當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增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當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增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當時重唐室

寶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

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

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

大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

行悔予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于官豈有此理余笑

曰昔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矣

高公紹有唐畫中畫雪山世以為王維筆也

林慶家有王維雪圖六幅[illegible]

江干何雪圖張藏李郭董家唐燉煌水世稱為王維筆也

王淮江干雪意圖卷藏于故吏家又見燉煌水世稱為王維筆也余

大者踏雪尋梅一圖事云右丞筆也

唐王右丞永為冬積雪圖卷縮本高九寸長七尺上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丘色老余尺素見雪渡草樹凌兢人踢跨僅有盈尺
不盡意何如此圖長數尺太邱孫子其法眼鑿壁收
藏皆襲白我將抽語政印證聊寫心知并日識右丞
之筆神妙非常時代久遠見亦罕矣余少于沙溪陳
氏獲觀雪渡圖盈尺而已今又于嚴氏閱此修卷深
幸老年擊此于目又趨宏治壬戌中秋日沈周石田
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嫻然多寫雪
景者蓋欲假此以寄其孤高絶俗之意耳若李成之
萬山飛雪李唐之雪山樓閣郭忠恕之九峰雪霽王
叔明之劍閣沈石田之關山積雪閒皆神采妙而
三右丞集 卷之末 三百
予皆及見之但恨未覩王維雪景何如耳宏治乙卯
春偶于都下錢太常處閱此萬峰積雪卷實鑒覓目
覺寒氣逼人眞摩詰平生得意筆也始知李成輩皆
宗摩詰傳爲世寶此卷不啻今之趙毛麟角矣牧山
道人記光明跋○詩中有畫中有詩摩詰蓋筆秀且
奇閒相是生邪足道象外能將造化師藍田輞川僅
臨本開元東塔跡已墮山居圖識宣和宇今藏御府
人難覩我居京師頗留意日亭斷嗔收燹禋琉璃廠
門得玆卷敗篋朱絲長江曖嶺互合杳靄竹
輞川圖與高士奕棋小幅淮奕圖用筆與此同因題
爲王摩詰面儼共舊飯兒者同聲以爲摩詰無疑閒
古御藏蛤蠏龜置層閣橋很流流冰斷西

居以來棱勘頗勤遂定爲李昇出峴圖云（陸儼山集）

畫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求也世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取疵而已至于興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摩詰畫袁安臥雪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冷齋夜話）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慧洪亦未知也（猗覺寮雜記）

王維雪蕉曾在清閟閣楊慶大題以短歌（后山詩話）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有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舉撿宣和書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鉞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輞川者自余始識之（米海嶽畫史）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摹輞川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煙霞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欵疑宋人臨稿也（眉公秘笈）

內府藏有丞山居圖筆法類大李宋徽宗題曰危樓日暮人千里夜枕秋風雁一聲（嘉江邨苑西集）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免幅長丈許水波渺漫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葵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悽悽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雨人挽舟一人荷耒一人簑而下之三人中唱廻帶而謳或馬或驢寒鴉有擁柮有前揚雙倜後撓皆品快翩然者倩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擔鼻者三人扇竹爲笠縛竹爲屋三章子踏而起大網一章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筍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危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中而依遠蔭坐沉大網旁筍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一章子跑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梳盂可見者篙者槳者免下罩者三人皆笹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前茁依遠蔭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觀操楫一人綠竹跨水上顧而語

前有盍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納竹跨水上
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幔坐
而濟者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顫
三童子若侯食若寐前有盍盂者一人雜蕈間童子
俛而度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甲若
自里千里石承妙手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
紗罣迹之不似也常愍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
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
前使若湖湘在目前思項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
男子婦女命雅舟過染筠剌紛然在江然其
三石丞集　卷之六　三
巢鳧山事佚故無市塵爭利意此與書二大大小圖
其色無別恨突以黑元昭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
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袁川晁補之序　元
朱景元書畫目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
周敏仲得裴士維雪霽捕魚圖絹本漫終色後有
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鑿雪水飛動山谷
塔銘志仇遠白斑張雨等七跋雖未敢定為真右丞
詩丹青出右轄何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
決非宋元畫史可及　元
求翁于南山山翁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住處江湖看同
沈此詩足以氣象右丞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
也余與徐淵子同觀南宮田石丞插魚圖卷如
無答公所題者余口此善摹者為之徐不以為然二
日得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蔓葦之外意其為水
耳此特波濤浩瀚水痕浪迹一畢具人物尤精絕
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趙日摩詰
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頗淳化以前未更祕書
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緣
司德用進所藏王維捕魚圖單幅小直軸徽宗題前
有雙鉤龍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明昌七印上作圖
皐古木數株全如李成所作下作數舟關溪取魚甚

錫山華氏藏唐人捕魚圖一卷是筆古勁無名人畫
書往好事者謂為王維極似維畫原係單行小直幅
元瑞右司進家見實烟過眼錄有宣和明昌御題宣
記也
周敏仲得裴士維雪霽捕魚圖絹本漫終色後有
塘簡志仇遠白斑張雨等七跋雖未敢定為真右丞
決非宋元畫史可及
江雲混混陰晴半沙雪聲離熱江岸畫中不信有天
機細向料林佔處石頭油後家媿未能桶舟蘸散亦
何會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上右丞

春江水綠春雨初好山對面青笑棄漁舟兩兩渡江去白頭老漁爭捕魚操篙提網相雨雨慎勿江心輕舉網風雷昨夜過禹門桃花浪暖魚龍長我識福舟垂釣人傳家江南紅葉村賣魚買酒醉明月貪夫徇利徒紛紜世上閒愁生不識江草江花俱有趣鷗來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出摩詰之手蓋成一妙筆耳

笛杏花風亂起飛散長天碧黃子久王摩詰畫

輞川之景天下奇茂林修竹多幽致惜曾門不曾識名人筆幅幹元氣萬頃湘濤鷗鷺飛尺漁翁生事淡無窮醉把南窗洗

朔鼯或披裘篷臥寒曙或倚孤蓬望空碧靜觀此理

王右丞集 卷之末 四

良可娛應須仰慕王摩詰春溪垂釣圖

前灘晉今後灘網魚今魚今何所往桃花錦浪綠楊

郵滿岸忽聞漁笛響我行答澤然此圖頓起桃源雅

大想不如歸向茅屋底老死盆中醉春醪

徐容齋子方所藏王維驟綢圖 雲軒過眼錄

王摩詰精能圖一卷長五丈餘一墨運不著色 宋賢元賢

王維精能圖宋高宗題 南陽名畫表

許公子伯尚王摩詰雪溪候潮圖一卷細綃畫後有宋元人跋細閱皆雙鉤廓填 宋圖元覽

士摩詰山陰圖一卷後有米元章與宋元諸賢題跋舊在吾欽臨河程氏今聞鬻于河南吾鄉汪司馬伯玉曾見語予今聞此卷歸其閒董翰林思白 東圖元覽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出摩詰之手蓋成一妙筆耳 宋雪窗跋

王維道同先子避地蜀外甥張國見有此約持王維輞川圖過嘉陵與其江山命題書絕句江山明卓朝過嘉陵愛其江山之勝已踰大道子潤于大同販管王維復畫小筑于江山已踰大

三百里右丞心事已知益謂此也 通玄鏡

有誰知益謂此也 通玄鏡

晚乎魏晉六朝之蹟余不得而見之矣入唐開當以輞川爲宗盱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鼎題識編其上繪事豈全石所能辨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稱珍貴之至故諜及碑磨而況于今乎儻能見之非大生大慶快邪

遍來閒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卿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井路王摩詰一以文北雁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閒挺儁暨地破乃採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

閑進御重瞳 閻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筆佑文
日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筆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
寸長四尺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高日毛維製 硯
山唐工維 無跋

生烟漠漠中有樹樹外田家幾家住重巒復塢隨不
斷茅舍時時若菌附兩人誰向魚梁洲一鳥遙從翠
微度行雲潛映荒水陂似有斜陽帶微胸傍修竹沙
明青林翁沉霧午晴景萬變想當夏盛秋初處
石溝短緣隈隱水淺縈迴寬平 故敞屏風板扇大
隊無人開書堂樹深萱寂寂玉人應是王摩詰清晨

騎鹿看田出行過柴門日向久會招高適與裴迪共
酌重樓曲檻幾盈一幅無欵亦無題字原書朱建巷
建德丁卷外手題爲王維 東園 九疑

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 荊浩 畫傳

上右丞生平畫卷所稱最者唯輞川圖終捕魚等圖
耳吾意以爲絕響不謂太僕于中州友人家又得此
卷而用筆之妙布置之神殆尤過焉固知右丞胸中

傚倆木易御識而千奇萬變時露于指腕間無窮播
弄豈非千載一人哉置之案頭臨摹數過終未能得
其彷彿題書短句并識而歸之○摹山巖巖凝烟紫
萬木蕭蕭向夕黃豈是郵翁戀秋色故將輕舸下橫
塘○秋風往薄汎晴光處處郵郵帶夕陽一段深情
誰得似故知輞口味應長 黃子久題于維秋林晚鳴等
右丞已往六百載翰藻神工若今日千嶂遠橫秋色
裏山家遙帶暮烟中 吳仲圭題于維秋林晚鳴等 右丞
千峰凝翠色神州中有仙翁籍寂遊林麓斷看紅葉
暮風烟俄人野塘秋搖搖小艇清 題輞川詩
情專在筆端思天匠心難日月中堂見江湖滿座看
夜疑風氣濕秋淺碧光寒料得昔人意平生詩思殘
○右丞今已歿遺畫世間稀思見尺江湖蓋亭常鳥鳥
飛山光空在掌雲氣欲生衣以此常爲玩平生滄海
機 張紳題王右丞水山 本圖 自
滄洲漫是真裘裘忽盈視便有春渚情褰裳掇芳芷
雖然風至莫不動始悟丹青得如此丹青變化不可
亦翻空作有移人心猶疑雨色斜携鹿午似水涼來

入襟淙淵說近二湘口誰知卷得在君手披圖擁褐
臨水時脩然不異滄浪叟 倪雲林觀王右
摩詰傳遺蹟家藏久自奇高人不復見絕藝更誰師 丞雪溪圖歌
水石生寒早烟雲結雨遲筆端窮造化聊可破君詩 王摩
笵忠宣題王摩
詰畫寒林詩
野景荒寒霜意深孟浩然驢悅小橋鞭不動風落葩帽墜
詩故著詩清香畫亦然其詩清且敦試圍弟子
還偏官閣老我明君賜紅日三竿尚未眠 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學者得之于象外有如
兒大夫所藏王維
畫寒林暝竹圖詩
平田渺成湖仲夏月多雨汀鷺浴不飛林鶯澁還語
仙翮翻龍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致重無門
王右丞集 卷之六 圖
村烟多乞鄰隨鉤常及午柴門無鎖鑰出入荷杖履
白鷺似相識亦足忘爾汝行來詩家流畫格亦天與
君看百代遺摹惴尚如許吾生慕邱壑偶此繫短組
試問松下翁幾人同此處 李昭道王
維詩意圖
王右丞之石如飛白郭河陽之石似雲頭(披麻皴
斧劈法王維每用之(荷葉皴法王右丞變體全以
骨法爲主色以青綠 李子園
蓋傳
王維樹法多用雙勾即蘇梢樹杪亦絲毫不苟○鉤
葉柳王維諸版畫唐人及陳居中多畫之 界子園
畫傳
何處訪吳書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
吾觀書品中莫如二子曾追于實雄放若如海波翻
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
筆扶桑驛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弱迷者手自撕
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
芷蘡芳孫今記此璧亦若其詩清且敦試圍弟子
高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學者得之于象外有如
仙翮翻龍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致重無門
成按續書畫題跋云昔人畫竹成用鉤勒者王翬
川黃筌父子輩尤臻其妙元郭衮楊竹西畫卷狀
唐人愛竹誰第一精妙獨數王摩詰作亭在東
竹法郎對筠籠咏詩意上汝南思高房山墨竹詩
朝川皆思鐵幹蒼蒼煙橫風毛噴岡如稱副者
不獨東坡一詩矣乃李衍竹譜謂石丞妙寫世罕
其傳又謂右丞開元石刻屢經模勒失真江村銷
夏錄所載舊人題薛文忠公簒畫圖卷亦謂右丞
皋平石本皖經重刻甚不足觀何若于雪節霜根
交柯亂葉句中一想像之宛然如見真迹

右丞年譜

爲詩人作年譜者蓋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畧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壯老之不同有如此耳然參伍考訂以驗其說往往先後牴牾時月踳駁多不能盡善又其甚者年經月緯拾取其一字一句之間而支離其說以强牽爲某年所作尤不可解唯俞牧齋草堂詩箋後所附少陵年譜獨無此弊茲作右丞年譜一篇全倣其體格惟時事有關于詩箋考證者雖鉅勿錄畧爲小異耳須溪校本于詩題下時有細字云某年若干時作又云時爲某官又云在某處作若此者或係夏卿進本原文或係後人附注歲遠年久無善本可參校然安必有所據非憑臆率書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輒從其說採列于下至舊史傳有矛盾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則云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其繫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那杜州詩而那濟爲杜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則新史之說爲優也自上元二年起逆數而前至中宗長安元年得六十一歲故斷自是年始

王右丞集　卷之末　冀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
中宗大足元年辛丑冬十月改元長安			
長安二年壬寅			
長安三年癸卯			
長安四年甲辰			
神龍元年乙巳			
神龍二年丙午			
神龍三年丁未中宗崩睿宗即位改元景雲			
睿宗景雲二年戊申			
睿宗景雲三年己酉四月改元太極八月改元延和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五月改元開元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張九齡始與公幕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張九齡加金紫光祿大夫始興伯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張九齡罷知政事尚書右丞相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張九齡自冠軍縣開國侯遷始興縣開國伯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張九齡以疾乞骸骨歸故鄉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張九齡卒贈荊州大都督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張九齡葬韶州曲江縣北

右石集 卷之末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孟浩然自鹿門山遊洛陽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孟浩然在洛陽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孟浩然遊吳越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孟浩然還襄陽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孟浩然卒

天寶元年壬午 李白初入長安
天寶二載癸未 李白在長安
天寶三載甲申 李白在長安
天寶四載乙酉 李白在長安

右石集 卷之末

大曆元年丙午 顏真卿撰大唐中興頌
大曆二年丁未 顏真卿撰元次山碑銘
大曆三年戊申 顏真卿撰多寶塔碑
大曆四年己酉 顏真卿撰顏氏家廟碑
大曆五年庚戌 顏真卿撰郭家廟碑
大曆六年辛亥 顏真卿撰東方朔畫贊碑
大曆七年壬子 顏真卿撰麻姑仙壇記
大曆八年癸丑 顏真卿撰八關齋會報德記
大曆九年甲寅 顏真卿撰臧懷恪碑
大曆十年乙卯 顏真卿撰李玄靜碑
大曆十一年丙辰 顏真卿撰李元靜碑
大曆十二年丁巳 顏真卿撰李元靜碑
大曆十三年戊午 顏真卿撰李元靜碑
大曆十四年己未 顏真卿撰李元靜碑

至德丁酉載正月上在彭原行在朔方節度使王思禮等收京師上皇在蜀聞之大喜遣左相韋見素冊上為皇帝傳位詔書并傳國寶及冠冕服玩等物見素等至靈武上三讓不受見素等固請上乃即皇帝位尊上皇為太上皇天寶十五載改為至德元載是年十月上皇在蜀下制改元乾元復以載為年

唐元次山文集十卷拾遺一卷

（唐）元結撰

明正德十二年郭勛刻本

次山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唐元結撰。結事蹟具新唐書本傳。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爲作序。文編十卷。李紓爲作序。又猗玕子一卷。並見唐志。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此本而已。書名卷數皆不合。蓋後人摭拾散佚而編之。非其舊本。觀洪邁議所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見於容齋隨筆者。此本皆無之。則其佚篇多矣。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迹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稱浪士。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真率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春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嘗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閒拔戟成一隊。其品題亦頗近實也。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

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

乎其泯而不傳於將文末之世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之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故質也者先天而作者後天而述者也故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

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

嗟嗟次山浩然剔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

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序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霞洞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院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 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羲或存焉爲咩咩樂辭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盡無一作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時薦享則一作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採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寘寘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九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漠漠兮含映倉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達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聖德至深兮龍蟠自（一作如）淵生類姒姒（許其反）兮執知其然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寘寘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

大中國

涇涇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涇涇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涇涇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載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擊深深）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泯泯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德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蠢蠢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施

元化油油兮軼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元化混混（音尾）兮軼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寘寘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

大中國

涇涇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涇涇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涇涇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載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漢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漢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漢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漢二章章四句向

二風詩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歷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 封文 蘊蘊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說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瀜瀜瀜瀜如何不竭 封瓦 許呆 不施時典 時林 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向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通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猗嗟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至化之極兮瀜瀜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向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勤亦何極漪爾九土山川溝洫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至哉儉德不豐不敖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至哉茂功不升不圮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澤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二章

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溢實罪不溢刑讒言則聽讒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章

章
理何為兮系脩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
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通去殺
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戚慢遁以逸豫失國故為至荒之詩
一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敏王實惰荒終亡此予焉有力焉
諸惑而不已其國嗚呼亡王忍為此心敬正亡王永

為世箴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
章

嗟予王家曹有山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履之難
令則可忘
嗟予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為生人寃怨
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忍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
章

夫為君上予惠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毒恣獨樂其
身一物所欲為方忍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夫為君上予敬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
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戚王用姦臣以虐外寇奴女以亂內內外用
亂至於崩亡故為至戚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予必儉約成才養化人所以保福也如
何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隔塞人神恣孽

厥不畏頗陵

聖賢為上予用必賢正疏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
何反是以為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
為禍謀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盛之餘無忍不為也亂亡之由固
在累積故為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為乎將奈枯矣無人救乎奈
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
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參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為慈帝成之以勞恤故頌夏禹為勞王侑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為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遑惑故閔太康為亂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法暴故閔殷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累於

積故閔周幽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義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吾可謂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又奚誰敢子審之

元謀

古者純公以愔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參天子聞之洛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嘗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耻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洽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耻明故乘道施教備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耻殺故泯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

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頹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殁無參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戒心之實

演謀

天子聞之惕（他歷反）然不狹寘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

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頹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毅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惛惛始開禮樂始其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勤徐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說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瀟瀟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倚恍(以反)儔(胡反)優游尚玆平和嗚呼頹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洗眩轉起邪詐變其婉婉騙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修遂長注靡然從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憯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詩酷以威服用論說以

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遣誼誼(下式反)譁(況晏反)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揮(上況晏反)捩(下式反)怯懦下鈴反)轉扇不歇天子咸之欽(於改反)然歎曰嚱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賴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遵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率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

制其昏縱行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高較其端夫王未易持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高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意和容裕(以反)寒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洗浮弱之淫末其衣服在儉樂於四時勿加飾(胡廣反)可猶以編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使貪不可煎熬珍怪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尚素朴不可駢錮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隘陋不可彈窮土木雲雕構其光固在合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亂不追以驅不可恬恃威武窮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逆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愆宴安淫弱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可寵貴奸塞慆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捡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屢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昵任讒諛如此順之為

明聖逆之為公虞可以觀矣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策劃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閩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悉說請說相江之流有龍虛紅有漩其全險也實迴山如闕鼓去其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嘯山岡上下峭峻猿哀嗆演觸

沃衝回繫滋上下方第迸坦崖開谷故泉聲相宣積氣相昏蘇巾於女於二切聞深流出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鮭其中皆巨亮兜鮮脫眄休俱幅俱也反腮嚅朐忽為洲流瀛瀛油油蘊淳無聲鳥嘆若浮則有厲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間養鱗讓鬐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盥可以薦羞可以享賓客何荒王辇於浮宮而眾釣無成臣何荒王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眾獸畜麋釣未施已濛洞淵汰周裘千里眾中之魚皆觸感緻駭投跳妻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辇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鯨肘釣脞傍旗劒騰騰躍潛深錯樑下蘇令反人水中執得悟魚收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殿當居史端實靈丁珊巫祝女司官侍何荒王而公

館為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為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
歸學而主君史証之 盛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
臣聞淳官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徵為淳司不
為淳茅者族百姓觸犯者復 方六 男
子觸淵游上下者為王實女子觸淵居移日者為王
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騁
舟之曲家見淵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數曰
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耿
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淳宮眾鈞今臣下
喜愛淳司淳即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

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頑君王驚懼為心指此為歲
說楚何感王賦 盛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
寵王嗚音字當說作以 嗚呼天魏媚人至斯加有魏額 舞 真
有之甚妖惟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為吾說之對 牲 斯巾 牲輔之
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王鼓實有天魏 丁 扣之歌 反 反
舞袘媚金石韻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 反
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
歟臣請備說其可好者昔臣何惑王用閹嬖之謀肆
極荒淫更經年歲饗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輦
臣妾借喻其心然後云復非窶女撫鼓而天魏不舞

非窶女引和而天魏不歌天魏舞一容化一分明一
祥擔一宛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酎而
不知所制天魏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舞一換氣臣
何惑王聽之嫉嫉懿懿若已酎皆而不知所至天魏
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霽時而天魏不歌舞臣
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頓壞不主嗚呼天魏惑人至此
嗚呼天魏媚人至斯加有魏額 舞 真
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 牲 斯巾 牲輔之
不為獨言選女於鈐可知其選女也豈止樂嬪 上 鳥
如城姆及窶未并將語 樂 典 下 鳥
嬰 反鳥 拉可喜美者毋姚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宇
籍王閒然後訓楚國廟右為天魏作宮分楚國社陽
為魏額作館愁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
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悉容宛日苦其毒其臣何惑
王尚愿悚數媒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
溺於天魏惑於魏額不顧宗廟逐亡人民如何下命
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魏樂之
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
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為世榮今行逾月
楚俗皆化女忘蚕織男忘耕稼里閒學歌之館鄉築

教舞之擲遂使黃鍾大呂生溺惑之聲孤竹空桑起悠雜之調變風俗於一歌忘正始於一笑大王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縱顏瘦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惟醜之事戲軒之耳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樂臣狹玉鼓與魏樂使閎尹抱天雘魏類鎖以金索繫於石人沈之深淵飛械而旋

說楚何愍王賦 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宮魏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國有甚於是昔臣何愍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

姦肆佞充肆忿臣何愍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嘆曰嗚呼充實阜帝禹殷王殷周君長幷夫可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為人主焉有陏然九州而列封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為欲世世臣臣此臣何愍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極變化徵驗惟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忌思計所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令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弱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入民聽

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貴不足乃署官而貴鉗孤忘雖始令國中絕人謗諫贊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逆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召待矯謁為齊客紿而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隅不覺注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採實悖孤或見凶修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已臣何愍王曰然步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植姦佞駢生觸炳弭仁惠胃蓋聰明令巧媚得口為矛戟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

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多於牢圄實恐君王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專臣恐楚國化為荒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愍王於是眄容而慚撫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遠化之道在制於內外外之入也有視聽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應必有禍福臣何愍王聞之謹居化心諷誦斯言終身為戚遊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慶所貴之官復所驚之孤敢諫者侯贊謀者詠君史言已王客捧酒為寵王壽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頌君王

示鑒不忘

閔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悲時主故廣其意拯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居常耻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伸河淮可支合峯嵫生回溝封隋下澤中作山防遠流舡舳狀龍鷁若負宮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

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寃愁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囚正山忍為我萬姓餅人將引天彭人將持天鈇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悲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愁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惜惜誰與傳

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當可稱歎者為詩十二

篇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樂府古人吟詠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歌悲甚那感於盡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承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統水捕鵝鴨所歌同鳥歌身意復何拘吾行過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缺蹈

龍上歌

拔車登龍坂窮高迷停駕延望戎狄鄉巡迴復悲吨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過西夏父子悉猜害君臣敢欺詐呼遣令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皇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来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虵此亡純朴爾為外方客何為獨能覺其音若或在瑶海吾將學

常聞古君子指以為渾蓋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誰能聽欸乃欸乃曲（歌音換乃音靄之聲）

欸乃曲

高神泉之聲

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悲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慈雲生遺曲今何在逸響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慈慈妻請君聽其詞觸不為酸斯呼懐抱中兒不如山下麋空令庭前地化為人支磯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咿嚘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悲聲聞其方乃言無悲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脩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

佩服

清和存王母潛漦（胡故反）無亂聽誰正好長生此言堪

農臣悲

農臣何所悲乃歎千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悲風雨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尋悲為憨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語兢實多路荀邪皆共求

特論草木悉欲說昆蟲苦迴迴宮闕傷其意無由吐
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舍謠頌若株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
自昔保方正頤壽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
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為惠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寃悲
所遺非遺望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青濛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終不然
珠玉成彩翠綺羅如蟬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
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苔落蒼逕風吹蘿蔓開客來清陰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林深高風曲人愛松竹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谷安可忘嗟嗟覺茂宗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泉光靜水霧遠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踐身班次中常竊愧恥焉
加以艾荒浪愆愚性頗全素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
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君子恕之識見偏
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党宗羅大理評
事次山愛其高尚嘗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
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掾茂宗嘗相謂戲之意又作

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為誰高人党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
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遠茂宗方矯時謂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
及吾汙冠冕茂宗正幽棲時謂吾無心此未復何為
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未復何為
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
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歎有倚轍取者今爾驅
山谷安可忘勉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為識者規

寄源休有序

幸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荊南府

幕休以曾任湖南父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神與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為吏況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設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瀼溪鄰里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瀼溪上元二年領荊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瀼濱鄰里不得如

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遘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此山村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傍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冤終以瀼濱訟無之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寇攘

昔賢惡如此所以靜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況曾經遘亂日猷聞戰爭老婆一溪水而能存諒名終當來其濱欽咏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滿海濱自棄同芻糞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拘偶得完醜降功勞愧心分寸罔來將四歲慙恥言可盡

請秩寬者辭為吾忝官引寬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寬辭何若悲生人盡鋒刃寬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寬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千進此言非作成此言敢貽訓

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釋雲容

自歎久荒浪於時無所仕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解意稍得雲客心

緑能有相招豈服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覺為懆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諏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宄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鴈與野獸無乃悲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蓺

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投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又恐兇之自柾足亂來嗣物墻傷獸兒君問我意只益胷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纖泉化為氷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咨咨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浸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為二千石我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浸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今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禽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藍中見冬菫

燒柴為温酒煮蔌為作滫瀡（瀡一作汁甚反）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閉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為攝官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歛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禄近年吏長吏數月未為速來者羅而官宣得不為辱歡為辭府主從我遊退谷中有寒泉為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浸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為人猷者勿近杯湖孟士源嘗熙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為人猷可遊退谷可近杯湖故作

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猶
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增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
欹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
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千進武昌人不猒
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往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
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遨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
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
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
誰能守纓佩日與宴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汚州 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
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
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
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
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悁
豈欲皂櫪中爭食槩與贊

去年辭職事所懼聊憂患天子許安靚官又得閑散
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
以益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
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
閑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
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
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誰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
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令為近郭田
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為大回
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撥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為小回

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叔閒漫吏氏切舅子也叔叔閒修農具直者伴我耕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叔靜能鼓枻正者隨弱箭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并酒投即還家亦少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春陵行 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烽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

供給豈不憂徵欽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吏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鄰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然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適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忍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遭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來國風吾欲獻此辭

賦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敢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欽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階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欽者迫之如大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石渓勸學者

小渓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態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渓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潚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潚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瀾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

葉塘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慼心則自遠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 有序

潚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賜反魚酒水滙四匝多歌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於湖上顧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槽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醉中一盥漱快意無比焉

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宵清曠軒窓幽水石怪異尤難狀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佈杯浮上搖漾遠風入簾幕漸漘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颻正堪望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能去若驚鳧容瀛滿湖浪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

泉源發淵實殊恠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瀡瀡乎來在長空山林何處無盡地不可遭吾欲解纓佩便為泉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春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縈田隨郡城九疑千萬峯嶷嶷天外青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遥映滿軒戸嫋嫋如鏡明何人病惛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瀟陽亭作有序

初得瀟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舊竇又得石渠泉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瀟陽亭閒吾常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瀟陽亭令人可終老前軒臨瀟泉瀟凡激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有時出東戸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

峯石若鱗次歌垂復旋回為我引瀟泉泠泠簷下來天寒宜泉温泉寒宜大暑於誰到瀟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讌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慄出遊愜天正聲平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瞳瞳日明始

紅元始欲生夜寒閉窓戸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遡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醉眷能証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内敗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仍不知亂焉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戸前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灘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引望見何處遠迤龍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巖高暖華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逵近但覺多洞淵無盛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畫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眷漱寒泉始知天下心馳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過軒望瀟湘雲樹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獨冰雪俱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數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亭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躕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聊爲故人且復停歸船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炎惡晚涼風來明月正滿天河漢望不見長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躅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饒爲人有是夫黙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忽然達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賦來江湖人皆悲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誚爲公伏奏書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隅

宏梅詩

巍巍小山石數峰對窓亭石堪爲樽狀類不可名迴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之不覺醉臥還自醒醒醉在樽畔始爲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蓁蓊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醪醑戶牖皆罌餅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蘂坐餌金丹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連茅舍堆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 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歌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偏飲坐者意疑倚已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琛洞庭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水爲沼酒

徒歷歷坐洲島長風建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
我持長鞘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蜂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
家十里飛泉迸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
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乘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
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
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佳有先賢
傳水石為娛安可忘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洞溪招退者 在永州零陵南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
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秔苗如蒲米
粒長糜色如珠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
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嫁女問言只食松田米無樂無
方向人語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溫磐錄
宜在水中石洞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誰

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
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顛破竹半山引
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往往隨風
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
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竿吾將求
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却望
丹崖慙復羞

欸乃曲五首 有序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遷州達春水舟
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
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無悶
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撓欲過平陽
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撓靜聽曲中
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

逸詮舡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
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引極三首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洿莫胡切兮杳泱烏朗反兮莽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精清冥兮成元極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蔑忙招反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憯蘇感反惛古送揖元氣兮本深實滄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磬落兮眇歎岑雲溶溶兮木楚楚中何有兮人不覩遠歌羌兮闕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莽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虎豹趕阻絕兮凌趠諸反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兮保清真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汩洪容流鹽鹽兮滄洶洶下何有兮人不聞深溢洿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莫無因思不從兮空咄嗟心囷迷兮意榮紆思假鱗兮

鯪龍敖流(胡農反)浪今奔往拜諐玄實佩元符
今軌皇道

演興四首 有序

商鉾山有太靈古祠傳云綦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少鉾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詔閔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今山之頗山屹兀今水洽連祠之瀨(瀨音賴陂池反)今鈔何年木脩脩今草鮮鮮噎鬼魅今產厲自古昔今崇祭禧太靈今端清予願致夫精誠又惕(如歷反)今玄雲今散而浮望太靈今儼而安滄油溶今都清閑悅忧(忧音慮龍反)招招搖(搖音遙)今呼風風之聲今起颼颼吹

初祀

山之乳今黃太祠木孫為桷今木母棬雲纚高揭(揭其謁反)之門(門扉樹果)今愚木插洞洞淵樨今揚鏡奩水蘭今詩之(市反)緑馬被(被皮義反)弱草今掃杓聽乾(乾音干)泽洪今馥閱閱管化石今洞刳天翹脩彭今揮蘇交靈巫課(課力臥反)今舞願于薦天鯖(鯖音青)半王脩(脩音悠)今酒陽泉獻水芸今飯霜朮(朮音述)與太靈今千萬年

訟木魁

登高峯今俯幽谷心悁悁(悁音烟)今奔往拜諐玄實佩元符今軌皇道

演興四首 有序

商鉾山有太靈古祠傳云綦龍氏祠大帝所立祠在少鉾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詔閔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今山之頗山屹兀今水洽連祠之瀨(瀨音賴陂池反)今鈔何年木脩脩今草鮮鮮噎鬼魅今產厲自古昔今崇祭禧太靈今端清予願致夫精誠又惕(如歷反)今玄雲今散而浮望太靈今儼而安滄油溶今都清閑悅忧(忧音慮龍反)招招搖(搖音遙)今呼風風之聲今起颼颼吹

將封灌乎善木令攔攔(攔音慮反)以挺挺(挺音丑延反)然尚畏乎衆善之未茂今為衆惡之所讒桃凌思駿美以為曹令敷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今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橿與堅香且憂顩之翩翩又慈旖(旖以綺反)之奔馳及陰陽今不和惡此土之失時今神橿今不茂使堅香今不滋重曖惋(惋於阮反)今何補每齋心以精意切援祝於神明冀感通於天地猶恐衆妖今水魅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今自明

閔岭中(岭音丁)

群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兮何有有天舍之玉峰殊閼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蒨欲採之以將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藏兮絕幾士口反眇反岌非梯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阻脩常儗儗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慈彼妖精兮變惟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懷懷以悽悅上力膚反下烏叔反却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纂其招反以為矢絃母莅以反月以為弧化毒銅以為戟刺棘竹以為殳得

搤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舂刺乎惡毒又引射夫妖悋盡群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宮宮然後採掇以駕深收縱摠胡柱反兮梯險嶮乎身之軀軀承乎安之睃睃以反舟入岭中而登玉蜂極閟絕而求翠茸特吾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翳於山顛久悠回而慍瘀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今無將與身而皆亡豈言之而已乎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是也反不如則不如也反於是系之於人事編以洪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不如媚於厩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惑於兇暴不如惑於說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財求貪於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頌也孝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圖曲溺於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頌也孝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嗇不如忍於苦忍於棄污忍於病癈者爾於戲忍可頌也孝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有序

天實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且有覺焉而聞嬪妬其由眩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戚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吾觀夫婦之道且有覺焉而聞嬪妬其由眩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戚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恩義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因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應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鬩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缺滅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覺焉而聞嬪妬其由眩淫惑亂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戚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惠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興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有序

天實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鈴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

見則猶然及三年人間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
嵓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
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
曾為述居一篇因判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悉痛之聲滿于
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
哉奢淫暴虐昏惑而已嗟人苦之上許皇天皇天有
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
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決決洋

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
平禮樂化於我庶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
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
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
綺羅當構況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辭望安得
不顯聞於當時也我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判軒車
之士當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狹
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投任不暇予
惡惡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啟於無用乃以因慕古
人清和龍純周周仲應

盡仁信內順元化外狹大和足矣如戚促蛩譜

封家過滅暮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
為汙腐水可渴不可使為塵糞然邑鄙語曰愚者似
直弱者似仁子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心平心不如忘情嗟如歎之言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
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
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
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而露自均根抵自深枝幹

自茂如是天地豈勞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
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
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
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
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
以推宜推宜修愈天下亦從而修愈故赴貪徇紛愈
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愚
愈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既校憂求而已予不
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鎌之山山東有谷曰鮒中谷泉有山曰少鮒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鮒山下溪流出谷與溶㵎水合匯于湟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款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馬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已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聞棒葺依山臨近泉源始為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乎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歌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寒煖順命不為物累亦於此也

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扈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擧臣姦驕為昏為妖遘將啍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湧攘羣兇復胙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袄灾瑞慶大来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等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敢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河千萬年

虎虵頌 有序

猗玕子逃亂在彼砥 音及反 南入云猗玕洞中是王虎
之宮中砥之陰是虵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
如古君子始知虵如古賢士然哉猗玕子奪其

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玕子侵其林虵去而不歸
借順慈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古大王非不方于今今也慈讓
不如王虎之心

虵頌

猗虵將何與傳古延州非不傳于時時也順讓
不如虵之為

瀼溪銘 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瀼 如字 易 溪之濵瀼溪

蓋湓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為瀼湖二十
里為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濵於戲古人喜
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若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
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
有如似讓者吾豈免瀼溪而稱頌者半銘曰

瀼溪之淵誰耶盥焉瀼溪之濵誰耶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
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濵

異泉銘 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廻山山顛是欹崩圻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已乎銘曰

盖湓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為瀼湖二十
里為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濵於戲古人喜
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若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
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
有如似讓者吾豈免瀼溪而稱頌者半銘曰

瀼溪之淵誰耶盥焉瀼溪之濵誰耶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
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濵

異泉銘 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廻山山顛是欹崩圻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開圻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杯溪 俗摶 銘 并序

郎亭西乳有藪石石臨奥水浸叟搆石顛以為亭
石有窊顛者因脩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摶

乃為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宏頫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珠狀如實而底似傾棄缺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倖誰能杜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 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實為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矜盛退谷獨為吾規千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杯湖銘 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即亭有菱有荷有蒲方一二里餘浮水與漫叟胡有

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

誰將江海能獻其大誰泛杯湖能猷其小故曰人不猷者君子之適於猷君子人不猷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猷之類不獨為富死雖萬死獨堪汚穢或問作銘意盍此蚩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

五如石銘 并序

涔泉之陽得惟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說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日命為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礲盧 杠 者又如瀧 硫 江 者泉可淳澄匝石而流入于礲中出而為瀧於戚彼能異於此安可

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詳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瞬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雲提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洲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煙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 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實或藻方 頗 於臼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藪石缺缺為之島嶼珠恠相異不可名狀此郡豈世無好事者耶而

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
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
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濾泉次曰忠泉
次曰洋泉次曰泉泊泉銘之泉上欲來
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
蓋欲自旌漫浪不歇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
之曰東泉引垂流更復殊異各刻紹以記之

濾泉銘

於戲濾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
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訪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訪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
飲吾訪泉知圓非君子觸事方惡圓

泊泉銘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我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泊泉將成來世無忘直焉

忠泉銘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污辱我命忠泉
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洋泉銘

江汜洋泉流清源深堪勘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 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毒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戚 俗作雉 并維大舟惜其
衆敲不可得見跼行俯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
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瀧泉銘 并序

於戲寒泉瀧瀧江渚堪救渴暍入不之知時當大暑
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
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 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田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
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

名稱之縣大夫羅令問藝燕茅簷俾依石經刻之

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嶄峴其下可家洞開為岩
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峯巔如闕
溪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
窮老於此惟人譏我以官嬌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英却望如翔徘徊

窊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
窊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為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跋其背頻窊可以為樽空而臨之
長岑深壑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淸回淵
長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聚
日月投擲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
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 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石臼有唐節者
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
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著愛其水石為
龍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泓丹崖千仞磴磴伏反
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離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
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悵石臨淵硱硱綿反兢石顛
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
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 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
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
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來向遂以朝陽命焉
前刺史獨孤愐為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丞為

吾翔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
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惟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
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
泉縱辟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
人脩賞競競作竟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
水石世人有知

浯溪銘 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
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

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泓傍山山開石門溪派潺潺山開如何
巉巉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殊惟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蕪沒蓋久命曰浯溪
莊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與韋尚書書（乾元二年韋陟為尚書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
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
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
山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
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污
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
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
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堦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
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
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
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
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愍人之下情結
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
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乾元二年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
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
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舉辱在鄉選名污上第退而

知駙更自妻順亦數年妻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今日林甫敕不保敢思祿位忽杜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跼蹐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襜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構佳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敢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某月日荊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無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寃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達乎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喻前者蔑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為實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寃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寃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使即盡使寃濫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寃端公耶端公又云荊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跼蹐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襜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構佳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敢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傾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顧瑜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遣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遣昔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

者為子孫計耳白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忺其一身奉親奔走萬里呼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屏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攖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慈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入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籍紙筆煩僚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為戶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幷時俗所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浸浪者也苦不愛使事之服時世之巾昔年在山野曾作憩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襴緣緣緣帶其餘皆揭帶聯後縫中腰前繫趣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為之玄絲為緌次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屏其喙詞方欲雜古人衣裳以自免辱贈及皮幷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烈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幷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憩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為之也腰揜為裳短褐為衣裳下及膝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遯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遣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遂我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子遲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顏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辱士吾欲問之兵興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

三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汚其冠冕次山一頓方源再三慚蓋時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逮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頗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通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羅守春陵雲卿始與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詗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十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踏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實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猶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牧犢變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石老樹壽藤蒼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穀桑近泉可為十畝間茅舍兩詣纔通小船則吾住而家矣山邦舞祠奇惟陽華之珠異憩泉之勝紀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員樽危舫運腸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紛人間傳陵崔曼惑叟兩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枝拄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觴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盛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遊巡指麾萬夫風從遣遣猜疑施而不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富貴捉容謀畫少節酒平氣祭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觸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須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叟謝主人聞幕府野火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 永泰二年 題州門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屠人似未獃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府庫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檢而不問則未覩

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于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奎隸下品數月之間太者上汚卿監小者下庶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因頓於沐野則必棲惶於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絶施何令使人自知恥投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絶壑來耜亦滿人家粮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時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虚雀鼠猶餓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戍兵百有餘萬遺歲不給將何為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在尚須防過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息農不戰無兵用何謀使邊遇凶年亦無災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二十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情遊而已於戲叢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無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篇可刪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妻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第妹是誰駙儈與倫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氷而温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浅近之不急愈說

時議三篇 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羌野賊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蓋受小人之辱故編輿皁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方者數百餘萬如老守二京從衛陛即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致餘弱遏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猶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徒在靈武至德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徒在靈武至德之時竟能和而居晃旒清宸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陳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庶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祥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自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論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白謀
曰昔我奉天子拒山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
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令吾屬名位已重
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
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
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
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
丐凍餒不足吮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
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
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
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
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嘗言及言雖慇懃
事皆不行前後再三煩類諸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
勤之誥人皆族立嘗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
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
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
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
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
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
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
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

王之道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疆富則合諸侯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以喻之（如韓非說諸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以喻之更疆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創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舡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疆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彊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謀國猶豫宜往問之君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與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嘗請爭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天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謀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敢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暴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

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盟咎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普譬如諸侯普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湎嗟我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諫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寢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寢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正來侯侯家得寢婢寢則寢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寢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殿勞屢寢則假寢其言似不忠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寢病寐中寢言非所知也引寢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晃之鉗之婢寢如故侯大喜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寢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寢奴之先相侯納容為上賓復方六其奴命曰寢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鼓婢假寢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諫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奴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黨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予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耒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黠以售郡妾丐權家婢頹以容媚惑有白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訟死丐時訟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

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耶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蓋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額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罷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耶丐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請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閒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撿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吏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撿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施漫也何效漫焉用漫無終感之史俛首而謝曰吾不意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所說漫焉足恥吾當於漫

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撿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褒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以貧乞丐致麋鹿為二賢羞寘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為麋鳥梟為鴝鵒蝮蠆為兎將以豐江外庖廚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寘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戚爭日甚生人悲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恐虎窟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槐群蛙匝公而鳴敢以不敏之論返化君英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當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然後羞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姦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為興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

辯惑二篇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倫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

二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

上篇

昔南陽宋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惧罪自去公叔不舉法理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是我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起克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為其能理養人民

若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寇冤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異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顏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衆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宜為感者曰興先能糾劾過惡直我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乂其法明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榮不長耶何得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興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為惑者聽我商之嗚呼民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御名)故為善者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態數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為是也乎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徵多恐淺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五反)恐有誣(良反)士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字或讀非)部試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記時權俳細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訹飢寒切之不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

東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傳聽其言則可爲規戒考其行則可爲師範用其材則可爲經濟與之推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鶩貽入棧櫪中食下厩贅裂（上振坤反下下没反）爲人後騎負阜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異元子偕歸於戚責不專推問惑上下賤誰守分不苟求取始爲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南言意可存編爲喻友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與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燕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事老無所存死無所餘四非人情人情所固壯無所事老無所存死無所餘四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戚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爲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爲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戚荒淫侈靡之徒也我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戚貪猥佞媚之徒也我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戚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我未嘗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戚綺紈粱肉之徒也我於戚見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袁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泓之南泓南至德丁酉爲

賄邑乾元已亥為境上救傷勞苦言可極耶衙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點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悠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已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

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我豈獨黃人哉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徵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救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欺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慈記之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荊州為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為荊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荊南三年年五十一薨于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辟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點不矯時內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適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

化者誰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迹參名業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汴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聆使耕織因人災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為弋釣日動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皋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處禪師者無全道豈能及此鄉

人欲增脩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
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脩廊夏寒松
竹蒼蒼周流清泉峯巒複抱泉石幽旋斯亦曠絶之
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
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
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
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愚魯無盡禪師之意爭睹
大夫孟彥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
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性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
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群黎
將引天下同於湯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
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乘世會子詔許優閑家子樊上
故為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為尚書郎在荆
南幕府嘗因廳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
十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
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說為當時法則及公
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
與當道賓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天舜哀樂戀意澹
然吾是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挽德充於外者事不
能誘公之所全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
歸於令之世誰不榮矣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
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
以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
前詔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為表於戲孔氏
作虞書明大舜德及生人宜以
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堯入而不回至今山下
之人不知帝居之宮帝堯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
人民可奉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
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感而作表來者遊於
此升登乎九疑誰能不感也歟

崔瀼州表

乙巳歲瀼州刺史崔瀼去官州人衛州司功參軍鄭
涮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誌頌

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強家無利害貴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為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賜(恩)(歎)而去其麻蠲使蒼生正渴而救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古賢暴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澣之為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正直之道淪於時俗君子遠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巖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罔禍徹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違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為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為退士枕石飲水

蔣圖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舟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趁走猶宜徙植脩養而忍棄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遺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柰何於是更為之圖重睦植之其地近濕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記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鄰津吏歎於鄰上而為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故賢為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歎因而脩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興之

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无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猷悔予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當裁畜簡扎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無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嚴道李公廣而已遍問諸公善政不及徐李惠有不墜說者故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

已來諸公政授遞紲年月則舊記存焉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懋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撤俾為亭宇植松與桂蓀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乃存亡休慼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撫惠難在刺史爾九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爾下若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灾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殺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憯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嚴道李公廣而已遍問諸公善政不及徐李惠有不墜說者故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已來諸公政授遞紲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感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歎因亭引望以舒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輿氣滿於閨中世傳衡陽暑濕蘄蓁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嶮傀伍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棊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龍林無鳥獸如蜱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桔並之青沙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封君表作園圃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矧也如何故圖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投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悉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頴若旦暮景氣煙霧異色蒼蒼石壇含映水木欽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特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為董江夏自陳表

臣某言月日勅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伏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潭闕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鎮荊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謂此時可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偪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言巡撫今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已疑臣順王自日之間致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黃之中死幾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今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順逃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為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為人知遂污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今所授官復越班秩罷歸待罪是臣之分今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戀至謹因勅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 上元元年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勅除臣監察御史裏行依前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任伏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自賊庭遠如海濱敢望冠冕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可用謂臣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延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廉元狡逆陛下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逢張瑾姦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曾表請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風憲任荷戎旅今不勞兵革幽墅伏辜臣不可終以無能苟安非望自姦臣違命於今六年愧無才能苟求祿位分符佩印不知慙羞職廢及之死將不悔陛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顧分實自知恥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母令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廢官之士山澤有純孝之臣不任惓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為呂荊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理某月日附某官已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實憂陛下方隅切須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廢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慮餘生尚在得至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乞以聞云云

請節度使表 實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冀望陛下過聽徵臣顧問今臣起家數月之內官忝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恥之甚在臣無喻臣竊以荊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因任使不當致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即日鎮撫全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遠之急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佐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及臣才不如人量實禍倍踰越秩次忝厠衣冠人亦有慙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願為吏書學自業老於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類今穢污臺省紊亂時憲以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自臣知恥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父病所願免官奉養生死願足上不敢污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進 州刺

日某言去年九月勅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勅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賊屠膾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特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著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

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橫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畜種山林冀望秋後少可全活臣思以為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貧賂出之權門若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初年幾倍可稅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功過必行賞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苟有所求臣實孱弱庶陛下符節陛下必當御名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井稅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泰二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敕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賦斂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而風俗未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災診每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庶讓者以臣為苟安祿位拋公直者以臣為內懷私僻有材識者厚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虐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

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敕勸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下符節不得稱慶下情踴躍闕庭不任歡戀之至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惠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

止伏惟陛下增脩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臧履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乾元三年上來大夫唐鄆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縣吏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人

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畎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宽

怠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凌鎮兵資其給養今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勉其苦為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及攝官并戶口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佐官一人餘並勒停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粮狀 上元元年來大夫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喪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饑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 上元元年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

十七人有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舉呂著作狀 貞元十年秦

故荊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無御史大夫呂諲姪男季重

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沒之後家無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贊性純厚識理通

敬仁孝之性不懃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日軍府之事皆委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所見委重不獨為賢子弟令時穀湧貴道路多虞漂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委重便近州一正員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委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 廣德二年委勅依

當州唯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賊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已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臨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粮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驚駭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欠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苟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千亂紀度事涉虛妄合官尸祿歎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奏免科率等狀 永泰二年委勅依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供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

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過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圍綠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粮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境上之

優矜令使司配率錢物多於
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
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司類會諸經賦隙州據合差
及年支未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狀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
陵古老以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
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莫酹荒

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
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
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
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
謹錄奏聞

舉處士張孝秀狀 永泰二年奏狀依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遵商土風貪於貨賄舊俗習
史事獨季秀恬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
人知寒餒切身獨史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
以兵興已來入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李

秀者不可不加褒異臣特望
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
得停逐其志此實聖朝旌退
恥之方謹錄奏聞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昧雖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諸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閨訹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永暖具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脩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廄粟馬齒食而已汝勿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煦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

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兩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絡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枕音軌凡之別俗作攲終不復二論枕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閒閒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歌曰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宛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啼曰嗟嗟次山猶臺隸不敢于其主及為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為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為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奪福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烏得不因為戲似非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酸貊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尒何樂然尒我曰我真義曰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我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聞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為歌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雲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忠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卑不圓為卿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

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少喜之哉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之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厚我言絶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懽以順長老之意睇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懽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懽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解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辭曲辭以違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爲曲言美強全一懽以爲不喪其直惡我若能爲曲於鄉縣以全言行爲能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爲曲於朝廷以正法令悅媚嬰兒少喜之哉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之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厚我言絶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躭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磵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又於耳之外使不至南磵即懸庭前水取歌曲實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磵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晴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憒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

聞而來實污犀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尚牝
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
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
則以為錯亂紛感甚不可聽況驪水淙石宮商不能
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
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
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
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湲注深清瀛滔溶不變司樂氏
之心鳴呼天下誰為全士能變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
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
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
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相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
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
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
為凶亂禮樂為昏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
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慆慠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
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
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
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鄙姦宄為恩幸所迫厮卑化為將
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畫
於草木原野化為獉狉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罟
鏖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祠禱篇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祖
教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
亂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戾促之色箭能記
於此乎

世化

浪翁閒凡子說時化嘆曰吾昔閱世化可說又異於
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鑽日月化為豺虎山澤
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邱舍雪霜化為
衣裳冲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香氣一息化為千歲
烏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補遺一卷

（唐）顏真卿撰

年譜一卷

（宋）留元剛撰

附行狀一卷碑銘一卷新史本傳一卷

舊史本傳一卷

明嘉靖二年錫山安氏館刻本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副都御史

唐顏眞卿撰。眞卿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見於藝文志者有吳興集十卷。又廬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吳興沈氏者採掇遺佚編爲十五卷。劉敞爲之序。但稱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編本。亦十五卷。見館閣書目。江休復嘉祐雜志極稱其採錄之博。至南宋時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閒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元剛守永嘉。得敏求殘本十二卷。以所見眞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失其三卷。乃以所見眞卿文別爲補遺。併撰次年譜附之。自爲後序。後人復卽元剛之本分爲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數。沿及明代。舊本亦不甚傳。今世所行乃萬歷中眞卿裔孫允祚所刊。脫漏舛錯。盡失其舊。獨此本爲錫山安國所刻。雖已分十五卷。然猶元剛原本也。眞卿大節炳著史冊。而文章典博莊重。亦稱其爲人。集中廟享議等篇。說禮尤爲精審。特收拾於散佚之餘。卽元剛所編亦不免闕略。今考其遺文之見於石刻者往往爲元剛所未收。謹詳加搜輯。得殷府君夫人顏氏碑銘一首。太尉宋文貞公神道碑銘一首。副都御史顏君廟碑碑側記碑額陰記各一首。竹山連句詩一首。奉使蔡州詩一首。皆有碑帖現存。又政和公主碑殘文顏元孫墓誌殘文二篇。見江氏筆錄。閻公栗里詩見困學紀聞。今俱採出增入補遺卷內。至顏元剛所錄補裨議其文既與廟享議複見。而篇末時議者舉然云云。乃新唐書顏京傳敘事之辭。亦非眞卿本文。又干祿字書序乃顏元孫作。眞卿特書之刻石。元剛竝以爲眞卿文。亦舛誤。今並從刊削爲。後附年譜一卷。舊亦題元剛作。而譜中所列詩文諸目。多集中所無。疑亦元剛因舊本增輯也。元剛字茂潛。丞相魯正之子。官終起居舍人。

顔魯公文集序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鍾而國家氣運與衰治亂必由之然是二者造物恒若有所靳不兼以畀人夫節義誠必由之然而見於金石圖籍者千百一二而見散見於金石圖籍者千百一二耳近錫山安國氏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顕然讀其文可槩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於

大順以烏合之衆嬰賊鋒列郡望之如響使賊邊鄙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浄洗容持蜀靈武受禅郭李卒成收復之勲公之存没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方今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功居多比其正色立朝公言直道屢代徳宗時則既知之矣是時國步丹扈復百折不屈以戕其軀公之節義炳震盪若是隻字片語固當見重於世而況其萬文大冊典則沈厚真

數君者知而不能用之弗久且專
蓋楊炎之載盧杞崔媚嫉于上
而一二羣小又搆毀于下以成其
私公陸抱孤忠躑躅不展卒死
李希烈之手盧杞為之也而唐
之亡胚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於
戲是固有死人力之所及者矣予
何人斯敢序公集而諸君之意有
足嘉者不可以默乃是集未經較
訂訛譌玄不可讀誠得知言者釐
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
述之者矣僕予言
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朔旦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
經筵官致仕石淙楊一清序

顏魯公文集序

劉敞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没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不一二銘載功業而一二而已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十五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讓憲部尚書表
謝兼御史大夫表
馮翊太守謝上表
蒲州刺史謝上表
謝浙西節度使表
謝戶部侍郎表
謝吏部侍郎表
謝荊南節度使表

謝贈官表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卷之四 碑

放生池碑銘 并序
妙善寺碑
宋開府碑
李臨淮碑

碑

郭秘丞碑銘 并序
臧尚書碑銘
臧氏紆宗碑銘 并序
元次山表墓碑銘 并序

康金吾碑
李司空碑
鮮于少保碑

卷之七
碑
郭公廟碑銘
康使君碑銘
歐陽領軍碑銘
卷之八
碑
贈梁州都督徐府君碑
東川節度使杜公碑
卷之九
碑
魏夫人仙壇碑
華姑仙壇碑
玄真子碑
玄靖李先生碑
卷之十
墓碣墓誌
麗正殿學士殷君碣
東川節度使杜公誌
祭文

祭姪季明
卷之十一
書帖
與李太保帖
與顧名書帖
與蔡明遠帖
與夫人帖
寒食帖
蒸州帖
與郭僕射書
卷之十二
讚
李侍御寫真讚
題名
華嶽廟題名
東林寺題名
西林寺題名
靖居寺題名
題湖州碑
卷之十三
序

孫逖文公集序
慄素上人草書歌序
送劉太沖序
送辛子序
卷之十三
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鮮于氏離堆記
撫州實應寺藏院戒壇記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卷之十四
記
八關齋會報德記 叙石幢事跡
崔孝公陋室銘記
撫州實應寺翻經臺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卷之十五
詩
題杼山三癸亭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登平望橋下作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罇聯句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瀉水聯句
送耿湋拾遺聯句
擬五雜組
五言月夜啜茶聯句
三言重擬五雜組
五言夜宴詠燈聯句
三言喜皇甫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七言重聯句
五言送李侍御聯句
五言翫初月重送聯句
五言重送橫飛聯句
七言大言聯句
七言小言聯句
七言樂語聯句

七言曉語聯句
七言滑語聯句
七言醉語聯句
五言夜集聯句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清遠道士及李大夏皮日休所載附
五言使過瑤堂寺有懷圀寂上人 并序
贈僧皎然詩
補遺
裴將軍詩
遷献懿二祖及禅祫議
千禄字書序
項王碑陰述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與李太保帖
與澄師帖
與御史帖
守政帖
廣平帖
修書帖
中夏帖

文姝帖
訊後帖
移蔡帖

卷之一

奏議

請復七聖謚號狀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是以天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

錫山安國刊

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閟宮大朴散謚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衆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沿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己之詔敘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迺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

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孝經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於極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今此高祖太宗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崇聖上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冒死而請謚號悉宜取初謚爲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

睿宗爲聖眞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違古制
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
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爲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
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
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弊則救之以質至
敬也名惑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
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
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
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祧遷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
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
去壇爲墠故歷代儒者制送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
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作
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
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
代宗皇帝升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
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
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

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以下甘有廟號則祖宗
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
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
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
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
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
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
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
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
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祧遷之證假令

傳作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
之義永爲通典實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
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
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禘祫
之時然後饗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
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
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即大
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

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睽無明據
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興而行之蓋叶於
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
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
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
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
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
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皇諸祖宗遵左
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
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迁二祖神主於德

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
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
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
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
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
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
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於天子也言皆尊遠於天子也
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

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
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君以其能
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
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
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聰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
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奬勵之陛下
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
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

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
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爲擧輔國用權宰相專政
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
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
因思明危懼扇動郝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
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
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欲壅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特奏
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
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

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猷急
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
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
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
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
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
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
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
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顏魯公文集卷之一

而不作

卷之二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圖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旣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脚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勅伏承陛下命皇

錫山安氏館

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窩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順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荅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於巴蜀遂命皇帝肇啓寶曆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迴紇效款即擬南行共爲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命兼以崇班宜有慙於深功且用光於重守

讓憲部尚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辯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中平原屬逆賊

錫山安氏館

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討會同計杲卿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獨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却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擢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

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蕃正臣等剋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羸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爲崤罪闕庭愈於受擒賊手所以僶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薄錦張瞻令應接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勑先超授吳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徵倡道取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

在遂至廣陵幷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即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感戴之至云云

皇懼陛下縱含弘善貸不忍明刑在臣靦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爲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遷示國無刑於臣大損非政外飾實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爲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令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於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賜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懇之至云云

批答

卿才推幹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而功効殊高自遠崤朝深副朕望允膺曳裾之命無至兒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

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中謝臣羸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兇賊不能死節負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閩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爲副相東方朔舉自古賢聖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況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僶俛就班候陳請間方擬牢讓不圖繫寵又集微軀聖恩頻繁固令即上陳請冀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顛覆害政

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
之至謹詣閤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卑猶冀少迴恩
逆停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於畢力臣某

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
令再造區夏籍卿以振朝綱曳裾之榮允膺其
象弃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
謝
知

馮翊太守上表謝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思制除臣馮翊太守以某月日至
郡上訖受命祗懼伏惟戰越中謝臣自失守平原萬
里歸命甘心斧鉞用敝敗亡陛下録纖芥之誠捨丘
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
臣叨幸何以克堪誓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
任重福過災生洎塵莫效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
下慙會稽之士槩木加劍未塞深尤御魑投荒乃爲
殊造陛下識其眉目矜其要領待本罪猶忝於左馮
翊官不離於秩感念恩德淪于心髓木石知變況在
微臣伏惟陛下察其鄙萬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實荷

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兇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
救傷者雖或盖藏逃亡者尚未歸復誠當勵精悉力
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
不以此郡爲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
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戀
之至

批答

卿風貝名器列在朝廷委弃印之傳兼曳復之
寵而乃事玩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　勳遂從
寘宥令左輔之郡洞悉弊之餘宜加撫存以申柔

効所謝知

蒲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
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
無佐官蒲州書急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
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瑰計會遊奕兵馬
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祇承寵命伏憎感惕中謝臣
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兇
未殄防禦是先況振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既號股
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老感皇

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隆覆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
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藏荷殊奬無忘寢食但
臣愚駑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鎮遏艱虞導揚德澤拜
命之日以榮爲憂唯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
必以聞陛下不以爲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
拜營之至

批答

卿簪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効忠勤況
自同及浦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行於鄉特委
股肱尤當勉勵防虞弭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
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弘不遺簪紱捨其罪
戾假以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中謝臣以爲全吳
舊國分閫重權耆東海以自資壓西河而作固九州
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甘從南北
之限符堅怙侈爰麥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
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
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
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垣處分訖

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
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
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
戴拜營之至

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
江寧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
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爲朕緝綏所謝
知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
大咸藏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貢侍郎之
職非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踈拙獲
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望極猶佐藩條官
階勳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遷棄屬陛下以聰
明廣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
下纔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
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銜
鉢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紛
紜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慙懼之至

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掝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啟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爲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洊至恭承寵命戴荷交馳中謝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深常恐上塵鑒明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既甚宿過何深佩王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拜賜豈勝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令德懿文式叙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階鳴水蒼之雅珮佇聞密啟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荊南節度使表

卷之三

表下 并批答

謝贈官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贈王屬贈王晉王侍讀先臣昭肅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爲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

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閼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首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即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杲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祗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寵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

死陳謝以聞云云

批答

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旣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志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昇州興道汔于昇州江寧

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燕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肇寫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盡愚臣下懷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嘗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

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耻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云云

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令品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卷之四

碑

天下放生池碑銘 并序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强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尅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委質契丹大食盾蠻之

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闞五年椎鋒而効死權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跧伏行就滅鼎之誅極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唉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

始于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汔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咸若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衔珠之答雖流水散涸實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籞域中而蒙福乘陁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接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

美受恩寖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戀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膺緯武戡亂經文御曆考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羲軒威深虩虩謹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詵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偕夕乘此寶祚永庥宗祐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逈映來今孜孜高往策去殺留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遷其生性庶尒鱗翮環海爲池

周天布澤致茲忠厚囿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短在遭遇其忘敷錫眞卿勒銘敢告凡百臣貞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辰撰至大曆七年秋九月己亥自撫州刺史蒙除湖州八年秋七月戊戌於州駱駝橋東追建吳文休鑄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羊山唐

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絶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廈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

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
避宅城按說文云宅虵也上古患宅而相問得無宅
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宅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
杼山記所載如此其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于記
中大曆七年眞卿蒙剌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
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上眞卿遂立亭
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朝二十一日
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褰桂之間創桂棚
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垂蔭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
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乎爲御史徑直

卿自典校時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
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寫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
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
源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
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簣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
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
剌撫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
物繁擾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眞卿叨剌于湖公務
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舟陸羽
國子助教州人諸冲評事湯其清河泉太祝柳察長
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
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
左與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
冬徙于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
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鈞江寧丞韋
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萼亦嘗同
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書郎蔣志評事
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祖山
周閱司議丘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弟
薦爲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柏尼後進房夔崔寀崔

萬實奴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頎顧往來登歷時杼
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曄昧於禪誦相與
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
流澗甫之詞況乎茲山深邃群士嚮集若無記述何
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 銘曰夏
后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朅寺牓攸詢形勝天絕規
模鬱新避宅城古垂鈞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
庾迢遞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群
彥惠臻海韻源鏡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麟幸
託勝引盍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
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劇上臣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
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
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
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
祖弁魏吏部尚書襲烈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
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
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
部尚書白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

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
服烏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絶口者五日八歲時
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來而直上倏忽
驚寤猶若下在胷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
六　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
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
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
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眞王佐
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

本山東願得親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
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
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眞遷殿
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
者惶恐自陳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
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
欲優游自免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
悉心納忠無所廻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寵嬖擅
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
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

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狐公出公曰天顏咫尺
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
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
朝至於日昃勑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
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
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
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
及當轡肅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
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
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

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于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玄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攝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攝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貪鄙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邑公悉屬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

侍中明年幸洛陽至三崤驛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非然後俾其復職上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任堅權

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柔鶩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旋彼之風偃 趙荀簡茅茨竹棬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弊甚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者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

同友無罪不合論喜兒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新舊史並作十二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為王駿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豪賜鍾乳

命醫歸鍊或以為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閒者懇退二十一年新舊史作十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闕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新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躅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當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

尹崔稱之充監護使夫人薛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藏之女淑慎嚴整高明非先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閨門之理一以見容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太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京兆高等登封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武肅戎文或哲或義克篤前烈以休令問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處奉遺約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王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鑕鼎在前臨事而義形于色奮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凡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滅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貞卿元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書

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册而豐碑勒銘表墓頌備於
論譔謹憑史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畧陳萬一多
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
弼諧文皇史部黃門紛綸琳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
爲生丞相作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開氣
生哲降芒疑符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
高髙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
登政洋洋乃試合宮咸軒琅琅賦唫梅艷矣松長
與公晚得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吉高襄登開藏廢

錫山安民館

崇列繡衆莒北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風聞綸綍煌煌
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凶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
自寮慶悾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客蒼
星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生讒事軼屠羊武職選曹
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優奏封帝乃侍瑣闥時維夕郎
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雖肝席寵于常貴之就第
懸懼靡允左曹撝轄大閑于襄兼刺貝丘用辭鷹行
三思揖語公獨循墻處之不怍轉施于杭既遷郭城
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評謨廟堂依無宮相參綰銀黃
玄宗登儲鎮國是注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捷政

累奏慈狹津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飜飛國庠
亞相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炊莅南荒俚帥咸旌
茅槐是擾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
略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
鈞軸是將匪躬謇謇終始洗洗乃拜儀同允膺保部
河東閱故汗洽流漿征豎犯闕兇渠既戕命公覆獄
咸脫死亡乃陟右揆決決每讜王君豈常矜莊懸車
告老庶保康强方崇潰瞻孤映縑紬天不憖遺奄捐
壞梁一人震悼九有凄涼市既罷賈舂仍絕糧乃贈
太尉飾終禮旁返葬沙河羽儀夾央闔朝傾祖河尹

錫山安民館

護喪生禁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嗥嗥高墳
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綠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
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碣堅萬古嶪相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
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
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

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于肇敏
之業南伐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
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

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乂王室矗戴三聖天下之
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令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
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
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
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
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沉勇
累葉將邊憺威稜於幽碣公即薊公之第四子也體
渾元之正性秉弘毅之高躅天子純嘏生知禮度謨
謀炳邃默識冲深傑出經武之才蓺爲興王之佐故
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

瞻之望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天后萬歲中大將軍
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令韓國
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
擇蘇公配焉後果生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
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
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燕該太史
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
督府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
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色怡
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誨讓

之責故能濟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
加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
載克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
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
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
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
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
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
平王哥舒翰聞而韙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
人事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驛騷朝
廷旰食聿求虓闞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
起公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
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
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
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
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
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杲卿泉長史袁履謙殺祿山
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手高邈伺千年屬太原尹王
承業不出救兵杲卿履謙爲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
跆藉於滹池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

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令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於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萬計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患爾為逆虜我為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

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贊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贊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王殺獲略盡贊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為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西向拜舞因獻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泣下三年春正月迁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

攻拔懷州擒其僞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于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太尉蕭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儀秉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楊州公謂之曰臨淮城池甲冑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候其東寇蹶而追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椅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語至焉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大廟仍圖畫於凌煙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痢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賫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巳亥薨于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

王母虔哭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甫吉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群胡搆紛籍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之東禮也於戲公以甫定祿山側息絶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雪梯圍冀破周贊於温汸擒太清於亳懷走史朝義叛渙之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灩莫皆意出事外虜墜計中天下無蔡旒之患此皆公之力也公兄遵宜遵行仕至將軍泉弟光琰並不幸早世次曰光顔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畧見稱時輩季曰光進

三太子太保兼侍中贈太尉謚曰忠武公

涼國公清識表微沉謀絶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
公並時仗鉞分閫凌雪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
帥獨聞棠棣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耀君親入侍輔
惟峨二貂乎泰階之上崤聯絲服頓雙節於高堂
之下斯歡未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并州同
務烈於北齊拔行輦與兄荆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
義烈各懋動庸而風樹寂寥偏隅阻比之我族事
則不侔真卿昔守平原困於兇羯緊公在止獲保餘
生束帶興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撰敢摩中郎之
辭銘曰羯胡猖狂僭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維
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罔或弗臧出入忠孝人
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恇懦天
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崤節稽
山震惶潼關勿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鹵于襄應
變如神兇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
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驤淮
濆鎮定徐土翱翔田蠭屈料瑒鷹揚不有神筭疇戡
暴强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
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徂此百祥素輀反葬白驒
駒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
死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壇山路旁唯餘豐碑突兀
連岡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卷之五

碑

河南府豪軍贈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　并序

夫騏驥千里之足陪於庭廡之內鴻鵠四海之志
於隴澨之羽此個儻奇偉之士所爲嘆息者也取之於人在於郭君矣君諱揆字良宰太原人也郭本虢叔之後春秋皐漢細侯得政事之美有道冠人倫之目素絲作詠青溪招隱信爲多士宜稱盛族五代祖
祖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澄皇朝朔方道大總管涇鄜坊慶丹延夏七州刺史贈荆州都督謚曰忠曾祖　朝散大夫太子洗馬祖義朝議大夫贈鄭州刺史父虛己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蜀郡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充劍南節度支營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贈太子太師謚曰獻君生而聰明不爲戲弄之事長而清峻固雜綺紈之流辯對則江夏之童志意則山東之妙大夫府君以其于氏之出故幼名封奴嘉有應務之器故長字良宰蓋取待封宰割之義也觀其言必顧行動必由禮讀書不取其糟粕爲仁罕志於造次亦足以保其嘉名楚之正則漢之臺卿乃甘比也年十七崇文生明經及弟侍郎韋陟楊言於朝稱其稽古之力許其青冥之價後調集侍郎李彭年嗟君所判足冠後生擢才子於公庭賀大夫於私第美聲洋溢時其與京授太常寺太祝加敬業事陳仁正辭每巡陵及郊必有歌詠潘河陽籍田之賦頗光祿明祀之作復見前賢之致矣無何改授河南府樂軍天寶五載大夫總度瀘之師繫君奉循隊之養南中污下遂得氣疾先大夫憐其寖劇命訪秦鑒太夫
人懼其不起繼自蜀至何神不禱靡藥不嘗依親自強望父增歎以天寶八載二月十八日終於安興之私第時年二十四皇帝聞而悼之贈秘書丞嗚呼斯人不起子丕未識亦可爲長慟者矣君子曰夫孝弟之至絜矩之道文章之絶周旋之儀可謂成人矣方將培雄風翬白石憐乎得二幾乎弟一是以其疾即御醫坐門其亡即天使歸贈陳師境上推以雨露之私修文地下贈以蓬萊之職吊客多其文行操誄者於作者以五月二十一日葬于首陽鄉大塋之側丑志也先大夫懿其天姿親疏行狀敘其參玄之美歎

其老成之風方崇南峴之碑以慰西門之感伏溘受
遇爲人父也若斯祁奚至公其知子也如此斯文未
建頴山遂及太夫人東海于氏凌虛隆冀開緘悼心
望汝絶歸来之期抱孫有無時之哭遂成刊刻之意
以寄零落之哀銘曰

榮榮門子菲菲國香家傳王樹人詠金相風流小補
才貌藩郎一經自達六義名揚聞于密啓實此周行
爲子道備從親路長既銘厥壁亦奉垂堂霧露成病
膏肓遂亡天向京兆墳歸洛陽江埋初流水毀寒窮
茫茫蔓草蕭蕭白楊苦月墳上豐碑道傍披文相質
誰不沾裳

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
侯滅公神道碑銘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彊
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傳哀
二伯既納忠於魚鼎文武爾仲亦不朽於言指文人
成功而遁迹子原抗節而棲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
賭奮陽秋之筆賢達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
將軍祖寵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善德朝
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咸務遠圖克開厥後恤亂之慶

世祀宜哉公即銀州之弟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
目雄朗頎髯灑落秀雅寬善騎射尤工尺牘沉靜少言
仁得衆奇謀冲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謙尒鄉黨每
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涖事而剖判泉流臨戎
而智畧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
勳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
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縣是發名玄宗聞而嘉之拜勝
州都督府長史銃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
用人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
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使戎事齊
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
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
斬噉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
獲高環馬槊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戰遽而紿之曰我
爲臧懷恪救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于時僕固懷恩
父設之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封
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
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
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殿斃軍州悚慄疇
敢不祗俱爲節度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

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十有六日薨于鄯城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年八月二十有六日葬于鄯城之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逾謹勞效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即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

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才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秘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郇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潤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承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聲虓闞之質而希讓識度弘遠器謀沉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勳勞懋於王室至德中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摩幢載叶澄清之寄

加以篤睦摹從弘綏宗族吉凶贍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補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年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實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世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侯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已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吾無徵促齡悲於逝沒而積善垂裕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崇締構出有滂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於斯爲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還特以功懋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太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于今茲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於他族者矣眞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睽從大夫之後每接嘗寮之歡故公之世家竊備見聞敢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嘗史褒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諫納閈以規殺貴言立

時稱聖爲仁昭興墳智叶蒼靈世濟忠肅光光羽儀
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鷙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
妙窮金匱謀猷泉寫於翰墨風駛儒勇是兼動庸以位
介馳戎馬猛奮旄虎絶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
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諤諤連柱精貫雲日氣雄征鼓
狄人義激僕固誠全耿耿漫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
風恬塞煙戎騎如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旋
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駸力奚今之遠
幽扃是即十城玉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暮日無色
令人趨奉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

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東莞臧氏紀宗碑銘 并序

伯禽國魯公子氏

德有二孝弟稱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終故興化所
則曰侯其在矣死喪相恤疇能莫鶺鴒於
焉警急難常棣所以最趺萼紀宗綏族所貴因誰
其庶乎吾見之於臧氏矣
彊魚賂太諫於僖衰言聖爾亟於文武朗陵會吳而
滅蜀東郡感張而絶袁建義而離器歸高奮筆而陽
秋與直賢明之盛今古莫崇積慶所鍾克生隋驃騎
將軍府君諱滿滿生皇朝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

史府君諱寵寵生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
少師諱善德咸懷忠良克績徵烈古稱有後今見其
然少師生三子曰右武衛將軍贈幽州大都督

懷慶冠軍左羽林大將軍兼營府都督御史中丞
充平盧節度採訪兩蕃使懷亮河源軍使安北都護
右領軍將軍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累贈太常卿魏
州刺史工部尚書懷恪皆行
時迭將為國虎臣朔漠之間峻風斯在其功膚志業
各具三原縣先塋神道碑懷慶五子曰左金吾中郎
將范陽節度經略副使希古右威衛將軍中受降城
使希直殿中監朔方經略副使希寶原州長史監牧
副使希昂銀青北平太守仍充軍使希逸懷亮五子
曰勝州都督朔方節度副使敬廉金紫文安太守范
陽節度副使希莊左清道率幽州經略副使敬之太
常卿特進武州刺史令上元師都知兵馬使讓左監
門將軍敬此懷恪七子曰右衛中郎將贈
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恪左驍衛中郎將贈
太子賓客希忱忠武將軍贈汝州刺史希倩壯武將
軍左威衛中郎將贈祕書監希景雲慶雲三州刺
史左金吾將軍左街使贈揚州大都督希曼魯國公

奇讓並稟訓義方丕崇閥閱遭逢明盛備展材良能
挺虓豵之姿[redacted]舉蘊韜鈐之略檢縱攸資糅閫
玉而輝映階庭喜集熊而光聯旗軾動肅之盛當
[redacted]源長流深德盛祀遠開元天寶間宗族之紆
青紫佐麾幢者已數十百人迨乎今上當宁而諸孫
冠軍左羽林將軍贈太子詹事彥英忠武左清道率
瑗左清道率則少府監彥伯金紫太僕卿涉特進殿
中監玠左金吾大將軍彥瑨正議湖州長史隨並不
幸早世銀青棣州刺史瑜特進殿中監慈州刺史瑀
特進鴻臚卿均特進太常卿彥昭開府太常卿彥昌
明州長史叔獻少府監楚卿朝散台州司馬晉卿朝
散洋州司馬叔雅符寶郎齊卿渾陽縣[redacted]雲卿左金
吾衛長卿千牛叔卿京兆府參軍叔清

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

墓碑銘

嗚呼可惜哉元君諱結字次山皇家忠烈義激文
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
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樟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請大夫

使君移居讓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
河陽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
兵勢獻時議二篇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
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
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拓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
餘人一時歸附大壁賊境於是思明牲鋭不敢南侵
前是沁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
衰丘將吏咸焉無不勇勵頻書頻降威望日隆時張
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為聞奏特蒙嘉納乃
真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redacted]田瀛等十數人將軍

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上曰
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
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
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
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
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王仲舉
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　君
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内晏然今上登極節度
使留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授遂歸養親特蒙褒
奬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

其畧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迸難于
猗玕洞著猗玕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
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
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歲餘
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
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
萬餘家賊亦懷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
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
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碑業以美之
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

自撫諭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
使請留大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
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
正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
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
十朝野震悼爲二子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
立以其年冬十一月壬寅庚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
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
身重於令雖擁旌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
越於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

不得專政方向盛大階而感激不爲之太息也君
雅好山水開有勝絶未嘗不杞路登覽而銘贊之感
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偷也
多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袞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志
業故吏大曆令劉袞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温
張協王進等感念君恩送喪以終喪竭貲鐫石顓垂
美以述誠眞卿不敏常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盡往
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
孔武寧屯率性方直秉心眞純見危不撓臨難遺身

允全德令之古人柰何清聖柔志莫申摹士立表
垂聲不泯

頤齋公文集卷之六

錫山安民館

卷之六

碑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

竭誠奉主之謂忠率義忘躬之謂勇忠勇不犯則名登于明堂子仕教忠之謂慈戰陣能勇之謂孝孝慈有裕則道存乎方冊兼此四者其惟清河公之族乎

公諱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為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部落都督祖槃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墨啜可汗衛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稱於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正直忠鯁以信行聞為國人所敬長於謀略工騎射其弓十鈞二十三為阿史那頡侠施默啜等九可汗宰相秉心顧一立言無二不吐剛以茹柔必蹈道而履義可汗每有過失未曾不極言切諫蕃中重焉以比國家之

但令歸于部落默啜知公至忠誠是益加親信同列四人莫與公比其後公以孤直屢見疑譖遂請退歸可汗察公非罪尋復追為宰相先是毗伽可汗小殺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小殺覺之盡戮其黨既卒國人立其子伊然可汗無何病卒又立其弟登利可汗華言登利猶可敦也其母曉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預國政登利從叔父因左殺右殺東西分掌其兵馬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并其衆左殺懼及乃攻殺登利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授悉密擊敗之脫身遁走國中大亂天寶元年公與四男及西殺妻

子默啜之孫勃德支持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餘帳并駝馬牛二十餘萬款塞歸朝朔方節度使王斛斯具以上聞秋八月至京師玄宗俾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仍賦詩用紀其事拜公左威衛中郎將屬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潛懷異圖庶為已用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為其先鋒使公既不得已俛俛從之四載以破契丹功遷右威衛將軍俄拜范陽經略副使五載又破契丹功居多拜左武衛大將軍仍充節度副使

儀同三司太常卿殿前衙前射生兵馬俄加上柱國始祿縣開國子沒野波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充節度副使開府

上柱國射生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
兼鴻臚上上柱國殿前射生使清河郡開國公英俊
等官秩各有差因留公及留須彌施英王供奉射生
以沒野波英俊勇冠三軍並令東隨故太尉李光弼
于太原後鄴郡瓦窯陣官軍與安慶緒相逼王思禮
爲其所敗賊勢既盛太尉與思禮相顧氣索沒野波
英俊勃然奮怒遂直抵薄河當鋒擊之殺獲二千餘
人賊衆方退太尉諸公覩而駭之賞雜綵百尺並以
轉分麾下一無所納三軍欽羨焉沒野波居常謙謹
臨事勇銳戰則先鋒前無强敵捉生遊奕所向必摧
五騎過河迭擊之弁馬刺倒者數人生擒數十人後
擊懷州思明又自來救賀奚之際侵軼柴簏沒野波
領甲騎三十櫜之賊軍壬子人一時摧敗眞卿之棄
平原也沒野波爲賊騎將緩策不追及聞渡河然始
奔躡是以得脫於難平原人至今稱之英俊睥視眈
眈姿氣雄果發勁矢持大槍嶷然萬衆之中左右馳
突無不辟易而退嘗隨太尉討思明于河陽賊驍騎
萬餘於中闡城索鬬將莫敢應者英俊挺身奔擊之
應槍落者二十餘人英俊被槍刺頰貫喉而出擺首

而去之猶殺二人而還太尉壯焉遂以從父兄妻子
之故天下之言勇者以沒野波英俊兄弟爲稱首廣
德元年上幸陝州公之諸子皆當扈從公以體貌壞
頑難於舉動方與之死訣沒野波妻爲公介馬扶奔
華州公慮不免謂左右曰我若爲賊所得無累我兒
子乎沒曹何不殺我衆人感懼催叫然皆哭遂竭力舁
公至于行在上深嗟賞之方極尊榮以終宴喜上天
不惠以二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感
肺疾薨于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親事
左右莫不勞面截耳以哭杓凌霄之難公實拔立流

水之屯公親總統上之反正父子從焉帝疇厥功遂
有開府儀同三司兼夏州都督之贈夫人清河郡太
夫人交河石氏左衛中郎將珍之孫左金吾衛大將
軍三奴之女溫敏淑慎柔明端雅有女師母儀之德
克懋於家不幸遘疾以天寶十五載春三月八日先
公而薨永泰元年春二月十日壬申與公合祔于萬
年縣之長樂原禮也嗚呼公以沉果之姿抗英威之
志降精弟宿炳粹天衢忠肅表於生知義勇形于造
次屬國家多難淪胥以痛壯一心而來事我君貫四
時不改柯易葉義方懇到相携於奠闕之中臣節激

昂三見於危亡之際天子感焉既受腹心之託禁旅資焉俱列爪牙之地勳庸克著王帳之前羅五戟於一門之內不其盛矣昔蕭相國舉宗佐命金日磾七葉珥貂望古儔今可謂同德其孫等窮搞慕靡所寘哀聿求不朕之辭庶播無疆之美銘曰

北方之強歷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綰予耿特進誕生予實登邦政德不擾睽女滅國予烏蘇不竟慍羣小三瀆九死予舉族致命丹心睽一門萬石予彰厥誠敬皇思賸生爲忠臣予後有餘

慶其不夭家有孝子予嚴親翊聖王之阼乃立豐碑予百代遺詠鴻名表忠孝之際予於斯爲盛遠圖實

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贈司空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李公神道碑

昔周武以二公股肱王室然而名釐西土師保萬人者其惟召公乎漢室以二傅召羽翼儲宮然而亮采東朝儀刑百辟者其惟蕭傅乎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親賢既美亦何代無其人哉隴西公才爲國之垣翰位爲天之喉舌德爲朝之元老行爲帝之信臣蓋所謂宗室之間生士林之傑出者也公諱齊物字道用

岐嶷特鍾美秀儼然王公之量變有台鼎之姿固已超等夷而出羣萃矣神龍初起家左千牛備身陸尚璽直長許州司馬華州司兵時方振拔勢已飛騰此則江漢之濯觀萬華之覆實也丁太夫人憂公有至性毀瘠過禮扶杖于家哭不絕聲者累月倚廬于墓衣不解帶者終喪天子特降璽書就廬慰勉非常之澤近古未聞服闋校鴻臚丞除尚輦奉御遷北都軍器監事太原爲一都之雄鎮軍器掌五庫之禁兵故乾沒之贓一徵百萬繕完之利費省巨億少尹嚴挺之連奏課最擢拜長安令陸海殷湊五方浩劇公

以威禁暴以恕用刑邑里之人陶然大化遷將作少
匠殿中少監太府少卿懷陝二州刺史雖漢之宗室
不典三河而周之懿親先分二陝惟良之寄實在於
公營以黃河經砥柱之艱有覆舟之患遂疏九派
鑿三門爲役而堅冰大合興功而烈火潛熾不愆于
素若有神焉人皆以公至誠之所感也又於石獲古
銘曰平陸逐以名縣焉玄宗異之賜紹裘一領綿二
百疋拜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并公之先隴州府
君專城之贈上嘗賜公玉尺一詔曰謂之尺度可以
裁成鄉實多能故設爲此賜識者知公必將金玉王度

代天之仁豈唯從容几列而已拜河南尹仍水陸運
使屬左相李公適之尚書裴公寬京兆尹韓公朝宗
與公爲惡語所中公遂貶竟陵郡太守時陸羽鴻漸
適師郡中說公下車召人吏曰官吏有簠簋不
脩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駕蹶弛者未至
之前一無所問而令而後義不相容數年間一境不
變熙然若羲皇之代矣哀孤重老有隱逸奴道者常
騎馬於里巷之中親自恤問量移安康即日上道老
幼遮擁不得發者三辰轉漢陽蘄春其政如一公虛
中自牧接下愈恭與物盡推誠之心正身無氣餒之

忘每上春行令大戶閱農輕裹糇糧重煩縣道化流
江漢如時雨焉故郡歷數四課事第一去思之感人
到于今稱之天寶末徵拜將作監重授鴻臚卿縱壑
巨鱗還游傳浦凌風勁翮俄返故林時國忠包藏於
內下關

中散大夫京兆尹漢陽郡太守贈太子少保

鮮于公神道碑銘

公諱向字仲通以字行漁陽人也其先出于殷太師
周武王封于朝鮮子仲食邑於于因而受氏漢有京
兆尹襄十二世孫康後魏秦州刺史直閣將軍武

威郡公忠於本朝爲齊神武所害康玄孫臣贊隋冠
氏長義寧初通議大夫臣贊生士簡士迪並早孤爲
叔父隆州刺史臣紹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簡士迪皆
魁岸英偉以財雄巴蜀招徠賓客名動當時郡中憚
之呼爲北虜士簡生公徵公之父也倜儻豪傑多奇
畫嘗傾萬金之產周濟天下士大夫與妻兄著作郎
廣漢嚴從衆殿中侍御史何千里俱以氣槩相高不
肯仕宦竟以壽終天寶九年贈遂寧郡太守廣德元
年又贈太常卿公少好俠以鷹犬射獵自娛輕財尚
氣果於然諾年二十餘尚未知書太常切責之縣南

有離堆山下入嘉陵江形勝峻絶公乃慷慨發憤屏
棄人事鑿石構室以居焉勵精爲學至以鉞鉤其臉
使不得睡讀書好觀大畧頗工文而不好爲之開元
二十年年近四十舉鄉貢進士高第二十六載調補
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
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宥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畫
幕中之事一以咨公司馬韋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
度乃移郡牧公月餘仍釋之俄令攝判使事監越嶲
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護叩南軍事首尾二載周
著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長操堅忮吏人望而畏之

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
瑨請公往以便宜從事公裁其尤宻者數人蠻夏慴
服山南盜賊舊多光火公察其名居悉傾巢穴人到
于今賴焉俄拜左衛兵曹例遷也瑨以兩道採訪節
度使務悉以委公無何攝監察御史充劍南山南兩
道山澤使遷大理評事充西山督察使五載戶部侍
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己代瑨節制郭以庶務一皆
仗公公素懷感激塲誠受委故幕府之事無遺諮焉
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並
六載拜監察御史充劍南行軍司馬既略三河牧其八國長驅至故洪
州與哥舒翰隴右官軍相遇於橫嶺鼓而還及郭
公云亡慟哭之曰公亡矣吾無爲爲善乎初郭公對
敭天休每薦公有文武之材堪方面之寄至是遂拜
授之改洪州爲保寧都護府斬弱水爲蕃漢之界收
戶數十萬闢土千餘里屬恩敕命召赴京師至臨
皐驛上令中貴人勞問賜甲第一區又錫名馬兼供
御饌俄拜司農卿將不逺而復十一載拜京兆尹公
威名素重處理剛嚴公材善執事者後爲所忌十二
載遂貶邵陽郡司馬灌園築室以山泉琴酒自娛賦
詩百餘篇俄移漢陽郡太守下車閉閤唯讀玄經以
自適不幸感疾以十三載閏十有一月十有五日終
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十五載春正月歸葬于新政
縣嘉陵江之西岸先塋賓應元年追贈衛尉卿廣德
元年又贈太子少保公凡著坤樞十卷文集十卷並
爲好事者所傳於戲公負不羈之才懷當世之志方
及知命始擢一第從宦十年超登四岳扳身巴江之
八州之地郭公將圖弱水西之入國奏公入覲玄宗

下自致青雲之上非夫珪璋特達聖賢相遭則何以
凌厲沈浮若斯之速既而吉凶糾纏慶弔相隨天勝
排於賊臣雄圖屈於促景有足悲矣有子六人仲曰
贈左金吾衛郎將昊隨公陌于西二河力戰而歿季
曰前鄉貢明經晃神清才秀先公而卒伯曰壁州刺
史昱克篤孝行見稱衣冠之捐館也萬里迎喪泝
湍而觸瘃掖簽段子章之稱亂也闔門逃賊安親而
晨夕板輿叔曰萬州刺史炅雅有文風頗精吏道肅
宗之幸鳳翔也竭誠幕府以佐公家今上之命焉倏
也由華原之政驟登省閣作牧萬州政績尤異有詔

遷祕書少監壽又改牧巴州幼曰青城尉晏雅曰成
都府參軍景皆保家之主亦著令聞公弟晉字叔明
篤厚温敏少以任俠聞事公以悌稱與朋以信著好
讀書而不爲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爲法官三
秉天憲二登郎署一宰洛陽從其兄之討南蠻也兩
軍交戰仗忠信而必使其間佐寧國之如迴紇也絶
域奉辭布皇明而皆得要領肅宗褒異擢拜商州刺
史無何超遷京兆尹不十年而兄弟相代論者偉之
永泰二年秋八月有詔自太子左庶子復拜爲邛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邛南八州都防禦觀察等使真卿

與公同在御史亡兄國子司業允南弟今江陵少尹
允臧又與少尹同時臺省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
之好以爲徂謝永久所存者微猷陵谷雖遷不朽者
金石銘功纂美敢墜所聞共詞曰

洪範乖休系殷封周鮮于申錄漁陽兮世掌漢曆
爲龍光兮有武有文剛嚴不犯克懋鴻勳制惟梁兮
既靖巴蜀既清蜚聲啟沃揚周行兮結友不終
孫我深衷如彼飛蟲反予踐兮邵陽興乎漢陽紆組
三世尹京二子專城一門載榮餘慶彰兮豐碑巍巍
盛業暉暉舉世是希與天長兮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晉濟於箕淮而
備見美詩人騰考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
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
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
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

錫山安氏館
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德生孟儒
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
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壘見師瘥子致
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
養家承金冗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
又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
金州司倉諱復琚府君懋其德輝不屑下位克已復
如拾遺剪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
洽哀榮義中存殁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弘之素
積秉沖邈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違於直方清
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問而知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識澈照博綜墳言始登王畿鬱
有佳稱道悠運促靡及貴仕亟于後昆沒而見尊是

疎遠迂愛莫遺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壻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絶倫所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縣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今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圖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帝之幸朔方赴行在於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旄鉞會迴訖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追餘孽于陝服長驅河洛翦成廟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不休哉徒觀眞元和降精閒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於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緊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沉謀祕於鬼神精義貫於天地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寔擊於雲雷之初應揚於廟堂之上大凡二曆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三聖而厥德維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尅復上都者再戡定

東京者一其餘麾城擲邑得儻拔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虓虎生人之蔭麻者歟非太保之遘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兒于友于著睦變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九勳庸舉集今古莫傳昔奮號尊榮紅粟纍纍露於萬石輝家全盛朱輪不出於十人繇我覩之事不倂有矣於乎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初制於舊居將來圖而觀德中堂有侐丕揚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敘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圖顯若既無歎於永懷入室俊然必有覿乎其位袞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嘗惟溫溫孔父遠稱鏡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

集083-437

奚敍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芳其八廣德二年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建

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

君諱希銑字南金其先出于周武王同母少弟衛康叔封之後也史記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實祭器以彰有德封子康伯支庶有食邑于康者遂以氏焉代爲衛大夫至漢有東郡太守超始居汲郡超之裔孫魏强努將軍權生晉虎賁中郎將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錄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郎

帝過江爲吳興郡丞因居烏程事見山謙之吳興記翼生豫章太守鎮鎮生征虜司馬建武將軍欽信欽信生宋晉熙王兵曹參軍黯黯生南臺高高生齊驃騎大將軍孟眞生梁散騎侍郎僧朗僧朗生陳給事中五兵尚書宗爲山陰令子孫始居會稽遂爲郡人焉曾祖孝範江夏王府法曹臨海縣令祖英隋齊騎曹江寧縣令皇朝隨郡王行軍倉曹父國安明經高第以碩學掌國子監領三館進士教之策授右典戎衛錄事參軍直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贈杭州長史君郎

長史府君之叔子也年十四明經登第補右內率府胄曹應詞藻宏麗舉甲科拜祕書省校書郎轉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應博通文史舉高第授太府寺主簿轉丞又應明於政理舉拜洛州河清令加朝散大夫

州司馬德州長史轉定州屬突厥侵　君以偏師抗之遷海州刺史　功以勅書賜方岳繡袍一領雜綵二百段下車未幾詔擇政術尤異者察使奏公恩制褒異遷濮州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汲郡開國公

策勳上柱國轉饒州八爲國子司業以貶房州轉睦州遷台州所至之邦必聞美政開元初入計至京抗表請致仕玄宗尤許優仍賜美賜衣一襲并雜綵等仍給傳驛至本州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遘疾薨于會稽覺胤里第春秋七十一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聞禮之曾孫右清道率令德之孫　州錄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

先天二年封丹陽郡夫人公薨之年殁於東都章善坊私第春秋六十九嗣子朝散大夫婺州司馬襲汲郡公元　會稽縣男元瑾宣州司士京兆府奉先尉會稽縣男元珣朝議郎前雍嘉丞元懷等虔以天寶四載　月四日窆于山陰縣雞渚村之先塋卜遠日

而葵合焉禮也嗚呼君負不器之姿包周身之智且惠慈愛而恭金玉其相敬明其道文意[illegible]二[illegible]惟所祇政事優[illegible]白[illegible]所則當撰自古以來清白吏閻四卷仍自爲序贊以見其志寧相黃門侍郎韋承慶中書舍人馬吉甫等美而同述焉盛行於世赴海州時君兄德言爲右臺待御史[illegible]爲僧師令俱以詞學擅名時同請歸鄉拜掃朝野榮之與狄仁傑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李嶠元崇友善至是咸傾朝同賦詩以餞之近代未有此比君之四代祖至于大父爲諸王掾屬者七人歷尚書郎給事中侍御史者二人

錫山安民館

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白述文集二十卷元昆修書學上顯府君文集十卷撰詞苑麗則二十卷海藏連珠二十卷累壁十卷姪秘書監集賢院侍講學士元撰周[illegible]累義二十卷秀州長史元瓌著于錄寶典三十卷姪刑部員外郎瑨男美原尉南華擬代耕心鏡十卷[illegible]百二十卷君之先君至南華四代進士登甲科者七人舉明經者一十三人時[illegible]門頗盛美矣君之女曰辨惠整屋縣令陝郡長史郜象鈇妻君之孫台州司令戶豫軍

集083-439

歲而卒汾州司田參軍弱德州平昌縣令輔旻崇玄學生曙懷州武陟尉次昭宣州南陵尉渭鄉貢明經緯綸皆修身踐言敦詩悅禮紹承餘訓克稟義方及君告老鄉自然陳光壁閭丘晏陽陶暹送至越州邑子謝務遷僧陸鬱校書郎陳翥卿恒爲文酒之會論者休焉愾求舊之[illegible]崇乞言之禮天乎不憖其恨若何大曆十一年元瓌[illegible]乞頓言刊勒懼沒徽猷求無愧之詞垂不朽之事顧惟末學曷足當仁銘曰汲公恂恂德懋多士東南有筠緝熙代業詞章發身佐軍貔虎典校麒麟三擢

錫山安民館

莞玉再司[illegible]洵驥展河濟驟式貳嘉州錫命斯頒繡寵方岳榮加擢紳六登[illegible]洽膠庠華暴表申[illegible]見錄熙神連壁襲誌梓澤齊彬饋酌未濟春濠遽淪朝廷慨悼遠近悲辛季子象賢恐懼鬱堙[illegible]鴻伐千秋不泯

遊擊將軍左領軍衛大將軍兼商州刺史武關防禦使上柱國歐陽使君神道碑銘

使君諱瑾字瑾渤海人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滿有歐陽伯和伯和孫高高孫地餘並列儒林聲有堅

石著名文苑賢達繼軌其來邈乎六代祖僧寶始自渤海徙居長沙五代祖顏陳山陽郡公高祖紘陳開府儀同三司左屯衛大將軍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襲山陽郡公功業並著于前史曾伯祖詡皇朝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率更令崇賢館學士以詞學德行見重前朝軍法孤標垂名不朽曾祖胤年十七以門子入侍見賞太宗　八加正議大夫曾王傳奉使和突厥不拜虜庭朝廷嘉之回封南海郡公施光二州刺史祖諶洛州輩縣令父機漢州什邡令以休懿傳世著聞于家邦使君即什邡之第四子志尚恬曠穎精於詩易春秋尤明吏術所居則理開元十八年解褐安西大都護府參軍充湯嘉惠節度推勾宮外憂去職服闋補北庭大都護府戶曹參軍節度使蓋嘉運奏授金滿令仍充營田判官以破賊功當遷請回授幼弟孤姪者三人敎義稱之二十九年河西節度使奏授晉昌郡戶曹參軍攝晉昌令轉張掖郡張掖令攝司馬知郡事按吏贓罪罪人誣訟千使司百姓苗秀康順忠等三十人皆截耳稱冤節度使王捶駭焉奏與上下考轉岳州長史時屬荒旱人多孚餒君以祿俸職田幷率官吏食餓者千餘人凡

月餘遂多全活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改衡陽郡長史賜緋魚袋天寶末羯胡作亂統江湖之兵先至南陽加賜紫金魚袋充魯炅南陽節度副使攝淮南郡長史充當郡防禦使時南陽爲賊所圍諸將選懦莫敢先救至德元載君以當郡防禦士至新野芙蓉鄉遇賊合戰斬其將犯圍而入炅壯而德之賊圍解加遊擊將軍左金吾衛中郎將兼南陽郡司馬遷右驍衛將軍兼上洛郡太守充武關防禦使肅宗降璽書云卿以特達之姿抱殊常之畧武關防守委卿一人屬賊陷商於復圍以保父人吏逆賊悉力來攻六十餘日糧盡救絕遂陷賊庭賊將廿言休君令至城下以紿炅君忠勇感激捨生徇義抗聲謂炅曰鳳翔諸將已收長安雖不能效死軍前辱大夫所使頴大夫保守忠義克終令圖賊以兵刃殿君君志氣彌厲因被執送洛陽今天子收復兩京僅得脫梱其事具向城今王瀟南陽記炅又奏君充節度兵馬使君遂辭疾不行稅駕于鄭之別墅君所居以清白廉慎聞于朝廷祿俸之餘必賙親族之貧者先時舊業悉界羣從一簪不私于其身又當持誦金剛淨名經向逾三紀不茹葷血者十

年至是無儲石之儲而處順安時不改其度蓋落如也識者歸高焉以上元二年秋九月十四日寢疾而終春秋六十有五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護高平縣公欽識之女婦順母儀克明休德以大曆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終于岳州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孤嵩袁中子嵩少子峯等銜恤允窮竭力襄事以大曆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合祔君袁夫人于榮澤縣廣武原遵理命也嵩不遠千里泣而求蒙敢述無愧之詞式揚不朽之烈銘曰

荷那使君世　清芬顯經餙東休有令聞天子命我參卿西軍驟遷天縣克懋殊勳讓行親睦耳截兔分縻祿食餓馳師解紛孤城再免罷卒盜振麾守商於移兵浙濱網緣宸睠煜燿天文力盡寇多師陷身屯詭詞紿賊解路是羣脫檛歸朝義高天雲乞骸延闕稅駕淸溱忘敦樟誦茹絶擅蕫處順齊終聊樂我云刻諸金石永永不泯

顏魯公文集卷之七

顏魯公文集卷之八

碑

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

自古遺盛名而功不立都鄉相而名不稱者蓋有之矣其或荷丕構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揚前烈以承後昆其唯徐君乎君諱秀東海郯人也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

寄傲於賢聖偉長首冠於應劉英達相仍有自來矣宋有中書侍郎遠之司空羨之兄祕書監欽之欽之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湛之湛之生黃門侍郎聿之聿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緝緝生陳五兵尚書君敖君敖生丹陽尹温自司空已還四爲上公五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祕書監諱恕監生金紫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筠尚書生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昕皆以盛德齊美垂于世家君即詹事第三子也幼而聰悟篤學能屬文事繼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姚元崇示

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姚公奇之因謂納言狄公曰
徐子珠華玉潔　後但不知命何如耳年十五為
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倫期再試東堂壁畫賦
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調補幽都縣尉
充相國尚書趙彦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歷
蔡州參軍為御史宋遙關內覆囚判官公銳精勒訊
多所全活宋公以為言公正色謂之曰僕從祖父司
刑卿天授中詳理寃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
困於襄陵豈忍以束濕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
宋謝而留之無何或訟寃於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
判官之為也宋欲別白於公公曰僕雖不材豈可藉
人之過以為己功乎論者休之戶部侍郎徐知仁請
為招慰南巒判官奏課居最轉瀘州司法參軍侍御
史趙頤貞辟宜慰判官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丹陽
三縣令天寶二載春二月加朝散大夫較攝新安郡
別駕採訪使齊澣梁昇卿並奏為判官六載秋七月
拜臨淮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
司馬加朝議大夫十二載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
幸感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于郡之官舍春
秋七十公先世塋壠宅于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遷

按河南巩于洛汭因葬于緱氏縣西南大冠原公啓
手足也顧命其子令侍御史縯曰吾家代儉約不欲
華衆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廢祥先塋縯泣而奉
之及其葬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
飲乳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縣君樊氏戶部尚
書子蓋之曾孫萊州刺史文器之孫廬江太守季節
之女仁孝柔明閑於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碁中外
孤弱躬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
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載秋八月十有四
日爰遵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

皇帝有事于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
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蓋以縯籌白筆於赤墀董財賦
於巴漢是用有永錫之寵紆褒榮之命哀榮之盛不
其至矣君凡四為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
績聚天下之政事莫不咨折中焉物孤煢蒼卒皆仰於君既嬰沈痼之疾綿歷三載縯
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吉君曰闔門之資者十棕也
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而致識者
哀之或謂君曰吾奉養婦用度萬錢
纔五兩姑見　君笑而不答退謂縯曰吾見其

撫孤不見其怨德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怡
淡寡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墅於 君齋心四
日宗入其阻而後覿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
蔣覲也說魏時事歷歷可聽君稽首而蘄之與曰從
我乎必可度世君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比迴顧則
爲茅草矣初君上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徵
猷莫紀 居論譔 曰 成先德之不忘 繫
是舉也嗚呼君體 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寬明足
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絕莠言目無還視立身先
張仲之志與朋服子路之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規

可以勵風俗宜克享胡耆荷天之龍光輔乎漢之得
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喪命不偶時屈輿驥
於身前 歿後吁足嘆也春秋貴九世卿族
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於下士 絕屬於天潢戚
里豈比夫登台者四世尚主者五人熠燿於數朝之
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同年而語矣縯懿文懋學峻
郎清標天實未陷居賊中爲僞命連辟辭疾不起謀
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爲部曲所殺遂遭禁詰一日之
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
乾元中奉使巴渝屬段子璋構逆流竄十人皆被屠

害以縯高名欲留同惡期之以死承劍不回 諸道
徵求之不堪命縯至之邦必荷仁信如期而畢則
將崇必復之矣寧止當朝之望俾銘功伐敢墜
期文其辭曰
益爲帝虞倪不異 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武 或
或哲或儒 後昆厥德不孤猗歟都督克懋遠圖
邦國四佐猶軒六祖樹聲長世與道爲徒爰覿幽
無窮集枯 何 仁義都盡彭殤曷殊
所嗟人紀莫展嘉謨馬鞍山北龍乳岡隅於焉崇祔
先志靡渝豐碑崔嵬宰樹榮紆 沾濡

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
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
征鎮四出鑿門之寄崇邦議千里內史之官寔非夫
任均周召名軼趙張則何以展心膂之謀光誥篇之
製者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晉征南大將軍
當陽侯元凱十四代孫周襲公禮部侍郎內監 棠公
懿之來孫隋符璽郎乾祐之玄孫皇度支員外主客
郎中績之曾孫朝散大夫明堂丞贈潤州刺史讓之
孫高陵令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二子也器識通簡履
懷坦易以文飾吏用晦而明逗機而聚無遺諾施事

而照有餘地早歲以寢郎從調書判超等為李吏部
彭年所賞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為山南西
道採訪使引在幕下俄丁內艱終制轉許州長社尉
陽光顯都督隴西奏公為法曹皇甫佐採訪江西奏
公為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
正除殿中俄宰鄠縣相國李峴尹京兆奏公為渭南
尉僕射裴冕為劍南奏公為成都令遷綿州刺史賜
紫金魚袋屬徐知道作亂使押將曹懷信招公公執
以歸朝除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
郎中上柱國公善與人交於嚴武情均莫逆武再充

劍南節度為武行軍司馬郭英義之代武也矯宣恩
命毀玄宗宮為節度使宅公警其異謀移疾不視事
令司空冀國公崔寧既誅英義請知使事公堅卧不
起仍俾通泉令兼前殿中侍御史韋都賓密使家儭
潛表事實大曆初杜鴻漸分閫為東西川公為副元
帥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綿劍梓遂渝合龍
普等州都防禦使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以威信
馭戎寬明莅俗克念八州之地兩川之人朝廷
嘉之尋拜東川節度使俄而移軍復為遂州都督徵
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遷京兆尹出為杭

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又聞代到請
葬醫于晉陵以大曆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
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
氏曰平仲房州刺史景駿之孫禮部尚書琅琊王丘
之外孫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女也精識高明正家柔
克移天有幹夫之盛宜室多級族之仁六姻稱其壺
則四德被於形管生三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晝哭
知毒星言割哀留子壻秘書省校書郎范陽盧少虞
泉二子匡陟緝寧家殘獨與子爾爾匍萬里以柢護
喪櫬冬十一月至上都二十四日壬申虔窆公于萬

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祔先塋也仍自為祭文以抒
意其略曰周旋吳蜀備歷艱危不留旋難賴君携持
一朝孤立更復何依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
詞理精婉才情懇到聞者傷愍焉於戲公以傑俊之
材當艱虞之際伸其智略宣力盛時頡頏鴛鷺之間
總統龍犀之節旋登瑣闥驟陟尹畿方當煜耀高翮
升凌台序而一麾出守鎩翮江皐竟吉往而凶歸齎
此志而殁地吾道憯矣真卿何幸得忝維私末終倚
玉之歎遽切捄悟之恨吁足痛也銘曰
杜侯毅毅今聞猗那其用千世為猷匪他理稱易簡

政絶煩苛州縣發跡雲霄切摩化存江浒威肅岷嶓
巴蜀靖謐精誠孔多瑣閨又拜亞尹遄過始陟京兆
旋移浙河云如不吊遘此凶瘥哲婦哭晝蔑喪崩波
祠于先壟映蔚條柯曷用表德勒銘墳阿

類魯公文集卷之九

碑

晉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魏夫人
仙壇碑銘

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
之女也師于小有清虛眞人王褒褒命中候上仙范
邈爲立傳其略云夫人挺瑰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
瑛志逸雲霞明潔鮮蔚天才卓異玄標幽拔少讀老
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眞慕道少

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
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
保掾南陽劉文幼彥生二子璞選幼彥後爲脩武令
夫人心期幽寂精誠苦盡建子息粗立乃離隔室宇
獨子別寢清脩百日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
神方諸青童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
王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眞氣
太帝君敕我授子神眞之道青童曰清虛爾之師也
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曰虛皇鑒爾勤
感太極已注子於王札子其勗哉青童又曰子不受

闡上道內法晨景王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
會洛陽山中爾勤密之矣三君乃命侍女開王笈出
太上寶文八素隱身大洞寔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
一卷手授夫人焉此皆王君昔遇南極夫人西城眞
人王方平於陽洛山所受之本經也山中有洞臺是
清虛之別宮王君至是北向祝誓於夫人曰太上三
元九皇高眞虛微八道玉清玉泉泉爲太帝所敕于
魏華存又說太極白簡青籙金刻玉文有得見此三
十一卷書者之姓名也凡此實書起自清虛眞人受
太師西城王君紫元夫人從是當七人得之以白王

爲簡青王爲字至是夫人爲四矣於是景林又受夫
人黃庭內景經今書夜誦讀萬遍得乃洞觀鬼神此
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眞吟唱各命王女彈琴擊鐘
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語夫人向所授書
存思指歸實經節度行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
凡二夕一日共會在曲靜之中自此之後王君及西
城眞人諸元君夫人互有來往或與隔壁共庭初不
駭悟已而幼彥以暴疾殞世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
內外傍救窮乏超羣先覺乃携細小徑來東南及兒
息各大並處官位至千守靜之思與日而進也凡在

世八十三年以咸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乃與
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靈藥雨齊使頓服之尅期當
于陽洛官夫人服藥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七日
夜半太一玄仙遺飈車來迎夫人用藏景之法託形
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化內逸冥變隱適從此
而絕子璞時爲庾司空司馬遐時爲陶太尉從事中
郎安城太守故夫人自此隱化淪景須臾至陽洛山
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三天法師張道
陵等凡四十七眞人降教夫人於隱元之臺王君今
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幷分別登眞秘奧道

陵授以新出明威章入靜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
眞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教所以備教委曲者以夫
人在世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故也夫人遂脩齋讀經
誦研萬過積十六年頗如少女於是龜山九靈太眞
西王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乃共來迎夫人遂白日
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天帝中央王老君
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大
帝君今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
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
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訓奉道教授嘗眞仙

者而男之高仙曰眞人女曰元君於是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之中更齋戒三日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馮雙樓珠皇諸姑泉仙並降夫人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中時夫人與王君爲賓主焉神肴羅陳金觴四奏名命侍女陳樂曲成之鈞九雲合節八音諧叙於是西王母擊節而歌歌畢馮雙樓珠彈雲璈而答歌餘眞人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請隸屬及南嶽神靈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曜數百里中西王母諸眞乃共與夫人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受甘草九所謂穀仙方也夫人服之而仙夫人能隸書爲王君立傳甚詳悉又述青精飯針汪黃庭內景經自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掌使傳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升仙事具陶弘景眞誥所呼南眞即夫人也初夫人既渡江徧遊名山至臨川郡臨汝水西立壇習籙舍院東百餘步造冢壙又於石井山建立壇場往來遊憩歲月深久棨戟雖備載圖經而略遺無跡

有唐女道士黃令微道行高遠八十而有少容蹀躞而行奔馬不及時人見其頹色殊異號曰花姑聞夫人靈迹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乃訊于洪州西山道士胡超超能通神明遥指郭南六里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首折其處是也姑與道流奉訪見龜在壇中央其下得尊像油甕鎗刀燈盞之類俄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獲之塼砌猶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置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開元初玄宗使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入宅禮謁必須嚴潔不爾必有蜘蛛所驚吼之異時時有雲如鳥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不見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已而花姑肝繳間如有告者曰井山古跡汝須崇建俄聞異香從西來姑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遥明入山果遇壇殿餘趾遂建立屋宇屢聞仙樂之響環壇數里有採斫及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警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爲拔之後每齋前則衙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姑欲上升告弟子曰勿釘吾棺可以絳紗裹之已而霆雷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鷄卵棺中唯有被覆采簡屋上穿可容人座前莫氏數日生蔓結實

如桃者二每至忌辰則風雨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覆視明白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二十九年春三月乙酉使道士齋龍璧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冢間而滅五色仙蛾集壇上刺史范陽張景伏以為聖德感應立碑頌述天寶八載以夫人得道升仙之所度女道士二人見修香火大曆三年真卿叨刺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邃葺蒲震驚女弱曹逃豺狼窟聚眞儀如在壇殿嵯然瞻仰徘徊悄焉若失有仙壇觀道士楊仙巖者修眞日遠法侶是宗請以男官黃道士二七人抽隸洞靈共申灑掃高行女道

士黎瓊仙七人葺居壇院精力住持已久率勵往來增修觀宇從之不日遍壁厥成仙迹之載崇師之力也敢備其本末而系人位列五嶽名高七眞凝華台胤紫虛元君維魏夫人位列五嶽名高七眞凝華台胤奉志劉嬪太帝昭懇清虛降神葦仙畢會玉笈斯陳服道日損精心益勤蛻形神劍託馭飄輪適抵陽洛遄登隱元黃庭朗詠白日升晨西降王母東過叔申傳法侍中許楊誠非作為隣伊昔南渡爰居汝濱壇場處所埋沒荒榛實賴花姑諗于胡尊果獲靈迹烏龜之原次尋非山實叶羣言嫣然簡解紗羅空存野象

嘶藕靈跡吐根惟異昭彰不可殫論二聖竦駭屢崇明因于嗟女弱香火堙淪眞卿刺州謁拜思頻乃命仙子增修勗新花姑侍傍異代同塵曷表玄德銘功翠珉垂諸來裔埃北無垠

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

華姑者姓黃氏諱令微撫州臨川人也少乃好道風神卓異天然絕粒年十二度為天寶觀女道士年八十髮白而紅如處子狀時人謂之華姑牒屣而行奔馬不及聞魏夫人仙壇在州郭之南草木榛翳結廬求之不得長壽二年歲在壬辰冬十月壬申朔訪于

洪州西山胡天師天師名超能役使鬼神見其懇切遙指姑所居南二百步曰烏龜原中有石龜每踩踐田苗百姓患之乃擊斷其首即其處也明日與姑登山顧望西面有池水焉即師謂姑曰池中有所見乎曰無師遂舉左手令姑自腋下觀之四仙浴焉師曰余有道分必當得之因留與語數日庾誠專訪遂獲石龜於壇中央掘其下得尊像及刀鋸各一油甕五口燈盞數十箇天后聞之盡收入內姑嘗於旦夕精思想象之間忽有告曰壇南有九曲池汝可開之姑從而獲焉塼砌盡在他日有異香綵雲從西南而來

其夕夢有人謂姑曰井山道場何不修葺姑未及往忽然感疾姑曰得非違尊教所致乎翌日病愈又聞異香而宿于谷口聞鍾聲遲明入山果獲壇殿地砌北半峯有自然石井深可三尺澗丈餘故名井山天欲雨則雲霧先起姑既建置精舍時聞仙梵之音環壇五七里間莫敢樵採姑遂灑掃修葺極其力焉人或不潔不誠必遭蛇虎在異之警迷不能出矣至今猶然有野象為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為拔箭其後每至齋時即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欲上昇之際忽謂弟子曰不須釘吾棺可以絳紗衆之數夕有雷震統視紗頂孔如鷄卵最已弟子莫尽數日生蔓長數尺結實二顆其大如桃姑同學弟子黎瓊仙恒服茯苓胡麻絶粒四十餘秋年八十齒髮不衰六七歲時親覩其事每至忌晨即風雲交鬱直入室內村墅路人往往見綵雲白鶴飛入洞口清齋行道時復有一朱鬃白馬在壇側逼之則奔而出外捨之則隨而復來靈異昭彰不可談悉仙巖史玄同左通玄等每至三元恒修齋醮大曆三年真卿獲刺是州明年春三月山下有女道士曾妙行夢一女師令上層華樹層層擬飡及悟猶飽因是

不食嘗於觀中見黎瓊仙跪而拜曰夢中所見乃尊師也因請依之于今覺韶顏潤澤虔修香火於此山遊遍駭慕焉於乎昔麻姑得道而名山南真仙昇於龍原華姑翥於茲嶺瓊仙妙行接踵而出非夫天地肹蠁從古以然則何以仙氣氤氳若斯者矣真卿幸因述職親覩厥猷若默而不言則奔來者孰述乃為銘曰

綽綽華姑真仙品徒芳蓮比色逸駿爭驅南郭從魏西山訪胡腋窺浴泉原獲龜烏靈跡既儼曲池猶汚鵲新廟貌煥發規模名曰井山終焉不逾象來藉獻馬見髻朱簡解空存紗罕上徂莫尽吐實鵲室雲趨妙行精持高真是俞勒銘翠琰永播玄都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機被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問而理窟肌分者其唯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曰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毋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第權第獻策瀟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毒復貶南浦尉經量移

不頓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詣爲作內解玄眞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眞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卷就後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衣復徐氏聞之手爲織續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棟柱之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効

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閶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眞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眞爲敘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拗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爲度驥皮爲橐隱素木几酌班螺盃鳴榔杖拏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蕭宗嘗錫奴婢各一玄眞配爲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魚僮使奉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

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謂羽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盡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眞卿于湖州前御史李萼以縑幔請焉我揮灑橫拂布而繼續霏拂亂槍而橫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髣髴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轟然悸貽在坐六十餘人玄眞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於其下作兩句題目命酒以蕉葉書之授翰立成潛皆屬對裛席駭歎竟陵子因命畫工圖

而次焉眞卿以舴艋既弊請命更之答曰僮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洄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詼諧辯捷皆此類也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昵率誠潛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烟波終此身

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
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
晉陵遂為郡人高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
皇朝雷州司馬祖師會隱居以來其志徙于江都父
孝感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
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
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
先時玄宗特求大法請先生為師先生竟執謙冲辭
疾而退裒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年春
之三月中官齎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授經誥是日
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遣請先生為玄師幷賜衣一

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為先生之嘉號焉仍詔
刻石於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
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碑先
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
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
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
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又圖而奏之是歲
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固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
冬又徵先生於紫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
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剪焉將墮
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
真經秘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

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
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
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
是歲詔書三至溽暑頻繁暉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
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
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
先時玄宗特求大法請先生為師先生竟執謙冲辭
疾而退裒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年春
之三月中官齎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授經誥是日
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遣請先生為玄師幷賜衣一
襲以伸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為先生之嘉號焉仍詔
刻石於華陽洞宮以誌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
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碑先
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
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
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
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又圖而奏之是歲
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固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
冬又徵先生於紫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
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剪焉將墮
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

革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鸞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集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為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我物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出可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冕遷空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瓶香爐香爐置於藏門內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倫德先生識與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為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宥與之貴是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為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物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昉

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為能極於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為極但冥懷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於吳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至然可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悠遠泉大曆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記而景昭裘郭閎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顯銘金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眞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貴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眞之遊緒聞舍一之德敢強名於卷篇足辨於鴻濛其詞曰抱一混沌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啓玄旨玄門以彰乃為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効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亡

顔魯公文集卷之九

墓碣墓誌

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殿君

墓碣銘

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總歟誰其無之即我伯舅殷君其人矣君諱踐獻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糟集作不古非）以孝見梁書高祖英童周御正中大夫麟趾學士曾祖聞禮

唐太子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祖令言校書郎淄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吳令累葉皆以德行名義儒學翰墨聞於前朝君即吳縣之元子幼而聰悟紀倫長而典禮不易年十三日誦左傳二十五紙讀稽聖傳一遍亦誦之博覽群言尤精史記漢書百家氏族之說至於陰陽數術醫方刑法之流無不該洞焉與賀知章陸象先我伯父元孫常述友善賀呼君為總角以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君性方正志業淳深識理清遠人皆望而服之解褐杭州參軍刺史宗璟以

政事之諮語者皆咨決焉開元初舉文儒異等授秘書省學士尋改曹州司法參軍麗正殿學士與韋述袁暉同修王儉令書七志及群書四錄流別銓次皆折衷於君璟與蘇頲既入相每引君詢以當代之務忠心訓奬皆究盡意故能長而有立開元九年秋七月九日有叔父臨黃尉子玄之喪哀慟嘔血終于京師通化坊之私第夫人蘭陵蕭氏司空瑀之玄孫括州司馬宋國公與宗之女賢和齊肅秉修禮度能讀論語周易泛觀史傳率諸婦以和義故閨範修睦焉君之捐館以清白留遺家道索然夫人躬甘菲纏勤勉桑穡晏息晨興以率勵僮僕行之數歲經費美焉教誨三子攝寅克齊等皆克負荷擢大斌令克齊萬平尉為真卿河東覆屯軍試判官並不幸早世寅聰達有精識能繼先父之業有大名於天下舉宏詞太子校書未牢尉簿殺謫吏賢移登城丞久疾將歿顧瞻太夫人欲訣不忍其子監察御史亮年未志學隱而潛蘊之及寅卒斬指剪髮實于棺中垂薨太夫人不敢渝常曰有疾不脫衣帶者數年故白燕巢于相國之重簡貴自居無所推揖每見君必特加禮敬

苫楣乾元元年大夫人季女適于邠州司法陸超板輿隨牒俄而遘疾三月朔日終于超之官舍春秋八十有一龜筮未從因權殯于三水亮以校書郎遷尉安尉為真卿荊南節度推官廣德二年十有二月與第令榮陽尉永甫徒步力護雙櫬合祔君夫人于新安縣之龍澗原三子塋從理命也嗚呼以君之才之美被服純行加人數等清修素業為代元龜竟不得贊皇極而叶燮倫登泰階而儀百辟不其惜矣嗟乎仲尼聖者也終于魯司寇而官與之比公明達者也年纔四十八而君壽與之齊豈聖賢之道有遭遇乎將運命之數有窮通乎茲小子所以獻疑而述報施也大曆五年夏五月真卿以恩宥刺撫於州採厎刻頌丹寄碣於墓左銘曰

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

杜公墓誌銘

九有無虞行師貴於赴難四方取則鈞鉅資乎浩穰誰其有之則杜公其人矣公諱濟字應物京兆杜陵人皇主客郎中續之曾孫明堂令知讓之孫贈太子少保惠之第三子姿度韶舉心靈敏達在家必聞既孩睦親之志所居則化多稱不器之能解褐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再引在使幕轉長杜尉隴西法曹皇甫侁江西採訪推官授大理司直攝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尋正除殿中歷宰鄠渭南成都三縣綿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戶部郎中加朝散大夫廣德中檢校駕部郎中上柱國乆嚴武劒南行軍司馬杜鴻漸分蜀為東西川以公為副元卲判官知東川節度拜太中大夫綿劒梓遂都防禦使俄而移軍復為遂將都督徵拜給事中間歲拜京兆少尹明日還京兆尹出為杭州刺史公務清簡庭落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曆十二年歲次丁巳秋七月二日辛亥薨于常州之別館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京兆韋氏太子中舍迪之第三子也沉敏精深高明柔克幹夫人之蠱以懋厥家生三子四女而公即世夫人星言晝哭躬護櫬轝與子楊以冬十一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歸窆公于萬年縣洪原鄉之

少陵原祔先塋也嗚呼以公之志業材力宜其振揮
鵬翮凌厲清浮而命不延成山功虧長世叶足恨也真
卿忝居友壻亟接周行痛音徽之永閉感存歿其何
已銘曰

謚議顯時維杜公業先輦省政洽軍戎乃尹京師
乃麾江東帝方俟理命則不融內子護喪哀哀送終

祭文

祭姪李明文

維乾元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
三叔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
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
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尔挺生夙撰幼德宗
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戮力何圖逆賊間
釁稱兵犯順尔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
原仁兄受我俾爾傳書爾既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既
開兇威大熾賊臣不久孤域圍逼父陷子死衆傾卯
覆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藹藹殘百身何贖嗚呼哀
哉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攜爾首
櫬及茲問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方俟遠日小爾幽
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尚饗

書帖

與李太保帖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廻已乏
未遂馳謁謹勒恭候不次謹狀十一日刑部尚書顏
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 千千替檢未得帖
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来已數月今又罄竭
秖益憂煎輒侍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
仍恕干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湯已損深慰馳仰所檢
贊猶未獲望於文書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
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
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
謹空

與盧倉曹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
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四日

與蔡明遠帖

蔡明遠鄱陽人與卿昔刺饒州即嘗趨事及来江右

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
止金陵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
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憊晝刻竟達命于秦淮之
上又隨我于邦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
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
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尚愼不宣真卿報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暑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凝寒惟動靜
支適兒子等保侍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
州汴州已來專奉侍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祭
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
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
書祭器等先下舡去真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
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閤下 十一月八日
問訊頌翺蒙郎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
得祭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佳為
佳耳

蔡州帖 題驛舍壁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終忠勤無有旋意然中
心悢悢悢舊集作恨非始終不改浮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
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
命耳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 舊集後二句不載

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日某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

益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
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
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為世出功
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
畫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時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
而終始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唯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功爾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
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
儆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

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衰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三品已下常參官並為一行坐兔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為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文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為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

乎其竊聞軍容之為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　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卿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燕合依倫叙豈可裂毀冠冕反易彝倫貴者為賤所安尊者為卑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郎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為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要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今天下疑惟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之友　又一作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忖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令者興道之會還宜迷非再謁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校

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
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
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階及
國家始升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
乃傷甚況再於公堂獨出常伯當為令公初到不顧
紛披俛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其存立過爾
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雷令怒責數棄倫之人
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補遺

贊

李侍御寫真贊乾元二年黃州黃陂縣丞幹兒

前殿中侍御史正議大夫行洛陽縣令隴西李搆年三十七

洛陽精堅強項稱賢紛繢圖出風規宛然睟容昭寫
卓立神全舉扳迎揖吾將咨焉

題名

華嶽廟題名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真卿自蒲州
刺史蒙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于華陰與
監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
張澹華陰令劉萬主簿鄭鎮同謁金天王之神祠

東林寺題名

唐末泰丙午歲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
亮韋栢栢舊集作柏非尼賈鎰鎰舊集作鑑非同次于東林寺則同
悟熙怡二公惠秀正義二律師泉楊鵠存焉仰廬阜
之鑪峰想遠公之遺烈卉神運殿檜僧伽衣覩生法
師麈尾扇謝靈運翻涅槃經具多梵夾忻慕之不足
聊寫刻于李張二公耶舍禪師之碑側

西林寺題名

唐末泰丙午歲真卿以罪拙貶佐吉州夏六月癸亥
與殷亮韋栢尼栢舊集作柏非賈鎰鎰舊集作鑑非楊鵠酋千西林

寺有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師志恩
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緬懷遠見二公之
遺烈道余躋重閣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裴
梁武帝感線繡鉢袋因寓題歐陽公所撰求公碑陰

靖居寺題名

唐末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聞青原靖居寺有幽
絕之致御史韓公涉刺史梁公乘嘗見招欲同遊而
不果大曆二年十月壬寅評事韋南巳使將歸乃與
別駕李　清河房澄同官主簿陸淯南男七步真
卿子姪蔡暕此願肝等同宿于下坊明日及僧明則

智清而登禮焉因覩行思天師經始雙泉之靈迹道契律師纂戎　路之祕藏徘徊瞻仰乃援翰而勒于碑陰

題湖州碑陰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郡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尚稱謝公塘及選去郡人用懷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群盜起公之碑誌失於所在脊求蕪沒深為愴然借稽史遺文敬刊息石公之雅量弘度蓋嗟嘆之不足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

序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則以諷人之賦麗以淫此其

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躰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奉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泗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

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持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混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簟賦降階約拜以姝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寓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捃摭疵瑕沉吟

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論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瘉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

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等不可勝紀遺二

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緝成等風奉過庭之訓成以文章知名同時輩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三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奬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聚通疎性靈豁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

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燕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慶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廣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其早歲嘗接游君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群迅疾驟人若還舊觀向使師

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

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送劉太冲序

劉太冲彭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鄂木照乎移華龍驤驤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冲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曰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子道在何居

送辛子序

醇白之士曰隴西辛晃銳業班漢顯門名家十五而志學克明五十而勵精益懋拳拳不失慕由也之服膺衰衰可聽同茂先之著決疑一十二卷問荅稱為大顏曾伯祖秘書監府君集註解成一十二帙成三十篇名之曰漢峯夫其發凡舉例晃序言之已詳惜乎因於纖細不獲縕寫遂使精義沉鬱闇然未彰吁足嘆也二月初吉余金陵氣暖抵淮上之諸侯所如必合及滁川之美景未至方歡群子賦詩以寵之

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為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端判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又為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揑素為之并二細君

侍焉郡嘗為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于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判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曹曹公謇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其鄉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衆家兄淄州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薊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璲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耀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遊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感慨久之真卿於是勒諸他山之后

益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
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左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
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
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
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蠲敵壁
峻肅上崢嶸而下迴泓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
堆東面有石堂焉即故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也
堂有室廣輪袤丈蕭豁洞敞虛聞江聲徹見人群象

人村川坻若指諸掌堂北磐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
焉懸源螭獰獰盤噴薄若鶴咮飄渠股引迴坐環溜若有良
朋以傾醇酎堂南有茅齋焉遊於斯息於斯聚賓友
於斯盧而來者實而歸其齋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
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佐之等美君考槃之
所作也其右有小石盧焉亦可蔭而踞據矣其松竹
桂樹冬青雜樹皆徙他山而栽蒔焉其上方有男宮
觀焉署之曰景福君弟京兆尹叔明至德一年十月
嘗在尚書司勳員外郎之所奉置也君歸向宇仲通
以宇行漁陽人卓尔堅忮毅然抗直易有之曰篤實

輝光書不云乎沉潛剛克君自高曾已降世以財雄
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序其流益光豹冠以任
俠自喜尚未知名乃慷慨發憤於焉卜築養蒙學文
忘寢與食不四三載展也大成著作奇之勗以賓薦
無何以進士高第曜發華省天寶九載以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劒南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鎮南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入為司農少卿遂
作京兆尹以忤楊國忠貶郡陽郡司馬十有二載秋
八月除漢陽郡太守冬十有一月終於所任官舍悲
夫雄圖未伸志業已空葬于縣北表附先塋禮也君

秋八月哉生魄猥自刑部侍郎以吉事忤旨聖恩全宥貶貳于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連締歡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志之叔明時刺商州昃又申採京兆不同蹔陟有限如何帝唐龍集後壬寅仲夏已卯朔十五日甲午刻于門序之左右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成壇記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比天竺五婆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燕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其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慧光光傳雲輝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傳法勵勵傳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宣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慧欽此皆口相授受璨于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椿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曆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乘宣揚賢者曰兩京滌法（舊集與文粹同唐文粹作兩京滌法者滌使去下文所缺當考）銳欽智慶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踘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兆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無明俱含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剏置

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作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墖階扃儼然軒構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率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貞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戌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斬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仍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

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慧達泉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
薰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
月乃請欽營壇而重振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
裔招提智融白馬法徹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
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
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
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皋
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網為稱首焉又欽比年已為
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餘里像
法於變此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

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後止之後有上
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僧茲能深辨嗟嘆而贊
美之請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觀
音道場請益弘宣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
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
律藏院翊立戒壇以作欽公之來儀且施筆紀之不
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庶乎渡海浮囊分毫絕羅刹
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

梨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蕪絕乎有唐
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

卿書而誌之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
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蟬蛇也經去十餘年忽
遥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
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
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
麻姑是何神也言五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
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
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
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
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即親覩願不即去如此
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
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
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
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
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
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擘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
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
昔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

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
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
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
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曺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
蔡經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
即知經心中所言乃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
汝何忽其爪可以爬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
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
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
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

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
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
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
謝靈運詩題入孱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
口有神祈雨驟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
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
執節在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
奏願欲歸塋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
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
增修儼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

也

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

胡洲烏程縣南水亭即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
緣以遠峯序於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莊宴之美
觀夫搆宏材被廣榭豁達其外聚眾其中雲軒水閣
當亭無暑信為仁智之所創制原乎其始則柳吳興
惲西亭之舊所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
記云惲為郡起西亭毗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陳羽
閩記云西亭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舊溪
為之昔柳惲文暢再典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
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
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此亭勝事彌著間歲頗
為州僚慶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
不得極情于茲憤憤惟惟者久矣邑宰李清請而脩

之以攄衷君子之意後不煩費財有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浮客臻湊迨乎二千種桑畜養蕃於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堠吏厨有飡錢之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畧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厲精於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西參烏人之列再陪仙尉之任睨替於罷政不得不然也縣稱案舊吏蜀邑子男於吳興多為廬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若憂其卿重遠暫老之請敬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蜂無魯臣擊肘之患豈盡子言用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堂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事懼不宜美豈徒媿詞而已哉大曆一紀之首夏也

吳興沈氏述祖德記

南齋徵士吳興沈君名驎士郡人也蘊道德晦于邑

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為業故時人號為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詁訓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為著作郎高卧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宴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机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晁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為之誄徵士嘗製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遠風雨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為盜火所爨碑首毀裂欻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寘移牒郡國請其封葬或爲兵卤曠而莫修忽有朴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徘幹夾碑

疑如工造欝若神化歆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遭賢而鍾慶神無貶假物以中應沈氏積善流遠徵士植德既深天將興爵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棹檝校宗事十九葉於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惧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

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拜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為慶樹以旌其美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諜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曆八年冬十二月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荅碑陰記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荅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疎拙
蒙譴粤若來八月既望聚授蓬州長史衆今上即位
寶應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
恩勅追赴上都為今尚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
讓授尚書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
秋八月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未行受代轉尚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
使以招諭太師中書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

泰二年春二月與峽州別駕旬餘移與吉州大曆三
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
至上元尔來十有六年困於疎愚累蒙竄謫其所採
碑石迄今委諸巖麓之際未遑崇樹七年秋九月歸
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春正月至任州東
有苕霅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即我寶應元聖文武
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於是採而斲
之命吏幹磨舊之家僮鐫刻之建于州之駱馳橋東
蓋以杼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既未立
追思莫逮客或請先帝所賜勅書批荅荅中諸事以

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額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碑
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
而殊暉幸則有唐大曆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

吳興地記

烏程縣 舊縣令望鄉四十里二百東去州
六百四十七里西北去楚州
去東都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北去上都三千
七百七
十六里

帝嚳頊塚

吳大帝陵

景帝陵

鈕皇后陵

吳丹陽太守燕湖侯太史慈墓

吳大將軍朱治墓

吳蕩寇將軍程普墓

晉侍中羅含墓

晉黃門侍郎潘尼墓

齊宣城太守丘靈鞠墓

梁中書侍郎丘遲墓

梁司空康絢縝墓

陳五兵尚書唐宗墓
長城縣
大雷山
芳巖
霞澤
若溪
吳王夫槩廟
陳景帝陵
陳錢皇后陵
陳昭烈王陵
謝安墓
殷仲文墓
陳武帝故宅
陳文帝故宅
吳均故宅
陳氏五主屏風
陳高祖竹帳
國朝高僧南山律主道宣
安吉縣
天目山

崑山
橫溪
梅溪
蛟龍溪
翔鳳林
裴子野故宅
周弘讓故宅
姚萇雉尾扇
施世英金鍾
山川
十山
法華寺
金井玉澗
乳竇石膏温泉
項王走馬坪
項王飲馬池
項王繫馬石
衡山
帝顓頊塚
春秋鳩茲城

峴山
顯亭故別駕李適之石酒樽五花亭
杼山
妙喜寺黃浦橋
避宅城
何楷鈞臺
升山
吳均入東記
晉吳興太守王羲之烏亭
金蓋山
何氏書堂
張邵丘道柞樟幽寺
太湖周迴四萬八千頃
霅溪
白蘋洲

記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并石壇事附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曆壬子歲州宋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舍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況乎武夔絶倫英謀沉秘所向而前無强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翰蒼生之望有日矣揭構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妙達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罔已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仝

鄆州加中丞討鎮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
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
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劉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
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營又
詩敬釭釭歸順爲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授范陽自縊
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
末扈從都知六年兵馬安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
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
遷兵部大曆二年加右僕射封毋清州張氏爲趙國
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

儉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
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真
弘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
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
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令夏四月忽
嬰熱疾沉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醫犬之誤悉
皆弃捨舉帥感焉無復戈獵門復之內咸懷歡欣雖
陽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
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
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矣微我公之救恤

則皆死於鋒鏑入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孥戮
鄉井者乎不資齊明何以報德徐公悅而從之來五
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
元伽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
藏寶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
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
人爲一會法筵等供仄塞於郊坰贊唄香花喧填於
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供
惠而沐先哲懿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
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某叨接好仁飽

者爲述

敘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侔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鎔鑄繪刻堂閣殿宇
關於佛祠者焚燬銷破一無遺餘遺御史覆視
之州縣震畏至於砰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
折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太師魯郡顏公以
郡守僚吏州人等爲建師田氏八關齋會鐫記
大幢立石表文而圍再幾尋程材臣異八觚如
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其大不

可折遂鑿鑿缺敗以什之蓋三面僅存委埋于
上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
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有幸公石幢索而得之
壇壝之下瘢瘼壞失文義乖絶尋譯研究不可
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
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未完備炳然輝耀
溢目倬自幼學慕習幸公書法纔不能窺涉其
門宇然惜其高蹤堙沒遂命攻治其傷殘補續
其次雖真膺懸治越紹狗相屬且復瞻仰幸公
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敘

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
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汚字若冲博陵安平人其先出于齊太公之後
自亭伯三世文宗祕書監六派別敘季則俱死
王神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弘度以武幹稱景倫巨
倫以文行著繼方而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
仍恒爲門族曾祖弘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
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皚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
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
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

太史封安平縣男贈御史少卿公即安平之次子也
金德天玉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出華宗之孝子文
章之哲百德樂之祖師既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
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紓委器異之曰
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拔萃甲科典試官吏部侍郎
獨居第一后祀雖亦在甲科數公
數口雖公孫龜郎不及也召見前殿拜藍田尉書郎
錄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為久之以資授
陸渾主簿平勃王敬躬弘度外之交畧上官之禮丁
府君憂外除太夫人勑起之以所試超遷擢拜左補
闕殿中侍御史奉敕按鞫冤者公得其情許之不
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
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直從以親老抗疏乞
退詔許東都留守雲騎尉仍海封希顏等自代肅宗
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俾留有
請寬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
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省改紫微
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
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衔命詳理多
所收拔俄而即真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

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遥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慎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椽李琪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由移著作郎尋遷秘書少監脩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舉移元城第一賜絹二百疋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疋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興王丘爲選人所歌曰沔人澄明澈底清丘山介直連天峻時人韙之遷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望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戚祿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纁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克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退贈安平公及太君日安平郡夫人爲還罷留守二十年春奉勅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紫是

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秘書監修撰如故屬耕籍田爲執事所糾罷守贈絹百疋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自七日寢疾夢下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模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頲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裘土況乎舍此內恕夷坦外名綱於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君若以富貴榮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於榮親聆婁

編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感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至於藥砭備物温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厝薪灌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温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鮑驄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聆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大常博士裴愔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籍問氛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蒞形瞽目誓遵孝養可

不謂孝乎遂誌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行嗣
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為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
李華為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
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親交隣里飢者待
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衣蒸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禄廩
雖厚而未嘗足也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
知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
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
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食恐壽不得延
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端力奉養不脫冠帶者
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侍左右笑
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
高至於食果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溉灌以申慈孝
泉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
江夏李邕友善為校書郎時引邕館於祕閣之下讀
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嘗過
公惟乘馬癭羸曰何不於廳前自觀餘飼忽然致殞
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為言公良久
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厭養者所以沉吟自媿
見託論誤採風猷而莫窮万一涉泉海而豈窺津涯
操筆強名退增戰悚時即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
秋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獨往所乘馬就故人監
終仰史張法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
廟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偏
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棟如故堂東婢濫夫
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
步之外建尾堂三間以居之誰用舊椽不崇壇墀楯
堂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蒸嘗資嫂妹給孤幼營
甥姪婚姻而已朝衣服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
服稱禮焉其室宴不修衆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
捐館而無常所為常
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
敝而已逆胡犇陷洛陽屋遂前圮唯落下廢井存焉
長子戍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
先業以進士高第累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
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
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湮淪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
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杼所心某風仰名教實欽孝公
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象賢又能好我不遺
見託論誤採風猷而莫窮万一涉泉海而豈窺津涯
操筆強名退增戰悚時即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

錫山安氏館

夏之月也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為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祕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初為劉毅鎮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遊遨稱疾去職於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註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徵為祕書監再召不赴太祖使范泰與書敦奬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雅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嘗常着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惠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小小朴質不甚流

靡品數踈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崔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為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辭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尚不改棟宇具無眞卿叨刺是邦茲用愾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講以佛跡寺僧什瓮仙臺觀道士譚仙品同力增修指期恢復自是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百里而遙四山不逼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既崇子薮之功斯楙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眞卿業于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

皎皎靈運高臺嶙峋載悲祖謝曷踐音塵眞卿愀然憫故就新棲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綱懷孰慕子亦何人徒頭神交愧非德隣刻銘金石永永不泯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意記

子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敬宅慇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

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即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白再於洛下相見卷然不替僕因問衆徼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傚從長史言話散却迴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奬諭日月滋深風夜工勤溺於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

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千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窓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豈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閣閣過之謂乎曰決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爲牽爲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央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趯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

曰豈不謂大字處之令小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類皆近之矣夫書通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趯精細始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晉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怛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

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儻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眞卿前請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今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子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遇見

錫山安民館

詩

題杼山癸亭 亭陸鴻漸所創得暮字

杼山多幽絶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欵構三癸亭寔惟陸生故高賢能刱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間居然雲霄濶巍峩倚脩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石攢低昂桂枝蠹山僧狎猿狖巢鳥來枳椇俯視何揩臺俯瞰欹顛路遲迴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錫山安民館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羣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葉含素蕚採折自逋客忽枉岩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

登平望橋下作

登橋試長望極與天平際海蒹葭色終朝鳥鷹鼓近山猶一作全髣髴遠水忽微明更覽諸公作知高題柱名

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樽真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

登峴山觀李左相石樽聯句

存（劉全白）蓁蕪掩前跡苔蘚餘糟粮（裴循叔子尚遺德山公此迴軒薦（張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教（道士吳筠）蕭蕭賢哲事依依離別言（強蒙嶠）餘烈暖林野衆芳揖蘭蓀（王德暉）原理（覬）遠水明四練因晴見吳門（王修）陪遊追盛美撰德欣討論（顏峴）器有成形用功資造化元（左輔元）流霞方泔淡別鶴遽翩翻（劉禹錫）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暾（顏進）醉後接籬倒歸時騎騎喧（楊德）遵迴向遺迹離別益傷魂（韋貫之）覽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歐陽詹）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引）八座欽聽躅高名播乾坤（史仲宣）松深引

閑步葛弱供險捫（陸羽）花氣酒中發雲華衣上屯（權器）森沉列胡樹牢落望郊園（陸修）士白日半巖岫清風滿紅蘂（裴均）旌麾間翠幄簫鼓來朱轓（柳宗元）開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慶）萍連浦中嶼竹遶山下村（顧況）景落全溪暗烟凝半嶺昏（顏真卿）去日徃如復換年凉代溫（顏頊）登臨繼風騷義激舊府恩（李紳）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鞠曲應云夜半樂（真卿）潘水卿（奉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述奉）陸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名約會異永和年

三言擬五雜組

五雜組編與錦徃復還與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五言月夜啜茶聯句

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陸十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薛）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御史）秋風勁尚（真卿）書北斗尊（崔萬）流華淨肌骨疏淪滌心原（御史）不似春醪醉何辭綠救繁（畫）妾奩傳靜夜芳氣滿閒軒（士脩）

三言重擬五雜組

五雜組甘鹹醋徃復還烏與兎不得已詔光度

五言夜宴詠燈聯句

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士修）詎慙珠乘朗不讓月輪明（張萬）破暗光初白浮雲名色轉清（真卿）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晝）顧已斷微照開簾識近汀（真卿）

三言喜晴曾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喜晴容闢前軒天月淨水雲昏（真卿）鴈叫苦蟾影寒聞（皇甫曾）卷翠幕吟嘉句江湖間（皇甫曾）

袁浥滴檀欒（陸羽）翻歡晏處

恨清光留不住（李萬）高駕動清角催惜婦華重徘徊（晝）

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陸士龍）

七言重聯句

頃持憲簡推高步獨占詩流橫素波不是中情深惠好誰能千里遠經過（真卿）詩書宛似陪康樂少長還同宴永和夜酌此時看礦王晨趨幾日重鴈珂（皇甫曾）

五言送李侍御聯句

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真卿）東西出錢路惆悵獨嵇人（晝）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萬）須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

五言詠初月重送聯句

春溪與岸平初月出溪明（萬上十二老文）望彩寒仍潔金波夜轉清（萬）孤光遠近滿練色往來輕（真卿）望望隨蘭棹

依依出柳城（晝）

五言重送橫飛聯句

春田草未齊春水滿長溪（萬上十二凡）出錢風初暖攀光日漸西（真卿）歸期江上遠別思月中迷（晝）

七言大言聯句

高歌閶風步瀛洲（晝）燀鵬淪鯤滄未休（真卿）四方上下無外頭（萬）一吸頻涸滄溟流（萬）

七言小言聯句

長路遙遙吞吐絲（真卿）燋螟蛾睫察難知（晝）

七言樂語聯句

苦河既濟真僧喜（萬）新知滿座笑相視（真卿）戍客歸來見妻子（晝）學生放假偷向市（萬）

七言囈語聯句

拈鎚舐指不知休（萬）欲炙侍立涎交流（真卿）過屠大嚼肯知羞（晝）食店門外強淹留（萬）

七言滑語聯句

雨裏下山踏榆皮（真卿）莓苔石橋步難移（晝）蕪菁醬醋喫煮葵全（萬）縫靴蠟線油塗錐（萬）急逢龍背須且騎（李益）

七言醉語聯句

逢糟遇麴便酩酊（全白）覆車墜馬皆不醒（真卿）倒著接離

髮垂領 書堂 狂心亂語無人並 羽

五言夜集聯句

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 書堂 玆夕無塵慮高雲共片心 真卿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浦遠道士列李太尉詩皮日休所載 附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有作

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窮窴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峯斷近峯何聲勢平湖渺漫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

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爭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嘆勿謂余鬼神忻君共幽贊

不到東西寺千今五十春揭來從舊賞秣壑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厭聖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騰爲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歎珣珉中嶺分雙對迴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素飾四時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讌陳名高清遠峽文聚斗牛津

跡異心寧間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揖光塵

李太尉追和

茂苑有靈峰嗟余未遊觀藏山在平陸壞谷爲高岸岡繞數仞牆巖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迴斡資奇翫鏤膺昔虎踞劒沒嘗龍換澤隻入海底鯊峯雪半層巒未昇日哀狖寧知旦綠篠夏疑陰碧林秋不換實搜既窈窕迴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遠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共和哀玉音堪舒文繡段難追彥回賞

再升舍亳星斗爛

皮日休所載

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求以鬼神自謂亦神怪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儻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師魯公愛之不暇遂刻于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屬和之顏之叙事也與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之寡和又幽獨君詩二首亦甚奇峭嗜古者觀而

樂之余因揔而爲和荅幽獨君一篇不知孰氏之作其詞古而悲亦存於篇末太玄曰太無方易無時然後爲鬼神也噫清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者流乎抑隱君子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

五言使過瑾臺寺有懷圓寂上人 并序

眞卿昔以天寶元年尉醴泉亟過瑾臺寺圓寂上人院秩滿遷監察御史巡覆諸陵而上人已離此寺大曆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書謁拜昭陵慨然有懷其詞曰

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靈法盡無染（萬本作集元無著一本作元無）心唯趣禪忽紆塵外軫遠訪世間緣（萬本作區中緣）及爾不復見支提猶岌然（舊本作以眞蹟校）

贈僧皎然詩

秋意西山多別岑繁左次繙亭歷二癸趾趾鄰什寺元化隱靈蹤始君啓高致詵榛養翹楚鞭草理方穗俯砌披水容過天掃峰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衛法大臣過佐游群英萃龍池護清激虎節到深遠徒想嵊頂期千今没遺記

卷之十五終

裴將軍詩

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軍臨八荒炬赫耀英材劍舞若游電隨風榮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雲正崔嵬入陣破驕虜凌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迂獻懿二祖及祧祫議（見唐文粹與顏卿議之意同而辭簡故並存）

今議者有三一謂獻祖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祧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與人神未獻也景帝既受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祧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祖主祫於廟如眞卿議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衆上加三蓋亦馬中關五迨斯以降舛謬寖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僚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頗氏字樣懷鉛是稽汗簡攸資時訛頻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改篆行隸漸失本眞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秦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勿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每韓讀處朱點其上具言俗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總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讀愈吳氏回書召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彫寇寇構構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訛訝若須作大篆及選書銓試兼據正體用之尤佳

授河洛生靈塗炭兵甲靡夷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義憤發首開土門檛斬逆賢挫其凶慝先蓋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城孤援絶身陷賊庭聖朝哀榮褒贈太子太保甥姪八人李明盧逖等被賊害者並贈五品京官婢及兒女皆被拘囚虜略昭宣宇宙清廓脫干賊手並得歸京眞卿比在平原遭僭凶逆與杲卿同心協德亦著微誠二聖憫焉授戶部侍郎河北採訪招討使又遷工部憲部二尚書再兼御史大夫出爲同蒲饒三州刺史聖恩錫類大門贈華州刺史兄弟兒姪盡蒙國恩允南授膳部郎中允藏授侍

御史威明試太僕丞頓授太子洗馬頂授協律郎頓授秘書省校書郎賜緋魚袋泉明顗頴等並蒙遷改一門之內生死哀榮眞卿時赴饒州至東京得申拜掃又方遠辭違伏增感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以伯母河南縣君元氏配尚饗

與李太保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

獲重棒秋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眞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係因中郎張淑往謹附狀不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顏眞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

與澄

眞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

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眞卿頓首和南潛師大
德侍老　十日敬空

與御史帖

眞卿謹別上書于御史閤下竊聞尊候平和眞卿瞻
仰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唯御史論高百寮振
古未有雜事可置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眞卿
守政帖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
苟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緒汝等
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廣平帖

得示問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眞卿頓首

修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
不具眞卿

中夏帖

眞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
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
何消息嘉否

文姝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
近文律耳今奉呈元蓋醬之用可乎眞卿白

訊後帖

眞卿具前楷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
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
才逸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
致仁者如公之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

顏魯公文集補遺終

中宗景龍三年己酉
公生於是年其先琅琊臨沂人晉侍中西平靖侯含之十四世孫含以孝義儒學名家居丹陽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始徙京兆長安人高祖思魯隋司經局校書東宮學士長寧王侍讀唐太宗爲秦王拜記室參軍曾祖勤禮著作郎崇賢弘文館學士祖昭甫晉王曲王侍讀華州刺史父惟貞景雲

睿宗景雲二年辛亥
二年壬子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伸位薛王友贈太子少保

元宗改元先天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元開元
元宗開元二年甲寅
二十二年甲戌
公年二十六考功員外郎孫逖下進士及第試秘

晉 元剛 編
錫山安國校刊

廿賦庫詩
二十四年丙子
公年二十八平判入等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天寶元年壬午
公年三十四舉文詞秀逸科元宗御勤政樓策試上第十月授醴泉尉後黜陟使王珙以清白名聞轉通直郎遷長安尉按本傳及神道碑天寶初以制策甲科作尉醴泉考課會要所載諸科如文詞秀逸皆謂之制舉通直郎自武德定令爲從六品

五載丙戌
公年三十八是歲有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六載丁亥
公年三十九正月遷監察御史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毛交兵使
七載戊子
公年四十是年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勘
八載己丑
公年四十一又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勘

奏朔方令鄭延祚八月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
渾爲御史吉溫崔珪誣告謫賀州公曰折之楊國
忠黨於溫怒公不附已令溫諷中丞蔣冽奏公爲
東都採訪判官按史傳溫性陰詭語事貴官以訊
獄深虐李林甫才其爲權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又
媚附楊國忠安祿山高力士爲國忠謀奪林甫權
誣奏京兆尹蕭炅及渾逐之皆林甫所善林甫不
能救後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總留事拜鴈
門太守以母喪解表爲魏郡太守國忠當國引拜
中丞十三載祿山蕩爲武部侍郎國忠與祿山爭
寵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忌之發其贓狀遂斥死宋
渾之謫當是溫兼侍御史時也家譜以公遷殿中
在五月今從行狀

九載庚寅

公年四十二十二月遷侍御史

十一載壬辰

公年四十四三月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

十二載癸巳

公年四十五楊國忠以前事銜之繆稱講擇出公
爲平原太守按十三載有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

去歲拜此郡則以是年出守明矣

十三載甲午

公年四十六十二月有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十四載乙未

公年四十七轉兵部員外郎時安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
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
大喜顧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
此謹按公嘗爲殿中侍御史與仲昆左補闕允南
同列臺省每朝賀宰相已下登殿者不過三十人
公與允南二拱法座於含元殿朝覲宴集必同行
列夫以拱承天辟執憲殿中久賜清閒參陪左右
不爲疏逖者矣平原

已有不識之
問元宗末年怠荒蠱於妖孽昏昧至是安得不稔
胡雛之禍哉

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

公年四十八正月加戶部侍郎七月拜工部尚書兼平原郡太守三
月兼河北招討採訪使大夫平原郡太守河北招討採訪處置等使有皇
帝即位賀上表皇有修書帖十月史思明使尹子

奇圍河間公遣和琳往救思明逆戰擒之河間解
又使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公謀於衆賊銳不
可抗乃渡河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
公年四十九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有讓表
六月兼御史大夫有謝表新史行狀月日不同今
從家譜九月丁丑廣平王俶平西京十月壬戌平
東京癸亥肅宗發鳳翔丙寅入西京太廟為賊所
焚肅宗素服向廟哭三日按本傳兩京復公建言
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

壇於野皇帝東向哭宰相臣僚皆從之
翊太守有謝上表
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
公年五十三月除蒲州刺史有謝上表四月有謝
晉王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表按通鑑杲卿姊妹
及泉明之子流落河北是年公守蒲使杲明往求
之九月有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十月除饒州
刺史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豪州
刺史文豪州按通典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晉僑置
徐州安帝時為鍾離郡宋廢入南兗州齊置北徐

州北齊為西楚州隋開皇二年以地枕濠水更曰
濠州自大業至唐武德天寶乾元改為郡若州者
再地理志謂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元和
郡國志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彭
城社亭記碑陰載武德間州印亦不從水元
和二年刺史崔公中奏請依舊以濠水為州名三
年八月敕豪從水省司重造新印改之濠州乃開
皇舊名武德以後始作豪也今舊集作濠誤當從
碑本
乾元二年己亥

公年五十一有頗司徒碑銘六月為昇州刺史充
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有謝表江寧郡以元年
改置昇州兼浙西節度觀察使是年有與蔡明遠
帖李侍御寫真贊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池
碑陰記及碑銘所載皆在二年湖州碑陰記後題
書作二年三月改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冬任
昇州刺史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奉
進乞御書題額以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
不經久今謹據石摩窠大書一本奉進特乞聖恩
俯遂前請欤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摩窠之

本在於次年故繫以改書之歲月耳藝文類聚有
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
也
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
公年五十二時劉展將反公豫飭戰備李峘以爲
生事非短公二月追爲刑部侍郎有乞御書天下
放生池碑額表八月敗蓬州長史按離堆記以言
事忤旨本傳云上皇遷西內公率百官問起居李
輔國惡之行狀神道碑又謂爲御史中
然二事皆在公貶貳之時也

元年壬寅復以建巳月爲四月改元寶應是月代宗
即位
公年五十四五月有鮮于氏離堆記拜利州刺史
屬氐賊圍城不得入追赴上都十二月劉宴讓爲
戶部侍郎有謝表有顏司業碑
寶應二年癸卯七月改元廣德
公年五十五三月改吏部侍郎有謝表八月除江
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
未來行授代十月轉尚書右丞至有臧尚書碑銘
代宗廣德二年甲辰
公年五十六正月以檢校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
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宦慰使招諭僕固懷恩不行
遂知省事二月有與李太保帖十一月有與郭僕
射郭公廟李臨淮碑銘按郭英義爲尚書右僕射
封定襄郡王驕蹇侈汰陰事元載魚朝恩以久其
權明年嚴武死以英義爲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
自以有內主肆志無所憚崔旰反英義奔靈池普
州刺史韓澄殺之是月又與李太保帖

永泰元年乙巳
公年五十七八月有孫逖文公集序閏十月有與
李太保帖有顏秘監碑銘
二年丙午十一月改元大曆
公年五十八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
代宗曰羣臣所奏多挾私讒毀請自今論事先白
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公有百
官論事疏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二
月貶峽州別駕時又有廟享議朝會有故去樂議
三月移佐吉州道出溧水有吊烈士左伯桃詩六
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有謝

月有東林寺西林寺題名歐陽公脩集右錄按唐
書公爲元載所惡貶峽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
史載誅復爲尚書而不言其再貶至新史始載本
末蓋攷諸碑陰記及題名也

大曆二年丁未

公年五十九正月有鮮于少保碑銘十月有靖居
寺題名守政帖廬陵集十卷

三年戊申

公年六十五月除撫州刺史按魏夫人麻姑華姑
仙壇記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並存是歲
家譜誤作二年當以記爲據有書馬伏波語

四年己酉

公年六十一四月歸祔季弟少尹于上都時同生
十人零落皆盡惟公獨存有寶應寺翻經臺記魏
夫人華姑仙壇碑

五年庚戌

公年六十二五月有麗正殿學士殷君碣銘十二
月有宋開府碑銘

六年辛亥

公年六十三月有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閏三
月臨川代到四月有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是年
有晉侍中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又有左輔元編
次所賦爲臨川集十卷

七年壬子

公年六十四有八關齋報德記九月至東京除湖
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人帖

八年癸丑

公年六十五正月至任七月追建放生池碑銘按
杼山妙善寺碑云大曆七年蒙刺是邦觀察判官
御史袁高巡部會於此上遂立亭於東南陸處

士以癸丑歲冬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名
之曰三癸又云自典校時著韻海鏡源未遑刊削
壬子歲叨刺于湖公務之隙與沙門法海李蕚陸
羽僧沖湯某柳察潘述裴循蕭存陸士修楊遂初
崔弘楊德元胡仲湯涉顏粲等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討論至冬徒于茲山來年
春遂終其事攷之乞御書題額恩敕批答碑陰記
公七年秋九月歸至東京起家除湖州刺史來年
春正月至任放生池碑後亦書云七年秋九月已
亥蒙除不應壬子之九月至京癸丑之正月至任

而壬子之季夏已與羣士討論於州學冬復徙于
杼山癸丑之春遂成書而終事碑銘曰三癸蟒峋
又曰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
亭也夫既大曆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
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
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
春也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是年有題三
癸亭詶陸處士折青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
戲贈潘丞聯句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玄靖李

峴山觀左相石鐏聯句序謂因積潛深石斲爲鐏
形酌酒其中結字環飲

九年甲寅

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千祿字書序書於刺史宅東
廳院又有韻海鏡源公天寶中守平原與封紹高
簣族弟渾脩成二百卷屬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
一及刺撫州與左輔元等增廣成五百卷至是刊
削繁辭纂而成文凡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摭筆撮
要罔有不備爲三百六十卷是年有乞御書題額
篇之後也

十年乙卯

公年六十七有元次山表墓碑銘歐陽領軍碑銘
又曰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言羣彥著書於三癸之
亭也夫既大曆七年蒙刺是邦癸丑十月方有此
亭安得壬子之冬羣彥已集是必寺碑傳寫於金
石剝落之餘誤以癸丑爲壬子當終事於甲寅之
春也郡有韻海樓未徙杼山時所建是年有題三
癸亭詶陸處士折青桂花見寄詩水堂送諸文士
戲贈潘丞聯句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玄靖李
先生碑銘公在郡及門生弟姪多携壺榼以遊

十一年丙辰

公年六十八四月有崔孝公陋室銘記初雪溪東
南有白蘋洲梁太守柳惲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曰
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至是公始剪榛導流作
八角亭及茅亭書惲誌于上有康使君碑銘

十二年丁巳

公年六十九四月有柳惲西亭記吳興集十卷元
載詠楊綰薦公四月召於湖州五月有項王碑陰

述八月爲刑部尚書

十三年戊午

公年七十正月三抗章乞致仕不允二月有過瑾
臺寺懷圓寂上人詩是年進吏部尚書按家譜以
十二年十二月爲吏部尚書充禮儀使攷舊史記
及詩序今年正月乞致仕二月謁昭陵猶爲刑部
尚書不應十二年已除吏部今參之行狀神道碑
史傳所載先後進吏部當在今年充使乃代宗晏
駕之後也

十四年己未五月德宗即位

公年七十一五月代宗崩充禮儀使七月奏列聖
謚繁有請復七聖謚號狀時袁傪議云陵廟玉冊
已刻不可輕改傪蓋安奏不知五冊皆刻初謚而
已又有論元皇帝祧遷狀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公年七十二七月有頒少保碑銘時楊炎當國公
以直不容八月爲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有左輔
元所編禮儀集十卷

三年壬戌
公年七十四上方倚以爲相盧杞忌之八月改太
子太師罷其使
四年癸亥
公年七十五正月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遣公爲
宣慰使往諭之公卿失色李勉密表固留不報既
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交刃脅公從又因於
官舍守以甲士掘坎于廷傳將院之期公毀節
公罵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多端一劍見與即覩快
事希烈不敢逼
興元元年甲子
公年七十六有奉命帖題驛舍壁會周曾等謀襲
汝州奉公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拘送公于蔡
州
貞元元年乙丑
公年七十七正月有移蔡帖時公已幽辱三載矣
度必死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
吾殯所也八月希烈使閻奴與辛景臻等縊殺公
與龍興寺
二年丙寅
四月希烈爲牙將陳仙奇所殺蔡州平十一月奉
公喪歸葬于萬年縣之鳳棲原公之死也舊史記

云貞元元年正月始聞廢朝贈謚傳乃謂死於興
元元年八月新史記以爲貞元元年之八月神道
碑前書月日同舊傳後又云貞元初遇害希烈之
誅新舊史記作今年四月舊史傳復云貞元元年
仙奇護公喪歸致之移蔡帖貞元元年白汝移蔡
行狀及嗣曹王皐表柳璟常侍言旨並云是年八
月賊命辛景臻等於蔡州龍興寺縊公明年希烈
死仙奇歸喪則舊史記傳不但書公之死先後失
次而平蔡歸喪之年亦復差互今猥峭固白戾其
說而通鑑復取諸舊史何耶恐他有所據新史當

必見行狀與移蔡之帖也新史公年七十六舊史
七十七按大曆十三年公年七十為刑部尚書三
杭章乞致仕不允後死於貞元元年當年七十七

顏魯公行狀

錫山安國刊

門客因亮撰

公姓顏名真卿字清臣小名羨門子別號應方京兆
長安人也顏氏乃春秋小邾子之苗裔昔帝軒氏生
昌意昌意生顓帝顓帝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生
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
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
曰曹姓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曹姓國於邾
春秋邾武公為魯之附庸國武公名儀甫字頗公故
公羊傳稱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為小邾子子孫
以王父字為姓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代代事魯為卿
大夫故先賢傳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其
人則顏氏之儒學可知也若顏無繇字路顏回字子
淵顏幸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噲字子聲
顏之僕字叔并顏何字冉是也至公之十六代祖魏
青徐二州刺史諱盛字魯國居琅琊葬臨沂縣西七
里十二代祖晉侍中諱含自琅琊居并陽五代祖北
齊黃門侍郎諱之推自并陽居京兆長安高祖秦王
府記室參軍諱思魯曾祖蔣王文學著作郎諱勤禮

祖曹王侍讀諱昭南公薛王友贈太子少保諱惟真
卽秘書監師古之曾姪孫也公以家本清貧少好儒
學恭孝自立貧乏紙筆以黃土掃墻習學書字攻楷
書絶妙詞翰超倫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
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秘書
省著作局校書郎天寶元年秋扶風郡太守崔琇舉
博學文詞秀逸玄宗御勤政樓策試上弟以其年授
京兆府醴泉縣尉黜陟使戶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
聞授通直郎長安尉六載遷監察御史制云文學擅
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埋輪之

効尋充河東朔方軍試覆屯交兵使凡閱舉紀士伍
舒慘之情事理無不必當七載又充河西隴右軍試
覆屯交兵使五原郡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
而甘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八載又充河東朔方
軍試覆屯交兵使有榮陽鄭氏兄弟三人或居令長
或尉京畿劇任往年母亡殯於太原佛寺空園之內
經二十九載未葬公乃劾奏之敕三人放歸田里終
身勿齒左金吾將軍李延業素承恩渥嘗召蕃客內
宴引駕仗不報臺公貞之延業憑恃權勢於朝堂喧
憤公奏之出爲濟南太守朝廷憚高不敢不肅八月

遷殿中侍御史時中丞宋渾以私怨爲御史吉溫崔
珪所誣告謫賀州公謂珪溫曰奈何以一時之忿而
欲危宋璟耶平由是與二人不平宰相楊國忠初嘗
於溫亦怒公之不附已令吉溫諷中丞蔣冽奏公爲
東京畿採訪判官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
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提綱目鈐苛細武調者多感而
懷之十二載國忠以前事銜之謀稱精擇乃遂出公
爲平原太守其實去之也公至郡詢訪孝義名節之
士皆旌其門閭或觸其戶役安陵處士張鎬多才博

識隱居公詣其居與之抗禮因廉使巡察乃薦焉其
後錄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祿山鎮幽州十餘
載末年反跡頗著人不敢言公亦陰備之因歲終式
修城乃浚濠增堵壞堞垣列植木內爲敵之計　外
託勝遊之資及兵興果賴其固而城得全十四載祿
山僞謀將發公遣子至范陽啓祿山以今年冬合當
入計祿山猜之不許公既不得離郡乃遣親客前漢
中長史霍昂奏其狀狀留禁中不報十一月祿山反
於范陽衆號十五萬長驅自趙定而南趨洛陽散牓
諸郡莫敢枝梧祿山乃牓公令以平原博平兵七千
人防河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公登時使平原司

兵參軍李平乘駟奏之平至東京見封常清云吾得
上旨凡四方奏事者許開函而拜封之平聽焉常清
遂倚帳操筆寄書於公論國家之事詞意甚切并附
募捕逆賊牒數十封至平原令堅和待公從之使覩
表及門客竊送於諸郡因此多有而常清乃尋自敗
績烏有敕賜死於陝州竟不接聲平之未至京師也
元宗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人向國乎及聞平至
遣中使五六輩迎之兼敕平奔馬直至寢殿門然後
令下奏事畢玄宗大喜顧謂左右曰類真卿何如人
朕兼未曾識而所為乃爾祿山之發范陽也時平原

郡有靜塞屯平盧鎮兵三千五百人並已發赴鎮在
路未達公悉追迴更追諸縣武舉及獵射人兼召募
精勇旬日至萬餘人遣宗子平原郡錄事李擇文統
之驍勇之士刀萬成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等分押
營伍皆千夫之長樂以義舉腹心無阻而為其將帥
焉聚兵後數十日公大饗將士於子城四門之外辦
吏四人主酒食所約五十萬厥役之流無不飽飫公
躬自撫巡舉酒下淚言國家之恩戮力宛節無以上
報衆皆激憤勇思致命焉時饒陽太守盧全誠與司
馬李正舉兵據其城河間司法參軍李奐殺祿山所

置長史王忠於瀛南月餘日清河義兵復歸本郡濟
南太守李隨下遊奕將譽嗣賢渡河得博平偽太守
馬簉據其郡各有衆數千或至萬人相次於平原共
推公為盟主公三弊後聽焉諸郡諗稟指揮告敗尅
日數十至信都郡武邑縣尉李銑來投本縣令龐宣
遠拘留銑母公以私錢十萬募人劫迎之故士衆歡
感無不願効者果遂舉意兼斬龐宣遠首而携迴十
二月祿山陷東京害留守尚書李憕御史中丞盧奕
判官暨縣尉蔣清等因使以三人之首來徇河北且
以脅降諸郡逆使者跼子光至初捜入門子光大呼

與節度使李光弼計會招討公以景城長史李暉為
副李銑賈載前侍御史沈震為判官是月又詔公為
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咸陽尉王延昌為判官
張澹為友使時清河郡寄客李華後因獻封事廣宗
有叛改名為郡人來乞師於公曰竊聞公高義首唱
河朔歸順之人皆依倚以為聲氣洪賂人心可用若
不倦於聽則僕請言之公曰何如華曰國家曰制江
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為日久矣相傳
之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河北
租調絹七十餘萬當郡綵綾十餘萬累年稅錢三十

餘萬倉糧三十萬時討默啜甲代藏於庫內五十餘
萬編戶七十萬見丁十餘萬計其實足以三平原之
富料其卒足以二平原之鑱若因撫而有之以兩郡
為腹心吞齒其餘乃四支耳安敢有不從者哉彼要
僕為行人以造公之壘僕明見其可同心也取命於
屏戟之外唯公圖之公曰所合之衆未曾知戰自死
且急安有恤隣之暇哉雖然諾足下之請則可為乎
華對曰清河遣僕致命於公者蓋欲稟義　大賢以
濟謀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強寇也仰瞻高意
未有決詞定色與濟清河也安敢言為哉時華纔年

二十餘皆沮云必動衆無成惟公奇之迫於衆情未
時許耳華乃就館操書以達其意意者略言清河去
就逆順以全實之資上公之軍而承公之命時不納
而疑之即僕迴轅之後清河必有所託系於他人與
公為西面之難無什日之期耳公及嘆膺乎公覽而
驚之遂排羣議獨伏其決借兵六千人兵既出平原
次於境上華特把公手而歸公曰兵既行矣可以言
吾子之意否華曰近聞朝廷遣程千里統精兵十萬
自太行東下擬諸嶧口助河北諸軍討滅叛逆而嶧
口為賊所守千里兵不得東出須先伐魏郡袁知泰

分開嶧口出千里之軍因令討默郡義師西向臨之赤
已來未順城邑平原清河率同盟諸將以十萬人直
指河陽分劾兵巡河而悉制其衝衝之路計王師東
討洛邑必不滅二十萬河南諸郡義師西向臨之亦
不滅十萬公當表請堅壁勿戰不旬月而賊有潰散
相圖之勢矣公然之遂移牒清河等諸郡并遣大將
宗子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稷偏裨和琳徐浩等
十餘人促兵清河合勢以便宜從事華復命於清河
因兵合之際修末濟渠引水遶州城上大修守戰之

具旬日而畢又以清河四千兵與平原連蹤而西時博平亦義兵千人來合於是三郡之師屯于博平郡堂邑縣西南十里表知泰遣其麾下將白嗣深乙舒蒙等率二萬餘人來拒戰三郡十兵盡日苦鬪遂大敗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一千餘人馬一千疋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其日魏郡城東南面女墻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 去郡邑百里戰士而崩所以爲異 知泰走投汲郡於是自魏郡以東至堂邑百餘里莫不攜壺漿於道側以候官軍公聲益震境內利安初平原之師既西合清河時賊將史思明圍鄄陽恐平原救之驍將刁萬歲以三千兵逆之堅壁不戰又以書過河招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五千來助公陳兵而迎之相揖哭於馬上悽慟三軍宴犒甚厚進明遂屯平原城南息養士馬公每事咨謀之自是兵威之重稍移於進明矣而公不以爲嫌進明未有所之率擇交兵入清河尋又破於堂邑西因公以有功禮遜於進明加河北招討使擇交馥各徵進官級其清河博平有功不錄一人時論進明必有後敗未期果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以全

乃公護之也君子曰竊人之則猶爲之賊況竊人之功乎進明之不死幸也然公亦過於寬厚矣三月河北節度使李光弼以朔方軍馬三千步軍五千初出土門將討定河朔公乃抽兵歸并放博平清河等軍各歸本郡欽戴以待光弼之命俄而光弼拔平山郡敕改常山爲平山 續有詔遣郭子儀以萬軍助之兩進兵又拔趙郡史思明方守博陵以白固仍將兵來拒於是兩軍與思明三萬人對陣於嘉山大戰思明敗績徙跣走入博陵城兩軍斬首萬餘虜獲不可勝計時平山趙郡已拔劉正臣本名客奴歸順於平原平盧等十七郡公先據之於是橫截賊路人往來幽府皆以精騎偷路又多被官軍殺之其賊將士父母妻子及曳河落種族並資在范陽絕懷震恐時方盛者公知光弼子儀禁斷使掠將士少衣服乃送十五萬帛爲三萬人裝以遣人至饒陽屬漳閘不守兩軍抑入土門遂留不行然河北諸郡公始復指麾征討之事肅宗之在靈武也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軍張雲子以蠟爲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內潛至靈武表事有詔以公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又於蠟丸內奉敕書及即

位改年赦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
御史鄭昱賫赦書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風從不
疑而王命遂通則公之力也而河北諸郡稟公之命
粗爲安肅公以兵與半年軍用巳竭思所以贍濟之
未得其略先時清河行人李華自堂邑戰勝後又覩
公辭權而不有之遂藏於人間不及見公再三盟約
號令諸郡及以文牒求之曰清河郡屬崔蕃交應賊
之後更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鍛甲矯翦乞師
破敵和衆以安人靜言其功須有甄賞仍牒之於路
以求焉華於是復詣平原與公相見公因問以足用

之計華遂與公數日參議以定錢牧景城郡鹽沿河
置場令諸郡略定一價節級相輸而軍用遂贍時北
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隨刺史賀蘭進明招討於河
北覩其事遂竊其法乃奏肅宗於鳳翔至今用之不
絕然猶未得公本策之妙旨焉是年秋樑山遣其將
史思明尹子奇等併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
爲酷吏虐是所誣貶饒州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
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毫都防禦使劉晏反狀
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繕器械爲水陸
戰備都統使李峘以公爲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
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又劉展舉兵渡淮峘敗績奔
諭若委命待擒必爲其快心辱國之命也今將徑赴
行在公以爲如何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
則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如復從事以責後効則業不
朽矣寧潛與諸將皆贊之策馬發至朝廷除公爲憲
部尚書初劉客奴以漁陽歸順時史思明與光弼子
儀相持於趙定之間客奴遣使越海與公計會公使
判官賈載將男頗爲質信泛海以軍粮及戰士衣服
遺之時頗始年十歲餘公更無子息三軍懇請留之
不從及載等迴公乃與漁陽聲勢相連尋又使人迎
其軍比至公已弃平原歸于行在竟不及事然自肅

宗已來河南及諸道立功大將如王元忠田神功董
秦侯希逸李正巳許杲卿等初皆是公白北海迎致
之者終無私謁焉至二年正月又除御史大夫未幾
因忤聖旨貶漢州太守乾元元年三月又改蒲州刺
史本郡防禦使封丹陽縣開國子食邑一千戶是年
爲酷吏虐是所誣貶饒州刺史二年六月拜昇州刺
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兼宋毫都防禦使劉晏反狀
已露公慮其侵軼江南乃選將訓卒繕器械爲水陸
戰備都統使李峘以公爲太早計因密奏之肅宗詔
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又劉展舉兵渡淮峘敗績奔

江西淮南遂階於展議者皆多公而怨岳上元元
年秋時徐史中丞敬羽徂詐險慘班列皆避之公曾
與之語及政事遂遭誣賊蓬州長史公樂道自怡不
以介懷貞應元年五月代宗有詔除利州刺史十二
月拜左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廣德元年
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尤荊南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遥
署未行爲密近所誣遂罷前命代宗幸陝公扈從至
行在除尚書右丞宰相元載與公不叶公亦高數之
不爲之屈及變駕還宮公曾建議先謁廟然後即安
宮闕事竟不行時載方在於立班更額公曰所見雖

美其如不合事宜公怒而進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
何罪乎然朝廷紀綱豈堪相公再破除也載自此銜
之而不忘二年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載又疑公因使泰對
必言短長罷前命唯知刑部尚書事三月進封魯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載自與公有隙常俟公闕公亦
獻書直奏其奸狀代宗俱容不罪之也永泰二年春
差公攝職謁大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載譖公
以爲訕謗時正貶陝州別駕代宗尋罰過其罪尋換
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

編爲廬陵集十卷於大曆三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
年以約身減事爲政然而接遇才人琢嗜文卷未嘗
輒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爲臨川集
十卷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公以時相未忘舊怨乃
加勤於政而以杭州富陽永李華爲本州防禦副使
蘇州寓客校書郎權器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
官委狠草闢田之務於華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
於器昱等而境內晏然公初在平原未有兵革之日
著韻海鏡源成一家之作始創條目遂遇祿山之亂
緝而不修者二十餘年及至湖州以俸錢爲紙筆之

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漸顏粲朱弁李
萌清河寺僧智海裴毒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餘人
筆削舊章該搜羣籍撰定爲三百六十卷大凡據法
言切韻次其字按經史及諸子語據音韻次字成句
者刊成文裁以類編又按倉雅及說文玉篇等其義
各注其下謂之字脚韻海者以牢籠經史之語依韻
次之其多如海鏡源者八體之本宛形聲之義故曰
鏡源綿亘數載其功乃畢表奏上之有詔付所司藏
之於書府大抵求經史撰集篇賦利於後學焉此外
餞別之文及詞客詩酒講論爲樂甚有所著又爲吳興集十卷今檢

太子少保楊炅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十二載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經年公以前後頻典刑憲啓辭爲乃上選舉利害事宜數十條代宗善之人莫知也遂改吏部尚書今上諒闇之際詔公爲禮儀使先自玄宗以來此禮儀注廢闕臨事徐創實資博古練達古今之旨所以朝廷萬於論疾者不乏於班列多是非公之爲公不介情唯援禮經執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委之山陵畢授

光祿大夫遷太子少師依前爲禮儀使前後所制儀注今門生左輔元編爲禮儀十卷今存焉三年八月遷太子太師四年淮寧節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襲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歸蔡州朝廷詔公爲淮寧軍宣慰使公乘驛馳至東京河南尹鄭叔則勸公曰反狀已然去必陷禍且須後命不亦善乎公曰君命也焉避之至許州與希烈相見宣傳詔意未畢逆賊使其大將軍王玢周曾詰公以醜詞劫公以白刃又令隣境同惡所遣使者四人於希烈之前拜舞伏稱誣訴國家之事勃慢兇豪詞所不忍聽也又令親兵

五千人號爲希烈養子人各持一刀逼脇於公如欲劓食之勢公位不移定色不撓懼希烈觀公辭色不變謬爲驚駭以身蔽公兵人既退方揖公就館前後詐爲公表奏自說其強盛以請汴州者數十今上知而寢之希烈雖窮凶極惡然亦感公文義大陳設燕會將欲送公於朝廷先爲賊所擒汝州刺史李元平時在座公指引叱責之元平羞慙而起書其奸意坐上潛通希烈意變罷宴後遂拘公於官舍令甲卒十人守之仍穿一阬于廳之前以脅公公乃直言指希烈云死生有定何足多端相侮哉但以一劒見與公即必覩快事無多爲也希烈慙謝焉自後不敢無禮於公也居數月賊於安州城下破官軍得擭將士以頭連鋒示於公公聲吟呼自牀投地憤絶良久乃蘇從此更不復與人言語及哥舒曜收復汝州擒校刺史周晃已下百人希烈乃遣周曾康秀林等領二萬人來襲哥舒於汝州曾秀林行至襄城乃謀翻兵殺希烈奉公爲節度使以歸順希烈押衙姚澹亦爲內應先期一日事洩希烈乃遣驟子軍三千奄至襄城殺周曾等收其期兵而回因送公於蔡州龍興寺居焉公度不得全自撰墓誌以見其忠又就希烈請

數人之饌希烈不知而給之自陳設之因為文祭周曾已下為賊所害者無不歔欷其十二月希烈陷汴州僭逆稱號為慘酷之具以逼公意欲其屈禮公憤然而無求生之意賊以止焉貞元元年河南王師復振賊虐蔡州有變乃使其將辛景臻於龍興寺殪新以油灌既縱火乃傳希烈之命若不能屈節自即裁之公應聲投地臻等驚懼扶公而退希烈審不為己用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於龍興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明年三月希烈為麾下將陳仙奇所殺淮西平仙奇遣軍將營送公神櫬於京師襄城縣乃葬焉攀號屢絕毀裂過不自勝以其年十一月三日祔葬萬年縣鳳棲原之先塋有詔贈司徒謚曰文忠賻錢五十萬粟二百碩中使吊祭儀仗送於墓所朝野莫不哀傷公踐忠節之苦古今無類焉公平居之日自卑有井介之操而能容衆有潔已之方不以疵物與道合歲寒者終始無渝變況君臣大義名教大節而得造次焉可奪求生而害仁者嗚呼淮寧之難豈止天不慭遺蓋亦有無良之人以怨報德投之於無存之地也悲夫初遭難後江西節度副

曹王皐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璨王仕顒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隣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埋於羅城西道側里弁立碑臣聽之未畢涕泗交流三軍對臣亦苦嗢咽且臣死王事子復父讎人倫常經不足褒異所悲去古日遠澆風蕩浮多苟偷生曾不顧節使忠孝寘人倫憔悴昨殁秀實奮身擊賊首令顏真卿伏縗烈庭皆啓明君臣發揮教訓近冠清史遠紹昔賢夫日月麗天幽民向燭忠烈曜世回邪華心伏請陛下降議百寮遐布九

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修撰上柱國
晉昌縣開國男令狐峘述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君子極深而研機不出戶而制動行諸已而馭化其
惟盛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秉大
順爲元功建大節爲至忠以安橫流以紐頹綱秉是
一心祇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
薨于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
有三日嗣子檢陽尉顏祕書省正字碩銜恤奉喪歸

于萬年縣之滻原皇帝徹懸悼乃冊贈上公詔有
司具鼓吹羽儀送于墓所遣中謁者吊祭賻錢五十
萬粟三百碩命太常考行謀德謚曰文忠凡厥士族
泉方侯伯識與不識睠瞻想形莫不惕焉荊焉感慕
恩齊爲人子者益孝爲人臣者益忠爲人弟者益順
爲人吏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形也公諱眞卿字

清臣琅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回曰好學知機
道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爲
海內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冤魂誌及文集藏在書府
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府列

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內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男之
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
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稱
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憕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
之首傳膀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牧三人之首
災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玄宗每朝以薄俗罪已及
得公表大悅稱歎者久之額謂左右曰眞卿何如人
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戶部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
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
由是公之德聲震于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

卿同公建議憤激于衆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于
闕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于一門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饒陽太守盧全
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
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于公鄴郡太守王燾被
祿山移攝河間燾俾祿吏李奐斬僞署河間長史杜
兼睦以河間衆歸于公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
五千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
勇者不敢侵其力智者不敢祕其謀清河詞客李奚
少年有才獻奇於公以通鄰好增補軍實前殿中侍

御史沈震監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澹
清池尉賈載各杼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衆
同甘苦莫不畢力惟公之使賊帥衆知泰恃衆犯我
聊城之西公一鼓而破之夷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
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絕燕趙旁貫井陘路
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節度使郭子
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于
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
臣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賊之本根欲堅其意乃割
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遺之軍資十有餘萬
帛書表章封於蠟丸內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遠以聞
因奉詔肅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
通繫茲是賴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
等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等以勁
兵十萬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
如決防公內無兼月之蓄外絕同盟之援度勢量力
議無幸給不敢委身待擒貽國之恥遂于麾下歸于
鳳翔有詔遷憲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西京平公思
復讎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久留出爲馮翊太

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爲酷吏所搆貶饒
州刺史遷昇州刺史充浙西道節度使時劉展在於
睢陽反狀已萌公乃訓偏師利五刃水陸戰備以時
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爲過防駭衆肅宗有詔追拜
刑部侍郎進爵絲公尋而劉展陵陷江淮李峘敗績
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怒峘之阻計焉御史
中丞敬羽詐佞取恩惡公剛直乃以誘語陰中之天
威然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即位移利州刺史
未之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
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荊南
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變興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
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
方宣慰使進封魯郡食邑二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
政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擿如將親之
載心銜色恣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公以
祭器不修啓于宰臣載因奏公謗讟時政貶峽州別
駕未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
尚清靜長孫養耆徵　浚隍式廉明進　特責大
指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而眺嗜文籍卷不釋手
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
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掇華撮要罔有不
備爲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業其廣如海自末尋
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著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
卷臨川集十卷並行於代大曆末奸臣伏誅宰臣楊
綰常袞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拜刑部尚書公乃奏
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於集賢書院及祕閣公
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辭榮上愛其才遷吏部尚
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鴻儒詳練
典故舉充禮儀使使祗護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祿大夫
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爲相爲
權臣所忌遷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
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右詔公奉使宣慰豺
狼方熾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
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嫚
罵不遜公視之凜如貞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
久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叛臣李元
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廢氣叱
貞叛者慙赧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
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穿于側或積薪于前或紿
以疫坻或許以焚爍虐毒萬計期公毀節公謂之曰

鞠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貞元初希烈陷汴州是時公幽辱已三歲矣度必不全乃自為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于汝州之龍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人常以安居厚俗為務獎善伐惡為志言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直道不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三陸之仁也當朝則汲黯之正也蒞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具美行乎至儉强暴莫敢衝干飇不能動大義久廢公起之醇風久醨公還之苟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然虛已下士不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造門鵝衣必

與抗禮在平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年間鎬位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均甥姪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靜而無懾動而有光便於已希權倖不為也君有命蹈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圖報國不圖生故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于雅什矧以為公之事君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德光也服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賾傳所述古立言之經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

於是故吏廬州刺史李舉乃刊石建碑旌於不朽以昭嘗泰公會府公卿之未備位史臣俾讀丕烈求示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

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巖峙玉貞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升朝品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于德賊為豺虎流薁下國公整王旅殄殲妖慝解紛以和柔遠以忠萬里狂颶半為淳風君子知微遇變則通 全庶人入奉寢聰乃副丞相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用啓土宇俾侯于魯式是百辟

彝倫攸敘亂靡有定盜擾淮淅帝曰汝貳予宣撫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節貫雪霜煥乎立言沒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顏魯公神道碑銘終

顏眞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朗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咨狀遷殿中侍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貝州眞卿曰柰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渙奏爲

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糗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紆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數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

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壽各以衆歸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將清苑徇河北眞卿與卿提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之光藏三首他日結劉綰體飲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眞卿以李暐自副而用李銑賈載尤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

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舉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鄉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七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如臂之指耳眞卿公因而撫育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眞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萼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崞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衆知泰以勁兵披崞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扼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眞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

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秦知
秦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
級知秦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絶平原救
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
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
欲堅其意遣賀蔵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
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
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貴困竭李嘉勳真卿收景
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

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徐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
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
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庶
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
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間至鳳翔謁帝詔授
憲部尚書還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
繩治如千日武部侍郎崔渙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
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關不敢
乘趨出陛柱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
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

失禮崇嗣老而健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
左司郎中李巽告宗廟視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
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
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大廟爲賊所毀
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
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
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
展將反真卿預防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
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而峘奔江西
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

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
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政向書右丞帝自陝還真
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官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
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
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湖南行營宣慰使未行
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
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
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
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
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

訪察還以奏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不誣則正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權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然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

飭載以爲讖誹謗賢峽州別駕薛政古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伏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表後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大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遽爲姑息開三司誅及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衰耎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闕下拜而嘶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議直卿四方所信若論論

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
元老貽朝廷羞容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
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
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
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蔽其衆退乃就館遣使上
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
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
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
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
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

也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
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
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執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
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
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
後已豈受若等誘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
以甲士卿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
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獻捷節首級示
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
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

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
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
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
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
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宋汴誅
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
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
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
年七十六嗣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
節淮蔡平子峴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
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
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逸不王玄志等皆直卿始招
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
六年赦書授顏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引式
為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
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
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

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
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
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頵賊手教然之氣折而不沮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
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
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
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
哉

顏魯公文集新史本傳

顏眞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
門侍郎眞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
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
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眞卿至立
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
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
殯僧舍垣地眞卿勸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
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

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
逆節頗著眞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
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
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
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
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
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
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尚移牒眞卿今以平原
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以爲副
眞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

之簡悅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杭朗等為將
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薛
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撓人心乃詐
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
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殮祭殯為位
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
守上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
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
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公
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

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耳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
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
其虛實知可為長者用今計其畜積足以三平原之
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
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之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
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
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
行東下將出崞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代魏
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分別開崞口
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

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
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
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
原縣令范冬穀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
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
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
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
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
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郡城守然人心危盪

不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弃郡度河歷江淮荆襄二
年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
舍人兼吏部侍郎崔猗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
忌在班不肅真卿劾奏之貶潤為右庶子何忌為西
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
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答拜弊
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本馬門而後乘管崇嗣
為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
子每出一一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
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

虔興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臣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官孔目使奚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盜焚毀請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臣奏曰春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於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卒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潼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右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不知不合事宜何真卿爲陛下痛惜之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不能明察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狹褻駁

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白聞此語已來朝野囂囂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誕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鹽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者正用此道也天寶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聞官表思慕日

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
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
下情不上達此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
遵太宗之法故也陛下以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萃于聖
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
初百姓尚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
權宰相專政遽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門三司不安反
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
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翁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
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

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
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
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開見乃堯舜之事
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聞君
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
況懷默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
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
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
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耳此即林甫國忠復起
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

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尚猶不敢公然如
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
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
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搖
終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
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初爲
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初

謚爲定時會裴倏以謚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
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內實去其權也
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
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
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
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
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而拜而含怒心會李
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
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
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
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
食其肉諸將叢遮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
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

為章表令雲已頓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
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
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將吏遂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
斥黜朝政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
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
悅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
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
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等宰相耶君等聞顏
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自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
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
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
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真卿恰
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裴伯儀旌
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
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事洩希烈
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自為墓誌祭文常至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
既陷汴州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老
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
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萬至真

官次末齒於縉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之再新
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爲同州麥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
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
楊炎弄柄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
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
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
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
致危也宜哉噫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二君守道殺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

武之道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頹魯公舊史本傳終

顏魯公文集後序

留 元剛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已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耿然亡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　事彷彿一二幾於晝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木自然之

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
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
則敬慕不能者蓋重其所先畧其所後也
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
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矣觀所奏
論事先自長官之疏嬰逆鱗陵焰勢抗言
不忌上僕射爭坐位之書詆英義朝恩而
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
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
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漸憤發萬世
而下頹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佞
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
受替歸北幾至餓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
固不如屬耽富貴者之適欲而公論則有
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

載楊炎皆誅幾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
馥殺且不朽延輩聲名與冀壤俱腐禍福
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
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
死非死公也乃擠唐于亡也以公之所試
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
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寖
尋不復振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
所以識者未爲公恨而深爲唐恨也予後

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
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于此本朝
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
澤滲漉悠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
以砥礪生民而家無藏本得製原父所序
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于金石
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乃以史傳諸書
碑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

摭亡補失其涉於公之筆缺而無攷則不敢及焉故書遺亡網羅未備尚俟後人按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有廬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爲禮儀使有禮儀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

顏魯公文集後序

顏魯公集有二子家藏本凡十五卷人間所傳又有宋東嘉守閻元剛本視子家者十五而闕其三前有劉原父序云輯於吳興沈侯而不書其名字考之館閣書目謂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爲十五卷及觀元剛之序則云原父所序即敏求集其刻於金石者而乃止十二卷何也按公行狀謂其佐吉州有廬陵集刺撫州有臨川集刺湖州有吳興集并韻海鏡源爲禮儀使有禮儀集今墓碑所載惟禮儀集而新舊唐書列傳於公著述悉皆不載此殆作史之體然耶元剛復謂公所著書逸而不傳而其本有公文補遺及年譜行狀皆子家所無而予家本自和政公主碑至顏夫人碑十首又元剛

之所未有此又何也舊本皆以詩居首今
僭爲編訂以奏議第一表次之碑銘次之
書序與記之類又次之而以詩終焉若補
遺諸作則各從其類卷仍十五以符舊集
之數而年譜碑狀列傳諸文別爲續寫以
附於後其間字之譌繆復爲校讐損壞不
可讀者姑且闕之維公精忠大節皎如日
星不俟贊頌予獨恠夫歐陽永叔曾南豐
皆世之大儒君子永叔謂公尊嚴剛勁象
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南豐謂公
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而不皆合於理
則又似知公之未盡者夫公之屢遭斥逐
困於小夫其視人間世眞若有不足居而
欲逍遥乎埃壒之表則神仙浮屠乃公之
籍以遊戲而欲釋其憤鬱不平者也世或
又傳公死而爲仙以予觀之公之忠節固

將與天地相爲久永神仙浮屠果足以累
公也哉毗陵安民泰欲梓公集少傳石淙
公既爲之序而復求予言予久用心於此
因民泰之請不覺躍然遂爲書之
嘉靖癸未九月三日中憲大夫太僕寺少
卿致仕吳郡都穆序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

（唐）陸贄撰

宋刻本

翰苑集二十二卷、內府藏本

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案藝文志載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集十卷、常處厚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裒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大義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為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贄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議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為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贄議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贄文校正進讀。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深切著明、有足為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贄尚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為贄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繪句之末矣。

唐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宜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去声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擬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毋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贐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奪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

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屢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遣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

友善葬令每月賜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時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内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霑慕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内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茲諫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

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立軫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

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本朝名臣進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

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

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聽議論但使

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龔黃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賛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賛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賛面反復熟讀如與賛言必能發

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唐陸宣公集目録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制誥卷第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制誥卷第二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三

制誥卷第三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吏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重宥淮西將士詔

唐陸宣公集卷第四

制誥卷第四

賑邺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優邺畿内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
議減鹽價詔
賜京城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
人詔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改梁州爲興元府并洋州爲望州詔

唐陸宣公集第五

制誥卷第五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加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招諭淮西將吏詔
招諭河中詔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勑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不許諸軍侵擾勑

放淮生口歸本貫勑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制誥卷第六

册蜀王妃文
册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册嘉誠公主文
册杞王妃文
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告謝玄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制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制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制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第二表
答第三表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制誥卷第七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渾瑊侍中制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太師制
姜公輔左庶子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制誥卷第八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普王荊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劉洽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制誥卷第九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虔王申光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朝臣振武節度使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馬燧李皐賜實封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制
李叔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制誥卷第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賜安西管內黃姓壽官鐵券文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與回紇可汗書
賜吐蕃將書
賜吐蕃宰相尚結赞書三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奏未施行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奏草卷第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奏草卷第五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與元論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奏草卷第六
與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與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
取機便狀
與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
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
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糴價於緣邊州鎮儲
蓄軍糧事宜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中書奏議卷第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實參事體狀
奏議實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實參莊宅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中書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攝硏文馬綢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中書奏議卷第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奉天改元大赦制 建中四年朱泚後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享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閼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

都邑賊臣乘豐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
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
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
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
力殄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
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
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
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
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

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
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
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于時化天
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
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
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
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荅天休可
大赦天下改建中興元年自正月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
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
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
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
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
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
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

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
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
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
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
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
流人配隸及藩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
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
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

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
失爵放歸勿齒其量加收叙人之行業或未
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
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
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
失爵配隷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録用勿
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
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
我圖爾功特加褒賚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
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
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
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
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
内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
代無絶其餘叙録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
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
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
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
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
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内外文武官
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各加一階仍
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
禮典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
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
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
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
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
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
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
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權
錢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寇
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
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遠
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
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
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敎化之所先求
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
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
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

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
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
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
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
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
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
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
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

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
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
停減聞奏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
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
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
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
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
邇咸使聞知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興行故人知
恥格教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
暴亂不作古先哲后莫不由斯國家受命百
七十載八聖儲慶敷佑下人邁種寬大之德
累葉時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
流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憤於理亂之本
溺於因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
齊衆而犯命愈甚興戎以除害而長亂益繁
賊臣蓄姦乘釁竊發九廟乏祀兆人靡依猰
貐肆其吞噬豺狼宄於宮闕歲未云半載雍
播遷仰慚穹昊俯愧臣庶敢愛寶玉苟全眇

躬誠懼益縱寇讎重辱宗社忍恥誓志庶補
前羞賴億兆宅心不忘先德諸帥殞力恭行
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祐總覈綱於既紊復
天柱於將傾言旋鑾京不改舊物宗祧有序
朝享有期責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
以撫人也君苟失位人將安仰朕既不德致
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兇威苟全性命急
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於法網
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撫人以
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己之誠含

垢布和之義滌清汚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
下自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已前大
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
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今年五月
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即與量移未復資者
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潘鎮効力並即
放還亡官失爵放歸不齒者量加收叙未復
資者更與進改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傍
連譴累特加録用勿以爲負不有忠者誰復
社稷不用勞者誰從巡狩連帥之重所以殿
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共理也方
鎮將校勤奉成役中外寮吏恪居官次國有
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
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仍並賜勳兩
轉司徒兼中書令晉國公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
定皇都一匡天下推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
一子五品正員京官侍中琱沉邃忠厚服勞
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憝嘉乃茂績次于寵
章宜與一子六品正員京官鎮國軍潼關節
度使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令晉國公子儀
檢校右僕射韓遊瓌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
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令咸寧郡王汾
檢校右僕射韓遊瓌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
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令咸寧郡王汾
檢校右僕射兼中書令晉國公子儀

應處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
品已下各加兩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
父母封贈並准收京城例處分應扈從官普
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四品已下更
加一階若常參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官封
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諸州刺
史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官陪位者更加
一階其奉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
使即定名聞奏所司各准元勅優賞其諸道
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已上加一階仍准今年正月一日制速與甄
叙成德淄青魏博等節度并諸軍應歸順將
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
歲暫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勳是資宴犒
俾洽王澤宜委所司即約額支計各賜錢物
賞設仍委本節度准前後勅速條疏甄叙其
朔方并諸軍應在河中管內及同州將士等
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酬報雖
遭督制情有可矜應烈士有身死王事者委
准元勅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

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
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
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
患羸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
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
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所尚況忠
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
尉秀實天授貞烈沮茲姦邪蒼黃之中獨蘊
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兇謀既虧吾事秉
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門閭府縣護其喪事
緑葬所要一切官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
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戶嫡子正員三品
官諸子授正員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即准元
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委
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即與褒贈仍以在身
官爵授其子孫內外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
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
於所司陳牒勘責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
烈衆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尚齒養

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
典以興化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
閭京兆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刺史
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耆壽年八十已
上並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老耆壽
亦各與板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
歲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
頃屬多難人流俗弊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饉賦役繁起農桑失時哀哉癉人汔可小息
然以國計猶歉軍實靡充未盡復除良增愧
悼應天下建中四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
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放免百司及諸軍諸
使舉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
者亦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
其供頓官吏委京兆尹類例具名銜聞奏量
與優奬古者計戶以署吏因時而建職既不
乏事亦無冗員今田畝汙萊版圖凋耗齊人
編戶託庇官曹貪吏猶胥誘爲橐囊啓竄墮
業爲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
委御史大夫即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

見所掌事之閑劇定額聞奏仍挾名送中書
門下務從減省副朕憂人以後應須署置並
定名先奏仍永爲常式今年正月一日赦書
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行之赦書或
有不該即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
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
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
咸使聞知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

貞元改元大赦制　興元二年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愆遘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斁禮物廢隳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盡敬寤寐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群情俯抑誠願郊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饉囷窮殍餧轉死丘墟闔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爲而致兵戎之後餘燼尚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于人爲之父母實用愧恥今玄陰已謝春日載陽勾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犬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准勅令量移收叙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詿誤棄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以待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准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叙如有因危効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奬擢李懷光若能翻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刼制父爲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准

河中將士例褒奬夫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
理分憂守宰彌切關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
里閭無愁嘆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愼
柬髦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闕
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
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
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奧用觀其能賞
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判
求人務騁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
用蘊用者或未能言各委當處長吏擇人其在精覈宜
令清資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
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叙
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
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去異者有贓犯事跡著
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爲褒貶其內
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
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便
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緐吏誠欺移
易疆畔或貧人轉徙逋捕繫親隣日月滋深耗
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撙善而行往以
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額易從比
蜀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姦哀我
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
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
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
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緐召官健子弟並宜
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
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量加
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
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基各委當處長吏擇
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
序賢也廩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
序中外相踰至於鄉士之家尚罹凍餒之患
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祿及俸錢手力
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參詳定額聞奏
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
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
給未周乃眷勳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勅合請
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
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

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外所司勘會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勑處分諸軍行營并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伏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皆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云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曰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繼業于祖宗致其誠心惟敬與孝違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黷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陵陷於凶逆神人乏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于地違虧敬孝罪由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憝而都邑廓清勇連寇而關河底定茲再興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盛容脩其禮物

新若能歸降依前勑待以不死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効者當別抽擢若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貫天下百姓去年十二月已前欠負官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外文武官見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三級四品已下加一

階天下諸使諸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
四品已下加一階白身人賜勳三轉自頃兇
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憑陵甸服朕出
次郊邑再遷已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
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
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年扈
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
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
百官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
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

考限聽叙其五品已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
追贈應平河中將士即准元勑速與甄奬自
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
褒贈者本道即具名銜事跡聞奏諸道有解
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
地給付免其差役自營生杜稷之勳以輔
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叅褒職者其
德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
衛實子之爪牙尹京實賴於肅清主計尤資
於辦集所頒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中書令

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四品階諸道副
元帥與一子六品正員官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節度使及
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
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
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
射生兵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多難以
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戎臣或節著艱
危或勳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功亦賴
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徇嗣諸道大將功業

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即詳定録名聞奏
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
練都防禦使下各十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
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使具狀聞薦仍量
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以充侍衛
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尚父子儀先朝
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爲國節冠
古今宜令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
已後節度使大將有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
歿者所司即條録聞奏與子孫一人正員官

諸色人應在賊中潛奉神主頃已甄賞宜便
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
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韓滉勤精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
里相繼事無憊素人不告勞拯干凶災歌有
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開畿之內連歲興戎荐
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
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憫然痛心宜令度
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
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山路險阻車
乘難通仍召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脚價務
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
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況
荐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睦之情有加常典大
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
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應陪位皇
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已上者三品已上賜
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
官散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未出身人量授
文武散官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
名聞奏當別奬任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
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
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
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
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修
議狀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
官三載考績在漢爲吏事則理化有成日者
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制度廢壞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外降無名欲
令庶寮何以懲勸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未經
三考不得改移自餘非在職績効殊尤亦不
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
已上及常參官在任年考已深者即量才効
用與改中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
廣聞見或慮懷才抱器輸忠納諫之倫地處
幽遐無由自達永言於此夢想不忘應諸色
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任具陳所見詣所
居之州委刺史略與討論觀其旨趣但有裨
治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遞送朕當親覽自
立兩稅經今百年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

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
度支即折衷條理以邮困窮古者雖有水旱
人無菜色皆由儲畜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
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
即宜准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上自王公
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
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稍麥逐
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即量取賑給
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
道觀察使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必資
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有墾闢
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
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
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
就農功天下應荒閑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
委當管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
史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營
佃如部署精當收獲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
奬屯田等節度優賞如是逃戶田地本主復
業即却給還舊穀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

難爲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
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支貯
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
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
專知官先對給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勘會
所是和市和雇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
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
省治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
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所宜然委
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壅朕命南郊太

清宮太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攝將軍中郎
郎將及留守副留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
各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
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長上流外灼然要職
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
贊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簡選日優奬處
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
監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鄭公各與一子
官如無子孫賜物一百匹神策六軍殿前左
右射生英武威遠皇城左右金吾街使將士

應緣大禮宿衛御樓及守本庫本營者
共賜物若干端疋天災作沴深儆予衷蹐踧
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
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
間廩食俱闕既無賑恤又復徵求財殫力竭
繼以鞭箠施征則軍糧乏贍厚取則人何以
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活撫津涯
補過實在於增脩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
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令尚食
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宮人等每月
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飛龍廐馬從今已
後至三十日已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
科百姓及和市和買等諸色目事無大小一
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理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蠻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
人懼不克承夙夜祗畏緬懷前烈致于昇平
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劬
憮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慙焉疚
懷一夫罹殃惻若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
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已利人誠
無所恡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況乎長自
深宮安於近習損益之理寧免過差幽遠之
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悔往修來燭理
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日慎一日于
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誠五稼屢
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寧邊鄙繕完
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
休慶既荷於玄功禮有昭于大報矧惟霜露
之感永切孝思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
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
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壇朝享于清

廟宰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赦天下貞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於官辯對者亦並放免官人犯入已贓不可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其階爵宮闈謫遐裔遠沾恩比者准制量移所司皆倒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既甚淹邊且

不均一宜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移勅旨比類元犯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外文武見任及致仕家并諸軍諸使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將百姓自置義倉仍準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處分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洎乎方岳列藩保乂皇家交修庶績竭節之効既昭乃誠榮親之恩宜洽國典內外文武清望職事官并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略等使父在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各封邑號父母亡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者更與改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既存於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暨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為臣之節其或年代未遠利澤猶存祠宇已變於荒墟徂嗣不編於仕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奠享之主而不加省錄者乎興滅國繼絕代所以禮先賢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追孝也化俗歸厚此其大端應九廟配享功臣及

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祔于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義贓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長吏以禮致祭書敘明目達聰垂拱而理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納諫如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鴻緒追慕聖猷書之

座隅常自儆勵朝夕翹想庶聞嘉謀蒙察勞懷思得賢士凡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陳便宜者各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寃滯政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者所司執奏以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應緣大禮掌職行事仗內引駕攝將軍中郎郎將留守副留守并諸道表狀陪位法駕三引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其郊壇宮廟行事官仍各賜勳兩轉皇親諸親應陪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選日優與處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各賜勳兩轉親王大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各有差鄴公介公各賜物若干段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勞可減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第一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官直長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行綱考典兩京耆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井量留十月番人等各賜勳一轉鴻臚蕃客共賜物若干神策六軍英武威遠皇城金吾街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下耆老百歲已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

蝗蟲避正殿降免因徙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亘千里穀糶翔貴稼穡卒癉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

傷徧析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蠹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殍餓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行停減以救荒饉仍限十日內具元額及所鑿革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緻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從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爾卿佐實惟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脅君肆用弄遷幾危宗廟洎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令命復官封志期全貸而乃昏迷不返悖慢逾彰殘害使臣侵敗畿略密邇京邑人愁無聊諭之不悛乃用致討上帝悔禍元臣叶謀克集茂勳以夷大難渠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雖事非獲已義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己蓋以信誠未著撫馭或乖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克敵寧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樹於刑書功

已藏於王府以千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之勳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彝章庶旌往効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宜以懷光一男爲嗣賜莊宅各一所聽住京城仍還懷光首級及屍任便收葬其妻及諸子孫在室女等並遞送澧州委李皐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放應先陷河中將士等皆嬰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方舊人素蘊忠義并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從收京之時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足矜況能協力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効咸與惟新宜一切洗雪勿爲瑕累先有官爵實封者並許仍舊其中首謀効順事績著明者委副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奬河中及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屯軍骨肉流離生業廢棄輿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奉先美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運籽軸既繁流亡頗衆委京兆尹即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存河中保義軍保寧軍節度使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

師河中保寧等軍節度支營田觀察處置三司徒同中書門下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鑾爲時傑奉上勵匪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略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感激而服叛徒慕義謀屢聞能事車書備朝方河中同絳陝虢汴等州及管內諸軍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寧郡王珽鑒識精明宇量弘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陳必勝之略輯睦士旅安慰流庸盛德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獎王室有崇讓之美有禁暴之能元惡既除全城底定是加寵命以荅崇勳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珽可檢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僕射并華州刺史上柱國武康郡王駱元光邠寧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瓌鄭坊丹延等州節度

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伐
鎮于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
義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千貟封且延榮於
亂子可各賜寶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正
員官并五品階餘並如故應諸道諸軍同討
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歷歲時被服干戈
略無寧息賴茲勤効是有成功宜並賜三十
萬端匹以充宴賞仰度支即般次送赴並各
放歸本道仍令所司叙録即超資與改轉其

中大將及功効殊尤者委所司速具名銜聞
奏先與處分其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賜
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准條合給賞
者度支即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紀
于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
于懷今二孽既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爲
匪人其帥不龔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之
甚詳罷征計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流
禍及於天下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殃
寧我忍恥今勳賢列鎮疆理有經縱未偃戈

足以保境況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豈令是邦
猶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淮
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
仍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
若能歸降待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
一切並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皆仍
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甄外以示
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准前勑處分朕思
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宥朗然
明信彰示兆人期爾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遠

邇咸使聞知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匪誅李
希烈蔑義背恩窮姦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
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
與比法實難容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
端本過實在予不忍烝黎重相攻戰屢施詔
命務欲懷柔抑羣師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逐
之勢不憚屈己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悛心益

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旣盈自底
夷滅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漳郡王陳
仙奇忠勇有餘沉毅能斷擾闖境受汚之憤
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附廓清
氛祲殲殘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旣
又役成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奇
爲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
淮西節度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
士官吏百姓等頃迫兇威遂從脅制旣誅元
惡俱是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准前後

放勅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盧
或又鎮淮右素推忠義累著勳庸果能叶志
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仙奇
即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議同
斬希烈人等宜並條錄聞奏節次褒賞比年
以來有潛圖効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爲賊
暑害者亦當審加訪察具事績以聞如有子
孫仍並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
夷遐想惻殘實足哀憫除供當道軍用外宜
給二年應被希烈差黠兵馬及團練子弟並

即放散其本額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
農業者委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并借
貸種糧優給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
丞鄭叔則充淮西宣慰使鳴呼往欽哉白希
烈叛命于今五年王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
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敷我惠和以慰疲瘵滌
清汚俗咸與惟新厎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汚脅士衆殘虐烝
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己爲人受耻不忍加

兵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
詢於衆情就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旋
乖邮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德俾人
不寧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旅秉
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擾以茲節効良有
可嘉所宜慰安僭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
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
咸與惟新其有先請受莊宅財物者各以見
管爲主將士衣賜節料并家口糧賜等一切
並准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先令優與賞

設亦准元勑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加
曉諭各委知悉

制誥卷第四 優恤賜功臣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畜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或弛征散利務穡勸分徙有以均無因豐而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成役繁興兩河尤極慶桑日費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饉荐臻歷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于洛汭蟲蝗爲害雨澤愆時稼穡卒癉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于懷朕聞刑罰失中虐疹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兢兢惕畏不敢遑安庶竭蠲下土之災用荅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宋毫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澤磁邢等州節度成德軍恒深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碩所司即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尚歉今所賜賑給其

集083-547

數非多猶慮孤惸或未周贍穀價翔貴何能
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
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斂之術且叶
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
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碩差官般運
於諸道減價出糶雜貴從權便以利於人無或
勞煩重予不德方在岳守將實朕肱邮患分
憂與朕同體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
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
各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精必詳

用稱朕意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四年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鑒
之不明事或乖當百度多闕四方靡寧傷夷
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賦斂彌繁人
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蝗旱蕩無農收惟茲
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儆予衷跼
蹐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
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
之間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

賣填納差科本戶却歸使令復業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瘼人之瘼以聞于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旬内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輒然傷懷非慈惠不能邮疲旺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彦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宋寘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柔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

兼奉先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倉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苟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縚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並如故應畿内縣令俸料宜准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己貞明處事通敏有樂災之術有宇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内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百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咨乃庶尹其惟欽哉朕聞爲君者必擇人而官爲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理不繫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教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畏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旋駿會口費既廣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況用小息泊駕言旋軫躬復畏途絶棚縈迴危棧綿亘時經霖雨道阻且滑而又裹糧負粟居人露處以罔依宿麥雕幼靡臺莫獲安居涉于千里飫我六師居人露處以罔依宿麥過時而不獲覩茲妨奪彌增感傷前所復除

未足酬邮式敷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除
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州全放今年稅
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修道路閣橋州
縣官將士等並委嚴震類例功效具名聞奏
德重以勞人補費録勤是有申命長吏明加
量與甄奬嗟乎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
優諭稱朕意焉

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
道寖微強霸爭奪於是設析望之守與權借
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
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
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
空革車方殷軍食屢匱人多轉徙田畝汙萊
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
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榷價日重至有以穀
一斗易鹽一升本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
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夭斃
實爲痛傷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
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

人征利滋深疲甿至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
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
商議裁減估價兼鹽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
前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

人詔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燕樂生之日農夫
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
怨無慘有離去井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
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煙火斷絕種餉既乏農
耕不興若東作僦時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
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
俟盈豐釐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
宜賜種子二萬碩同華州各賜三千碩陝虢
兩州賜四千碩委州長吏即於度支計會請
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
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
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尹即差官
遞便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惸日下不
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朕德之不敷

誠之不感上帝降格丁寧厥躬元何幸罹此災害思欲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育疲瘵佇聞良術稱朕意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宇內自武德迄于天寶百四十載海內無事崇德廣化澤浸生人時洽和平俗登富教鰥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魚鼈亦罔不寧九今有生實賴亭育竭虐倡間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保性命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域再造億兆再康室家離析而復安子孫煦嫗而相長勞來安集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澤深矣朕以寡昧祇膺寶曆常恐不克負荷罔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羣情壅而不達大信鬱而不彰兩河之間羣盜連禍朕務除大患靡憚斬勞是以興有征之師問于紀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汝郊失於撫綏致使潰叛朱泚乘釁因構異圖肆其狼心誘我蠢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悖無所憚畏朕失守宮闕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駭內省思咎外顧懷慙懲罪實在予不敢自蔽意者宗社降祐大儆于朕躬夙夜殷憂庶乎有補實賴股肱心膂勵從戎之節方岳將校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艱貞利操何日忘之平巨猾者必伏羣雄賞茂績者不限彝典保勳庸於帶礪傳爵邑於子孫崇功美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等並與全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絕如有能梟擒朱泚者即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實封二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擒賊大將已下并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實封應梟擒人所有賞並准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

爲功臣之家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知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自昔多虞順時而動古公避狄北永祚於岐下高帝徙蜀建雄圖於漢中王跡所興子孫是奉覩遷居於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爲家不常厥邑王者所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烝庶煩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九百執事各奉厥司

人皆競勸物以豐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大慇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駕展敬園陵眷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古者天子省方則問百年卹百姓以頒慶賜以茂勳勞用弘布澤之恩式慰來蘇之望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其署置官資望一切與京兆河南府同南鄭縣外爲赤縣諸縣並升爲畿縣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本資處分者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已賜緋並賜紫興正等各賜勳五轉百姓除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若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之時尚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不敏肆于人上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寇盜繁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于匪人顧茲田疇鞠爲茂草不念柔復遠命徂征徵發兵甲萬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于鋒刃繼以死傷榮嫠無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厚取於人罔率厥典科條互設誅斂無常農工廢棄其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營日益閭井日空洞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嗷嗷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

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在於此予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中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反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未周于庶務誠感未達于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重宣復充山南東西鄂岳荊南江西淮南浙江東西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嗚呼往率乃職敬敷朕命用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寃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泊乎編甿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予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准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奏當特優奬百姓除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勸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切須處分者即

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令便宜其
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詳省以擇厥中宣布
遠邇咸使聞知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
虔恭惕厲罔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
平小信未孚衆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
君臣之間鬱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已興戎
猶昧於省躬期靖亂以濟人反勞師而黷武
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斂送之勞四海騷
然靡有寧處京畿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
遺成殆盡略内以勤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
姦乘間竊發豺狼作威肆戮仇視我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
殞踣以抗節有脅從以假命旦一夫不獲辜
實在予朕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既不克覆育
又從而咎之其心愧恥一食三歎退舍内訟
介于梁岷庶乎有瘳以荅譴戒皇天悔禍宗
社降靈腹心爪牙奮謀宣力元惡稔惡脫身
逃遁餘黨歸誠率衆款附掃氛沴而闢閶闔
剪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寧宇家相慶非將
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
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載定大難載感
子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
問將士撫綏黎招輯流云慰安反側朕續
整飭法駕擇日還京告謝于祖宗請罪于天
地策勳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
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朕纂奉丕業託于人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
頃聲蔑聞暴亂連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
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
於初師旅一興綿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
受汚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糴翔貴兵氓
餒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爲丘墟遺骸遍於原
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自昔勞師靡有不
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
虜矧乎德猶不建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已
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
新殊死必宥然尚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

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冑忠雖爲國咎實
在子君人若斯寧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其
誠心奮發武威慎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
誅烝黎方致於安寧役成永期於休息懋官
以旌善錫宴以勞旋賞不踰時式遵彝典都
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從一並
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鄭滑節度使檢校
尚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尚書曲環檢校
戶部尚書李皐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
孫一人七品正員官都防禦使工部尚書御
史大夫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盧玄卿兼御史大夫張建封等並
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李納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
或遣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
眞納滉宜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緒與
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
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將士等宜共賜物
三十萬端疋以充賞設度支即約據界首又
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都
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即條錄功第名銜聞
奏並與甄叙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
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眞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
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
比義齊列同寅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勳
當井賦之賜聿應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
恒州諸軍事守恒州刺史充成德軍恒冀深
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邪郡王王武
俊秉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
奮發之初梁甽即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
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澤潞磁
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上柱
國符陽郡王李抱眞質重氣和內精外朗智
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攸利謀猷

屢告規益孔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吸之際決策於指揮之間幷轡載馳執桴親鼓兇徒殄殲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姦慝阻南侵之計時乃同德厥功茂焉數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真實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惟理亂在庶官矧惟

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欽承朕嗣位不明輕費尚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烝庶流離罪非朕躬誰任其各自去歲遭變再經播遷歷山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恨盈懷追遠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爲重而不憚屈身以百姓爲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弘濟蒼生蠲省徭賦舍垢忍恥予無難焉朱滔受任藪門累著誠績委遇旣重封秩亦崇臣節中

虧自貽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因敗是求蹙喪而歸旣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絶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愛人實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明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掩瑕録勳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招諭淮西將吏詔

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艱耳聞鼙鼓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旣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歲有再赦事有罷言務於撫綏不憚煩冗冀朕之誠信日布冀人之忠難日除每議用兵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煽禍滔天虐用其人介恃厥衆狼心多忌枭性無親以斃伐立威以猜刻爲志朝爲昵比夕爲仇讎肆其斃夷殘若草芥馮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浚郊積

集083-556

敝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彼妖氛發爲災癘藁條千里無復人煙朕哀彼生靈閔于塗炭苟存拯物不難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繞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忠良遭罹酷虐欲却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汚終身銜寃制雖從於逾胥以逞誠足痛傷宜令諸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今所致討唯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效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有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効節級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詔

朔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勳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肅

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言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發感將士汚脅忠良朕類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嚴凝屢旬岩腸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沾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今年春冬衣賜並准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錢物宜令所司并許計料別收貯待道路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有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實封一切准元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濆又侵蔡汴兇威所及罔不脅從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衆庶銜寃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爲

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橫遭脅汚興言
憫悼思惻深乘今王師四臨所至剋捷將士
百姓款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捐其家族脫
身効節良有可嘉諸特宜撫綏以將誠効應淮
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
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糧
仍各具名銜聞奏當與甄奬并給遣衣賜其
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
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
願便住者即配與空閑田宅使營生業若欲
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
得止遏所至之處准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
王臣雖陷冠中諒非獲已但能効順即是平
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奬陷賊守節官詔

沮勸二柄國之大綱奬善懲違固不可廢頃
者賊臣構亂京邑震驚惟茲士人奔竄無所
或從其誘脅遂染汚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
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
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豈朕意焉應

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忠勇之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以一夫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是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抄深害農功一方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勑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不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委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勑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道所有擒獲淮西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道其投降人等權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從所適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寧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黎黔冀遂安輯令夏岳牧咸能撫封九姓可汗葛克敦好寰瀛之內期謂小康愛人雖發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藩輔豈惟菲薄所致於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尚勞師旅備禦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鎮遏彼奔衝數年以來邊境寧謐乃眷靈武實惟雄藩扼東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鍵軍懸寇邊地遠勢孤雖無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朕屬慮於此殆今累年晨思廢食暮想忘寢征兵益成則憚其勞師移人實邊又念其離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不忍中懷結鬱罔知所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憤今朕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我同其慮哉此乃忠臣盡規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弘良算必有其人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情願重設賞科仍須精選驍雄薄閑武藝便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

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超資與官至鎮便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壯戎醜窺伺之心方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制誥卷第六 冊命祝冊祭文 策問答表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于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己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

元和含章在中發秀于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禀于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孝敬祗事先朝承事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嘉自持喜慍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掌屬艱迍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頗資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劒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

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于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命可不愼歟

冊嘉誠公主文

惟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寔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享是用祗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

柔謙外和內敏公宮禀訓四德備修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冊國公勉持節冊命爾惟欽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乎于休懋敬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愼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建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愼選納以厚別蕃嗣寔

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賢必有象鍾慶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駙馬都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禀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叶美好述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温順不親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愼歟

冊杞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冊命某官禀姿第若干女爲杞王妃曰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内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盤石形閨門以御家邦詳求惟難歷選茲又時乃之擇得于舊姻柔婉禀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祗膺不愼歟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
惟寡昧不克明道不
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
君位五祀德馨黍馥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
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
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
勤兌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
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
其何解焉間屬寇戎虔奉
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品蓁憑煙
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告謝玄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
祖考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
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
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
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恥含憤迨
于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慙惕幸賴烈祖遺澤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于皇考代宗
睿文孝皇帝伏惟玄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
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厥
不類再罹播遷宗桃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
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
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
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纘承
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藩執犧牲珪幣載
見于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陳誠
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
之奠敬祭于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
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
功于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顧以眇身
辱承大寶時則異于今古道寧間於幽明雖
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已竊有所希
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氛氣鬱結降爲凶災邦
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
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
間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
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嗷嗷烝人俟
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于克誠庶荅
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
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
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
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
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
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
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
乾乾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
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
高宗以求賢與夏啓之征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
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虧七臣未
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

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
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
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
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
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浸沴頻興
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
推凶災其咎安在傅曰時之不又厥罰常暘
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
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
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開嘉

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
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
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
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畜方器通
明今古副我虛求其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
時之艱災毋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
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
襟以佇側席以求

牽古義而不癈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
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恧焉今子大夫
博習增典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于庭其
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
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
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
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
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
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
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

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
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
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
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
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
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
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
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
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
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雜霸道紛紜淪千祀王

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耻服田亂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尚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繫然可懲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足則威令足則固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興朕念之甚勤思繼前烈而成列而敗軍見嘉猷罔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假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課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尚略擇善而行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之主禋祀曠時感憤積中災愧形外日月以葵藍補前修賴新景命祇復皇都自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因心致享未展於孝思躬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

勞人禮將俟於他年上不先於近日永懷感
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違其如至誠難抑
所宜參會群彥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增不
德

荅百寮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墜
失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
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
展敬郊丘迫以羣情俊于獻歲今滌牲撰吉
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
深璽然雖嘉備慮之誠實乖昭事之意朕志
先定期於必行即斷來表也

荅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所宜嚴奉以達至誠況
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嗣守馴致寇戎淪
陷國都震驚園寢幸馮忠玄祐再續鴻休播越
二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
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跂及上春
庶乎天地靈祇以散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尚
執疑謀出既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

憂慚躬自損貶今兇渠殘滅粟麥豐成皆祖
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之內餒殍猶
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攻攻訓戒克己增修
猶懼廓守寶圖罔荅玄祐豈宜暇逸以厚厥
躬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顧惟虛缺非所
宜然

荅百寮請復御膳表

嗇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雨澤愆期蟲蝗爲
害朕以銷災謝譴莫大於修誠節用愛人必
先於克己顧慚德薄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
之憂上以荅昊穹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
宿麥方成元兇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
覽表章過爲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
戒愼不忘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
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傅說中興
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
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
造區夏于今賴之肆子小子獲纘丕構不克
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
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
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
勇堅明能斷閒難感憤誓軍祖征誠激千衆
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
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蠱重茲播遷郊
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
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
爲軍聲特義烈爲戰器廓清氛祲寧復皇都
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
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

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爲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違如旱爲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已弘物體方用圓爲邦必表其理能及當亟聞於領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中和縣開國男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操通識而適用必通禮和而臨事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禮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愨有恒累更委任多所弘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習適變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位罔瘝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煩人散臣弼篡昧屬于丰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魏國公張延賞崇飭丈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

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苛始至
人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
化佐予綏北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懋庶績
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繙
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
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我定亂執是二柄畀予一人得
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昨土備舉彝章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
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落等使
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軍行營節
度副元帥杜國樸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
資忠厚叶于興運爲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
駕言出狩羣兇枯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
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薪慝寇謀當敵旨揮
士校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蔑
恩養寇資亂再罹羅鞫阻播越巴梁時乃并繕
載馳執羈從遘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

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
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
大節以誓羣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
摧兇非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歸推成功以不
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
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闢氛
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變之讓
能取弇之殄寇揔是二美瑊其有焉足以垂
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
之賦祇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
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弘宣理本俾予從乂時乃輔臣扈
蹕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彝章銀青
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撓貞方自
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同恒
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
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沖用無竭貞
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寮爲車載駕薄

狩于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霑勳匪躬之節
交修不逮庶績其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參掌
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
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
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
有所不周子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
致理助我官人宜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
而百工式敘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
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
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
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
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
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
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

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
有所不周子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
致理助我官人宜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
而百工式敘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
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
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
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
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
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
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
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已以立自明而誠體賢
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擇清
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
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
有大典爾其叅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
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況茂勳有舊
崇德日新襲戴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
略敦奬之道時惟國章平章事盡瘝青節度管內
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
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隴
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
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秉秋備塞克
著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閭者心懷險阻
誠義懾壘旋能歸款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
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
宋服填靡淩郊巖如長城作固東土嘉乃率
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袞司載董戎翰

玄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勳俾爾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處敏柔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平事皆釐飭姦盜衰息禮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讎納餽糧以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贍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懋哉繼于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榮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乂之重難其請式光搖揖俾尹宮坊可太子左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惟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秉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殄深亦既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拔誠白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閑俾遂頤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于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擢處台衡荏苒迄今垂淹星歲勤勞既久襄贊有加宜從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子賓客勳賜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御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蜀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攸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揔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乂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器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莅之郡靡不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乂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御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尚書省事散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

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
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
蘊經遠之況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
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
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
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
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荊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
帥申明號令揔持紀綱弘九合之功決百勝
之略非慎柬不可以濟事非會屬不可以臨
民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
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
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
仁察其內恕外温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
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
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荊襄江西沔鄂等道節
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

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慾無拂衆之謨從諫改過勿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傅絶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

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參是有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擁旄仗鉞分閫建侯受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揔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揔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背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跡既盈醜跡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違遠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北庶知

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
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
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
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璩可兼河
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
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
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鰥
若焚灼又以湖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瘵
深所憫惜爾其敬數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
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
拒命罰止元兇寧夷不繼無濫無罪列爵懸
賞用俟動賢布告遠邇咸令知委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
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
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
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
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

劉治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
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千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閫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聿揚殪群兇於宛丘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子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褒賛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

（缺）

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支營田宋亳等州觀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制誥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千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閫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聿揚殪群兇於宛丘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子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褒賛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

（缺九）

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坰偏於克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兵儀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

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
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
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
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
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
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
法之中道無磷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闥表彌
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
敭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
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名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
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
淮之西厥壤千里人庶寧息于茲有年朕其
永懷參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
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
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祗服訓導
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
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
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
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動賢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

唐朝臣嘗摠偏師薄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
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
功每急病而讓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
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按
俗須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
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
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
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又
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祗服訓導

司禁戎益茂動纘器敏實識度寬敏通明
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
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
彼方戎帥沉痼是閑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
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
大夫充振武綏銀麟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
押兵藩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
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都防
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
最擢拜公卿其在匪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
未又勤邮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
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
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
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
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
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
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
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
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
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于休可
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涖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
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
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
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
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
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
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
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
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皐宜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
勸朕以不德閒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
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驟寧奉誠軍
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
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

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荊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皐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迫於三年謀成必藏師出皆捷復斷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于國功存于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庶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皐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揔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裹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澤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美自臨雖惜其舊德往涖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

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拖中臺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嶠嶮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痟疾攻中癰疽發外治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罹以爲虞上表投陳殷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與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吊祭所緣喪葬並准式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污忠能奮誠嶺重險而不回處疾風而逾勁王澈其污忠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澈其污忠軀徇義獻款先典之攸嘉懋賞勳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宇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勳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驚放徂征坐籌制

勝解商丘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毀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績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在朕躬我實不德非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死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惸靡依怨結蓄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絶朕

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鴻
呼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内黄姓蠡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
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内黄姓蠡官
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
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于
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
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
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
之堅永代無斁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
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禄山
首亂中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
絶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
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
卹典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死
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
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絶勢孤以寡
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
胄勳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
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
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册蠢動
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内思安
北庶以絶戰爭遂與替普約定好和集藩漢
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埸
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宫
闕替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
一體北庭去此遥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
便宜在國家又絶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
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
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
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
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
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
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
宜遽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携速圖進路
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

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閥茂著到此之後當時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荅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結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隣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今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好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綠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悉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替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荅收京之功旋屬蜀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便自抽歸既未至京

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賚普綵絹一萬四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便當

不惜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賚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當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四段並已排比許卿

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太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

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絶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即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賛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絶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

賜尚結賛第三書

勅尚結賛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列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勇甥之義次以結隣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賛普來書務於叶睦卿所奏亦貴通和初覽甘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

蕃國及朱泚勃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
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
旋屬炎蒸蕃軍便退泰天之約豈可更論事
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
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
即合直以情言彼但說其誠心此亦自有分
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
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
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
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
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
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
問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為不必更論和
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隣去就之間固宜
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
理和好若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
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
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
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
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
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
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
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
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
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畫卿若必
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情所須四鎮北庭遣使具述
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
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
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佇望來
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
也秋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
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
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
狹幸因之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
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
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

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白春但
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
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
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
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
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
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
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
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

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
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
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
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
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
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
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
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
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
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

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
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
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費財駭俗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
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
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

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
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
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
又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
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
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
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鬬葦下品其志好
不過聲色財貨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
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
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
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
於閭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
道路桴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
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
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
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
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將得其人者兵雖
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
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
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前說田悅唱亂之始
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
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
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
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
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
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乩皆離
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
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遠
壁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
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
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
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

完計兌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而根柢歷拔矣惟陛下重愼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賈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刀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虜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令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

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蘊倫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

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猷兵且未劒東
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
汝洛衆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
士自昔之精驍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
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
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
餘各懷顧瞻遽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
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
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
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
勅諸鎮務使協同春旨殺憂人思自效但恐
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
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
嚴令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
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為
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
救不足罷開右賦東藉馬之擾減山東飛芻
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
濟非止排難於擾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微發
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
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
寇益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重生患此蓋好
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
初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剋以
戰必殲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
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
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
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
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為
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實
臣今兼朱滔武俊臣亦再請以塞其辭曩之
田悅資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
而田悅喪敗實臣殘卒雖復勢不滋於曩
前亦有孝忠曰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
曰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
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
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
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
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
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

危爲安息費從省擧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蓄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今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

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從郡縣發

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志緣邊之備

猶在加以諸牧有糧故肅宗得以
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
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
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
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
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涇渭爲戎于斯之時朝
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更萬端雖有四方之師
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
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
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賓此又非常之幸

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
深矣故示大徵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
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
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
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
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徵艾往事稍益禁衛
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
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
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
每歲秉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邊其奔衝

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
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蠆舉國來寇志吞嶓梁
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
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
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
約息兵稍又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
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
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
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
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朝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
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
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
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會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
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
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
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驟變亡而爲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

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
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
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
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
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
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皆叛矣
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
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
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

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
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
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
盡蔵荷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
軍缺環衛虛内廢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
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
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佽商賈傾司
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閒徵發已甚宫
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

希烈或負固邊鄙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
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
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
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
無所諱避罔敢以中
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
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
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内保
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
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
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
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
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
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懷則
悦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
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

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
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
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兗徒勢必
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
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
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
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
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邸
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

摧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
則輦轂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
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
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
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
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剖責辭旨過深臣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竟舜至德之意臣竊
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
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

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
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
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
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
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戆臣所
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
說苟覽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
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曠久務容養事多僭越
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
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

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棰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

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責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住崇動軌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

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闕饑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養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遂獨不得聞至使党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本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筭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人事亂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

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成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幸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檢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録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莽莽蒲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録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内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

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敝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嚴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

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元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聚怨譁騰謗藉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疏決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

下特加延接親與敷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温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録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揔

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猷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蓋奏未垂奉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遥謹奏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究宫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蓐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兹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窶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血誠敢願披瀝

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悦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喪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
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
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
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
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
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
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

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
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
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
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
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
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
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

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
則德益盛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又代
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
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
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
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聽過也考得失於

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
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
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
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
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
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
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
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
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

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
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
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伴日月英略施於
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
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業業懼失人心每
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
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
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
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
下相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
慮議息征徭懲違纏類滋長尚恐過言
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
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
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
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
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
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
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
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
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
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
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
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
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
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
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
廢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
聰明不達玄宗朗定大難手援宏綱開懷納
忠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
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
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
之志稍衰後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
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
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激名
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
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敏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竊國

之勢內寵檀迴天之譖禍機熾然酸酸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讜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肖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

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

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蓂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蓂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踡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情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

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儉詘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令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

奏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奏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都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奬

諭嘉臣以懇切臣以盡忠雖甚庸鶩實懷
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
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
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
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
此道施及萬方咸奬直以矜愚各録長而捨
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
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纏宣密
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
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
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
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
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
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
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
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
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
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
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
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
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
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
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
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
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
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
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
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
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
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
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
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觀者之顏色之不形顏色形
而求觀者之不辯而求衆庶之不惑

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
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
紿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
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
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
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
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
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
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

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
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
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
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
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
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
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
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
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
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
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
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
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
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
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諫君亦自聖掩盛德而
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

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讒
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
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
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
爭者必爲霹雷霆之威而開明言奬納有上封
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勑褒揚故得
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齊堯
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
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
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

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
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
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
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
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
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到于今稱誦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
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
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

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
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
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
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
此爲歸過而阻絶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
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
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
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
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
違逆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
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
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
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
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
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
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
事則存其可弃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
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

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
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
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
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
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
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
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
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

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懊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懊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懊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懊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賢臣縡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直觀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

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蔽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秖以伺罪覺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蘄況有疎陽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讀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

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諫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諍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

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洨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奬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無擇所貴乎

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

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論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徇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

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党孽所幸此至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謹盛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藉於羲皞兼皇與帝始揔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夐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廢興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惓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

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
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
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
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
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誠
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
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
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

條録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
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
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
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
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
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旰庶未達於暫勞之旨
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
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
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
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
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
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
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蘖其流寖繁不
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
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
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
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
剪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

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
不臻今兹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
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
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又人得其所欲則
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
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
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
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奏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翼竊奉宣勑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翼竊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奬勤勞者承命踈恧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有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

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
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
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
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
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
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
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録微勞
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
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
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

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
臣子常分追陪鞏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
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
先録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
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靦懼之至
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京兆尹劉瑑等宴會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
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
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
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
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幣櫝之積者匹夫
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
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
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
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
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
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

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
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
耆舊之說皆云劉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
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
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
迫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
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
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

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
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
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
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懵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
聲嗷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
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
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
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
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旰

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
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内
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
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
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
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
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讀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
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
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

曰財散則民聚非其穀鑒歟衆怒難任蓄怨
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
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
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
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
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
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
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
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

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梵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悋少失多廉貿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至如二三奕德齟齬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

千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
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
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
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
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
外事情視聽都絶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
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
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
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遺或留意將安
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

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黨自迴互則蕭復不
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
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
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
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
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已上二人並曾任金部郎中孫咸曾任京兆少尹周
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殼真李舟已上並曾任
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已上曾任祕閣拾遺右臣近

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
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
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
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
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
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
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
以素所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
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
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

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
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
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録用棄瑕既
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録薦陳庶備
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
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
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
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

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
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
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
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
衙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
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
慮有飜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
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
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
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

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
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
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
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
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
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
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
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
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

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諳會又幸懷光詭對
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井若有幽贊一失其
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党寇逗留未進
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盖無
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帥異心
論勢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忽其事多凌已端居則
疑懷光養寇蓄姦而忽其事多凌已端居則
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
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
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
未平新患方起憂數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
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
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
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
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
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

合軍同往託言晟在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
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
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
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
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
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
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
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
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
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
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
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
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
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
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
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
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
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
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
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

莞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潨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
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
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
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
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
可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
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
流弊必大緑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

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
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潨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
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
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
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
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
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
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

有善理末如之何夫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
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
釁逐亂中原遺成歲增策動日廣財賦不足
以供賜而職官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
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
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
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
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
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

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
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
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
重並行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
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
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
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
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
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

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
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
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
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
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
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
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
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
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

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
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棗
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
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
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因
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
見敎之責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
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猒棄者徒以上
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

事人寵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蓄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資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四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五　奏草卷第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荅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奬曲璟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荅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又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奬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

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圓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沐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誇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

路而振鐸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邪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悠黯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興敗同轍者罔不覆輿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

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愚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蓺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

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蓺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

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
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
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
不遏終變桑田餘燄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
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
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
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
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

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
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愼
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
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
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
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諫者
豈不欲杜其漸而愼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
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
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
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
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
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
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
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
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
臣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
賁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
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割
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
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
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
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
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
能聞善而遷見諫不迕則所指者適足以彰
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
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

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誘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通耳之咨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荅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實宜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則是遷怒而朕所以惆悵者秖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蕞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審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憧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機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非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

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
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佐忞急
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
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
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
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
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
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
今之元兇乃其舊帥政下則楚琳助亂薊門
則朱滔薫蕞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
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於賊人又屬汴路姦
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絶資裝又殫士卒常情
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
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
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
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絶有過
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
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
莫見憂覽其辭情可謂流涕若失於應接則
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
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
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勑韓滉切令贍恤此軍
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
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政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爲國奬善拯危之意謹啓事
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潛薦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
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
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
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
從一從一亦甚驚惟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
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
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
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
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
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

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衆心紛紛之間竊隘特甚輦轂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訓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温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恤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悉前命遽授遠藩則是高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道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儻慮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迎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畢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說賊中體勢語取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惣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畢主其詳尊尚恢弘畢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揔綱而衆目咸舉明通

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辭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譬似微而禍重治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宙之大不可以耳目用之心思周萬機有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

故宜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虜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隙有矣臣故曰兹道得失所關與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

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怠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動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穀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

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廑下問若務順旨是
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
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
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
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
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
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
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
妄作録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
海内風靡翕然歸心賢愚感懷小大畢力蕞

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又已理安必無奉
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釁者在乎
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
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
陳党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
煽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
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竄於客省或
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斥頗異其辭然於圈
閑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猰牢解釋無期死生
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

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
封殆絶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
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
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
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
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
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
此際遽數大號謝過萬方敏忠良見忌之寃
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
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
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
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
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
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
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淮未平寰光繼叛都邑
城闕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
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
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因拘使反者得辭來
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悦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犬則授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悦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行小善爲無益而不作小猶慎之矧又非小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

奏草卷第六
奏
與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與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
機便狀
與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與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緒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等並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

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
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
邊福昨日已附欽敕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
尚勞聖慮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
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
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
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
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
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
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因
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
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多端於斯可驗
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摠戎在邊因
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
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
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
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
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狥狼野心曾不知
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
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

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
苦其失信稽延旣玆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
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
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
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
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
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
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
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
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我心變詐復未可
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
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
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
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
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崎
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
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

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
丘墟得將安用是及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
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
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靚機
若瞑遣厲自遁實冥冥悔禍之應列聖垂祐
之期廓清妖氛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
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棄衛禁
之闕備誘窮羣醜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
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
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

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
然遷善易心改觀獸亂思安和風既揚昏侵
自斂蠢茲狂悖父合殲夷頃屬懷光氐昏迷緩
帥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
厲階猶梗令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
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誠晟諸帥才力得伸又
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
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
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
必賊之孤劣萬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

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
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
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
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
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
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
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

大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
之至輒以私懷付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

自取機便狀

右欽敬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
中體勢理皆切當其慰撫朕懷然渾瑊李晟等
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
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
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
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
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
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
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

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疑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懷變之搖主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絡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紙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待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

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
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泰懿寵謂罪宜李
楚琳乘時艱危俶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
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
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
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
告罷刻是爭商旬則道迂且遥雒谷復爲盜
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襄斜此路若又阻艱南
比遂將奠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
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

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覺公肆
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
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
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
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
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
若拘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
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
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冊
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

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
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
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靳祛之怨以
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
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
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
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
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
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
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
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
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賢儒
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緒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
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慮從中官辛苦至甚
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
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

危險亦極艱難今不閒中官朝宮但經重閽
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鄉宜商量
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執御仁洽庶寮念隨
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
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恩
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
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
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
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
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
庸則忠賓之効廢名浮於行則濵冒之弊興
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
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
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
頗符實事亦會時所宻雖多誰曰非允至如
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
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軌云定
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
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

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
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
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胃
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
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
呢之謗怨不在大農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
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
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
奪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
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
數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
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
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
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
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劒
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宼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珍寇讎蓋非恩俾競進
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
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
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

馳且俟賊平甄録非晚謹奏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狀

石德亮承旨并録先所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板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

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宫闕失守宗祧繼絶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旰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隧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思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故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

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撫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老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懽塒襃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

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
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
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
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
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
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
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
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
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
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
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
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
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獻惡
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
宜乎昔衛獻出奔父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
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
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

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
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
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含逸欲而踐禍機
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珻詔未敢承
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閱論發日狀

右先頒勑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
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
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
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
氛未殄乃是道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
須述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
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
患不及於性命其可再但在於人臣則當公
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
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
號畏途緣側迴於巔巖危棧於絕壁或百
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
遇積雨滯淹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
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

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會黃潼狹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影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御之災乎如或磴路潨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虞庶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運路既絶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猶賈豎鬻媼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慺慺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覓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

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幸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罔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擬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豈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滅希烈猶熾遭罹誅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活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

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
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思
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
之談以與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
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
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
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
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
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

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
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
良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
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
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
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
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
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數不足威暴逆矜
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
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

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
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
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
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緒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
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
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師既有迎駕諸軍威勢
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
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

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
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
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
以典法是宜汚潴既屬蜀多虞不遑致討乃分
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
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
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關君臣之恩猶
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
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掠以言乎除亂則不
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

負豐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
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
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徵
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
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蹐躅何惡能爲願
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
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
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岐
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輒介
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
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澈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
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
欽澈奏來者兇梗殲蠲纔廓清實聖謀廣
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
附欽澈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
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
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
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

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覩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讒之災及遂乃叅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盜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杭陿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繆蔀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之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勤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斂衽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枭鳩以好音消侵軫爲和氣由是蓂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則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晝純誠以効勤流亡束髮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詔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

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聖王化之未同忿姦
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
湖方之騎士以徂征于比命永平汴宋幽隴
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盤國家廣募
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備斂周於萬
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盛矣既
而嚮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
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
豺狼蟄居於禁闈猲獡擇肉於馳道河朔問
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

千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
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
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
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
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
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
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
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
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
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
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
死地而求此之乂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
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之所樂而已
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
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
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
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
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

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
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敎化之未至不恤誠感之未孚惟峻
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
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
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
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
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
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閭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擧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
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牆之内矣此蓋必然之常理
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
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
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
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
舉甲兵至今逆詭薮乘釁而動所備之寇
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

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
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敕衷痛之情悔征伐之
事引衆愚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
畢徵莫大之辜感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
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
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脩臣禮其
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
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
言若言與事符則選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
背則慮禍之能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

蠭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
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
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
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
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
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
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
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黨素疑而
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
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

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
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嚮應建中之禍勢必
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醜息肩之後迭
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
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
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
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
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
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
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

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成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高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寰區驚心之

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棄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涤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至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涤汚之黨且宥矣吾屬

何疚焉凡在偪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若此而禍亂不息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

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等窮是乃猞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

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與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狗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

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
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
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
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
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冏以巧言令色
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
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
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
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
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
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
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
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
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
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
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
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
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
位盡令東在臺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
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
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
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
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俾臣專朝舍
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
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
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
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
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
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
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
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
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
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奬任者並宰臣
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
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
除書之内具摽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
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
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
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宫舉人纔至十數或非

任議其資望既不愜於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循物情因
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
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開邪存誠猶恐有闕所
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
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
事必前定有疑則物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

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從于素者革其弊
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
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
則苟無其才孰敢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
謂聽言考實虚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
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
於言欲辯言之眞虚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
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
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

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
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
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
得然後信其説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
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敎
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説無輕信見欺之失無
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
戸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
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
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

肆其誣罔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

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獎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

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獎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求其私薦必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悔其覆車不易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狥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

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
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
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
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
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
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
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
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
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試漸下故
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
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
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
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
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
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
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
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
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
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
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
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
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
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麁麁塞源浚
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
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朝欲收人心尤務抶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
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
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
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
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
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
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
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
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
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
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

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伏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未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惡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聽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詔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

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臺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徵度黜責何逃陛下德

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僶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求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惡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聽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詔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

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
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
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
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
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
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
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
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
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

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
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
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
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若固宜降旨優矜儻疑
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
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
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
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
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巳隰水
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
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
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
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
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
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
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

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陸下息師

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郵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絕望懷反側者得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郵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

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旁望其艱窘自獘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

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客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閒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惟當輸盡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

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懇情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問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憃愚曲加奬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

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機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啟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嚘噎之憂仰希聖聰

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
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
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
言名于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
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
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
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
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義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

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
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
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
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
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
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
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
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
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

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
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
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
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
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鋼於聖朝晉卿
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
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迹恕者在求之
以情迹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迹可宥聖王懼逆詐

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迹具詞服理窮
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繆聽
苟慮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
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
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
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
矧伊老臣寔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
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迹又無兆
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
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舍容

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絶諸道饋遺邽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遵揚風教致俗清涼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行特操杜絶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逞無厭之求

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財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怨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寮寀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

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
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
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
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
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
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
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二三宰
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

化絶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
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
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
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
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於無益
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
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
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
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
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者以貨賄之

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
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貫榮忍行刻剥者見
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
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
侵蠹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仿效習以成
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
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
甚鞭靴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
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絶
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
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
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
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
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
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
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
端相反則過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

馬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適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泊大憨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

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

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蒙安郡國斯又郡國既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減公議而徇私情威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

於賂利於絶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
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
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
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
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
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
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薛映薛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
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
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
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惟利
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
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舍近而趨
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
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
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
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
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
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
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

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
思奉職敢敦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
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
風望抑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虔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
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
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奬任聖旨
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
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令

所切常須衙制點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
衡數月方到或恐網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
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
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
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
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
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
適宣進止李巽知虔支恐未相當且宜與給
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
才宜令判度支使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

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
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數教恤人今之度支
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
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
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刻則生患
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
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
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
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
貽譏兆庶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
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
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
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
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
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
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
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抗既是壹家同任
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抗同姓

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
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皐李兼鄰接
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
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
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
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
恩奬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駮議
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
若蒙追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
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沿邊州鎮儲
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
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
遲速悉由寀吏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
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
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
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
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
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必醜匪茹寇擾

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絶則成兵雖衆
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
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
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
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
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實為國之大事勇者
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
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
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
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
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
斛達千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
半犯雪霜觸瘴癘之苦盲豺狼剽掠之虞四時
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
之不充其餘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絶意而不
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
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
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
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

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
五源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
詞其事未遑足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
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
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
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
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
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
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
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
成謀然則盜夏覆而靈武全惟在幸與不幸
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
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
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
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
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忽
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
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剔憤恥
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
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
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
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
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
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
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
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
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
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
闔之詞有合奉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
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
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
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
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畎畝蓄畜牧
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
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
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
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
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失臣故曰措

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
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
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
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
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
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
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
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成卒忘歸貧人樂
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
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嚴果

能用之足謂長算既瞻而有司臨蒞不克將順
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
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
者則莫撿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
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
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
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
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
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
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塞窮邊

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
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
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
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
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
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
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
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
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
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
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
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
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
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
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
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
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
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
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煩瀆所惜在此頃

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

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榷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穆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輕重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

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廣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

令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
倍畝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
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
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
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
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
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
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
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
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

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
農制事若斯可謂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
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
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
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
貯太原倉惟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
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
旱關輔饑饉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
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
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

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
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
納塡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
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
由通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
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
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
連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
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

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
言憂在京米粟大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
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
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般
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
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
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
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
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
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

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
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
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
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
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
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
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
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
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
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

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
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
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
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
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
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
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
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
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
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

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
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
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
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
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
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
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
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
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糴

米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
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
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
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
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
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
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
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
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
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彊徵其有納米者每米

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絶糧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賡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

者得以遂其謀慶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庶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惡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費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愼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凶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猶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腳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

置得所足食在斂道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羅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

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惡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

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彊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彌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彊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

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
國彊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
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頻於殺降安得不
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
衰微而尚棄信忘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
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
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彊盛之時圖之則
彼覺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
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
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

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
夷夏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
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
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
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
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
攘太宗之前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
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
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
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
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
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
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
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
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
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
於失人肆慾則必歷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
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禄山構

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
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馮
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
毗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
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
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
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
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
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
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彌職斯之

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
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
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實而敵堅則先其所易
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
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
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
不繼之患儻或撓敗所以啟戎心而挫國
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
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
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

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
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
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
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
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
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
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
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
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愼

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
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遏
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
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
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
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
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
封疆守要害漸蹂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
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
尅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

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惑
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
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
患所謂乘其斃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
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
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
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舍此不務
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
今則皆務之矣然則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
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

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

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宻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鄣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曰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宻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絶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殭蕃動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襲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倭俾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獎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户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歐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尅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

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　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獎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累以隱忍而不彰勤功以嫌疑而不賞

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

曲直措理者合聲而雇訴誣善者罔上而不
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
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
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
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
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
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擾閭井日耗徵求
日繁以編户傾家破産之資兼有司權鹽稅
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
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彊盛為中國甚

患者莫大於土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
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内虞外備亦與中國不
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
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
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
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
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
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
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
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彊
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内是由臂之使指心
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
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
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
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
斯乃勇懦為厥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
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
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
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
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

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
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
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
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
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
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
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
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
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
讓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
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
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
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
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
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
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
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

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
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
其服役則勞寡其臨敵則勇怯衣糧所給惟
止當身倘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
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
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繼以
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絶斯
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
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虚名其於廩
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

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
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
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
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
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
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
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
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
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
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

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
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
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
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
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
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
臧行其賞罰受其賞罰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
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
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
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鉞鉞示令專斷故軍容

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
有委任不專而望其赴敵成功者也自頃邊
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我臣先求易制
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
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
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
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
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
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

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
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
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
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
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
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
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麕
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
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

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捷獲則張百而
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
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
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
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
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蟊賊軍旅之
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
療而苟咽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
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
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

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
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
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
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
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
道和市耕牛雇名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
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宅二人糧并
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自給家若有
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既息踐

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獘寇至則人
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殫
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
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
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
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
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
擇一人為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
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
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
之惟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
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
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備為軍糧
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
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
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
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
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
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識者未之有也諸侯軌
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
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
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
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
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
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
所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
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
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
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
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
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
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
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
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
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
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
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
事例未遇所宜重慎竇參項司鈞軸頗怙恩

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寃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朋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曝揚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絶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俾貸餘生始終之恩竇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懲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令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比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追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

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
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
不疑懼中外汹汹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
謀陰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
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
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
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
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
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
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
一謂叛逆皆須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
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
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
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有
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
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
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
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

如天包含懲忿於尋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
外已存惠貸不宜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
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
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亡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劵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寵巖請頒遺愛

微臣隘踧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晉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粟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擬數折納大豆奉勑宜依度支續奏稱擬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擬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蟊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

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
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
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
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勑處分
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
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
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

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
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
當要害鎮壓寮寀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
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
萬榮揔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
陛下審之愼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
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
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
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
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俺旬日徐察事情

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
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汴州安撫有功聞亦忠義
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
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
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
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奬任待
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

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
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村如負焉
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
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
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
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
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開城
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
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

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饗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

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君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又安縱未于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貧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踈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

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榮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聾此由制置宜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

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蹶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毗畢力竭誠以揚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睚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枝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

運路幾絶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汚
深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
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口
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
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蔓不若絶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
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
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
之禍絶窺覬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
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

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
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
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
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
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
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
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
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
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

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
廻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
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詐其賞給貨財
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
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
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
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
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撝
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
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

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
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慮而欲受其邀
致臣雖曏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廻
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
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
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
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
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北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

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令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頗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眷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己能頗竭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羸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廐園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穀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此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徑以胷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弛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

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貿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勑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關供稍峻隄防使知懔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廐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芻藁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令

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

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關常用臣等悶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竊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編年歲上稽恤宥之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殁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

弘慶惠必廻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内則受責者莫得典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内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奏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眷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録用弃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

右希顔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憲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憲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寘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邮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勑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使外示優矜實欲羈係

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任迴
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
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
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
積成天寶之亂屢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
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
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
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
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

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
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
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
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
儆其不恪甄怒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
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
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
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薦憾如或以
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閉之中長從擯棄
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

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舍慢貪亂或起於茲
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
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
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
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
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闕繼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
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廷望纔將得所殊
睚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

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
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
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
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
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
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
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
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

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絶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縣絶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蠹且便無愧畏所未置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勤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覆聚畜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

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蚊嘉穀之有蟊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賢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捂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憑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敢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捂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恊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

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
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
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
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北人戴陛
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
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
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
術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
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

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
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宜察漸多延齡務實前
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
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
乃搜求市鄽豪奪人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
以勑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
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輿役之所
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網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
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觳下賞罰澤沸騰四方觀

瞻何所取則蕩心干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揔制邦用度支
是司出納貨財太府倣職凡是太府出納皆
票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
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
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
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
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
務行邪謟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
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

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
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
餘悉令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者其時特
宜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
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
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
須辨鞫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
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
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

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莊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閑上無畏示人不懶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謫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録積欠遁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繙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潦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敚奪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逝無處追摹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没入庄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舡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蜀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澡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謀於方岳賈慾怨於盈懷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踈妄亦已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務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恩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剥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寃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

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
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
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戔夷棒
蕞翦逐豺狼犄嶇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奠絕
勢頻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
漸安居頻勑度支令貯軍粮常使平原有一
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
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粮陛下召延齡令
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
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

推玄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
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
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
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
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蠹媚曠代罕
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
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揔
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
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
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
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
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
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
大褻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
第盡室飲宮厨之饍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
諸部參辟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
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
遇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
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粮鏖於滯淹筋力困於

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車中喧闐常若闤
閭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
慢官虐人數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
之大者也揔領財賦號爲殷繁自非識究變
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
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
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
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任躁
滿盈既慣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

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窮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鞫其姦臧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

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伊乂故其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崩流俗忽然禮義之府蟣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

詿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愼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藉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靦於麾下

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喜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屢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從遵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崩流俗忽然禮義之府蟣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

有番遞之倫求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
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
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
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
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更因生姦人不堪命
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
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内及諸司使
藁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
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
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

之間頗謂兼濟延齡乘舊制但飾姦情旋
計蒭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云乎春夏之際
葉枯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莖官
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
嵚嶇求買何暇計量虛虧官錢不啻累倍聯
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耆鑒之所明知物情
之所深駭事之外緣觸緒皆然臣愚以謂
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
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
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

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
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
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
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
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
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
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
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奇肅姦
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
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

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
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
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
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
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
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
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
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
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
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

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

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乎斯愚臣所以焦慮救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

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曆志勤聖業凡師旅繁興徵求寧廣罹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之怨咨白晝犯關都邑旰庶恬然不驚及與賊衆

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
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
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党渠以
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
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
圍逼一舉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
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
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
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
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剥親王飾

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
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炭飢
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
呻吟凌風颸冒霜霰踰旬衆無攜貳卒能
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蹙刑重賞使之
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
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指軀命而扞
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慼臨危而不易其守
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

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庶之下復列
瓊林大盈之司未嘗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
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
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蠢賊內
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賊於亂軍
既遷岐梁日不暇給儻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
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
附何患箕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
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
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匱者

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
富而儈行諸侯之弃德慝守農商之鄙業哉
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
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
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
失傷己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
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
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
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

之意釋憾廻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
又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
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
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
計以爲搏噬擊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
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
所任咎繇虁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濟哲之名
皇甫棗楀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
何嘗有小人柄用而宗

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
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
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
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
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
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
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
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
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
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
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
士所資考覈兩絶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
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
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
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
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
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
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
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
疑下之於上絶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
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
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
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
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
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
非金礪相須不爲是聽過作非不足戒捨己
從人不足稱爲意貴是行則臣輔或幾乎息矣
臣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
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
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循懼不既

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
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
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僞萬爲徒能以
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
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
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
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
知幾之名黨蓁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
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
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扆

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
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冤冤觀陛下致興復之
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
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
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
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
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
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

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
不可不備敢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
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
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
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
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
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

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撲斲惟
施丹艧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
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
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
儁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
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
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與王之良佐皆是季
代之弃才在季而愚當與王智乃知季代非
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

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治乎哀平桓靈暗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裹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姝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須主吏乘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寘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

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塞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格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

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
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
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
求愈靡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庶事隳哉頃之輔
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審思
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卞宰
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
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
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
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揆公議權衡失
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
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
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衆仲尼
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
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祗悔爲美況自賢人
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
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
救人則無弃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
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
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
項藉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
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乘瑕録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
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弃捐没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

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
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
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
未必忠故明主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
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
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奔權衡而手
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

垂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
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合繫異同
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
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驚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
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
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
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
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
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
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謹禮樂興和蠻夷率服
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
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
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
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
能而不校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
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
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
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

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
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
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
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
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
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
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

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令縣邑有
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
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
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
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
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
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
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陻洪水
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死禹後代設有如
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
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
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
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
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
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
爲宜然以臣憃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
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
內自有舛駁之異豈敢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

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
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
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
阻成否至使彝倫斁亂庶位多淹是皆可懲
曷足爲法夫斁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
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
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
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
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
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
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

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開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駟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

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脩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庶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　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

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

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
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
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隘防而家業
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
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
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
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
華海内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
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
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

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疹復滋救跛成瘵
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
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換新
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
相縣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
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
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
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
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
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

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
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
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
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
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裔
用節財窒侈欲以濬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
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

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
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揔無名之
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
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
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
墮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
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
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
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
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
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
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墮遊不率之人亦已
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

以丁身爲本資産少者則其稅少資産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産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箅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産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歐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

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

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駮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重傷宿痛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弊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勑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凡十餘輩專行其意

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其一者今過於二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慶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事七也自至德訖干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貨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關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毀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之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干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粳粟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驚擾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 畝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表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求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鄙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

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

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

列聖遺典燊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箅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

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下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

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

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糴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怜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

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御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

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鼜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

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頗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蒼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

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

無乃有闕荅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殽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竟

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搉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

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

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盡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爲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脩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

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牸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餧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粮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當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

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嶮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

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摇而
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
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
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
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内怨叛以至於亡此
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
殘人竟致覆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
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知
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
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

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而議者但憂財
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
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
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
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
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
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
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

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
板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
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
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
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
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
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
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
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
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

意迭行小惠竟誘姦盻以傾奪鄰境爲智能
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
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
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
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壟游服役則何異驅之
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
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
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
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

所崇然立法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
飾巧而苟避其繩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
附其文理之者赫
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
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
今或詭情以誘其蕃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
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
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
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
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

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
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
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
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
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
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
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
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
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

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威殘
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
強濟絲不容緼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
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
引人逋逃歷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

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
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
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
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
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
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
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
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
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

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録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

際但據雜産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徑賦繁多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舉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速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

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閭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歡忠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恠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冦聖何禦焉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

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
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
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
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
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
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
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
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

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
開元之際漸復脩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
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
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
公庾不及編甿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

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
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未盈人已竭
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
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藏
始畢糇粮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
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
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鄙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
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
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
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
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

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
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勑令貯戶
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粮適副前旨望令
轉運使揔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
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
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内州縣和
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録事參軍專
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
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
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
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
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
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録奏分
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
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
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
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
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
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

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
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
在食禄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
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
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
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
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
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
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
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
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
成租販兼并下鉤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
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隷役同輩既濟嗜欲不
虞憲章肆其貪惏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
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
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
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内空
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旧

庶困窮由此弊也今玆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頃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

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絶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令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頃欲

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逸不知稼

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又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唯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殷

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
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
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終